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许世友外传
(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下 卷

许世友外传

第二十三章

酒店避难

许世友道：那好，大妈、大伯，既然不怕连累，我们三人就不走了

且说许世友踩格不成，反被敌卫兵发现。许世友前逃，卫兵连连鸣枪后追。许世友施展他八年的少林功，飞檐走壁，如履平地。那卫兵一个个笨拙得很，依仗人众，左围右拦，望尘莫及，转眼间不见他的踪影。

许世友翻墙跳上房檐，躲过了军阀兵高成龙的骑兵追捕队，紧接着又跳下拐子胡同，拐了几个弯儿，跳进到一座令人阴森的大宅院。

这大宅院不是别家，正是赵老伯家。赵老伯依靠门面酒家，苦心经营，天长日久，便盖下了这座深宅大院。同时他又收留孤儿，施舍穷人，在这座城镇留下了美名。常言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全城说起他的为人，无人不晓，无人不赞。因此赵老伯也是这座城镇的头面人物，就是多恶的人也给他情面三分。而且他们知道赵老伯也有人，也有打手。那些人和打手就是当年他收留、如今成人的孤儿和受他施舍过人家的子弟，细算起来不少于百十条汉子。因此不少权势之人，包括当地流氓痞子既敬他且又怕他，也许有人会问，这么个头面人物为啥会加入共产党？原因很简单，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这种朴素的施舍思想，正巧与共产党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宗旨不谋而合，再加上他疾恶如仇被共产党的实际行动所感化。光明与黑暗，谁是谁非，正反一对比，他就跟共产党跟定了。

再说罗应怀和李铜儿二英雄在赵老伯家和许世友分手后，一直等到很晚，还不见许世友归来，心里都很着急。尤其是赵老伯和赵大妈更为他提心吊胆：莫非出了什么事儿？这时街上又传来了枪鸣声和狗叫声，他们更是坐不住了。

“你们二位稍坐，我出门去看看。”赵老伯正欲出门，许世友飞墙跳了过来，气喘吁吁，叫了声：“老伯”，威风凛凛地立在老伯面前。

“你，你，出什么事啦？”赵老伯急忙问道。

“妈的，和卫兵遇上了。他们在追我。”许世友答道。

“快到后院躲躲吧。”赵老伯惊慌中又显出几分镇静。

“老伯，我想现在离开这里，以免连累你们家。”许世友道。

“你们若要见外，现在就走，我不留你们。”赵老伯嗔道。

说话间，赵大妈小脚颠颠奔了过来，道：“他们现在正追你，还说那些废话干啥！花室的门我已打开，快进后院躲躲吧。”

“那好，大妈，老伯，既然你们不怕连累，我们三人今天就不走啦。”许世友向罗应怀、李铜儿挥了挥手，三人跟着赵大妈直奔后院花室。赵老伯又冲着他们喊道：“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这酒店门面房的后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院子里青石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木厦。靠青苔腐蚀的左侧墙前，有一个大花园，楼台高耸，花园清幽。叠立岷峨怪石，花栽阆苑奇葩。烟迷翠黛，意淡如无；雨洗青螺，色浓似染。穿过花园、幽径，前方便是不起眼的花室。赵大妈早已把门打开，许世友三人俯身走了进去。赵大妈把门锁好，然后转过身，走出花园，回到门面房中坐下来与赵老伯喝茶。

“笃笃——”

酒店小二原是赵老伯的叔伯堂侄，听到敲门声，忙跑到二老面前，道：“大伯，有人敲门。”

“传我话，天已晚，酒店闭门，已不接客。”赵老伯行若无事地说道。

“那好。”店小二慌慌张张来到大门后，向敲门人道，“老爷子讲了，天色已晚，不接客啦！”

“给老爷子讲，我们执行公务，有急事，快开门！”门外人不耐烦地喊道。

“大伯，他们有急事。”店小二向内屋又喊。

“问问是谁？天这么晚了，还敲门。”赵老伯说着走出内屋。

“老爷问你们是谁？”

“侦察卫官高成龙。”

“唉，高成龙。那就开门吧。”赵老伯下了令。

店小二拉开门帘，一帮军阀兵在高成龙的带领下，耀武扬威，一拥而进了店内。

“高队长，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还等不到天亮？”赵老伯慢声细语地问。

“赵老爷，别误会，我们是来追捕‘红一军’刺客的。”

“我问你，你亲眼看到了没有？”赵老伯问。他对这帮军阀兵不通报就私闯民宅极不高兴。

“我，我……我没亲眼看到。”高成龙张口结舌。此时他也知道赵老伯的厉害，又不敢贸然无礼。接着又道，“我手下卫兵有人亲眼看见那人越墙跳入你的后宅。”

“什么红一军刺客？我怎么没看见！”赵老伯眉头一皱道，“你们说怎么办吧？”

“让我们进去瞧一瞧！回去也好应差。”高成龙毫不思索地答道。

“哈哈！”赵老伯开怀大笑起来，“大队长可是爽快人呐！说话可要担责任。你要知道，夜间不能私闯民宅，这是县长刘大人制定的法律。若要搜查出刺客，我赵爷子不说二；若要搜查不出，我可要告到刘大人那里去，我和他是拜把子兄弟，要他治你私闯民宅罪，你看如何？”

“这，这……”高成龙摊开了双手，不知如何是好？今天中午刑场，他头脑一热，搜查到了刘芳县长的民团卫兵身上，想不到闹了一场无趣。这赵爷子又与刘芳县长是拜把子，倒叫他作难了。真乃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踌躇之际，有心腹上前耳语一番。高成龙听了，把手一挥：“妈的，统统给我撤！”在高成龙带动下，他们一个个如丧家之犬退出了赵老伯的房门。

鼻子闻得出檀香木，眼睛看得清毒蛇。常言道，别把敌人当羊，要把敌人当狼。赵老伯显然已经看出无可奈何的高成龙耍了花招。实际上高成龙撤退是假，他们离开赵老伯家门十步远，然后停下脚，挑选两个力士，耳语一番。这两个力士受命后，立即返回赵老伯后院高墙，紧接着翻墙而入，潜入花园，以观动静。高成龙又在赵老伯高墙外布撒了众兵，以便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且说高成龙自以为得计，等到半夜子时，月亮升起来了，还不见动静。高成龙的士兵身上发凉，心里发毛，等得不耐烦了，请示高成龙收兵回营。老奸巨猾的高成龙好言相劝，让弟兄们再坚持最后一刻钟。

这时，屋内的赵老伯心里有事，还未睡觉。他估计敌人佯装撤退，不敢前去唤许世友他们。实际许世友三人在花室内不见动静，也早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几次要出门，只是房门被锁，无法出去。

赵老伯抽了一袋烟，站起身披衣走出了屋，来到院里，只见月亮升起，

青辉溶溶。满地重重树影，杳无人声，甚是凄凉寂静。只听“唿唿”的一阵风过，偶尔传来几声草虫的叫声。赵老伯见天色已过半夜，想是敌人不能久候，于是转身回到屋里，唤起老伴去花室为许世友他们打开房门。

赵老伯说：不是我不让搜，而是你们搜不着，这下可死心了吧

赵大妈轻手轻脚来到后院花园。白日鸟语花香的花园，夜间竟变得有几分阴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忽亮，像是鬼火在闪耀。树影婆娑，幽径朦胧。赵大妈眼没瞅好，一脚踩住了一块石头，那石头上附有一层青苔，脚顺着青苔滑下来，身子失去了平衡，她“哎哟”一声倒在了地上。

“有人！”早隐匿在花园的高成龙的卫兵大声喊道。

“快，跟我上！”随着喊声，早有人“扑通扑通”，从墙外跳进院里。从四方包围了赵大妈，并把枪口对准了她。

“你们这是干什么？”赵大妈趑趄趑趄从地上站起身来，质问。

“你？我倒问你是干什么来的？”一位卫兵答非所问。

“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私闯民宅，倒问我是干什么的。奇怪！”赵大妈据理相争。

“啊，好厉害的婆子！”高成龙这时也来到眼前。“你想阻止我们公务，休想！弟兄们，还愣着干啥，给我快搜！细着点，搜出那刺客，看她还有何言可讲？”

说话间，赵老伯听到院内动静，咳嗽一声，走出屋，来到后花园。堂侄店小二紧随其后。赵老伯大眼一扫，见高成龙的卫兵追捕队已翻过高墙，正在搜查，他挥手道：“给我住手！”然后大步来到高成龙面前，“哈哈”笑道：“高队长，我们又见面啦！这深更半夜，你指挥卫兵，翻入吾宅，到底干什么？”

“赵老爷，你别演戏啦！这刺客‘红一军’明明就藏在你宅，我要告你私通共匪！现在老子要搜查，请你明智点！”高成龙露出了几分奸笑，掩有几分诡诈。

“高队长。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既然要搜，我可以宽怀大度。但丑话说在前面，你要搜到怎样？搜不到怎样？说个明白，不然我可以拒绝你搜查！”

“那好，那好，老子一不做二不休。明明看见那刺客跳入你宅，还有搜不到之理。”高成龙奸笑一声，又道，“搜不到，我愿私闯民宅治罪。若搜到，我治你私通共匪之罪不行吗？”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敢立字据为证吗？”赵老伯又道。

“哈哈，那还有敢不敢之理，快拿笔来，我这就签名！”高成龙答得痛快。

说话间，店小二提来马灯和墨笔，当下立了字据为证。

高成龙签好字据后，他心里方有一丝后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他搜不到，这可不是儿戏！赵老爷上通天下通地，酒肉朋友交了不少，决不会甘心罢手。他后悔这次又像刑场一样，头脑发热。既然如此，不做不休。为了让事实说话，他把卫兵追捕队分为四组。哪四组？一组搜前院，一组搜后院，一组搜花园，一组搜居室。他心里非常清楚，那刺客‘红一军’很可能在花园躲藏，所以他把兵力投入花园颇多。高成龙不光督阵，自己还身先士卒，带头翻箱倒柜搜起来。

且说半个时辰后，前院搜查组前来报告，没发现情况；继而后院搜查组报告，没有异常；这时，居室的搜查组也跑来报告，刺客不明。眼下，他所在的花园搜查组也没有一丝进展。高成龙纳闷了，明明那刺客跳进了宅院，这可就成神啦！高成龙顿时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这时，赵老伯愤愤地道：“当初我不让搜，你们还以为我赵爷子不通人情，这次可好啦。不是我不让搜，而是你们搜不着，这下可死心了吧！”

“我是亲眼看见那刺客，一闪就跳了进来。他跑不了。队长，不行再细搜一遍，我不信搜不到！”一个黑脸卫兵走上前献计说。

“甭听他的！妈的，给我再搜一遍！”高成龙本来像皮球泄了气，这时卫兵一唆使，便又来气了，“快，给我再细搜一遍！”

又是半个时辰后，四组纷纷来报告，没有发现异常。这情况更使高成龙尴尬、狼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且说高成龙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又有士兵报告说：“花园里还有个小的花室，会不会藏到那里呢？”

高成龙一听，眼珠一转悠，顿开茅塞，心想也是。若不然，这老太婆深更半夜来这花园干什么？定是有鬼！于是他厉声命令道：“弟兄们，这花室里有文章，快随我来！”

“是！”卫兵们应了一声，便紧随队长之后，风风火火地向花室拥去。

“留步！”赵老伯口喊一声，大步上前，挥手拦住了高成龙，道：“不是我不让你们搜查花室。要知道，这花室是这花园的母室，要保持恒温，很多花卉幼苗都是在这里孕育，你们不能进！”

“说破黄河只为水，我看这里面有鬼！”高成龙又道，“原来，我还以为真的不在。今儿个，就冲你这句话，我高成龙搜定了！”

这时，赵大妈也眼见事情暴露，急忙扑过来：“花室不能搜！这可是我的心血汗呀！”说罢也去阻挡高成龙。高成龙一看，更对室内藏刺客坚信不疑。于是他便恶狠狠地对身旁士兵道：

“刺客就在花室，还不快去搜查！”

不用主子说完，早有卫兵奔到了花室门前。只见锁将军把门。

“老爷子，快把钥匙交出，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看看，不然我们怎能信你！”一个卫兵转过头来道。

“……”赵老伯、赵大妈缄口不语。

“看来不动武不行了？”高成龙走上前来道，“弟兄们，快把锁给我砸开！”

说话间，几位士兵动起了武，砸开了生锈的虎头锁，打开了房门。赵老伯的心在急骤地跳动，赵大妈也紧紧捂住了脸……

且说高成龙带领士兵进去搜查一遍，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此处无人。高成龙走出花室，骂道：“妈的，让老子空喜一场！”

这时，赵老伯和赵大妈也顿感大为惊讶！明明藏在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又是高兴又是莫名其妙，不免松了口气。

“高队长，这次你总该死心了吧？”赵老伯见对方欲撤，马上拦住高成龙道，“我要告你私闯民宅罪！看你还有何话可讲！”

接着，他把手中的“证据”举了几举。

突然，外面响起了枪声。

“对不起！我要走了，愿告哪告哪！”高成龙带领卫兵追捕队，呼哨一声，扬长而去。

一场虚惊过后，许世友道：老伯，让您老受惊了

一场虚惊过后，赵老伯和赵大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刚才紧张得简直使他们的心跳出胸口。这时，老两口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时无语。他们庆幸这场不幸中之大幸。庆幸中，他们又无不佩服许世友他们灵活机动，在大难中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他们。但是好汉们是怎样巧妙地离开花室，他们又奔向何方呢？这是一个不解之谜。老两口从前院到后院，找了一遍，轻轻地唤着英雄的名字，不见人应。他们便回到屋里休歇不提。

心里有事，怎能睡得着呢？一想那作恶多端的高成龙，赵老伯怒火不止。他翻身坐起，连夜疾书，给县长刘芳写了一封控告信，指控高成龙依仗权势，欺压民众，私闯民宅，并附上高成龙签字证据，准备天明让堂侄小二亲自送往县政府，以解他心头之恨。

赵老伯写好信，正要再睡，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赵老伯心里掠过一丝惊喜，急忙趿鞋开门，果然不错，是许世友三人。

“啊，你们回来了！”赵老伯赶紧把门关好，道，“快到里屋。”

三人来到里屋，坐下。许世友道：“赵老伯，让您老受惊了吧？”

“没啥！没啥！”赵老伯摆摆手道，“当初他们要搜花园，我和你大妈也真为你仨捏着把汗哩！没想到，你们早逃之夭夭，快说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怎么出去的？”这时，赵大妈也高兴地走过来，想得知真情。

“大妈，也让您老吃惊了？”许世友又道。

“自己人不说外话，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赵大妈为人善良，人直心直。

“事情是这样的。”接着许世友向二老原原本本讲起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在高成龙的追捕队翻越墙后，三人就预感到敌人此来不善，一定要全面搜查，与其在花室等捕，不如拉出去和敌人周旋。此时门又打不开，他们便打开花室的后窗，跳了出去，见敌人正在搜院，他们贴墙根而行至一棵松树前，三人相视一下，“噌噌噌”上了大树，然后翻墙跳出院外。

落地后，三人合计一番：高成龙把目标放在这里，我们何不去抄他的老窝，再说夜暗是他们活动的好机会，老天助我，何乐而不为。说话间，一队巡哨迎面走了过来，他们躲过巡哨，穿街走巷，向孟云清的兵营和住宅摸去。

他们来到孟云清的兵营区，躲在暗处，看起来兵营不小，处在镇西北角，两面围着白桦和黑松的树林，像是一对翅膀；中间一拉溜是五排本质平房，黑色的屋脊像是五座黑色棺木；四周围住五尺营墙。营墙上方拉有铁丝网，四周皆有了望楼。据赵老伯提供，这军营原是县长刘芳的在新集县的第一监狱，孟云清来后便临时改做军营。再说军营围墙外，岗哨林立，营门在南面。他们绕过一个弯，再观营门，营门前红灯高悬，岗哨更稠，一个个像凶神恶煞似的持枪而立。接着，他们又转到军营右侧，这里靠山。昨晚，许世友便是从这里翻入军营，不巧和哨兵遭遇。他们围着军营转了一周，面憨心细的许世友，让罗应怀绘了份军事要图，该记的都记在上面。战争不是儿戏，丝毫马虎不得。最后三人来到树荫下，合计一番，许世友道：

“今夜进营举事，情况不明，未免有些冒险。依我看，现下当务之急，要解除赵老伯家敌人的纠缠。先斩首几个士兵的头颅，挂在这军营四门，也恫吓他们一场。”

这时，又传来了雄鸡第二遍的啼声。李铜儿道：“队长，时间不等人，当机立断，要做快做吧。”罗应怀也道：“队长，我们听你的，就这样定吧！”

说话间，前面又传来了敌人夜巡队的脚步声，因夜深人静，那脚步声特别响。三人不约而同地望去，这巡逻队人数不多不少，正好三人。他们正向自己这方向行来。

“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别怪我们不客气！一人一个，干掉他！”罗应怀高兴地道。

“快上树，躲起来。”许世友大手一挥，自己“噌噌噌”几下先上了树，接着罗应怀、李铜儿也紧随而上。三人躲在树上，守株待免。

他们的动作利索，敌人的夜巡队并未发觉他们，只管催动脚步，一个节奏地向前走着。待他们行至树下，三人持刀跳下，三下五除二，便报销了三名士兵。

“娘的，少了一个，若有四人便好，可供悬四门。”许世友道，“快，我们分头行动，事后在这里汇齐。”

“中！”罗应怀、李铜儿应了一声。

“这样吧，应怀去西门，铜儿去东门，我到北门。”许世友当下分了工。三人立即分手行动。

这三人胆大心细，悄悄地把敌头悬挂于三门，然后重新来到这里集合。许世友掏出身上的枪朝天空“叭！叭！叭！”鸣了三枪，那枪声清脆，打破黎明前的夜空，在军营上方回鸣，扰乱了军营的沉静。霎时间，军营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来无影去无踪的许世友三人又重新回到赵老伯家，关门再作计议。

许世友说到这里，赵老伯拍一拍许世友的肩，连声称道：“干得好！干得妙！”

“赵老伯，”许世友道，“我们三人已立下军令状，三天内取下孟云清妖头。现下，孟云清军营哨兵林立，军营内部敌情不明，又不敢贸然而动。只怕打蛇不着，反被蛇咬。”

“这样吧，”赵老伯沉思片刻，道，“我有一朋友，绝对可靠，名叫李鹏威，是孟云清的勤务官。不行找他去，他的家在镇南。可能会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况。”

“眼下别无他路，也只好这样。”许世友道。

说着说着，天色放亮。赵大妈起身去做饭。三人匆匆吃了饭，化了装，出门向镇南行去。

孟云清发誓：抓住“红一军”，我为你 请功贺喜

再说高成龙他们听到枪响，立时率领追捕队离开了赵老伯家，径向大本营走来。他们到了军营，军营一片混乱，士兵们惶恐不安……

团座孟云清，为防刺客，一夜没合眼，他本想等待高成龙的追捕信息，没想到刺客“红一军”再度在军营四周制造了恐怖：一会儿有士兵报告，前方发现枪声；一会儿东门报告，发现人头；一会儿西门报告，士兵被杀；电话机还没放下，北门又来了电话，说北门情况异常，闹得孟云清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顾头顾不了腩，晕头转向。

正在这时，高成龙率领追捕队回来，推门喊声报告。孟云清还在浮躁之中，见高成龙进来，忙问：

“刚才刺客打枪叫喊，你们哪里去了？听到了吗？”

“听到了，那时我们还在镇东赵家。”善于见风使舵的高成龙，看到主子脸色不好，马上道，“团座，那刺客我们已经发现，我们几个明明看到了他翻墙逃到了赵家，便搜查赵家，他狗急跳墙逃了。”

“你不是亲眼看见吗？我问你，那刺客是几个人？”孟云清眼珠子一暴又道。

“刚才们亲眼瞧见是一人，绝对没错！”高成龙答道。

“你妈的饭桶一个！”孟云清眼珠子喷火，“什么一个，明明是三个，你却说一个。真是我瞎眼了，白给你一张侦察卫官的皮！”

“团座，你不要生气。我们真的看见是一个，也许他们三人被我们打散了。”高成龙又圆滑地补充道。

“莫说了！”团座孟云清已有几分不耐烦，“我问你，下步棋怎么走？”

“团座有什么高见，我们听您的吩咐！”高成龙看着团座的脸色，把球又踢了回去。

“我问的是你，不然我要你们于什么吃的？”孟云清正为此事浮躁不安，他被这个“红一军”刺客搞得晕头转向，气撒光了，心里主意也没有了。

应付主子是高成龙的拿手好戏。常言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高成龙三角眼一挤弄，想出来了。于是他云山雾罩地侃侃而谈，而且有理有据，有板有眼。没有好主意的孟云清，也只好言听计从。

这高成龙的主意主要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加强团座的自身防卫。这防卫无非是增加兵力，暗设岗哨，加强巡逻等等。贪生怕死的孟云清听了频频点头；二是全城戒严、敲山震虎。按照高成龙的意见，现下“红一军”刺客就在城内，只要加紧防范，全城戒严，谅他插翅也飞不出老佛爷的手心；三是重要地点设网。现下已发现“红一军”刺客与赵老伯赵心坊家有瓜葛，只要重点设网，不愁网不着大鱼。

孟云清听了，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又作了补充。这乃是一人意思二人计，三人出个“好”主意。

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在他们胸中诞生。说话间，天已放亮。孟云清团座一夜没理出头绪，此时万事皆妥，不由得松了口气，脸色也红润起来。他安排高成龙和弟兄们赶快吃点饭，然后把计划付诸于行动。

“团座，刘芳县长有函。”高成龙欲走，刘芳大人的传令兵手持书函，奔了过来，呈上。孟云清手接书函，拆阅读来。

且说这一县之长刘芳刘大人，当年也是一位老秀才出身，一手清秀的毛

笔字，展现在他眼帘。信中写道：

孟团座台鉴：

今书不为别事。家有家法，县有县规，你手下奴才

高成龙无视吾县法规，夜闯赵家民宅，扰乱吾境秩序。现赵大人已告到吾府，人证物证俱在。今日合议庭开审，请速令奴才高成龙到庭，听候处理。

顺颂

钦安

本县知府刘芳

孟云清阅毕，急向高成龙挥手道：“成龙且留步！”然后又对传令兵道：“你暂且回去。”

“是，团座。”那传令兵应了一声，转身走出门外。

“你看看，刘大人已怪罪下来了，告你私闯民宅罪。”孟云清把书信递给高成龙。

“团座，我也是一心为您。”高成龙满腹委屈，“‘红一军’刺客明明跳进赵家宅院，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沉默，又是一阵沉默。

“我理解你。可是，可是你也太不懂计谋了。”孟云清叹了口气，道：“常言说，端人碗，受人管，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一言一行要处处小心。昨日，你就不该搜查他的卫兵；今夜你又闹出了这等乱子，叫我怎好讲话！”

“团座，这样吧，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就继续干。如果你信不过我，我甘去吃官司。何去何从请团座决定。”说这话时，高成龙几乎声泪俱下。“莫耍孩子脾气，你高成龙跟随我多年，别人不了解，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孟云清说到这里，又道。“反正，我与刘大人破镜难圆，吃官司咱们不去，看他能奈我孟某何！”“团座，有你这句话，我就定心了。现在，我走了。”高成龙擦擦泪道。“你且先走，一切由我照应。按计划行事，勿受干扰，抓住‘红一军’，我为你请功贺喜。”孟云清也站起了身，把高成龙送出了门外。

第二十四章

鱼水相依

夜半，三英雄拜访李鹏威

勤务官李鹏威的家院在新集镇南的向阳山坡上。转过山怀，只见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红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枝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片绿竹，竹旁有一眼土井；下面分畦列亩，一望无际。显然这是一座镇郊之家。

许世友三人按照赵老伯的指点，穿街走巷，躲过敌人两次纠缠，来到这里，已是太阳跃出山巅之际。许世友上前敲了敲门，房内跑出来一个带花兜兜的小伢，脑后扎着两条小辫，辫梢上系着蝴蝶花结，歪着小脑袋，像大人似地问道：

“叔叔，你们找谁？”

“找你爹。”李铜儿上前搭讪。

“我爹不在我娘在。”小女伢说罢，院子里出现一位身材高大而相当好看的女人。她在三十上下，皮肤很白，眼睛很大，她穿着一件新的蓝色的短装，头上蒙着一块白缎头帕，在额下结着。她把目光投向陌生人，并缓缓向门口走来，一种郁郁的端庄神气弥漫着她的整个姿态。

“这是鹏威兄的家吗？”许世友十分客气地问。

“他，他不在。”女人扫了三人一眼，见个个是商人打扮，态度又是十分温和，遂打消怀疑道，“你们快进屋吧，估计他也快回来啦。”

主人不在，三人未免有几分沮丧。既来之则安之，三大汉随女人进院入屋，坐下。初感拘束，后来也随便起来。

“我们是鹏威的朋友，来找他，有一事相求。”许世友向女主人解释道。

“我去沏茶，你们稍坐。”女主人热情地道。说完进了屋，片刻手拿瓷壶和杯子走了过来，在三人面前各放一杯，斟满配茶，道，“大老早地来到这里，快喝一杯暖暖肚子。”

“你，你是……”许世友呷了一口茶判断着。

“我是鹏威他屋里人。按照往日，他也该回来了。今日不知何故，如今干他这差事也难啊！”看起来，女主人颇能理解丈夫。

他们在这里足足等了一个时辰，男主人李鹏威才姗姗而回。这是一个身材修长的高个子军人，一张脸又长又干瘪，两只眼睛不大却很有精神。他手拿着一顶军帽，衣服搭在胳膊上。

“鹏威，你的朋友等你。”女主人迎出来道。

“您好。”这时许世友随手递出赵老伯赵心坊的亲笔信。那军人接过，目扫一遍，脸上露出微笑。接着挥手道：“你们三位快坐。喝茶。”

三人缓缓坐下。李鹏威又道：“赵老伯和我是莫逆之交，凡是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

许世友听了非常高兴。果然如赵老伯所说，李鹏威也是爽快之人。他在拜访李鹏威之前，赵老伯告诉他，李鹏威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是坐地虎，在军营中还有一帮弟兄们，如争取过来还是一帮不可低估的力量。今天观起此人口气，他认为此行没有白跑。他说：

“请李兄告诉我孟云清的起居情况，俺要刺杀这个贼首，为死难的一百二十七名农民弟兄报仇！”

“你们是刺客红一军？”李鹏威一听，急忙惊奇地问道。

“是的，李兄。”

他十分佩服“红一军”刑场行刺的胆量、武艺。想不到远在千里，近在咫尺，实际上“红一军”和他的想象又是天壤之别，只不过是极平常的三个凡人。

李鹏威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向许世友走近了一步：“久仰大名，没想到是你们三人。”

“那一百二十七名弟兄没能救出，我们失败了。”罗应怀接着道。

“岂能这样论英雄。你们于得不错，可谓有勇有谋。”李鹏威说到这里，突然敛住了笑容，话锋一转，变成十分严肃地道，“事情闹大了，人家警惕了。你们再这样单枪匹马地干不会成功。我看尽早收摊回营吧。”

许世友听了，不由一愣。怎么？他万没料到面前的这位兄长会劝他们回去。

李鹏威见对方愣了，又好言劝道：“不是我让你们回去，你想想，那孟云清正在满城捉你，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趁现在他们还不认识你是谁，长的什么模样，正是脱身的好时机。时间一长，不但你们刺杀不了孟云清，反而连自己也难脱身。听说，昨日捉着的几个嫌疑犯都处斩了。趁早，不要冒这个险，回去算了。内部的情况我清楚，防范很严密，今天我回来这么晚，就是为此事。”

李鹏威这一番话，解除了许世友心中的疑惑。他觉得李鹏威是个爽快人，直话直说，不转弯抹角，心里不觉热乎乎的。继而道：

“李兄，你的好意我理解。但是，这次我们来，就是奉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的命令而来。刺杀孟云清，决心已定。不完成任务，誓不回营！请您把军营内的情况告诉我们吧！”

李鹏威见许世友志不可夺，不禁敬佩三分，又不禁叹口气道：“我身为勤务官，应该说对孟云清的起居作息明明白白。说起来有苦难言，你们可能不相信，我真的一无所知。最近，孟云清对我封锁消息，把我打入另册，有关机密的事，从不给我讲。”李鹏威说到这里，顿有一事升入心头，又道，“不过有一消息，我可以提供于你，刚才我回来时，碰到孟云清的一名贴身内务兵，既是他的心腹，也是我的嫡系，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去给团座孟云清安排今日住宿。听说孟云清对部下放心不过，今夜要在鸳鸯楼宿身。这事只有他的贴身内务兵一人知晓，别人谁也不让知道。本人从不寻花问柳，鸳鸯楼的具体情况我一概不知。如果你们一定要刺杀孟云清，我也不阻拦，只是今夜我和弟兄们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了。记住，两天之内，你们若想逃出新集城，就来找我。第三天，我就不敢吹大话了。”

许世友等明白，今夜行刺之事就不能指望李鹏威了。不过李

兄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孟云清要演空城计，其人真是十分狡猾。常言道，孙猴子纵有七十二变，终究不将不露出尾巴。因忧，今夜

要行刺，只好另寻别路。许世友当即决定，重回赵家，再找赵老

伯计议。想到这里，三人便和李鹏威握手告辞。

遭遇追捕队。赵老伯当机立断：那就从 天窗出去

现在三英雄已回到赵家酒店，坐下来心里在“咚咚咚”疾跳。原来他们在路过谢家客栈的时候，发现一群青年学生在游行示威、闹学潮，为躲过敌人耳目，三英雄尾随队伍前行，当他们穿过长街，来到辛家胡同，突然，那“鸳鸯楼”金字招牌映入罗应怀的眼帘。且看金牌两旁，插了金花，挂上彩球，高高悬在门口。罗应怀向许世友使了个眼色道：“看，这不就是孟云清今夜宿身的鸳鸯楼吗？”

“……”许世友没有答话，他心里在想，这新集县城这么大，鸳鸯楼是不是独家？他心里不大清楚。这时李铜儿也好像猜透了许兄的心，立时道：“你们停停，待我前去打听打听。”可是放眼长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时值中午，包子正打展，饺子正出锅，一片叫卖声。包子铺前，有个黑大汉，扯着破锣嗓子喊卖瓜子。这时过来一个罗锅老头，买了一斤熟瓜子，放在了帽子里。老头走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托着帽子问：“掌柜的，莫不是看差了秤？这是十两，半斤刚多一点！”黑大汉白牙一呲，抖了抖秤盘子说：“我的秤，贼准灵，一锱一铢儿差不了。准是你到那边偷吃了来赖我！”黑大汉不但不认帐，还倒打一耙。老头咽了口唾沫说：“年轻人哪，说话嘴上积点德，我这么大年纪，牙全没了，怎么嚼得动？我这是给孙子捎的。刚才我觉分量差，到那边一称，果真不够秤。”老头唠唠叨叨地争辩着。黑大汉显得不耐烦，只见他两眼一瞪，嘴一呱呱，不干不净的，老头气得浑身打哆嗦。围观人越聚越多。不知情的人暗为老头焦急：哎呀！老大爷，你知道他是谁？新集城镇有名的“横二爷”，又名叫“眼一瞪”。给你分量不够还稀罕？说岔了，揍你一顿也不新奇。这老头儿初次上城，哪晓得这些，手抚帽子，还在和“横二爷”呛口。横二爷见人越围越多，上来了那股地头蛇的歪劲儿，脖子一梗，说道：“大爷，我承认给你少分量了，有什么招？使去！”说罢，抬起腿来，一脚把老头的帽子踢上了天。

老头“哎哟”一声，倒地呼救。在场的人一个个气得肚皮胀，可谁又敢出头惹这地头蛇！正在这时，人群中挤进一个青年来，不是别人，正是热血青年罗应怀。他个头不高很敦实，一身商人打扮，长得飒飒利利。只见他拾起地上的帽子，往案摊上一放，厉声说道：“我说掌柜的，来，给老头补二斤，少一两也不行！”声音虽不算高，可硬得就像铁碰铁。

“横二爷”横惯了，岂管这些，心里有气，牛眼一瞪，道：“嗨嗨，二齿挠子划印儿——你算哪一道？吃盐不多，管的闲事不少。大爷做买卖赚大钱，眼红回家点眼药去！”

罗应怀又道：“既有不平事，就有不平人。今天老子生意也不做了，非捋捋你的弯儿不可！”众人一听，一下子欢呼起来：“好啊！好啊！该给这小子点颜色看看！”

这时，许世友见势不妙，又怕误了大事，心里着急，马上走过来，对罗应怀道，“应怀，人家在前面等咱哩！你怎么在这里耍起了脾气？”许世友说完，又转脸对黑大汉紧接着道：“来，掌柜的，我出钱，给这位老人称二斤！”

许世友正要从怀里取钱，横二爷大手一横。他何曾受过这份气！当着这么多人，真要草鸡了，往后谁还怕我横二爷。今儿个是一个耳朵的罐子——抡也得抡，不抡也得抡，干脆豁了！“横二爷”鼻孔里“哼”了一声，岂听

人劝，抖了抖秤盘子：“今儿个大爷偏不称，小子有种敢折大爷的秤？”说着把秤盘子递了过来。

且说这时，一个成心呛火，一个蛮不讲理。罗应怀火在心头，气不打一处出，接过秤，回身冲着围观的人晃了晃：“今儿个兄弟爷们见证，这小子实在给人眼里插棒槌，大爷也豁出这百十斤了！”说罢，秤杆一掬，朝膝盖上一磕，“咔嚓！”打成了两截子。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横二爷”大叫一声，一个饿虎扑食，照着罗应怀扑来。罗应怀闪身让过，一招“倒踢紫金冠”，“啪嚓”一声，把个“横二爷”踢个仰面朝天。许世友急忙拦住，示意罗应怀快离开。人群一片喝彩，纷纷向后退去。街上摆摊的开店的都是“横二爷”家的人，一看有人竟敢在老虎嘴里来拔牙，这还了得！只听一声吆喝，便见卖肉的抄刀，饭店的捉勺，呼啦啦蹿出来二三十人。罗应怀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横二爷”一看来了救驾的，连忙从地上爬起来，饿狼般再扑过来。罗应怀并不躲闪，顺势来了个“五羊搅月”，抓住“横二爷”的衣襟，一掌“力劈泰山”，“横二爷”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地上。这时，那帮人已三面围了上来，后面是房。许世友道：“快上房！我俩掩护。”罗应怀环视左右，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窗台，窗台下戳着一根扁担。可是，够不着，过不去，也是白搭。眼看着这帮人快到跟前了，只见他回头纵身一跳，“唿”一声上了房。紧跑几步来到窗户上，探身来了个“海底捞针”，把扁担提到了房上，纵身从后面跳了下去。这帮人被许世友、李铜儿拦了一下，岂能拦住，“唿”地追过来，罗应怀抡起扁担，一招“乌龙摆首”，打倒了两个。围观的人暗为罗应怀叫好。他面不改色心不跳，上来一个打一个，上来两个打一双，一连撂倒了十多个。其余的开始草鸡了，只是嘴上狂喊狂叫，身子不敢往前猛扑了。

“抓住后面的两个，他们是一帮。”突然有人喊叫一声，早有几条汉子向许世友扑过来，抱住了许世友的双臂。许世友轻展双臂，几条大汉被甩出丈远。此时李铜儿也躲过对方的饿虎扑羊。一阵乱步，三人紧紧靠拢。正在这时，街头上的巡逻兵过来，听得报信说是“红一军刺客”，一个个提枪，恶狼般闯出了三四十人。许世友一见不好，不能恋战。于是他们边打边往后退，退着退着，后面又上来了一帮人，狭路相逢。“啊——”许世友大叫一声，抖擞虎威迎了上去，顺手抄出腰刀，来了个“刀劈梅花”，“啪啪啪”三刀，当头三个应声倒地，后面的又涌上来。“快上房！”许世友大喝一声，三好汉晃个虚招，一跺脚，纵身上了一座高房。只见他们撇嘴儿一笑，紧跑几步，飞身下房，往东跑去，转眼无影无踪……

现在他们已坐到了赵家的酒店里，赵老伯去县府告状还未回来，赵大妈忙给他们准备饭菜。他们三人回顾起刚才那惊心动魄的场面，还在后怕呢！许世友连声埋怨小兄弟罗应怀，道：“这次全怪你。下不为例，再给我惹是生非，下次执行任务，我再也不挑你！”

“是，队长，你批评得对。”小围子也感到后怕，若不是队长从中相救，化险为夷，恐怕后果难以想象。

说话间，赵大妈端上了热腾腾的饭菜，并嘱咐他们三人趁热快吃。三人也不客气。等他们吃了饭，赵老伯从县府回来了。一进屋，他便告诉他们：“门外有狗，你们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三人为之一惊。

“有什么事情，你们快讲？然后想法快离开这里，不然夜长梦多，什么

事情都会发生的！”赵老伯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赵大妈在赵老伯眼色下，赶忙到外面望风声。

“官司我已打到了县府，刘大人甚为恼火，他声明要和孟云清论个高低，讲个输赢。我的情况就这么多，你们快说吧！”赵老伯催促着。

“长话短说吧。”许世友开言道，“李鹏威那里我们已去过，他提供绝密情报是，孟云清今晚夜宿鸳鸯楼。”

“鸳鸯楼？”赵老伯也为之一惊，道，“据我匆匆打听，昨夜他宿身北军营，今夜要在南军营。这人狡猾得很，不在军营，倒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此情报可能是真。不过他军营内也乱了套。你们还有什么要说？”

“我们要问，那个鸳鸯楼是不是在辛家胡同？”

“对，全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我们今夜要举事，鸳鸯楼内老伯您有没有内线人物？”

“说起来，我不怕同志们笑话，我倒有一位不争气的女儿，已经两年不和她来往了。今年过年，她来了一次，我把她轰走了。”

赵老伯的这个女儿，名叫赵梦香，原是一个无有父母的孤儿，三岁被赵老伯收养，十七岁离家出走，到了鸳鸯楼，后来，赵老

伯打听到了她的去处。鸳鸯楼实际是座妓院，这哪是人去的地方！

赵老伯、赵大妈亲自去了一趟，要她回家。姑娘抵死不回，就这样不欢而散。后来赵老伯又听说她自己作主，改换新名，去了原来养父的赵姓，改从自己的曹姓，叫了曹梦香。为此事，赵老伯一气之下躺了半个月。事隔三年，姑娘有所回心转意，再来认养

父养母，二老伤心透了，不理这个茬。姑娘哭着走后，二老又感到不该这般对待女儿。

且说赵老伯提到女儿之事实实在伤心。大局为重，岂计个人恩怨。赵老伯又道：“眼下，如果你们需要梦香帮忙，我可以写一纸条，作一介绍。”

“太好了！”许世友道。

赵老伯回到桌前，急忙草拟一信稿，交给许世友道：“如没有

什么事，那就快从后院离开。”这时赵大妈探风回来道：“门外和院子四周已被封锁，出不去了！”

“那就从天窗出去！”赵老伯当机立断。

且说门外这狗不是别人，正是高成龙带领的卫兵追捕队。他们按照自己的追捕重点，早把赵老伯的家警戒了起来，四周已派了兵。许世友三人进了赵家，他们已盯上了。如今单等许世友三人出来，束手就擒。声称要活的不要死的。

敌人的算盘总是靠红军拨拉。屋内留天窗是南方房子的一大特征，既可采光又可通风。在战争年代里，它又成了革命同志的救命窗。且说许世友三好汉靠着屋内的家什和赵老伯的肩膀，揭开了屋顶上方的“救命窗”，“噌噌噌”，跳出了房，顷刻间上了房顶，这时天近黄昏，落日的晚霞，宛如鲜艳夺目的彩缎，装饰着碧蓝的天空，和青山绿水媲美，映衬出春天的风光。

三人俯身沿屋顶而行，他们看得清下面敌人的哨兵。这哨兵只是端枪平瞅四方，并不上看。再说这哨兵都是雇佣来的兵，端人碗受人管。平时端枪站岗、执行公务，靠它吃喝，是傻子才那么认真哩！有时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且说许世友三人行至屋顶处，只见赵老伯的房顶与另一家房顶相隔三米多。

许世友大手一挥，暗道：“跳过去。”说话间，三人一个鱼跃，“噌噌噌”，跳上了另一房顶，落房无声，片瓦不碎。接着又连跃几个房顶，躲过追捕队哨兵的耳目，顷刻泥牛入海，不见踪影。

行刺孟云清，许世友大闹鸳鸯楼

吃过晚饭，孟云清对属下士兵声称今夜在南军营休歇，便由贴身内务兵陪同来到了鸳鸯楼。孟云清为啥不在军营休歇？难道鸳鸯楼比这军营更安全吗？孟云清当然有个权衡。军营虽安全，却是“红一军刺客”所盯目标。鸳鸯楼虽不如军营，但它毕竟不引刺客的注目。就是这么个常理儿，比狐狸还狡猾的孟云清便钻了这么个空子。孟云清虽来鸳鸯楼休歇，但南北军营照样站岗放哨，警戒一如往常。

孟云清是这鸳鸯楼的常客，按鸨母的话说，也是这里的“摇钱树”。今天，他一来到这里，便对鸨母讲：“夜宿贵处，不要陪床，钱加一倍，不许声张。”

鸨母一听惊奇，忙道：“哟！孟大团座，今天是怎么啦。你喜欢的梦香姑娘也不要了？”

孟云清“嘘”了一声，道：“小声点，先安排房间再说。”

“那好，那好，我明白团座的意思。我这就给安排。”鸨母说到这里，从桌展取出钥匙，然后道：“来，随我走。”

二人欲往前走，正好梦香走出房屋，一眼瞅见孟云清，奉迎道：“噢，是团座大人，好久不见了，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曹小姐，你还不知道，是鸳鸯楼胭脂风把我吹过来啦。”孟云清搪塞道。他原想把胭脂风的定语加在曹小姐身上，话到嘴边又变成了“鸳鸯楼”三字。这微妙的变化一般常人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梦香却听了出来。因此昔日的宠儿，今夜却吃了闭门羹，她打心里不悦，也忙应付道：“团座大人，一会儿到我屋里玩牌去。”

“那好，那好。”孟云清答道。“就住这屋吧。”鸨母打开一间漂亮的居室，挥手把孟云清让进屋里。

孟云清目扫卧室一周，这个房间陈设很简单，但却很华丽。房间是圆形的，靠壁有一圈固定的长椅。长椅上，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都铺钉着富丽堂皇的兽皮，踏上去十分柔软。“不错，真是神仙住的地方。”“我去唤丫鬟给你沏壶配茶。”鸨母道。

“不，不用啦。”孟云清连连摆手，“今天，我实在太累啦，把门给我反锁上，谢绝一切宾客。”

“那好。”鸨母只好照办不误。

再说许世友三人离开赵家径住辛家胡同鸳鸯楼奔来。片刻工夫，他们来到了鸳鸯楼前停下脚，许世友小声对应怀、铜儿道：“你们二位稍等，我先上楼问个清楚，免得目标太大，让人嫌疑。你们在下面也给我观着点风声，若有情况，就学画眉叫几声。好吗？”

“好的。”应怀、铜儿点头答道。

许世友转身向鸳鸯楼内走去。且看这个小小鸳鸯楼，外面堂皇，内部乌烟瘴气。许世友进楼没几步，就听见打情调笑声。他听人讲过妓院的情况：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却昏睡。下午两点多钟或者三点多钟，她们才疲乏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多，只穿着罩衫或者长睡衣，在各处房间里懒洋洋地走动，或者隔着窗帘往外看，无精打采地互相骂上几句。然后漱洗，抹油涂粉，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跟鸨母吵架，仔细地照镜子，描眉涂口红，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走进陈设华丽、灯火辉煌的舞厅。客人们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

喝酒、吸烟，同男人们淫乐……嚷叫声夹杂着调笑声，打闹声混合着奏乐声，直到第二天清晨她们才闲下来，昏昏睡去。眼下正是傍晚，妓院的“春天”。过去是耳听为虚，今天是眼见为实。许世友正要上楼，对面门“吱扭”一声开了，鸨母笑脸相迎道：“客官来啦，屋里坐。”好嘴甜的鸨母把许世友让进客房，然后又道：“客官想叫哪位姑娘？”

许世友急切地说：“我找梦香姑娘！”

鸨母眉头一挑，笑了笑道：“嗨！要找梦香姑娘，客官真是慧眼识金，她可是位天姿国色的女性，能与西施媲美。包您称心满意……”

许世友听了付之一笑，并不介意。鸨母说罢，便向楼上走去。

片刻一个窈窕多姿的姑娘立在了许世友的面前。只见她个儿不高不矮，身材苗条，把刚洗过的头发高高地梳成乾隆田髻，插着一支稻穗簪子，显得格外潇洒。官粉只擦到脖根，敞着衣襟，微微露出了乳房，皮肤显得比官粉还白还细。她身穿一件大花单衫，松松系着一条掺了假的黑缎子面腰带，从背后打成结子的地方露出大红的麻绸里子。此时，他向许世友鞠了一躬，美美而又甜甜地道：

“公子，您好。”

“你就是梦香？”

“在下便是。”

这时，许世友又转头对鸨母道：“我找的就是她，谢谢您老啦。”

鸨母便问：“贵客莫谢。那您是先来后交，还是先交后来？”这是鸳鸯楼内的一句行话，许世友并没理会，只道：“怎么都行。”

梦香补充道：“我们先上去吧，一会儿再让他下来。”接着梦香纤手对许世友一摆，落落大方道：“跟我上楼吧。”

许世友稀里糊涂上了楼，进了梦香房间，一股刺鼻的香水味扑面而来。许世友一生没受过香味熏，满身不舒服。接着他从怀

中展出一封信来，不紧不慢交给梦香看。

“梦香，今宵我是有事求您，这是赵老伯的亲笔信。”许世友不紧不慢地道。

梦香展信读后，不觉泪水潜潜，遂叹了口气。许世友感到惊奇，不紧不慢地问道：“这是为何？”

“哎，莫提它啦！”原来姑娘也有伤心处，那还是今年春节，梦香姑娘已回心转意，本想瞧看一下养父养母，赔个不是，阖家团圆，谁知养父并不理解她，把她赶出了门，实实伤了姑娘的心。

“你不说，我也知晓了，一定是春节的事，让你伤心。”接着许世友把从赵老伯那里听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讲了。梦香一听不错，立时答道：“看来，你和老爹交情很深，这话他都给你讲了，我也正为此事伤心哩。”

“你走后，大妈也埋怨老伯，二老细想想，也都觉得对不住你。今天，我特来，一是代表二老向你赔不是，二是……”许世友说到这时，停了下来。

“快说吧，那第二呢？”梦香催道。

“求你办事。”

“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决不辜负你和老爹的一片慈心。”

“那好。”许世友一听不觉高兴几分，他觉得今儿办事有门，马上又道：“梦香姑娘，说出来，你甭害怕，我是‘红一军刺客’，今夜来此不为别事，只为刺杀孟云清而来。望你把孟的房间号码告诉我。”

梦香听完不禁为之一震，不过她立时镇静下来，问道：“你可是昨天西郊劫刑场的‘红一军刺客’？”

“小弟正是。”许世友答道，“姐姐，昨天刑场您也去啦？”

“我和姐妹们顺便去看看热闹，散散心。你们真厉害！”梦香赞不绝口。

“今夜举事全靠姐姐帮忙啦。”

“我可恨死那个孟云清了！”梦香回忆起刚才她见到孟云清时，孟云清递给她那两句不热不冷的话，顿时恨上心头，“要干掉他，我可以帮忙。不过……”

“不过什么？姐姐你快说。”许世友追问。

“不过还要通知鸨母一声，不然她会找我的小脚。”说这话时，梦香显得忧心忡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鸨母不同意呢？”许世友提示道。

“这，这就不好说啦。”梦香喃喃低语道。

“依我看，”许世友站起身，“不如先斩后奏，或者只斩不奏。你说呢？”

“那钥匙还在鸨母那里，没有钥匙你也进不了门呀？”梦香望着许世友。

“你，你和孟云清熟不熟？”许世友又问。

“熟，我们认识。”实际上在这鸳鸯楼十八个闺秀中，凭心说，孟云清最喜欢的还是梦香。在早一个月，孟云清曾亲口对梦香说，要纳她为妾。梦香并没有当即答应，只是以“让我考虑考虑”给搪塞过去了。实际上她不喜欢这个嗜血的汉子。她喜欢的倒是另外一位公子。可是那位公子倒像她一样，另有所爱，爱的是她们姐妹中一个叫紫春的姑娘。人啊人，真是不可琢磨的世间怪物！

“如果你认识，能不能敲开他的门？”

“这，这……”梦香感到为难，过了一会儿，又道：“自古华山一条路，眼下也只好这么办了。”

“多谢姐姐。”许世友非常感动。

“算不了什么。”梦香口气很轻。她以为凭着自己的面子，孟团座还是能开门的，说完便站起了身，“他住在七号客房。”

梦香步履轻盈地来到了七号客房门前，停住了脚，轻轻敲了几下门。

“谁呀？”屋内传来了问话声。

“是我呀，团座，难道你听不出来了吗？我是梦香。”梦香娇滴滴地回答。

门“吱扭”一声被人从外拨开了，一个年轻的军人股着鞋走了过来。“啊，是梦香小姐，您不认识我啦？我是团座的警卫员小刘啊。”

“啊，认识，认识。团座呢？”梦香大为吃惊地问。

“我来是唤他。刚才刘县长驱车到军营找他。”

“什么事你知道吗？”

“还不是为那‘红一军刺客’，二人闹翻了脸。”小刘显得不耐烦，接着又笑脸道，“小姐，快进屋，咱们快乐会儿吧。”

“孟团座今晚能回来吗？”梦香又问。

“又是缠不清的事，少说也得下半夜。”警卫员小刘见小姐迟疑，一把抓住梦香，道，“傻乖乖，进来吧，我并不比团座下的价

钱少。”

“我，我不……”二人正在拉扯中，许世友看不下去了，三步并作两步，急忙来到这里，把枪口对准了刘警卫：“放手！动，我就废了你！”

刘警卫犹如老鼠见猫，乖乖地放下了梦香。许世友给梦香使了个眼色。梦香也假戏真演，并向许世友鞠躬打躬道：“谢谢客官。”然后关门旋风般地走了。

“你是什么人？”对方道。

“‘红一军刺客’。”许世友硬邦邦地答道。

“啊！”那人闻后，身子如筛糠，顿时缩成一团。他知道“红一军刺客”的厉害，自己这胳膊岂能扭过大腿呢！连声求道：“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说着说着，连连后退。

“你不要怕，我不伤你！”刚才他和梦香的话许世友听得清楚，并不追问，又道，“眼下需委屈你一下。”说完解下腰间绳子，三下五除二，把刘警卫绑了个猪蹄倒栽葱，推入床下不提，然后走出客房，径到楼下，找到鸩母，随手掏出大洋：“给，这是今宵钱。我外面还有两位朋友，需有急事交代，过会儿再来。”

“欢迎客官再来。”鸩母道，把许世友目送出楼外。

再说许世友到了楼外，见到了应怀和铜儿，把事儿详说了一遍。然后又道：“今夜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等那孟云清一来……”说着做了个钳形夹击的手势。

“大哥，我们听你的！”二人道。

“那你们还要辛苦稍等，我去七号房去。”许世友安排一遍后，转身又回到七号客房休歇。

许世友大脚一跺：娘的，他跑了

狐狸再狡猾，也逃不出猎人的枪口。再说孟云清与刘芳县长大吵大闹一顿，不欢而散。那程度除了没动刀子，拍桌子打板凳等一切叫骂都使上了。现在孟云清懊丧地从刘县府驱车赶回鸳鸯楼。此时他的心情不佳，没料想短短两天接二连三的事情出来了，使二人的矛盾如此激化。这时，他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在那个“红一军刺客”身上。不尽快搜出那个“红一军刺客”，剖腹挖眼，岂解他心头之恨！想到这里，他让车子停下来，掉头向军营驶去。在军营值班室里，他找到了侦察卫官高成龙，听取了汇报，尔后对高成龙训斥了一番，道：“限你两天抓住刺客，不然我拿你的头是问！”说罢一甩手，上了车，“啪”一声关上车门，车子旋风般地驶出了军营。留给高成龙的是那闪闪发光的尾灯，高成龙从那尾灯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希冀还是沮丧，或者什么都不是。短短两天，使他感到“红一军刺客”的可怕！“红一军刺客”来无踪行无影，飘忽不定，使他难以近身。说话容易付诸实施可不那么容易！

再说孟云清驱车来到鸳鸯楼，下了车，和鸨母打了声招呼，与司机一起向七号客房走来。

“小刘，快开门。”司机敲了两下门道。

“来啦！”屋内应道。许世友“啪”的一声把门打开，然后把枪口对准来者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啪！”隐在司机身后的孟云清听到情况有变，急忙掏出枪来向对方开了枪，谁知这一枪没命中对方，倒把对方的帽子打飞了。

“啪！”此时许世友也开了枪，射倒了孟云清身前的司机。孟云清见没有了掩护，急忙向后撤退，等许世友再次开枪时，孟云清已到楼角，闪身躲过。

这时，楼下的应怀、铜儿听到枪声，急忙闯进鸳鸯楼，与许世友呼应。他们二人来到楼道口，正巧与孟云清撞了个对面。孟云清见前后夹击，在一楼道里打了磨儿，随手推开了一个房间的门，闯了进去，吓得正在打牌的姑娘们“呱呱”乱叫。孟云清随手把门关好。三人赶到门前，一阵踢门，门不开。许世友忽然一想，“不好，他要越窗而逃！快绕楼后堵窗口。”待李铜儿奔到窗口处，许世友已把门踢开。门前门后，床上床下，搜个遍也寻不到孟云清。许世友大脚一跺，道：“娘的，他跑了！”

前功尽弃。三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无限沮丧。

第二十五章

生擒敌顽

鸳鸯楼的较量

枪声打破沉闷的夜空，整个城市被枪声震醒。敌人的巡逻队、追捕队纷纷向鸳鸯楼处奔跑、汇聚，把鸳鸯楼团团包围起来。

此时，鸳鸯楼乱作一团。妓女、茶役吓得滚到床下或桌子下，静听双方枪声；鸨母也紧闭房门，“呱呱”叫骂着梦香：“你这个该死的丫头，引狼入室，老娘非得教训教训你，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她把一切仇恨都归在梦香身上。梦香呢？她也紧闭房门，感到后怕。老板娘若要怪罪下来，不但自己的饭碗要打破，而且还要治自己私通共匪罪。这便如何是好？她想逃，打开门后，只见四周黑洞洞的，哪里逃啊？只好听其自然。

枪声越来越紧。

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许世友三英雄第一次突围失败了。他们刚来到鸳鸯楼门口，向前走出几步，敌人的火力猛然封锁过来，枪声嗒嗒，弹如飞蝗。这里是死亡地带，他们不得不重新退缩到楼内。怎么办？他们清楚地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鸳鸯楼必是葬身的坟墓！于是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战斗中窥探时机，以待突围。

“有了！”许世友急中生智：“把刘警卫放出来，掩护我们突围。”

说话间，应怀、铜儿把刘警卫从床下拉了出来，然后风风火火到了大门口。敌人的子弹又实实在在地打了过来。

“妈的，快喊话！”许世友用枪口对着刘警卫的后脑勺道。

刘警卫平时也是孟云清的一条狗，此时面对着不长眼的子弹，也是条地地道道的怕死狗。只见他两腿发抖，声音发颤地喊道：

“弟兄们，莫打了！再打，小弟就要没命了！”

“你是准？”对方停止了射击问道。

“我是孟团座的警卫员小刘，名叫刘汉武啊。”

“不错，是汉武的声音。”在五米远开外的地方，追捕队的一士兵抬头对高成龙道：“队长，你看怎么办？”

“快喊话，让他过来！”高成龙转面一想不好，马上变卦道：“不，还不能让他过来，他过来刺客不也过来了吗？”

“那，那怎么办……”士兵道。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门前追捕队停止射击，犹豫之际，三英雄放开刘警卫，一个鲤鱼跳龙门，“嗖嗖嗖”，几个黑影一闪，跃出楼道口，射灭门前宫灯，遁入夜巷。迎面敌人扑来，他们急忙翻墙而上，鹤飞鹿行，进入另一民宅，化险为夷，转眼间鱼入大海，无踪无影。

这一切来得快，做得干净利索，使高成龙等瞠目结舌。此刻留给高成龙的印象是什么呢？使他再次感到这“红一军刺客”的厉害。若再这样下去，不仅捉不住他们，恐怕连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他真想洗手不干，但又想主子在上，百般青睞自己，岂能让主子对自己失去信任。失去信任也等于失去鸿运。于是，他便鸣枪聚兵，商议下步怎么办。常言道：一人不抵二人帮，十人肚里出巧计。

“队长，让我说，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这鸳鸯楼一定与‘红一军刺客’有热线。”一士兵道。

“我看抓不住大鱼，抓住虾蟹也不错！”另一士兵又道。

“常言说，兔死狐悲。依我看，先抓虾蟹，后捉大鱼。饭是一口一口地

吃，话是一句一句地说，有虾蟹何愁大鱼不上桌！”有士兵又道。

这便是人多出理，谷多出米。话不说不明，理不挑不清。一人想一点，两人添二点，三人凑齐全。高成龙耳朵一热，觉得也是。于是道：“咱就将计就计，来个先捉虾蟹，后钓大鱼！”说完便带领追捕队冲进鸳鸯楼，找到鸨母，诘问热线人物。

这鸨母名叫陈玉环，年轻时也是风月场中的交际女皇。别看今年四十有六，仍不失当年风韵。搽油抹粉，偏爱当个老来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上盖霜雪，自以为很俊俏。此时她被刚才的枪声吓破了胆，小脸显得蜡黄，无有血色。她恨梦香毁了她的生意和声誉，她恨她恨死了。正好追捕队要寻找共匪的热线人物，她立时把梦香给供了出来，再加上狗命未死的刘警卫作证，高成龙便确信无疑。

一双手铐“啪”的一声扣上了梦香的纤纤玉手，梦香被追捕队带出了鸳鸯楼。这当儿，还不到日出的时候，天刚有点蒙蒙亮。微白的天空，还散布着几颗星星。东方，大别山拗显露出它的黑影，耀眼的大白星闪在山顶，好像是一颗从这黑暗山拗里飞出来的灵魂。

孟云清再使计谋——敲山震虎

孟云清从鸳鸯楼死里逃生，回到军营，刚刚坐下来，正惊魂不定时，忽报高成龙求见。按说高成龙是孟云清的心腹，进出孟云清的房门不要请示报告，只不过近日情况吃紧，为了安全起见，孟云清作了个小小的内部规定，不管是谁，一律要请示报告，准许后方可进入。

“有什么消息吗？”孟云清急问。

“‘红一军刺客’没抓住，倒抓了一个嫌疑犯，是个女的。”高成龙道。

“什么，女的？”孟云清道，“让她进来吧，我倒想看看这个女嫌疑犯是什么模样？”

片刻后，高成龙把双手锁铐的梦香推到团座面前。孟云清原以为是什么人，抬眼一看，大为吃惊。这时，梦香也认出了孟云清，如见了救星一般，珠泪滚滚，显得有几分委屈地哭诉道：“孟团座，你要为小女作主啊！奴的底细别人不知道你还不了解吗？他们这帮人不讲理，硬说奴私通共匪，实是冤枉好人哪！”

“把手铐给我打开！”孟云清道。

“团座，你说什么？”高成龙也愣了。他怕听错了话，急忙问道。

“把手铐给我打开！”孟云清的脸色骤变，声音提高了八度。

“这，这……”高成龙陷入茫然。他如坠五里迷雾一般，不知为何？

“这什么，还不快给我打开！”孟云清两眼喷火，那火星子似溅到了高成龙的眉毛上。高成龙也预感到，再有迟误，团座给他耳光的大手就要举起来了。于是他便对部下发了命令：“你们还愣着干啥，快把手铐打开！”

团座孟云清本是个武断的人，遇事急躁，爱耍脾气。他的部下都清楚，不少人吃过他的巴掌和训骂。这次若换上别人，早扇耳光了。原因很简单，高成龙是他的心腹。再者，大敌当前，目下他还有求于高成龙。这时，他又把口气缓和下来，既不打击部下的积极性，又能取得梦香小姐的好感，道：

“成龙，你们抓梦香小姐没错，不过还是偏信了点。鸳鸯楼内情我知道，鸨母与梦香有矛盾，再者梦香小姐自幼是个孤儿，底细我比你清楚。”

接着，孟云清又转首时梦香道：“曹小姐，让你受惊了。你若和气，尽往我身上撒好吧，甭怪他们了。”

“好吧。咱们好话好说，我谁也不怨。”梦香也显得宽怀大度。

“成龙，你且留下。其余的送小姐到后院客房休息。”孟云清说到这里，义对梦香道：“呆会儿，我再去看你。”

众士兵应了一声退下。

“成龙，今夜的追捕情况如何？你先谈谈。”孟云清把一杯水送到高成龙面前。

“好的。”高成龙呷了口水道，然后把追捕情况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末了，道：“这‘红一军刺客’如泥鳅一般滑得要命，加上民情复杂，不用计谋，恐难落网。”

“说说，你有什么计谋？”孟云清插言道。

“眼下，这‘红一军刺客’之所以在我们眼皮底下来无影去无踪，主要是有他们的心腹掩护。我抓梦香之目的，也即是为杀一儆百，再来个敲山震虎，然后一网打尽。”高成龙随即说出了自己想法。

“好计谋。”孟云清赞道，“我的意思是眼下用谁来杀一儆百？如果诱饵不准，恐怕起不到敲山震虎的效应。如果说梦香与共匪有瓜葛的话，其根

基主要在其父赵心坊那里。依我看，不如从赵心坊那里开刀。你看如何？”

“团座分析有见地，就这样办吧。”高成龙一听，高兴极了，忙站起身，道，“现在时不我待，我速组织人马把那个赵老头子抓来，然后再来个安民告示，在村北黄河桥头开斩，来个假戏真演。”

“那好，事成后速来告我。”孟云清也站起身把高成龙送出了屋。

为救赵心坊，许世友当仁不让

当天上午，海报就在新集县城的主要街道上张贴出来了。

海报上写道：

诸位义老乡亲、志士同仁：

今日午时三刻，在潢河桥头开刀问斩“红一军刺客”的

窝藏犯赵心坊，特布此周知。

团座孟云清印

海报一贴出，一传十，十传百，全新集城就嚷嚷开了。有的说：“赵老伯可是新集城的头面人物，怎么会窝藏共匪呢？”有的说：“不但赵心坊被擒，那红一军刺客也被捉到了，明日就要问斩。”还有的不同意上述的说法，反驳道：“赵心坊有后台，刘芳县长不干预才怪呢！要我看，能不能开斩还是疑问！”新集城一时满城风雨，莫衷一是。

紧接着，高成龙在潢河桥头布设了岗哨，划分了戒严区，并在戒严区内进行了认真清理。为了做到内严外松，高成龙又下了全城解除戒严的命令。

且说人们一听说戒严令解除，像打开木笼的鸟儿一样，纷纷涌到街上看海报，热闹非凡。姑娘搀着老人的有之，妇女抱着伢子的有之，如同赶庙会、看龙舟一般，说说笑笑。

到了午时二刻，街上这股热闹劲儿没了。为什么？人们都到潢河桥头去看开刀问斩赵心坊赵老伯。只见这场面宏大，人山人海。远方，不少黑压压的群众，像流水一般，穿过大街小巷，从四面八方朝这儿涌。警察和士兵拦着去路。大家在那儿不由得挤做一堆，又是叫嚷，又是怒骂。热血的怒潮不时在人们的脑中在冒，眼睛含着仇恨，声音含着杀气。九十九道云雾隔，难隔穷人心连心。这三天，别看戒严，那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可戒不住。“红一军刺客”刺杀孟云清团座的事，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眼下官官相护，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官逼民反，尤其军阀兵枪杀了一百二十七名群众，更激起了民愤。“红一军刺客”是好样的，人人交口称赞。称赞又不免把他们神化起来。而神化的目的则是灭敌人志气、长自己威风。如今的新集城像是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溅进，顷刻就会燃成熊熊大火。

目下，敌人要把赵老伯推上斩首台，以窝藏共匪治罪，人们崇敬英雄，更加对赵心坊惋惜。于是全城群众倾巢而出，有如潮水，涌向桥头，以示抗议、示威。同时，还有百十名赵心坊的人，准备打劫救恩人。

午时三刻，人们跳脚向桥头观望，只见几个警察和士兵在维护秩序，并不见赵老伯出现。于是人们骚动了，呼喊汇成一股嘈杂的旋风。大家挥舞着手臂，用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点燃起怒火，平常沉睡在疲惫的胸中的愤怒，这时觉醒了，要寻找出路。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稍停片刻，罪犯就要带到。”警察们挥舞着指挥棒竭力地维护着秩序。大家静等，谁也不肯离开。一直捱到下午五点，天近黄昏，一辆黑色囚车驶上桥头，赵老伯被押上了断头台。刑场上立刻轰动，人们争着要看英雄的真容。

海报上明明是午时三刻要开刀问斩，为啥推到了下午五点？这里有一段插曲需要说明。原来在斩杀赵心坊的问题上，刘芳县长与孟云清团座二人发生了根本的争执，一个要斩，一个要放，二者僵持不下。结果是孟云清私下通知心腹高成龙道：“我先在这里谈判，你且回去按计划行事。看他能奈我何？”就这样高成龙才敢把赵心坊推上断头台，假戏真唱。

且说这高成龙把赵老伯推上断头台并非真斩，而是敲山震虎，自然在开斩前要列数一番赵老伯的“罪恶”。这一切完后，他又命令刽子手走上断头台，举刀开斩。赵老伯铮铮铁骨，坚贞不屈。

望着这场面，人们心里都知道，只要手动刀落，赵老伯就会命归九泉。人们都惊呆了，胆小的男人捂住了脸，不少在场的女人都啼哭出了声……

“住刀！”突然，一声吼叫似惊雷滚动。人们紧张的心里方透出一口气来：赵老伯有救了。

许世友高喊：高成龙，你开斩一个手无寸铁的老汉，算哪路子英雄好汉！你要有气往我这里撒，何必拿一老汉当替罪羊

这一喊声不是出自别人，正是出自英雄许世友之口。原来三英雄今宵从鸳鸯楼刀枪丛中突围后，躲过敌人追击，穿街走巷，渐渐天色大亮。他们在一贫民家里吃点早饭，顺便躲一躲风声，商量一下计划。眼下三天时间，还剩一天，如何将行动兑现计划，三英雄不免有些着急。尤其想到徐向前师长临行前的嘱托，更感事不宜迟，时不我待。于是他们推下饭碗，付了饭钱，奔出了贫民窟，朝赵老伯家奔来。

猫小不忘悄悄走，蛇细不忘盘着躺。三英雄来到赵老伯的家院门前，并没有急于进家，而是留个心儿。原是昨天这里情况异常，他们察看一番后，尔后入了家门。使他们吃惊的是，偌大的客房，满地狼藉。墙上的中堂画也被撕破了；衣柜上的银光玻璃也开了纹；三张木椅、两条茶几都翻了个个。赵大妈倒在床上失声痛哭，店小二为大妈拾掇着东西，见三英雄走过来，忙迎了上来，惶恐的眼睛望着对方。

“小二，出了什么事啦？”许世友开口问道。

“你们来晚了一步，追捕队把大伯抓走了，说他窝藏共匪。”店小二呆呆地答道。

三英雄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后悔莫及。许世友对应怀、铜儿道：“快帮大妈收拾一下。”接着他独自来到失声痛哭的赵大妈面前，道：“大妈，我们来迟了，请您老人家见谅。”

赵大妈抬起泪眼望了望许世友，还是止不住泪水横流，只不过她那哭声渐渐小了下来。那呼唤亲人的哭声，撞击到许世友本来不平静的心房，激起了更大的波澜。

“大妈，请您老不要过于悲痛。常言道，悲伤心，气伤身。这次事因由我，我等三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大伯救出。这请您老放心。”许世友百般劝慰，赵大妈方停止了哭声。

三英雄出了赵家，行走在街上，大红的海报又映入了他们的眼帘，真是一波未平，一浪又起。他们细看了海报内容，无不义愤填膺，痛骂那祸国殃民的孟云清。

“大哥，我看还是去救一救赵大伯吧。你是一队之长，你说怎么办吧？”罗应怀道。

“是，应怀说得对。休说是赵大伯，就是一般群众，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哇！”李铜儿也在一旁敲着边鼓。

许世友用手捂嘴“嘘”了一声，轻声道：“大庭广众，岂是议事之地。”说完，一挥手，二人随他进了暗巷。在暗巷，三人左右权衡一番，最后决定，先劫刑场，救下赵老伯再讲。

且说许世友把应怀、铜儿安排在房下照应，自己飞身上房。正当刑场开斩之际，许世友高喊一声，“住手”，继而又道：“高成龙，你开斩一个手无寸铁的老汉，算哪路子英雄豪杰！你要有气往我这里撒，何必拿一老汉当替罪羊！”

高成龙听后，心中不禁兀自高兴：这一招真灵验。敲山震虎，果然虎来了。打草惊蛇，蛇伸出了头。他不仅为自己的心计成功而高兴，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擒虎打蛇有门了。于是急忙对刽子手下令：“住手！”接着又昂首向

对方高喊一声：

“你是哪路英雄豪杰？速报姓名！”

“老子是‘红一军’！”对方硬邦邦地答道。大家一听是“红一军刺客”，顿时群情激昂。

“天太暗，我看不到你，你在哪儿？”

“我在房山头！”

“你既然到此，请你下来！”

“我上来下去无妨。你不是有言在先嘛！只要我到场，你就放掉赵老伯。现在你的计谋实现了，敲山震虎，虎来了。咱们说话算数。你当着大家面，乖乖把赵老汉放出。不然，你要失信群众，群众可不答应你！”许世友说到这里，马上又反问群众：“父老乡亲们，你们说呢？”

“不答应！”下面有百十号群众立刻应声大呼，吓破了高成龙和他那追捕队的胆！高成龙也深感有言在先，再说赵老汉在他的手心中，擒来纵去还不由他。想到这里，立时道：

“那好，我现在就放，你且不能溜。你若溜了，你也要失信群众。群众也不会答应你。”

“你就快放吧！”

高成龙为擒“红一军刺客”，急忙命令部下给赵老汉松了绑。接着，赵老汉缓缓走出桥头，来到乡亲中，并对房子上的许世友高喊道：“孩子啊，你可不能下来，下来就糟啦！”

“大伯，你先回家！”许世友转首又对高成龙喊道，“高成龙，我没溜。你不是要擒我吗？请上来，咱们比试比试！”

“要比，咱们在桥头比。有种的！你敢下来吗？”高成龙又道。

“你甭拿大话激我。你那桥头有兵有枪。常言道，明枪好躲，暗箭难防。那样不平等，还是请你上来好！”

“高成龙想装熊，不敢上去！”突然间，一位群众高声喊道。这时其余的群众也一呼百应：“要比，上去比！”

高成龙虽然有些胆怯，但他自恃人多势众，自己又有些武术根底，立时又道：“上去就上去！咱们一比高低！”高成龙说罢，又向身旁两个膀大腰圆的保镖做了个手势，然后向那房前行去，继而纵身跳上墙，登上房。

位于深山区的新集城，天黑得快。高成龙上了房，只见天与屋脊颜色融在一起，黑乎乎的，分不清哪是屋脊哪是天。心想上当了，于是他壮着胆子问道：“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许世友答道，“这天也太暗，屋脊又高低不平，跟我走，咱们找一地方比试。”说罢，许世友纵身跳上了另一屋脊。高成龙见身后的两位保镖跟了上来，也飞身向前紧紧追去。霎时间，又有两个黑影追了过去。这两个黑影不是别人，正是罗应怀和李铜儿。

少林的梅花桩正是练腿部功的，八年的少林生涯，使许世友练就了一双“飞毛腿”。无论是在房顶还是山岭，他都能行走如飞，如履平地。此时，许世友走房翻墙，穿街走巷，越走越快，转眼间把后面的高成龙甩出了一段距离。许世友举目前望，已到了城外荒野，只见前面是一片松林，松林左方是一片草坪。

这时紧追的高成龙，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他回首望了望后面的两位保镖也已跟了上来，于是又紧步追了上去。此时，他只有一个心思：“擒住

‘红一军’，让团座孟云清为自己庆功！”

片刻，许世友来到松林左侧草坪，停下脚来，道：“高成龙，就在这儿比试。”

高成龙也在五步开外停下脚步，回首又望望后面，两个黑影离他不足十步远。立时应道：“那好吧，请先吃我一刀！”说罢，一个“野马跳涧”，举刀直刺许世友而来。许世友立时一个“凤凰探屋”，躲过对方一刀，没料想对方又来了“老君端锅”，只见对方刀锋一转，寒光一闪，那刀重重地直砍他的下肢。这一刀厉害，若是一般人，不丢双腿也丢一只。英雄许世友早在少林寺练过防招，只见他腾腿挪步，轻轻一跳，刀从他的脚腕部贴身飞过。许世友心说一声“好险”，这时他才感到，对手也不是他开始想象的那种庸才，自己不能不慎重。此时，许世友一个“鲤鱼打挺”，跳出圈外，接着吼声喊道：“高成龙，也请你吃我一刀！”说罢，一个“刀劈梅花”，高成龙举刀急防，两刀相击，火花飞溅。许世友把刀重压下来，高成龙只觉力重千钧，如泰山压顶，难以支撑。他急忙闪身抽刀，让过对方。接着许世友又使出绝招——“偃月连环刀”，上虚下实，直刺对方的腰部。谁知这刀不如他常用的偃月刀，使起来非常蹩手，一出刀动作便走了形。对方喊了声“好险”躲了過去。这时的高成龙虽然躲过险刀，心里也不禁胆怯起来，照这样下去，保住性命就是好的。他不禁向后一望，两个黑影跳到身后，一阵心喜漫过心头，忙喊道：“弟兄们，快给我上，擒下来，我给你们庆功！”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们不是一路人！要擒，我们擒的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高成龙！”罗应怀吼声道。

高成龙这才仔细地睁眼看了看，果然不是自己的那两位膀大腰圆的保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如坠五里迷雾之中，心想完了。高成龙的两位保镖为何没上来？却原来被跟脚的罗应怀、李铜儿除掉了。没料想，敲山震虎，反被虎伤；打蛇不成，反被蛇咬。高成龙的鼠眼里射出了绝望之光。此时，他已成了瓮中之鳖，三英雄不费吹灰之力便俘虏了追捕队长高成龙。

第二十六章

宝刀归主

黄昏降临，飞兵来报：共军现已兵临城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客厅，长十米，宽六米，高五米，天花板饰有淡淡的本质图案花纹，装在天花板上的宫灯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线，照耀着下面三个古色古香的棕色茶几、八条竹椅和地面的大红色的纯毛地毯，这客厅原是新集县城的一所博物馆，后被县长刘芳改为客厅。四周的墙壁悬挂着饰有图案的壁毯，壁毯上点缀着三十来幅名画，画框子都是一式一样的，每幅画之间隔以闪闪发亮的武器饰物。显然这是博物馆的残留，因为刘芳县长喜欢，故没有拆除。

和这豪华客厅不相和谐的是屋内双方的争吵、谩骂、拍桌子、打板凳的声音。

从屋内弥漫的刺鼻的烟味和滚滚烟雾看，双方的争吵已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从午时一刻一直到黄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公论。大概他们谁也不想找出公论，且说这争论的双方均是新集县城的高级权势人物：一方是地方政府的代表人物刘芳县长，一方是驻城军阀兵的代表人物孟云清团座。双方都有实力，都有生杀大权。此时，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赵老伯赵心坊是否“窝藏共匪”。

直到黄昏降临，飞兵来报：共军现已兵临城下。城南城北，已发现共军小分队活动。据侦察得知，共军今夜午时有攻城迹象。这时，争执的双方如梦初醒，大敌当前，共同的利益又把双方捆绑在一起，争吵被暂时的和解代替。在和解的气氛中，双方转向了一致对外的话题，双方在短暂的时间里又达成了新的协议。然后，他们又握手言和，分头行动，各司其职，竭力保住他们双方的既得利益，说破了，也即是他们头上现存的乌纱帽。

许世友把枪抵到孟云清的胸口：不许 动！动就废了你

团长孟云清匆匆回到军营，连饭也没顾上吃，就召集所属分队头目，布置任务，对付意外情况。这一切完成后，已到小半夜。他匆匆扒口饭，便坐下来，这才想起高成龙他们，忙问身旁值班参谋，道：“高成龙他们的计划实施得如何？”言下之意是指他那敲山震虎的计划。值班参谋回答道：“团座，计划很顺利，敲山震虎，虎已出来。现下他们正在追擒。刚才，我让胡才去打听一下情况，过会儿再向您汇报。”

“那好，我听你们的喜报。”孟云清满脸绷紧的皮肉这才松弛下来，脸上掠过一丝笑容。但他还是暗暗告诫自己：情况不容许他过分乐观。为什么？三天前刑场上发现“红一军刺客”，今晚又发现城外共军活动，莫非这里面还隐藏着什么？使他琢磨不清。尤其是“红一军刺客”三天前对他的警告，如今还剩这一晚，使他一想起这些，便觉得有些心惊肉跳，如坐针毡。这时他神经质地站起身，又点起一支香烟，在屋里徘徊着，喷吐着烟雾。虽然计划安排了，他却不放心这些执行计划的士兵。这些天来，他像犯了神经病似的，动辄就发脾气。他不知道为什么，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他把吸剩下的半截烟蒂掐灭，扔在地板上，狠狠地跺了一脚。这时，他又把气撒在那个“红一军刺客”身上，不是自己的士兵无能，那“红一军刺客”也确实厉害！你说高成龙是他的心腹，说对他不忠是委屈人家！此人侦探经验丰富，且又有些武功功底，在他的部下也是出类拔萃的，除了他还能找到谁呢？再说他手下的八员大将，个个武艺高强，也是他和他精心从全队士兵中挑选出来的，能怪人家不行吗？他从没有认真地做过自我批评，这次他却反思自己了。

再说这当地的群众，也真是的，处处与自己作对，连三岁的伢子都说共产党好，真使他伤透了脑筋！这“红一军刺客”，来无影行无踪，没有这些人暗中庇护，他能存身吗？在这点上他深感红军队伍与自己的队伍有着天壤之别。眼下，他如坐在一座火山

口上，真正是自己的命运也不在自己手中了！

一不做二不休。别无选择，目下的他也像一个赌红了眼的赌棍一样，到了新的赌场，欲罢不休。唉！谁让自己当初进那赌场了呢！此时，作为酒鬼的他想喝酒，桌子下的那瓶六十度的老白干刚被他吹了喇叭！他下意识地取出酒瓶，一看光了，手一扬“砰”的一声摔碎了！他想抽烟，烟也没了。真是人若倒了霉，喝

口凉水都塞牙。他把帽子甩到了桌子上。突然他又清醒地抬头问那门前昏昏欲睡的值班参谋，道：“高成龙有无消息，你派的那个胡才回来了没有？”孟云清见他那惺松发红的双眼，又补充道：“当心！我睡你可不能睡哇！”

“啊，啊。”值班参谋向门外先是一瞅，见是有人疯癫癫地迎面跑来，细一瞧，不错，是胡才。“团座你看，胡才他回来了。”

“胡才他回来了！”孟云清诧异地站起了身。这时胡才已跑了过来，气喘吁吁。

“胡才，高成龙怎么样，快说说。”孟云清催道。

“他大功告成，凯旋而归。刚才我在半路上迎到他，只见他已把那个红一军黑脸刺客给绑了起来，并亲口告诉我，让我跑步通报你，让你提前高兴高兴。顺便让我告诉你，他和弟兄们还没吃饭哩，饿坏了！再让你快通知厨

子做一顿可口饭菜，别忘了煮壶酒哩！”胡才啰里罗嗦说了一大堆足使孟云清高兴的话。

孟云清一听心喜，大手一击桌面道：“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他在桌前兜了一个来回，转首对值班参谋道：“快去通知厨子，摆筵，我要为高成龙贺喜庆功！”

“是，团座！”刚才还昏昏欲睡的值班参谋，此时，团座的兴奋情绪也影响了他，斩钉截铁地应了一声，春风拂面，转首旋风般地出了门。原来他也是个“野猫嘴”，想着摆筵，也能多少沾点儿“腥”。

“团座，你瞧，高队长他们回来啦！”胡才高兴地用手一指道。孟云清三步并作两步迎到门旁瞧，果然如此。只见黑乎乎的院子里，蠕动着一群黑影，正朝他这儿走来。打头的被五花大绑，此人正是“红一军刺客”许世友；高成龙手端枪支，监视着“刺客”，尾随其后；再后是两位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士兵，手端枪支，军服大了些，像是穿错了衣服，显然他俩是押送兵。这两位士兵不是别人，正是罗应怀和李铜儿。

兴许读者会问，许世友怎么被擒了？罗应怀和李铜儿怎么穿上了国民党军服？欲说清此事，需从头讲来。原来许世友等三人生擒了高成龙。准料想，在刀枪面前，这个曾发誓与共产党作对的人也是个贪生怕死鬼，连连伏地告饶：“老爷饶命！老爷饶命！我有罪！我该死！只要老爷留一条活路，我可以给老爷报恩。我可以当猴供老爷玩，当狗给老爷看门。反正只要老爷喜欢的，我什么事都可以干！”高成龙也真是狗脸猫屁股，能屈能伸，说出话来着实让人可怜。癞蛤蟆剥皮眼不闭，甲鱼剖腹心不死。三英雄岂轻信敌人巧语花言，接着下了他的枪和刀。

高成龙见他们默不作声，又连忙伏地道：“你们不是要收拾孟云清吗？我可以帮你们引见，不然你们连军营的门都摸不进去！”

三英雄正为进不了敌军营而发愁呢？原地合计一番，决定来个“借狼打虎”。于是便导演出开头的那一幕来。许世友被五花大绑并非真绑，高成龙手中的枪其实是名存实亡（枪中没有子弹），而拿着真正装有子弹的枪的则是罗应怀和李铜儿。他们身上的军服则是高成龙两个保镖的衣服。这一切都是许世友和他两个战友精心安排的。果然这一招奏效，他们先后顺利地进了军营，连闯三道门岗，而敌人并没有发现疑窦。此时，他们已闯到团部门前。

“快喊话！”罗应怀枪口抵着高成龙的后背，压低声音道。高成龙也不敢怠慢。于是连声喊道：“团座！‘红一军刺客’擒来了！你看关押在何处？”

对方应道：“先带到值班室来吧！让我也瞧瞧这刺客的模样。”

“那好！那好！”高成龙回答道。

接着四人便向孟云清所在的值班室走来。霎时间他们进了值班室。孟云清起身打量这位在他心目中青面獠牙的“红一军刺客”，却原来是一位黑脸小伙子。接着，他又目扫后面两位士兵一眼：“啊！这两位士兵怎么不像追捕队的成员哇？”然后他的目光又扫到高成龙的脸上，其神情也和往日不一般，正在孟云清顿生疑窦之际，三英雄似三只虎下山，说时迟那时快，分别把枪口对准了屋内三人。哪三人？其一是孟云清，其二是胡才，其三便是高成龙。

“不许动！动就废了你！”许世友把枪逼到了孟云清的胸口。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孟云清连声道。接着他又拿眼睛余光扫了高

成龙和胡才一眼，只见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处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这时，他心里才感到发慌。连声道：“你，你们是什么人？”

“实话实告，我们是工农红军先遣支队！三天前不是实话相告，要拿你头，今天特登门拜访！”许世友道。

“啊！”孟云清一听此话，顿感血压升高，两腿发抖，瘫了下来。

“快把他们两个捆下！”许世友把绳索扔了过去。罗应怀、李铜儿接过绳索，三下五除二分别将两个死死地捆了个结实，嘴中塞上毛巾，推入值班参谋的床榻下，然后道：“委屈二位，先在下面休息吧！若要动弹，小心脑袋开花！”说罢，二人来到门口处，监视敌人，以对付不测。

“孟团座，上次青云峰战斗，拿我的刀，这次该物归原主了吧？”许世友下了他的手枪道。

“什么刀？”

“你不要装糊涂了？青龙偃月刀！”许世友提醒道。

“这，这……”孟云清用手比划了一下，“是不是那柄马家刀？”

“正是！”

“此刀我已作战利品，献给县太爷刘芳大人啦。”

“此话当真？”

“如若作假，可拿我开刀问罪。”

“这样吧。”许世友眼珠一转道，“那你就随我们去一趟吧！不然刘芳万一不承认，恐怕难办。”

“那好吧。”在许世友的武力下，孟云清勉强答应。

“快起来，给我们带路！”许世友把枪口一点他的脑袋道。

“好好好！”孟云清连声应允。

他们欲出门口，只见值班参谋安排好饭菜，转身跑了过来。许世友急中生智，忙对应怀、铜儿道：“拿下他！”

“团座，饭菜已安排好，还有什么吩咐？”值班参谋刚说到这里，应怀、铜儿一齐上前，把墨黑的枪口对准了他：“你被俘了！”说完，又把他捆绑起来，推入了床下。“一个人孤单，你们作个伴吧。”

紧接着，三英雄押着孟云清走出团部值班室，直奔大门口而来。每岗皆由孟云清出面放行，他们连闯三岗，安然无恙，出了军营，溶入浓重的夜色之中。

恰在这时，城外也响起了稀疏的零星枪声。三英雄一听心喜，心想大部队已开始行动。于是许世友又命令李铜儿快打出三发绿色信号弹，以示劫营成功，作为呼应。

“咚！咚！咚！”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像流星一样，划破夜空；火焰的绿光，像盛开的花朵，在静静的夜空滑翔着，降落着，给大军以暗示。

巧借孟云清，逼降刘县长

刘芳的县府位于新集县城的中心，坐山临河，位街搭道。偌大的知府院，可不像孟云清的军营那样简朴，三宫六院，楼阁高矗，金碧辉煌。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旁。前院有苍松数株，翠竹千竿。后院有花园假山，云霄小殿。四周又有青石砌成六尺围墙。一座繁华的知县府，尽是百姓的血泪钱。

刘芳的卧室位院内中心偏右，室内的陈设十分堂皇。墙上挂着用金银各色线绣着狩猎图的帐幔，那绣工在当时可算得是最精致的了。床上铺着一块同样富丽的绸罩单，四围挂着紫色的短幔。椅子也都有彩色套子，其中一张特别高，能左右活动，前面放着一个镂花的象牙脚凳。至少有四盏银制的灯架，点着高大的蜡烛，把全屋子照得亮如白昼。唯有一件闪闪夺目的东西，挂在进屋的正面墙上，那便是许世友的偃月宝刀。宝刀闪光，满屋生辉。自从孟云清团座把这柄宝刀献给刘芳后，刘芳就作为一种爱物，挂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便于他对客人炫耀，以提高自己的身份。

人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此时刘芳县长正躺在睡椅上抽闷烟。他本想抽完这支当天最后一支烟后睡觉，没想到心事重重，抽完了便又接了一支。他两眼盯着那熠熠生辉的偃月宝刀，嘴中吐着一团烟圈。心里想着这偃月宝刀曾是友谊的象征；现在他和孟团座却是彻底翻了脸。黄昏前他和孟团座吵了个一塌糊涂，若不是共军来攻城，还不知吵成个什么样儿！刚才他虽召集了民团的大小头目，作了一些防备。但是又考虑那孟团座在大敌面前，若要给他耍个心眼，确是够他难堪的了！他有点放心不下，又点起了第三支烟。不怕虎生三只口，只怕人生两样心。唉，不去想它了，顺其自然。他想到这里，掐灭烟蒂，准备上床休歇。恰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枪声，大事不好，他急忙走出屋外，枪声来自北方。正好是孟云清的防地。唇亡齿寒，他想了解孟云清的情况。于是他便派通讯员小吴前往北大营三十一团团部。

说话间，门岗来报，说是孟云清团座求见。刘芳县长诧异一下，立时回答：“问清什么事？再来告我。”

“是，县长。”门岗应了一声，转屁股就走，刚走出几步远，刘芳县长觉得大敌当前，这样做未免唐突不恭，影响团结对外，于是又改口道：“传我的话，让他直接进来吧！”

许世友三人借助孟云清团长的光顺利地通过门岗，进到了县府的高门深院，在门岗的带领下，跨过月牙形的拱门，穿过阴森的苍松林，直奔刘芳县长的卧室兼办公室而来。

“报告知县大人，孟团座驾到！”门岗挎着枪，先他们一行进到卧室，敬了个不伦不类的军礼道。

刘芳县长略一点头，示意知道，忙整整衣冠，站起身迎出几步，道：“团座光临，有失远迎。深更半夜来此，莫非有要事要告？”

孟云清在许世友的枪口下胆怯地走进刘芳的卧室，头脑里浮现着许世友刚才的警言：“按我的训话讲，小心脑袋搬家！”许世友枪口一捅孟云清，示意他快答。孟云清苦笑着立时道：“刘大人，大事不好。北城门已被共匪攻破，弟兄们都坐了土飞机。现下敌人大军兵临城下！”

“你，你说什么？”刘芳县长话一出口，便结巴起来。

“北城门已被攻破。”

“你，你不坚守，跑到这里干什么？”

“我，我是来告诉刘大人一声，怕大人有个意外，说我不仗义。”

说话间，城南也响起了枪声，继而东面、西面也响起了枪声。那枪声先是稀疏的冷枪，不一刻便像炒豆子一般地连响一片，其势如暴风骤雨，震撼着新集城，也震撼着刘芳县长急速跳动的心。

“你说怎么办吧！”刘芳下意识地从小腰间拔出了盒子枪。

“眼下士兵守城不力，四面楚歌，与其被擒，不如趁早投降

“什么，投降！”刘芳一听原来是劝降，马上火从心生，立时道：“你不好好守城，造成这眼下危局，却来劝我投降。我毙了你！”

“啪！”刘芳县长手指一动，枪响人倒。孟云清在地上挣扎着，大骂刘芳不讲义气，不得好死。

“刘县长，你被俘了！”霎时间，罗应怀、李铜儿在许世友的眼色下，把黑色的枪口对准了刘芳的左右耳门。

“你，你，你们是什么人？”刘芳打起了颤。

“我们是‘红一军’，搜剿你们来了！”目观四方的许世友接着又连开了两枪，击倒了刘芳身后的两个蠢蠢欲动的卫兵。继而跳上八仙桌，取下那柄挂在后墙上方的偃月宝刀。物归原主，许世友一阵心喜，接着一个筋斗翻身跳下八仙桌，来到挣扎着的孟云清身旁，手起刀落，取下了孟云清的首级，然后拎起人头向刘芳县长示威道：“快通知你的民团投降，不然，这就是你的下场！”

“我投降！我投降！”刘芳一见吓破了胆。

这时，全县府的民团士兵听到枪声，闻声赶到，把刘芳的房子团团包围起来。

“快出门喊话，让他们放下枪支！”罗应怀扭着刘芳的胳膊，走到门口。

“快，快喊吧！”

“兄弟们，快放下枪支，我们投降红军！”刘芳县长终于在红军的武力下宣布投降。

许世友左手拎着闪闪发光的偃月刀，右手拎着孟云清的狗头，一步跳到门口，把妖头高举道：“谁若再动，这就是下场！快放下枪支，举起手来！”

在许世友的威逼下，门前左右的民团士兵纷纷乖乖地放下枪支，举起了双手。

嘹亮的军号在空中响起，伴随着枪声、喊杀声，我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进城内与敌巷战，经一个多小时的逐屋逐街争夺，全歼守敌千余人，终于攻克新集县城。县城麇集不少从根据地内逃来的地主豪绅，也一个个当了俘虏。

徐向前正式任命许世友为红军团长

在反动县府的大院里，攻城部队与许世友的敢死队汇合。这是一种胜利的汇合、喜悦的汇合。

在残酷的战争凶神面前，没有比这“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汇合更令人兴奋、令人激动的了！尤其是那壮观的场面，无不催人泪下。人们拥抱着，把许世友、罗应怀、李铜儿夹在中央，一层又一层，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喜泪挂在眉睫，欢喜发自内心。继而，人们又把这疯狂的喜悦变成了另一种形式。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道：“快把他们抬起来，哼个夯歌儿吧！”于是人们又把三英雄高高抬起，低低落下，唱起了他们自幼都会唱的《穷人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穷人真正苦——夯嗨。
衣破无布补——夯嗨。
忍饥挨饿说不出——夯嗨嗨！
瘦得皮包骨——夯嗨。
四月立夏节——夯嗨。
穷人苦切切——夯嗨嗨！
缺油断盐无处借——夯嗨。
麦子未曾黄——夯嗨。
家中又无粮——夯嗨嗨！
饿死妻子和老娘——夯嗨。
歌者动情，听者动心。

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了。群众扬眉吐气，极为高兴。这首动情的《穷人歌》又满城皆唱。这次唱不光在红军内部唱，而是全城百姓围着红军唱，大街小巷的群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家家户户无米下锅，只能靠糠菜果腹。这首歌道出了人们的心酸，也唱出了人们对红军的感激之情。在满城的歌声中，人们又在红军队伍的领导下，纷纷打开了土豪劣绅的粮仓，金黄黄的稻谷流进老乡们米袋里，老乡们从心眼里哼；红红的高粱米流进学生的书包里，学生们放声地唱；歌声伴着笑声飞舞，笑声伴着歌声祝福。打土豪，分田地，锣鼓喧天，庆贺胜利。

在这歌如潮、人如流的队伍中，有一老一少在寻找“红一军”。老者身躯高大，结实，行动起来蛮利落。柔软的褐色头发稀疏地盖在头上。眼睛里面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又敏锐，又慈祥，让人觉得似乎他有妖法。小的是位十八九岁的少女，青春把她蕴藏着的美表现出来，像花一般令人神往。头上束着青绸包头，身上披着一件皮衣，内穿一件银红小袄，腰中系着丝带。头发垂在两只耳边，呈托着她鹅蛋形的面庞。整齐的刘海下面，在两道秀眉和略高的鼻子的中间，不高不低地嵌着一对大眼。这对眼睛非常明亮，射出一种热烈的光，她行在街上，引来众人的注视。

这一老一少不是别人，正是赵老伯赵心坊和她的养女梦香小姐。父女俩已寻了半天了，还没有寻到许世友。

此时，身为营长的许世友正在北大营给被俘的百十名军阀兵训话呢！根据军首长徐向前的指示，要他把这部分军阀兵收编到他的营中，再成立红军团，由他担任团长。他给俘虏们训完话后，正要找老团长、现已调任为师长的王树声同志。红军不是有条纪律，借东西要还，物归原主嘛！战斗胜利了，自己的偃月刀已夺回，他要把当初老团长送给他的，也是老团长自己最心爱的

的战刀，再送还给他。正在这时，罗应怀、李铜儿领着赵老伯和梦香小姐找来了。

“哎哟，是您们父女俩！”许世友惊异道。

“是呀，你们救了我们父女俩，我们爷俩满城已寻了个遍。刚才来这里，正好碰到小罗和小李，终于把您给找到了。”赵老伯抖着胡须道。接着他又让女儿梦香把赵大妈，也是他们全家送给同志们的慰劳品——花生、板栗、鸡蛋等送给许世友。

“好，我代表同志们收下。”许世友接着东西笑道。此时，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慰问品，而是当地群众支持革命的一颗红心。

“赵老伯，许兄已是俺们的团长了！”李铜儿向老伯高兴地介绍道。

“啊，是团长。我老伯向您祝贺了！”赵老伯乐不合嘴。梦香小姐也伸过手来，道：“祝贺您。您为新集城的解放立了大功，全城的人民感谢您！”

“是人民支持了我们，没有您们也便没有今天的胜利。要说感谢，是我们应该感谢您们！”许世友又道。

大家不约而同地都笑了。在笑声中，他们更感到昨天斗争的艰辛残酷，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胜利。

在大团圆的喜剧中，又传来了另一特大喜讯：驻守六安的敌四十六师一部，在营长魏孟贤（共产党员）的组织领导下，兵变成功，捣毁敌两个旅部、一个团部，毙敌旅长、团长等反动分子千余人，与皖西的红军胜利会合，诞生了鄂豫皖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红三十三师。继而又传来我南路军又在双桥镇歼灭了敌三十四师，并活捉师长、剿共先锋岳维峻的喜讯。接着北路军又乘胜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夜之间收复了商城、光山一带。至此，歼灭敌人两万余人，我军彻底粉碎了敌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新集县城的解放尤为重要，它解除了我根据地的一大心腹之患，打通了鄂豫边与商南根据地的路线，于是新集城也成了鄂豫皖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

三天后，红军和当地群众在七里坪城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会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刀枪林立，人山人海，不时响起一阵又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

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盛会。就在这次大会上，鄂豫皖中央分局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方面军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兵力近三万人。原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所辖三个师归总部直接指挥。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七十三师，七十四、七十五两师正在积极筹建中。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也是我们鄂豫军民的一件大喜事。同志们拍红了手掌，喊哑了嗓子，沉浸在极度的欢乐之中。

作为新上任的团长许世友，站在整齐的队列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四年来，鄂豫皖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是党领导鄂豫皖人民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红四方面军，就没有鄂豫革命根据地，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此时，他手握偃月大刀，这雪亮的宝刀曾斩下了八百个白狗子的头颅！宝刀为他添了威风，他是感激宝刀还是别的？此时，他自己也说不清。

第二十七章

难得团圆

三年后，许世友回乡探母

新集县城收复后，许世友和他的部队投入了地方武装的组织和整顿，加强集中统一和领导。各县的基于武装队伍均组成了独立团，与正规红军的编制一样。所有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改称赤卫军。凡年满十八至三十五岁的男子，除地富分子及残废者，均编入赤卫军。一般大村编为一个排，小村则几个村合编一个排，每乡编一连或一营，每区编一团，每县编一师，共成立了十五个地方师，分别归各县军区指挥部统一指挥，隶属于鄂豫皖分局的军委会。赤卫军完全是地方军的性质，不脱离生产。任务是坚持生产，加强军事训练，积极协助红军作战，巩固革命根据地。

妇女和儿童分别组成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和妇女会。别看儿童团、少先队是些十来岁的娃娃，作用可不小。村头路口由他们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娃娃们特别认真，遇上不认识的生人，得要他们交出苏维埃政府或红军开的路条，否则不予放行。英勇的红军，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不管红军队伍走到哪个村里，都有一群孩子围在红军指战员周围，问长问短，摸这摸那，和红军亲得不得了。你若是问他们长大干什么，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当红军，打反动派！”每次扩红，都有许多孩子跑到报名处要求参军。不让他们报名，就哭哭啼啼，缠住不放。弄得各部队没办法，陆续吸收了一些。为便于管理，专门编了一个少共国际团，归总部领导。少先队和儿童团又是拥军活动的先锋。仅1931年红5月的拥军活动中，他们在共青团的领导和帮助下，就给红军送来七千双布鞋、八千双草鞋、六千多双袜底、二百九十多担粮食、二十多块银洋。这些东西，是他们向各家各户动员、筹集来的。有些孩子甚至从家里偷钱、偷米、偷面出来拥军。“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除忙生产、家务、带小孩子外，在妇救会组织领导下积极帮助红军洗衣、缝补、做鞋、护理伤病员、侦察敌情等。有些妇女同男子一样，也参加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劳动妇女泼泼辣辣，很能吃苦耐劳，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工作告一段落后，许世友便带领一个手枪班（实际是他的警卫班），从黄土岗连夜下岗，南行五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许家洼，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母亲的身旁。

从上次离开故乡，至今又是一个三年。三年来，故乡发生了何等的变化，他是清楚又不清楚。大的形势清楚，小的细节朦胧。三年来，他转战南北，曾有四次路过家门，也就是有四次机会可以看望母亲，不是他不眷恋家乡，而是时间、任务不允许他停留。他心里有他的算盘：先有国后有家，国破家难圆。他把思母的深情暗暗埋藏在心底，化作更大的力量去拚杀敌人。今天，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见到母亲他心里也坦然。“母亲啊，你能理解儿子吗？”许世友默默地回忆着三年来大别山区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三年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可是作为短暂的人生，又有多少个三年呢！三年，只是一个数字的概括，可是对于许世友来说，却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标志。大自然的法则，使他由一个无为青年走向有为青年，思想的飞跃，理想的升华，使他视中国革命为己任、为穷苦人打天下才是自己的甘甜。三年来，一千多个白昼和黑夜的交替，在敌人的刀枪丛中，使他由一个偏僻山沟穷人的孩子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优秀中级指挥员，他该有多少感慨啊！母亲啊，这一切儿子都要给您讲。

花好月圆，许母决意为儿娶亲

儿是娘的心头肉。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作为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的儿子，许母李氏曾对人说：“我虽儿女很多，可是少了哪一个我也心疼啊！”村头，段合铺河那个青石桥上，她和她的女儿不知站了多少回！每当听到红军要从那里通过，她总是先于女儿站到那里，盼那熟悉的面孔，可是每次都使她失望。

“娘，这队伍里没有三哥，时间长了，要着凉的，咱回去吧！”凤妹劝着老人。

“不，看不到三崽，看看这队伍，娘心里也舒坦。”娘理了理腮边被山风吹乱了的头发，仍向远处眺望。自从儿子参加红军后，每当红军战士从这里路过，她总把这些陌生的战士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后来，她索性在桥头摆了个茶摊，每当红军部队路过时，把大碗茶送到战士手中，高高兴兴地望着他们喝下去。寻机问他们打胜仗的消息。凡是红军的情况她都问个够，以便得到她心里的满足和心理的平衡。她把红军和儿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红军的每次胜利，都足使她高兴半天；红军的每次失误，都使她懊丧多日。因为那里有她的骨肉、亲人。

这些天，北方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又像一块重重的石头压在许母的心头。许母便问仕德道：“这是哪里在打炮？是红军的还是白狗子的？”

“娘，这是红军的炮声。红军大部队已解放了新集城，要开过来了。说不定三弟要回来哩！”仕德安慰着娘。

许母听了仕德的安慰话，连着几个夜晚都做着许世友要回来的梦。

今天不是梦幻，而是现实。

许世友回来了！

许世友带领他的手枪班回来了！

山区的黄昏多绚丽。天上挂着几块鲜艳夺目的云霞，宛如彩缎，装饰着碧蓝的天空，和青山绿水相谐，映衬出秋日的风采。许世友来到家时，全家人刚刚放下饭碗。

“娘，我回来了。”许世友向娘跪下道。

“回来了就好，还带来了这么多好同志。”许母把许世友从地上扶起，喜泪盈眶，目扫着这一班人，喜煞了老人家。

“大妈，他是我们的团长了。”班长傅德胜指着许世友向大妈介绍。

“什么团长不团长？红军的干部战士都是一个样。”许母说到这里，马上又急问道，“孩子，你们还没有吃饭吧？”

“没有。”许世友回答。

“那好，我这就去给你们做饭。”许母说完便扎上围裙，小脚颠颠去了厨房。

这是一个欢乐的夜晚。战士们吃了饭，许世友给他们安排了住处提前休息了。而多年不归的许世友又接待了左邻右舍、童年好友的来访。一直到很晚，许世友才得闲和全家唠家常。

“友儿，这次回来要住几天？”许母开门见山。作为母亲，她恨不得拴住儿子，但她又知道儿子重任在肩，自己的事自己作不了主。

“我看最多三天吧。”许世友笑着回答，“如果娘执意要留，再机动一天。再多我可不敢说了。”

“娘本盼你多住些日子，陪娘散散心。”许母有些失望，稍停片刻，她

又道，“你住几天娘不讲，但你要答应娘一件事！”

“娘，您老讲吧。只要儿子能做到我就答应。”

“那好吧，娘想给你娶个媳妇，你不在家让媳妇陪伴我。”

“这，这……”许世友一听多少有些难言之苦。先治国后治家，许世友今年二十五岁，但他还没把成家列上日程。母亲一提，他感到突然又感到不好回答，一时无言以对。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娘催道。“……”许世友一时语塞，他理解母亲如同理解自己一样，看来这次事情并非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上次回来娘没有强求，这次得听娘的。”许母的口气使儿子不容争辩。

“三哥，你就依了娘吧！”喜鹊嘴的凤妹首先向许世友劝道。

“你走后，每逢过年过节，琴姐都来看望咱娘，咱娘也很喜欢她。再说人家姑娘也是妇救会的主任，哪条比不上你？”话语稍迟的荣妹也出来劝道。

“三弟，你也要替娘想想。如果你要同意，大哥我作为兄长，愿意为你跑跑腿，通知通知人家女方。”憨头憨脑的兄长仕德也说道。

“这，这怕是太仓促了吧！”在全家人的劝慰下，许世友多少有点动心了，他不愿与家人为难。立时道：“咱们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你们不好吗！”

“友儿，这就对了。”许母听到儿子的回答，由衷地笑了。她那多思善愁的脸庞立时变了，像是雨后朝霞映在了她的脸上，“咱们就定在明天迎娶。”许母一锤定音。接着分派仕德去姨家给女方送信，分派凤伢、荣伢为三哥收拾新房。她自己也连夜找几位长辈人商量……一切都按着她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此时，最清闲的莫过于许世友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即将结束单身生活的欢乐不免来得太突然了。生儿育女之事违背他当和尚的初衷，一切都顺从自然吧！管他呢，车到山前必有路。他在苦思冥想中熬过了大半夜，后来他索性矇眊入睡了。

战争年代，一场别开生面的壮观的婚礼

转天一早，鸡叫三遍，许母李氏就起了床，实际上她几乎是一夜没有合眼，安排这，安排那。直到天快亮时，她才和衣在床上歪了一会儿。儿女的婚姻大事也是她作母亲的挂心之事。三年了，等出了儿子的四天假。今日不办更待何日？儿子已经吐口同意，这是她的第一大胜利。再者仕德昨晚送信女家，女家父母也满口答应，更是给她作娘的赏脸。她在高兴、期待中合眼眯了一会儿，一声雄鸡啼叫，她又立时从床上爬起。人逢喜事精神爽。她先把几个长辈的老人请到家来，帮她一起安排。接着，她又去唤儿女们收拾院子，打扫卫生。仕胜欲走，许母又喊住了他，让他去请人写对联的时候，顺便再转到街头捎回两盘鞭炮，也冲冲家里的闷气。许母说罢从兜里掏出几个碎钱交给仕胜，仕胜高兴地应了一声，满面春风地跑出了院子。全家人像一盘机器，在许母井井有条的指挥下，纷纷都动了起来。杀鸡的杀鸡，宰羊的宰羊，那轿夫、吹鼓手也都作了一一安排，多是左邻右舍。忙里偷闲的许世友望着这一切，他不禁暗暗佩服母亲这个总指挥。平时他看不出母亲有多大的指挥才能，今日经她一料理，样样都张罗得头头是道。哪怕一个细节，她都想得周到。她既想到乡亲，又想到自己。常言道，积德行善，到老有伴。靠母亲的为人处事，关键时刻，乡亲们都有了回应。主动贺喜的有之，送蛋送面的有之，还有不少的乡亲们自动找上门，让母亲给安排个差事干干。哪怕捎一句话儿，借一件东西，也是自己的心意……许世友感动得热泪盈眶。

太阳跃出东山坳，升到头顶树梢，许家院落中三声“冲天雷”响后，轿夫起轿前往朱家湾去迎娶新娘。许世友踱出门来，挥手拦道：“稍停！我这手枪班个个都是棒小伙，岂让乡亲们代劳。让他们去吧。”许世友说罢，转首叫出班长傅德胜，吩咐一番。接着傅德胜又带出手枪班十二个棒小伙，换下乡亲们，余下的随轿持枪守卫。

且说花轿出了许家洼。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迎娶场面：十二个膀大腰圆、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吹鼓手的引导下，有抬轿的，有守卫的，煞是威风热闹。犹如七品县官下乡巡视一般壮观。轿后送行的人都像过年过节一样，穿着新衣新装，打扮得漂漂亮亮，跟随轿子缓缓送出村外桥头。

“怎么没看见新郎官呢？”看热闹的人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按照大别山当年的风俗，婚嫁迎娶，必须由新郎官出面，披红挂绿，高骑大马，亲自迎娶。本来这事许世友就不大同意这么办，许母见是说服不了儿子，只好罢了。

许母今天破例打扮一新，把迎娶花轿送出了门。转过头来，这才松了一口气，几个女儿上前道：“娘，您老也该喘喘气了！”说完便搀扶母亲回到了屋里。

再说朱琴姑娘，今年二十三岁。人长得似花朵儿一般，十里八坳都数得着。她不光人长得漂亮，且又具备一般山坳姑娘所不具备的气质。她曾暗对妈说：非英雄不嫁。心专才能绣花，心静才能织得麻。十乡八坳不乏富贵人家、纨绔子弟，他们登门求亲，皆被姑娘婉言拒绝。自从邻居李伯母提亲许世友后，尽管有人吹冷风说许世友其貌不扬，但姑娘眼光已盯上他了。尤其是许世友顺河镇刀劈财主丁舜卿，救出其父后，这种爱的火种，越烧越旺，非他莫属了。她暗把爱火埋藏在心底，把自己默默地许给对方，同时她也把许世友的命运视为自己的命运。许世友在前方打仗，她在家里组织妇救会，纺花织布，积极支援前方。三年前她和许世友在朱家湾分手后，在这三年内，她又使多少不知情的“月老”失望。为了等待心上的人，她又花费了不知多

少个不眠之夜，绣了一对洁身自好的“梅花凤月图”的枕巾，单等花好月圆之夜，送给心上人。昨晚忽听许家洼来人送信，选取今日为龙凤吉日，她高兴得一夜没合眼。有人说姑娘的心细在眼里，有谁知，我们的朱琴姑娘也是一位不露声色的知情女。她把“梅花凤月图”的枕巾展了又展，叠了又叠，藏在箱下，免得临时慌张。说话间，迎娶的笙笛齐鸣，一阵欢快悦耳的乐声漫过她的耳边，她的心随之急躁地跳了起来。莫怨三年太长久，只恨一时又匆忙。朱琴急忙打扮一番，上身穿着一件大红夹袄，左侧绣着茶花；下面穿着一条粉红的裤子。鬓发垂在两只耳边，耳环隐隐发光，把她的鹅蛋形的面庞，显得恰到好处。橙黄色的袜子，下面是千层底的绿缎面绣鞋，鞋面绣着一朵疏散英穗儿，像是开放的蒲公英花。朱琴姑娘对着镜面照了照，理了理腮边的秀发，凤眼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这时，吹鼓手吹了三通，那调儿由刚才的小溪流水，缓慢而轻松，转而急促起来，如流水击石，像是催促新娘上轿。娘家婶子大娘把一块红盖头，轻轻地搭在姑娘的头顶。接着过来几个大汉，实际也是娘家兄长，他们在有节奏的乐声中，用红竹椅把朱琴姑娘抬出了屋，送进了花轿，撩下了轿帘。吹鼓手更是卖命地吹奏。随着迎亲人的喝令声，花轿缓缓离开地面，离开朱家湾，一起一伏地向许家洼行来。小轿颤悠悠，活像碧海中漂着的一只彩船。几面彩旗伴着时高时低的喇叭声，煞有一派喜庆的气氛。太阳转到头顶时，花轿才被抬进了许家洼偏僻幽静的一户农家小院。

三声铁炮响后，是新娘下轿的时候。在“雷子炮”和“百挂子鞭”噼噼剥剥的爆响声中，两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喜娘走了过来，只听一声喊：“迎新娘噢！”那贺喜的众位宾客便拥了上来。特别是那些看新娘的伢儿们，停止了捡炮，满头挂着炮纸碎屑，挟带着一股硝烟味儿，一拥而上挤到轿旁。

在喜娘的搀扶下，新娘缓缓下了花轿。人们惊喜地看到，蒙有红盖头的新娘，竟明显地高过两个喜娘一头。新娘的肩平了两个喜娘的头。不少瞧热闹的婶子大娘，当下窃窃私语道：“新娘的个头事先也不是不晓得，为啥偏偏寻了两个矮个头喜娘？像耍猴似的。”还有的指手画脚地道：“看来，新娘比新郎还要高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听说新娘还是妇救会的会长呢！找了个红军大团长，这叫门当户对。”人们说东道西之时，不少细心的山村姑娘还发现新娘穿戴得体，嫁衣颜色和谐，上面都绣着二寸的花边，花边里有细碎的粉红的百合花，尤其她脚下的那双绿缎面绣花鞋，更为别致。那针线细致，巧夺天工。新娘这一手好针线活计，又令姑娘们惊愕地议论一番。人们从新娘的穿戴推测到她的面相，一定是个粉花洗面的俊姑娘。

新娘下轿，是拜天地的时候了。人们又把目光投向新郎官。这时，许世友被众人从屋里推出来，只见他一身戎装未换，眼睛由于昨夜没有休息好，还带有点红丝儿。他被众人推到天地桌前、新娘的身旁。

“快揭开红盖头，让我们瞧瞧新娘的模样！”不知是谁提议一声。按大别山的规矩，新娘的红盖头一般由新郎揭开。

“好，都是活人，还怕看吗？”许世友伸手为新娘撩开了红盖头。

果然是个粉花洗面的姑娘！人们自然又是一番议论。只见新娘面带笑容，落落大方，向众乡亲深深地鞠了一躬，招来了众人的喝彩声。

“我许世友入乡还俗，今天是大喜日子，我也向各位父老兄弟们敬一礼！”说完许世友把右手抬起，庄重地向大家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接着他又道：“拜天地是我们乡里人的规矩，这个我不反对！不过我们敬了几千年天

地，天地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到头来我们还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我许世友不信那一套了，所以我才参加了红军，靠这把随身大刀，杀出了今天这个日子！不然，我许世友恐怕连老婆也找不上呢。因此我信刀不信神，如果真要我拜天地的话，我还怕跪不下，心不诚呢！你们说呢？”

“好吧，就耍耍你那大刀片子吧！让乡亲们开开眼界，热闹热闹。”有人提议道。

“那好，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乡亲们。”许世友说完抽出偃月刀。

“好！”乡亲们一呼百应。许世友自幼出家，少林八年，只听说他武艺超群，威震敌胆，但是乡亲们还没有亲眼看过，今日许世友答应亮亮刀相，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大家忙把场地扩开，以免碍他手脚。

“恕我献丑啦！”接着许世友一步跨进场中央，马步横刀。回身弓步双推掌。突然间，他虚晃一拳，像是出拳，实是出刀。只见手一抬，刀飞空中，足有一丈多高。刀面映着正午的太阳闪着金光，红缨穗儿绕着金光打旋。那景气非同一般，像雨后彩虹升天，夺人耳目，一下子把场面壮观起来，不少人连声喝彩。偃月刀在空中急旋了几个圈儿，许世友一个纵身飞跃，犹如嫦娥奔月，扬手弹踢，接着刀柄，继而一个空中转体，稳稳落地生根。难度极高，大气不喘。正在大家鼓掌喝彩之时，他又立刀于掌，把刀把一打，只见那偃月刀在掌上“噜噜”翻飞，像陀螺一样越旋越快。接着，他又像杂技演员一样，手掌一抬，那刀柄在肩上旋转，继而又在头顶旋转，令人眼花缭乱。倏然间，他又一个“鹞子翻身”，接过旋刀，在身前身后、身左身右，抽耍起来。左一个“刀劈华山”，右一个“东取龙王”，前一个“虎踞龙盘”，后一个“大鹏展翅”。气势恢宏，始而缓，继而快。霎时间，拔地风起，犹如一团旋风，嗖嗖有声，光闪缨舞，好似一群蝴蝶绕着他的身体上下左右翻飞。刀舞到最激烈的时候，见刀不见人，一碗水向他身上泼去，湿不了他的衣裳；一把石灰向他身上撒去，他身上沾不了白点儿。把乡亲们都看花了眼。刀舞遐想飞。传说当年少林寺每年召开僧侣比武大会，世友的大刀，好几次都被评为“偃月神刀”。由于世友的刀术超人，七七四十九套刀法他都娴熟，既有攻法又有解方，师兄师弟们有人称他“大刀世友”，有人称他“神刀世友”。

“名不虚传，好刀功！”乡亲们又一次叫起好来。

许世友急忙收刀，恰在这时，树上惊飞的一只小鸟从正房穿院而过。许世友手一扬，飞刀在空中急旋，转瞬间鸟儿坠地。众人齐声喝彩：“神刀！神刀！”那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很多人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只见许世友飞身一跃，接过大刀。然后跑到天地桌前——老母李氏身旁，双腿跪下，连声道：“母亲，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儿耍这一阵，权为老母开心，请受孩儿一拜！”

许母李氏赶忙扶起世友道：“好啦！好啦！为娘高兴。”转首又对乡亲们说：“乡亲们，孩儿信己不信天，拜天地一事也免了吧。请乡亲们多多见谅！”

乡亲们齐喊一声好，转眼间把新娘、新郎像众星捧月一般，簇拥到洞房。

日头落山了，夜幕笼罩着山村。月亮从东山升起，又圆又红，很快上到白杨树的枝叶当中。它像一位多情的人，俯瞰着田原和村庄。欢乐一天的许家院落此刻也恢复了它的宁静。

洞房里的棉油灯闪着昏黄的光。

一对情人、两个贴窗剪影，围着“梅花凤月图”，在暗暗地倾吐着他们心中各自的秘密……

且说身有军机要事的许世友在家只住了三个夜晚，第四天早晨就开拔了。理解他的母亲没有拉他，爱妻也没有拦他。太阳还没有真正升起，祖国还没有真正解放，那被三座大山压榨下的穷苦人在向他呼救，革命事业在向前推进，许多事情在等待着他。我们的许世友，大别山的儿子，他应该回到人民中去，回到“大海”中去，去施展他的鸿鹄之志。

许世友此番离开家乡，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十八章 黄安大捷

**陈赓命令许世友：城内敌人有向南逃
窜的兆头，我命令你团迅速转移城南三里店，
防敌逃窜**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总部立即率十一、十二两师和十师三十团挥戈南下，发动了黄安战役。目的是歼灭赵冠英六十九师，夺取黄安城，以打破敌人在南线的“围剿”部署，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黄安位于大别山南麓，是鄂东北的重镇。守敌为六十九师的两个旅共四个团。师长赵冠英，绰号“赵瞎子”。为何叫赵瞎子？因为常人都是两只眼，而他却只有一只眼。这一只眼又有些近视加斜视。眼睛像龙虾似的突出，一说话，瞳仁就跟着白眼珠子直打颤。因此部下也称他为“独眼龙”，也许有人会问，他的那一只眼呢？这里却有个小小的插曲需要交代。原来赵冠英在没当师长之前，从娘肚子出生之时还是五官端正，有一双炯炯大眼。第一次清剿红军时，由于他眼睛朝上，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小小的桃花镇一仗，左眼没了！为什么？原来他们把红军后撤的小分队包围在一个小小的山坳里，力求一网打尽争头功。没料想自己人四下放枪壮胆，枪子儿碰到山崖，反弹过来，正好不偏不斜射中他的左眼，把眼球弹出。轻伤不下火线，他仍用手捂着左眼向前冲。结果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红军小分队早已从他们眼皮底下溜了。老蒋为了表彰他“剿匪”勇敢，以电报通报了他的“英勇”事迹。老蒋接着就下了任命书，提他为师长。这便是一只眼换得个师长军衔的全过程。别人不明白而赵冠英自己却很清楚。赵冠英当了师长后更加为老蒋卖命，狂妄地叫嚣“三个月内肃清”鄂豫皖红军。

虽说他只有一只眼，但颇有军事眼光。他在黄安设立据点，步步为营，精心部署兵力，大力构筑工事，摆下了一个“众星捧月”的梅花式防御体系。何为梅花式防御体系？即是：师部和二六旅驻黄安城内，形成防御的核心；二七旅防守城西、北、东附近地区，成为黄安城的三面屏障，其中两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分别向西前出到下徐家，向北前出到东王家，建立前哨据点；另以配属该师的三十师二七团，分驻子城南的桃花和城西南的高桥，维护黄安通往宋埠和黄陂的要道，保障其前后联系和物资供应。

黄安守敌虽然防守严，并可得到侧后方的三个师支援，即是东有麻城三十一师，南有黄陂三十三师，西有孝感四十四师。敌人兵力呈一线“山”字形部署。但是黄安守敌恰在“山”字尖上，位置孤立、突出，处在我根据地的包围之中，也是根“出头椽子”。

根据敌人这一致命弱点，方面军首长决定：从“山”字头上开刀。充分利用我军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有利条件，首先扫清外围据点，切断黄安的对外联系，并通过围城打援和长期围困来逐步削弱守敌，创造条件最后攻城。总的部署是十一师负责消灭桃花和高桥守敌，并打击宋埠、黄陂、麻城可能来援之敌；许世友所在的十二师和十师三十团负责攻下徐家、东王家等据点，进而围歼黄安守敌。

11月10日凌晨，三发红色信号弹腾起，黄安四周骤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许世友大刀一甩，偃月刀重现英姿。作为新上任的三十四团团团长许世友带领该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向下徐家、东王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红十一师也分别包围了桃花、高桥之敌。三小时后，赵冠英见势不好，速派两个团的兵力，分别向下徐家和东王家增援，均被我三十团和三十五团在凉亭岗和王家湾击退。

14日清晨，许世友所在的三十四团正准备再次向下徐家发起新的攻击时，所在师师长陈赓骑马来到了三十四团。

“师长，什么事？”许世友收下偃月指挥刀问。

“城内敌人有向南逃窜的兆头，我命令你团迅速转移到城南三里店一带，防敌逃窜！”

“那我们现下的任务？”许世友现出几分不解。

“你们不用管啦，我已通知三十五团接替。”陈赓说到这里，又道，“还有什么困难，快讲吧！”“师长，没有困难，我三十四团保证完成任务！”许世友应道。

“那就行动吧！”

“是！”许世友应了声，转身组织部队急行军。这时，天色还没甚亮，浓厚的黑雾不但把山林都藏起来，而且把低处的东西也笼罩起来，连房屋的窗子都像挂起黑的帘幕。许世友望了望四周的浓雾，心里暗叫一声好。于是他们在浓雾的掩护下，越过倒水河，直奔三里店，立即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抢修工事，直到这一切完成后，浓雾才在太阳的照射下，渐渐散去。只见远山近景，山清水秀，公路上出现了黑压压的敌人。果然师长料敌如神，赵冠英的两团人马蜂拥南逃而来。

许世友不禁心喜。作为一员战将，再没有比有敌人可揍更使他高兴的了！刀不磨生锈，这把偃月刀早该用敌人的皮肉磨磨光了。他传令公路两旁严阵以待的士兵：“靠近打！”此时，他那黑面孔显得异常镇静，虎眉豹眼中射出炯炯光芒。

敌人犹如蚂蚁般地越来越近。三千尺，两千尺，五百尺，“打！”全团在一个号令下，一齐开火，弹如飞蝗。一刹那间，阵地上亮出了火红的战旗，一排排子弹像暴风雨般袭向敌群，在中心开花。

在我军的突然打击下，敌人来不及还手，丢下一堆死尸，就退了回去。

太阳刚过头顶，敌人又纠集起来发动了新的进攻。轻重机枪像一条条毒蛇吐着猩红的火舌，在我阵地上舔来舔去。呼啸而来的炮弹把无数碎石、泥块掀到了半空，刺鼻的火药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在炮火掩护下，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嗥叫着向红军扑来。一群亡命之徒像饿狼一样冲进了我前沿阵地。

战斗到了紧要关头，作为一个红军的指挥员，最有力的命令就是自身的行动。“跟我上！”许世友赤膊拔出雪亮照影的偃月大刀，随着他那雷霆般的喊声，跃出战壕，挺身冲入敌群，与敌人拚杀在一起。团长不怕流血，士兵们还怕什么？于是一个个如猛虎下山，气冲云霄，纷纷同敌人展开了肉搏。强将出马，一个顶俩。许世友手抡大刀，左一刀，右一刀，刀刀见红。他在子弹的呼啸中、刀光的闪耀中和自己的激情中，遇敌人便杀，一直向前飞驰，享受着胜利者的欢快。战士们也靠着平时从他那里学来的打拳劈刀，拳打一阵风，刀劈门一扇，敌人哪里是对手！赵冠英的士兵像一片森林似的纷纷给砍倒。砍得敌人血肉横飞，魂飞胆裂。战斗一直打到黄昏，伤亡惨重的敌人不得不逃回黄安城里。

经过十天的激烈战斗，红十一师和黄安独立团在麻城赤卫军的配合下，击退了黄陂和麻城之敌的增援，消灭了桃花和高桥的守敌。许世友所在的十二师和三十四团、黄安赤卫军也先后攻占了东王家和下徐家，切断了黄安守敌的对外联系。

困守黄安的赵冠英为改变被围处境，于22日上午动用了二六旅全部

兵力向南反扑。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各两个营在郭家岗地区阻击敌人，激战一小时，俘敌一百五十余人，将余敌逐回城内。

23日上午，赵冠英拼凑了三个团的兵力，再次出城南窜。许世友和同志们正想再次显显军威时，师部通讯员飞马来报：

“师长命令你们撤到五里墩东侧隐蔽待机！”

“为什么？”许世友急切地问。

“师长说徐总指挥要摆一个口袋阵。”

许世友恍然大悟：在敌外围据点未被我军攻占以前，把敌人堵在城内是正确的打法；现在是赵冠英孤军作战，红军完全可以诱敌远离城池，在野外予以歼灭。

“撤！”许世友高兴地把刀一挥，带着部队向南转移。

这时，胆战心惊的敌人出城以后，见公路两旁空无一人，便一窝蜂似地向南奔跑。无穷无尽的辎重车，扬起滚滚的灰尘在空中盘旋，把公路周围都笼罩起来。车辆“吱吱”响着前进，在村道上蜿蜒数里地。群山在前面发着蓝光。扔在马车上的枕头，闪着红光；耙子、铁铲、行军锅都竖着；镜子、火壶、弹药箱，都炫惑人目地反着光。脚步声、马嘶声，以及车轴无油时的吱扭声合在一起，陪伴着行军纵队，至午时进到郭家岗以南的五里墩、陡埠河地区，一头钻进了“口袋”。

总指挥徐向前一声令下，三十四团、三十团、三十五团，犹如三支离弦的利箭，分别由东、南、西三个方向直逼敌心。

猝不及防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像一只无头苍蝇，在炽热的火海中荡来荡去，一会儿向东，东有大军；一会儿向西，西有杀声。军士自相残踏，死者无数。敌团长赵万福寻路奔逃，突然背后一声喊，许世友引军挥刀赶来，败军各逃性命，谁肯回身厮杀。许世友带领敢死队又是一路追杀，打得敌人只有躲闪之功，没有回手之力。左一刀右一刀，连连砍死砍伤五六十名敌兵，包括那敌团长赵万福，也成了他的刀下鬼，只有少数残敌逃回了黄安城。两个小时的激战过去了，偏西的太阳照着渐趋沉寂的战场，风扫秋叶。近千名惊魂未定的俘虏被押送下来。血泊中躺着一具具残缺不全的敌尸。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横七竖八地散落遍地。森林不再飒飒作声了，死神笼罩了大地。不打则已，既打则胜。这一仗把敌人打怕了，惊乱了独眼龙赵冠英的神经中枢。从此，赵冠英率领残兵败将龟缩城内，再也不敢伸头探脑，轻举妄动。

陈赓师长根据徐总指挥的指示，下令乘胜紧缩包围圈。命令三十五团直抵南关，三十六团直捣西关，黄安独立团也调来从北边向黄安进逼，许世友所在的三十四团是夺取城东关。且说许世友的三十四团三营，在此以前，曾经打下了东关，但当我主力在城南与敌激战之际，东关又失陷敌手。猛将许世友受领任务后，立即查明情况，以一个营从翼侧，两个营从正面，实行钳形攻击，两个箭头一插，就把东关阵地夺了回来。“红军把赵瞎子围住了！”

“赵瞎子已成了瓮中之鳖！”

消息不翼而飞，传到黄安及其附近各县，成千上万的群众欢欣鼓舞，在前方和后方积极开展各项支前活动：赤卫军挥舞着土枪、梭镖、大刀、鱼叉、扁担、钉耙投入了战斗；慰劳队送来了粮食、猪肉、鸡蛋、鲜鱼、糕点；妇女们不分昼夜地为红军烧水做饭，洗衣缝补、救护伤员；儿童团在各个交通要道上站岗放哨、检查路条……为了前线的胜利，整个黄安地区的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正如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描述的那样：

小小黄安，人人称赞；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且说黄安守敌被围后，粮食补给全靠空运。为了遏制空运，削弱守敌，红军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地对空的特殊战斗。战士们有时候用机枪打飞机，吓得敌机不敢低空飞行，把空投物资到处乱丢；有时候模仿敌人的办法，在我方阵地上设置号布，点燃火堆，诱使敌机把大批物品投到我方阵地上；当空投物资落在城外时，我们就有意调敌出城，巧摆阵势，既消灭了敌人，又缴获了物资。

这天上午，许世友吃过午饭，把饭碗一推，便带领手枪排一班从团部出发，来到五连阵地。战士们正趴在战壕里练习瞄准。许世友接连检查了几个新战士的瞄准情况，转过头来对连长吴世安道：

“要领掌握得很快，练得不差。我看再换换花样，练练打拳劈刀。先一个班一个班地来，开始吧！”

“是，团长。”吴世安应了一声，接着组织连队演练。十二个班分为红蓝攻防二队，轮流演练了一遍。阳光下，刀矛飞舞，银光闪闪。战士们一个个生龙活虎，一拳一脚，整齐有力，一招一式，准确熟练。许世友忍不住大声喝彩：

“对！就这样。不要小看这打拳劈刀，它能对付敌人的花枪。他们的拚刺追求姿势，讲究节奏，不如我们的拳头、大刀管用！”

“许团长少林出身，刀功出群，何不一试，让弟兄们开开眼界！”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对，难得机会，团长赏赏脸吧！”下面一呼百应。说实在的，许世友在战士们的心目中是位神奇的人物。传说他打出少林和少林迎春比武夺冠，尽是一些少林刀拳的绝招，使一百单八僧瞠目结舌，只有眼花缭乱之功，无有招架回手之力。很多老和尚都看呆了，惊呼“少林一代天骄！”今日团长亲临，耳闻不如目见。谁不想一睹团长风采！战士们一阵高呼完，接着便是有节奏的掌声，一浪盖过一浪。

“团长，你就来吧！”连长吴世安也坐不住了，请团长出来表演。

“好，我给大家出出丑！”许世友感到盛情难却，一时兴起，忙从腰间拔出光闪夺目的偃月刀，一个“雁翼舒展”，刀光如闪电在空中画个半圆。红缨刀穗在空中飞舞，犹如红蝴蝶在空中追踪那刀光，洒脱炫目。接着，他便是虎步生风，拉开马步，下贯丹田，用刀紧贴腿部，运刀由下猛起，以平肩为度，如舒雁翼。且手刀起时，足根随起，落则随落，落地生根。只听这时队伍里响起了一阵喝彩声。

接着，他便一个“野马跳涧”，跳进杉松林。面前出现五棵碗

口粗的杉松，犹如五个敌人持刀格斗而来。此时，他怒目而视，排山运掌，力贯掌心，气发丹田，有猛虎下山之势，左出左脚，右出右脚，“咔！咔”两声，两旁把边的杉松应声而折。继而，他又把偃月刀朝空中一扔，把战士们的目光吸引到空中，随着红缨遐想。这时，只见他在下面玩了个杂技动作，腾出手来，左出左拳，右出右拳，接着“咔！咔”两声，又是两棵杉松应声而倒。战士急忙把目光敛回。只见这时，他又一个“银燕腾跃”，在空中收回偃月刀，继而一个虎步拉开，“刀劈梅花”。“咔嚓！”一声，剩下的一棵杉松也应声倒下。此时，他大气不喘，微微向战士们打了一躬。

战士们眼都看花了，还沉浸在刚才那套一气呵成的连贯动作中。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团长身不离刀，刀功上乘，让咱们也见识见识。”不知谁一句话，又引得大家拍手称赞起来，连喊：“好好好！！！”

“那好，最后一个。”许世友话音未落，一个“鹞子翻身”，就已站在了水潭边那块绿草坪之中，顺手拔出威风凛凛的偃月大刀在身旁抡了起来。只见一忽儿是“白云罩顶”、“枯树盘根”，一忽儿是“毒蛇出洞”、“力拔千钧”。只听长刀飞舞声“飕飕”直响，不见刀是怎样飞打抽臂。而地面上的一团雾球在飞快地滚来滚去，他的两脚，草鞋白袜，在地上点来点去，轻盈自如。真把全连官兵看得眼花缭乱、如呆如痴。这时了解团长武功的连长吴世安又出点子道：“团长舞刀，传说是洒墨不沾。如今没墨，何不洒水一试。”说罢就命令部下挑水捧洒起来。只见水随刀飞，溅出一丈多远，整个草坪场上好像下起濛濛细雨。“美哉！美哉！”在场的士兵，禁不住喝起彩来。许世友口喊一声“停”，方收起大刀，立在草坪。这时只见草坪上除了一直径丈余的圆心，未落一滴水外，其余草上皆是水漉漉的一片。大伙又是一阵喝彩。

“团长，敌机！”就在这时，手枪排的一班长傅德胜忽然叫了起来。

许世友仰头向天空望去，只见东南方向三架敌机像三只黑老鸱一样，喷着白雾，箭头一般地向黄安城飞来。

“同志们，快进入阵地！”许世友向五连长大喊了一声，然后带领手枪班向附近的机枪连阵地跑去。刚到机枪连阵地，敌机就到了头顶上空。

“打！”许世友一声令下，我们的重机枪顿时“嘟嘟嘟”地叫了起来，吐着长长的火舌，向敌机追去。三架敌机赶紧升高，在城上空旋了一圈后，慌慌张张地把大批物资投了下来。

白色的降落伞像一朵朵大蘑菇在空中飘行。西北风一吹，许多降落伞飘到城外来了，大批物品落在敌我之间的一块空地上。根据前两次的经验，许世友估计敌人可能要出城来抢粮，就对机枪连的李连长道：“机枪准备，听我的命令！”果然不出所料。片刻，从城内冲出来一大群敌人，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傅德胜，快传我的命令。一营准备，三营出击！”傅德胜听完许世友的命令跑步前行。且说饿狗扑食似的敌人冲到降落伞跟前，立即哄抢起来，乱成了一团。有的从纸箱中掏出大饼、馒头，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有的从破麻袋里抓起大米，一把一把地往嘴里送。有的正在把一听听罐头，偷偷摸摸地塞进自己的口袋。一个敌军官挥舞着手枪，上窜下跳，驱赶着士兵。在手枪的威胁下，敌人恢复了秩序，开始搬运物资。正在这时，我们的机枪开火了。敌人慌忙卧倒，躲在粮袋、纸箱子后面向我还击。与此同时，从敌人的侧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三营的同志们冲上去了。跟着，城门口又出现了一群企图增援的敌人，猫着腰向城外冲来。“机枪，给我把城门封住！”许世友大声命令。我们的一挺挺机枪，像一把把铁扫帚，无情地扫向城门，把刚冲到门口的敌人又赶了回去，扔下几具尸首。不一会儿，三营的同志押着几十个俘虏和大批粮食，返回了阵地。这时，才从城内打来几发吊丧似的炮弹，而我们的战士已经在战壕里品尝着美味的罐头了。

在我军的严密封锁下，黄安守敌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猫宰狗做口粮”的境地。加上老天有眼，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敌营一片啼饥呼寒之声。赵冠英纵有满腹经纶，此时此刻也发出了“危城绝地，孤军挣扎，天寒地冻，

人尽食皮，困处重围，粮弹俱绝”的哀叹。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援兵把他们从这个绝境中拉出去。

但是，宋埠、麻城、黄陂的敌军屡次出援，连遭重创，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在我军扫清外围据点后，担任打援任务的红十一师和赤卫军，在黄安城南的西张园、小峰山、五云山、嶂山、寨山地区构筑数道阵地，从12月7日至21日，先后击溃了敌人的两次大规模增援。第一次，击溃敌三个团，全歼敌一个整团。第二次，在十二师三十五团的支援下，激战四天，击溃敌四个旅八个团，歼敌数千，缴枪千余，并乘胜追击，威逼黄陂、宋埠。敌军损失惨重，无力再援。

在兄弟部队打援作战期间，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根据方面军总政治部关于“加紧政治工作，促进敌军瓦解”的紧急通知，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运用各种形式揭露蒋介石、赵冠英的罪行，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

战士们把标语牌插到了阵地最前沿，用自制的小弓箭把传单射向黄安城内。有几个心灵手巧的战士还在标语牌上画上了醒目的漫画。

各个宣传小组更加活跃，经常蹲在前沿工事里向守敌喊话：

“白军弟兄们，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国民党当炮灰！”

“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立功有赏，回家发大洋！”

“你们的援兵被打垮了，再抵抗就是死路一条！”

“赵冠英派到宋埠搬救兵的刘存吾被我们活捉啦！”

“……”

这些话喊久了，便编成了有趣的顺口溜：“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到哪桩？上有父母，下有儿郎；一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

“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

每到夜晚，歌声四起，句句歌词触动白军士兵心头的隐痛：

白军弟兄真可怜，

官长拿你不当人，

张口骂来动手打，

饿死他乡无人问。

哎呀呀，好可怜，

又何必为他卖命？！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敌人的军心更加动摇。虽然黄安城高沟深，仍有不少士兵夜里翻墙下来投降。在战场上，往往朝天放枪，不打红军。红军冲上来，不作任何抵抗，就乖乖交枪。当这些饿得皮包骨头的士兵围着火堆，吃着我们端来的稀饭、糍粑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放声痛哭。

正在这时，上级发起了总攻黄安守敌的命令，命令上还写道：“列宁号”飞机临空，将要配合作战。何为“列宁号”？原是国民党空军驻汉口部队的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1930年3月16日因汽油耗尽迫降于河南省罗山县陈家河附近，被我赤卫队缴获。驾驶员龙文光，四川人，经教育后愿为红军服务。为了表达对列宁的敬意，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命名这架飞机为“列宁号”。

12月22日，是一个难得的晴天，上午十点，伴着轰鸣声，蔚蓝色的天

空出现了一个由北向南移动的白点，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这个作为我军战史上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黄安上空飞过来了，阵地上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大家挥舞着红旗向我军的第一架战鹰致意。过去，战士们吃了敌机轰炸袭击的不少苦头，不少战士亡了命，听到敌机的轰鸣声就感到讨厌。现在也轮到我们鸟枪换炮，显显我们飞机的神威了。

“列宁号”飞越我军阵地后，开始在黄安城上空盘旋。满城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已拥有飞机，纷纷从白雪覆盖的工事里跑出来向飞机挥手，眼巴巴地等待着空投粮食和慰问品。只见飞机的翅膀一抖，落下几颗黑乎乎的炸弹和雪片似的传单。随着沉闷的爆炸声，硝烟带着泥土腾空而起，十几个敌兵当场送了性命。敌人如梦初醒，哭爹喊娘，一片混乱。

且说在这飞机上扔炸弹、散传单的英雄不是别人，正是我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政委陈昌浩。他刚满二十七岁，血气方刚，英姿潇洒。他怕驾驶员龙文光不可靠，就带着手枪、举着手榴弹，亲临指挥。

闲言少叙。趁敌混乱之际，黄安独立团和赤卫军一鼓作气拿下了位于城东北的瞰制全城的制高点课子山，使黄安守敌失去了赖以固守的最后一个要点。

当夜十时，三发信号弹腾空升起，我大军对黄安守敌发起了酝酿已久的总攻。炮声隆隆，一发接一发的迫击炮弹，飞向敌工事，顷刻间，碉堡倒塌了，鹿砦起火了，烟雾缭绕，赵冠英惨淡经营的防御阵地笼罩在滚滚浓烟之中。主攻三十五团随着浓烟，从城北角突破，迅速向城内切入；第二梯队跟进，五千多守敌慌乱向城西夺路逃跑。

赵冠英山穷水尽了。在城池已破、挣扎无望的绝境下，他又耍了一个花招，令部队向南门突围，自己化装成士兵，带着手枪队从西门出逃，企图用几干部下之血，来保全自己的一条狗命。

当时，许世友正指挥二营在东门佯攻，接着又带领一、三营攻打城东南角的溜坡山高地，忽然，从南门方向涌来数千敌人，与溜坡山之敌会合一起，夺路而逃。许世友一面命令一营以火力原地侧击敌人，自己则带领三营挥刀冲入敌群，与敌肉搏。一时人影幢幢，刀枪叮当，喊声大作，逃敌像泛滥的洪水碰到了坚不可摧的堤坝一样，立即改变方向，四散而去。战士们挥舞着大刀，锐不可当，把截住的敌人赶进城内，然后尾追溃敌，突入城里，与敌人展开了逐屋逐巷的战斗。

战至午夜，城内之敌全部被歼。机关算尽的赵冠英还是没能逃脱我军的掌心，翌日在通往河口镇的一座桥下被赤卫队活捉。

黄安战役历时四十三天，我军先后歼敌共一万五千余人。其中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这次辉煌的胜利，使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革命区域连成一片，迫使南线敌人处于守势，不敢向我根据地贸然进犯。

战后，黄安人民为了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在城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并宣布将黄安县改为今日的红安县。

黄安大捷后，妻子琴姑托人捎来一封信，说她喜孕在身。又说肃反中她受到审查，该怎么办

在庆祝黄安大捷声中，鄂豫皖中央分局转发了《中共中央告鄂豫皖工农群众书》。

党中央指出：“在江西线上惨败后，现在蒋介石又要来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了，调集十几师大兵，几十架飞机，准备以非人的手段来对付红军四军与鄂豫皖的工农群众了。亲爱的劳苦群众，如果我们要保持分得的土地，要过我们安乐而愉快的生活，不愿我们的妻子儿女受白军与地主的侮辱与强奸，不愿重过以前痛苦黑暗的生活，不愿再为地主豪绅做牛马，那么我们必须以工农的进攻来消灭国民党的进攻，来消灭国民党的统治。”

大别山的村村乡乡沸腾起来了！

“反对国民党军阀进攻鄂豫皖苏区！”“为保卫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而血战到底！”的吼声响彻大地，表达了根据地军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和粉碎敌人“围剿”的坚强决心。

广大群众节省粮食供给红军，赶做鞋袜支援红军，抬着礼物慰问红军，送儿送女参加红军。游击队、袭击队纷纷出动，到敌后去摸岗哨、散传单、断粮道、割电线、打民团、捕捉土豪劣绅及其反动爪牙。

我们主力部队在黄安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补充了部分兵员，调整了一批干部，养精蓄锐，磨刀擦枪，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许世友从离开家乡，到拿下黄安城，已经有两个月零三天的

时间。许世友除牵挂老母外，又多了一份情思，即是他那高大俊美的妻子朱琴。在此间，妻子朱琴托人给他捎来一封信和一双绣有鸳鸯戏水图案的棉袜。这封信告诉他一个喜讯，她怀孕了，她来许家洼后，人们信任她，选她为妇救会会长。带来的这棉袜做得好，不光可脚，而且那图案也绣得精细，一对水中鸳鸯悠悠自得，“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象征着妻子的一份情思，又象征着

妻子对未来幸福的憧憬。许世友接过这封信和这双棉袜后，一夜没有睡好觉。作为过惯了八年僧侣生活、养成孤僻性格的他，眼下有人知疼、有人知爱，此时他不禁心潮涌动，泪水沾湿了大半片枕巾：“朱琴啊，我难为你啦！”话说第二天攻城时，许世友就穿上了这双棉袜，挥舞大刀，斩下了七七四十九个白匪的头颅。等攻下城后，这双棉袜顶处也早已破出了两个洞洞。可惜啊！这作为爱情的象征，许世友没能保护好它。此时他那男子汉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激烈的战场上，他对朱琴姑娘的思念表现在英勇杀敌、刺刀见红上。眼下一休整，这种情思便一股脑儿地涌了出来，叫他浑身不自在。于是他看看天色尚早，便伏案写了一封信。接着，便喊来了警卫员小傅。

“团长，什么事？”傅家奎风风火火跑进屋。原来小傅也是乘马岗人，和许世友是同乡。两家相距不到三里路，隔河相望。

“趁现下休整之日，你且回家一趟，顺便看看你的老母。再者，我这双袜子也破得不能穿了，也到我家跑一趟，让老婆补补，好行军作战。另外再

捎去这封信给她。记得吗？上次没让你回家哭鼻子，这次总该满意了吧！”

傅家奎搔了搔头皮，开心地笑了。马上又道：“团长，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走，后天天亮前归队。”许世友送走了警卫员，尔后他又在急切等待着小傅的归来，等待着“鸿雁”给自己带来好消息。

三天后，警卫员傅家奎精疲力竭地回来了。他带来的不是喜讯，而是一个令团长吃惊的消息。那便是妻子朱琴被苏维埃政府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正在听候组织审查。

何为改组派？何为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要说这件事，也是我们党的一大悲剧。笔者查经据典，才在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里找到了真谛。现摘抄如下，以便说明此事。

“白雀园大肃反”的导火索起因于红四军的南下战略方针的原则分歧。南下作战虽然胜利，乱了敌人的阵脚，但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却不顾事实，大加指责，叫嚣部队要停止南下而要北返。红四军政委曾中生收到张国焘的信，连夜在鸡鸣河召开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大家当然不同意张的指责。绝大部分同志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应继续留在现地，开展英、蕲、黄、广等地的工作，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的行动，减轻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在组织上不应违反分局的命令。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看，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结果却让分局执政的张国焘抓住了把柄。

官司打到了中央。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呢？11月3日，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作了回答。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等人相当器重信任，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对头，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词是相当委婉的。所谓“军委会及中央分局作出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黄、广去恢复苏区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疏忽”，仅此而已。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红四军就不同了，罗织了一大批罪名。所谓“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等。信中还特地点了曾中生同志，说他“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这就为张国焘施展家长作风，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和其他革命同志，推行王明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这就是“白雀园大肃反”的真实背景。且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挥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许世友听到爱妻朱琴被抓，头脑轰的一声，如五雷击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妈的，抓到老子头上了！”许世友一拳击在桌上，桌子顿时酥架。“团长，你要冷静。外面风声正紧，弄不好，因小失大，连仗也打不上了！”警卫员傅家奎知晓团长的脾气，担心而又小声地提示说。“好啦，我都知道了！”许

世友说完走出团部。傅家奎又不放心跟了上去，再而劝道，“不是知心人，可不要乱讲此话呀！”“跟我走吧，我我的都是知心人。”许世友带着警卫员先是找到了王树声师长。结果出乎他的意料，王树声妹妹王英同志也被定为“改组派”，被他们抓去杀掉了。许世友很懊丧。接着他又跑到红四方面军军部，见到了他心中崇敬的徐向前总指挥，结果又是出乎他的意料，徐向前的爱妻程训宣同志也被抓了起来，眼下死活不知。许世友是员武将，听到此事后，本来怒发冲冠，但是他看到师长、总指挥都行若无事，他也只好把愤怒埋在心底，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照样去打自己的仗。继黄安战役后，接着他

又参加商演、苏家埠、潢光三次战役，驰骋大别山。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使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至此，许世友的偃月刀在斩杀一千多名白匪的头颅之后，失去了当初的锋利。刀刃多处出现了三角缺口。

遗憾啊，虎将的宝刀！

引自《徐向前回忆录》2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引自《徐向前回忆录》2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许世友夜半磨刀

潢光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潢川县城街头歌声如海，人流如潮。全城的人都跑出家门，妇女抱着娃娃，年轻人搀着老人，从

四面八方涌到街头，庆祝潢川城的解放。

那象征着胜利的鞭炮在街头、各家的门前到处爆响，伴着钟声齐鸣，在蔚蓝的天空中、金色的阳光下回荡。庙堂里充满了欢乐的谢恩声。娱乐场所挤得透不过气来，酒馆的老板也不顾以后如何营业，把最后剩下的酒全部卖给了顾客。柜台前挤满了一群群情绪激奋的人，人人都在叫着、笑着。在他们战后幸存的日子里，他们把积聚的热情全部倾泻出来……

然而在这欢乐的街头，却有一队全副武装的红军士兵走过来，惹人注目。街上的行人不少驻了脚，看他们从身边走过来。只见这支别具一格的队伍，像是游行又不像是游行。他们总共十二人，像是一个班。个个身高马大，英姿飒爽。最招人瞩目的是这十二人中那中间的四人，他们煞有声势地抬着一柄寒光刺目的大刀。大刀上裹着红绫布。这队人马正是许世友的团部手枪班，这柄战刀，不说自明，是许世友四次战役斩杀八百多名白匪头颅的功勋偃月刀。如今这刀负伤，他们打听到这城东有个马家铁匠炉，许世友命令手枪班抬刀去修理。

他们穿街走巷，片刻便来到城东马铁匠家。这是临街的三间平房。门前挑挂有一个长条门牌。那牌子黄色透红，烟熏火燎，显得多少有些陈旧。上写“马家祖传铁匠炉”，风一吹，牌子稍稍晃动，那牌子下方不引人注目的铃儿隐隐作响。再瞧这屋内，偌大的三间房，中间支着铁匠炉，炉内没有生火，旁边那木风箱好大，足有一人多高。没有三个大汉，这风箱准是拉不动的。东间的椽子上吊着打好的锄、铲、镰刀和犁等；窗台上摆着几把新打好的菜刀；四周墙上的钉上挂着各种用具或产品。再看地下，乱极了，满屋狼藉，桌子被打翻，水缸被砸烂，缸水溢出在外，稍不留心，会使你踩一脚泥。马家父子五人正在收拾这残局。说起此事，也令马家父子伤心。原来，国民党军驻潢川的师长张钊，早听马家铁匠炉锻打的钢刀闻名遐迩，就下令马铁匠给他锻打一把。谁知他们昨天撤离前，派兵取刀，马铁匠装作不知，惹恼了这帮禽兽，摔盆砸碗，并把马铁匠五花大绑起来，推推揉揉，要出城东门，幸好被我红军大部队救下来。

此刻，马铁匠和儿子们正在收拾屋内残局，听说红军有事来求，马上腾出手来，笑脸相迎。他把手枪班让进屋来，又吩咐儿子们热情招待。亲人相见，马老汉自然又提起了昨天脱险一幕，若不是红军及时赶来，怕是他这把老骨头也撒在荒野了。

“哪里，哪里，不要这么说，救穷人是我们的职责！”手枪班班长傅德胜哈哈笑道，“马老伯，听说您老的手艺不错，我们奉许团长的命令，来给这把战刀治治伤。麻烦您老了。”傅德胜说完把刀递给马老伯瞧看。

“不麻烦，不麻烦。”马老伯接过战刀，在他的下身束裙上蹭了两下，然后细心端详着。末了他把目光落在那一行隐隐约约的小字上。突然间，他眉头一挑，眼睛一亮，惊呼道：“好啊！这是我们马家锻打的宝刀哇！”战士们都被马老汉的这种神情惊呆了。傅德胜连忙道：“老伯，你认识此刀？”“认识，认识！”此时马老伯异常激动，连忙转过头来问：“你们快说说，这刀是准的？他是怎么得到这把刀的？”原来马老伯过去曾听前辈说过此刀之事，可从来没见过此刀。今日相见，他如得到宝贝似的，心情分外激动。

“这刀是我们团长的。”

“你们团长是谁？”

“许世友。”

“是不是那个少林出身的许世友？”

“怎么，你认识？”

“不，只是听说过，不认识。”

“对，就是他。我们团长的刀功超群。”

“这刀使到这程度，你们团长少说也砍掉他们两个营的人头！”马老汉端详着道。

“岂止两个营，团长已用此刀砍下能统计出来的就有一千多个白匪的头颅。仅最近的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他就斩杀了八百多个哩！”傅德胜答道，话语中包含着他对团长的崇敬和钦佩。

“好样的！就冲这一条，老汉我也得给你们团长锻打复原！”老汉手捋胡须哈哈笑道。接着，他便讲起了这刀的异常经历：

“这把战刀是我们马家匠炉第一代宝刀。马家匠炉到我们这代，已经有三十多代了。据上了年纪的人讲，这刀出于隋末唐初年间，十三棍僧救唐王那阵，我们马家的刀已闻名全国。唐王李世民为了感谢少林十三棍僧救命之恩，特邀先辈打下了十三把青龙偃月刀，分赠十三僧。没想到，千年历史过去，这宝刀竟落到了你们团长手里，真是奇迹呀！”马老汉越说越激动：“这刀的打法，虽然原始，也很特殊。那祖传线装书上都有记载。”接着，马老汉又从柜中翻出祖传家书，清晰的文字现在众人面前，他禁不住地轻声念起来：

少林之宝偃月刀，
出自铁匠马石涛。
人老八辈当铁匠，
一代更比一代强。
九十九次上火烧，
九十九锤打刀背，
九十九锤锻刀面，
九十九锤把刀展。
剩下三锤抡下去，
嘿！嘿！嘿！
打个“马”字亮闪闪！
马家钢刀不虚传，
石碾也能砍两半；
找来十双烂鞋底，
二十鞋底擦一起，
放在枣木板凳上，
一刀下去闪寒光，
鞋头鞋尾落两下，
枣木板凳分了家，

这把钢刀才姓马！马老汉吟到这里，转头又对战士们道：“孩子们，这刀我收下，你们且先回去，让许团长放心。俺爷儿几个要细心锻打。先辈既打出这把宝刀，我们也不负先辈之名。等我们打好后，俺爷儿五个亲自给许

团长送去，也见识见识你们的团长。”

一席话说得十二个战士心里热乎乎的。等马老伯全家把手枪班送出屋，
太阳已升上中天，既大且红。第二十九章 西征悲歌

许世友知道这个“烟鬼”准是又断顿了，把烟袋递给他……

1932年，这是大别山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年。本来四大战役的胜利，开拓了大别山根据地的极盛时期，好端端的革命形势，由于我中央分局张国焘判断有误，形势急转直下。大别山重新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

年初，蒋介石在疯狂镇压和平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重新组织力量，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各个革命根据地。像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蒋介石的计划分为三步棋，哪三步棋？第一步，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步，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步，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计划，用心极为险恶。6月初，蒋介石召开庐山会议。中旬他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坐镇指挥。7月上旬，敌人大规模“围剿”的紧锣密鼓已喧嚣入云，左中右三路大军开始向我进犯，其中除何成濬指挥的左路军专对湘鄂西边区外，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四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大别山正面临着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而当时担任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却还陶醉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四次进攻战役所取得的胜利中。他到处鼓吹国民党已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根本消灭“围剿”；继续推行“不停顿进攻”的错误方针，没有组织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的那样：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自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错误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后来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被动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根据分局决定，我军向麻城地区开进。当时的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7月天，骄阳似火，气候炎热。不少指战员患脚气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十分艰苦。许世友作为下级指挥官，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南下就南下，不管多么疲劳困苦都挺得住，没有任何怨言。8月初，他们又参加了第二次围攻麻城的战斗。

8月的大别山并不比平原上凉爽。一大早，火红的太阳刚刚露脸，就施放了它的淫威，阵地上就蒸腾起炙人的热潮。由于没有敌情，战士们都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小憩。许世友也找了块树荫坐下，刚刚点起了一袋烟，一营长笑嘻嘻地凑了上来。

“团长，嘿嘿……”

看他那副神情，许世友知道这个“烟鬼”准是又断顿了，顺手把烟袋递给了他。一营长动作麻利地装好烟，点上火，猛吸了几口，然后压低了嗓门说：

“团长，近来我总觉得仗打得不对劲！”

“什么？”许世友一下子没听清，追问了一句。

“你想想，麻城这根骨头啃了两次，啃也啃不动，丢也丢不开，把部队拖成了什么样？听说国民党又‘剿’来了，这样下去咋行？”

一营长的话送到了许世友的心坎上。是的，从黄安战役以来，他们已经连续打了八个多月。每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他们深信自己的战士能够经得住各种磨练，但是疲惫之师往往是很难打出好仗的呀！想到这里，许世友不由点了点头，拿起烟锅大口大口地猛吸起来。

说话间，一个骑兵通讯员飞马跑来，来到许世友面前，报告说：

“报告团长，命令你团在张家店一线阻击敌人，天黑以前撤出战斗！”

“往哪里撤？”

“向西！”

“目的地？”

“红安城西！”

“你回去吧！”许世友打发走通讯员，禁不住满腹牢骚地嚷道：“娘的！糊涂官打糊涂仗！”

原来，当他们在麻城“啃骨头”的时候，敌人已开始了大举反攻。北线陈继承等纵队进至大新店、宣化店、花山集一线；东线徐庭瑶第七纵队进至霍丘南之河口、丁家集及淅河一带；西线卫立煌等纵队进至夏店、蔡店、长轩岭等地，均逼近根据地中心区域。蒋介石见其各路兵马均未遭到有力反击，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8月7日下令总攻。并限令担任主攻的陈继承纵队于14日前占领七里坪，卫立煌纵队同时进抵河口一带，扑向红安。这时，如果我军及时转移到对我有利的地点，利用敌人盲动冒进、战线较长的弱点，选其一路予以歼灭，实行各个击破，完全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张国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决定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着着出错。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他慌忙撤掉了对麻城的包围，命我主力星夜匆匆赶向红安与敌决战，反“围剿”的序幕就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拉开了。

就在当天夜间，许世友带领部队从麻城撤出，昼夜兼程，向西开拔。天亮前进入红安城西冯寿二地区，部队还没有顾上拧一拧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敌人就恶狠狠地发起了第一次冲锋。

当面之敌为李默庵部十师。该师系蒋介石的嫡系，尚未与我红军主力交过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顽强地进行了阻击。黄昏，在陆续参战的兄弟部队协同下，击溃了敌人一部。翌日，敌人重新组织进攻，多次逼近红军前沿阵地。红军又以手榴弹开路，冲进敌群与其厮杀，毙敌甚多，缴获自动步枪数十支，战斗形成了相持状态。

由于敌人的援兵纷至沓来，再战显然对我军不利。第三天上午，方面军总部命令许世友转移到七里坪地区，在柳林河东的酒碎山、悟仙山至古风岭一线占领阵地。许世友刚刚指挥部队在一条山梁上配置完毕，只听空中响起了沉闷的马达轰鸣声。许世友抬头一看，只见几架敌机从武汉方向飞来，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很快像老鸱下蛋一样，一排又一排的炸弹落了下来，各个山头上霎时腾起了冲天烟雾。紧接着，敌陈继承纵队向红军的各个阵地发起了猛攻。

又是一场苦战！

陈继承纵队毕竟是蒋介石豢养的恶犬，有主子蒋介石在武汉坐镇，打起

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军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敌兵，专打我军的干部和机枪手，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连长牺牲了！

三营长负了伤！

神枪手朱伟也伏枪倒在血泊中！阵地上的伤亡在不断增加，机枪手中弹挂彩的更多。敌人见我火力减弱，立即曝叫着扑来。

“打！”许世友一声吼叫，接着取过朱伟的机枪，对着敌群就是一阵猛扫；全团的机枪、步枪也同时愤怒地吼叫起来，阵地前沿霎时织起了一道火网；敌人被这暴风雨般的还击打懵了，一堆又一堆地往山下滚去……

受阻的敌人狗急跳墙，拿出最后一招，拼凑“军官敢死队”来冲锋，想硬着头皮闯出一条路。

东方刚刚露出了一丝白色，敌人便集中了所有的大炮，猛烈地轰击我军阵地，“咣啷咣啷”地砸了将近半个小时。接着，几百名“军官敢死队”赤膊上阵了，这些亡命之徒，喝得醉醺醺的，一手提着大刀，一手端着冲锋枪或提着快慢机，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呜呜哇哇地嚎叫着向我阵地冲来。

我军阵地上，普通的工事和堑壕都被敌人的炮火夷平了，许多老战士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一些刚从洞里土里钻出来的同志，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这样，敌“军官敢死队”，很快接近了第一道阻击线。情况十分危急。

“把敌人打下去！”许世友一边向前沿阵地奔跑，一边焦急地命令道。

但是，敌人已经冲近了阵地，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同敌人展开了肉搏，用刺刀把敌人捅倒。但是，有些新战士，第一次这样作战，不知怎么对付，有些慌张，开始后退。

“站住！”许世友大声吼道。在这烈火燃眉、枪口抵胸的时刻，他连忙挥起手枪，一梭子把冲上来的敌人打倒了好几个，接着，急忙从地上捡起一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声如响雷一般地喊道：“红军指战员同志们，共产党员们，用刺刀把敌人压下去！”喊着，他端起明晃晃的刺刀，迎着一个人冲上来的敌人，猛扑过去，大喊一声：“杀！”只见他“咔嚓”两下，把那家伙捅倒在地。

“杀呀！”新战士们一看团长端起刺刀，杀入了敌群，顿时，精神大振，浑身是劲，高喊“杀！杀！”扑向敌人。

“军官敢死队”也是怕死队，敌人经不起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拚杀，纷纷逃命，很快被驱赶到山坡下去了。

“快架机枪，打！”许世友急忙选择了一个临时掩体，和几个战士飞快地架起了机枪。紧接着，机枪“哒哒哒”地吼叫起来，敌人倒下了一大片，剩下几个，滚了回去。

“打敌人的敢死队，与打敌人的士兵没有多大区别，也就是那么一回事。”许世友同志对新战士们说，“敢死队做出的样子要吓人一些，但是，我们不要被它吓倒。你不怕他，他就怕你。”

新战士听了团长的话，受到了教育，也掌握了要领，打得顽强了。在“报仇！报仇！”的呐喊声中，战士们拔出大刀，学着团长的样子，跃入敌群，与敌进行了白刃格斗。满耳都是刀枪的撞击和变了音的厮杀声。血，在空中

飞溅，在地上流淌，染红了战衣，染红了岩石和草地，连柳林河水也被染得一片通红。

两强相遇勇者胜，敌人顶不住了。我军乘胜推进了八里多，直插白马嘶河，占领了敌第二师指挥所。接着，又与敌二、三师血战通宵。后来因为敌卫立煌纵队在占领红安后，又北出进攻，对我形成了南北夹击，我军只得留十师掩护，主力转移到檀树岗一带。

这天夜里，虽然疲劳，但许世友却睡不着觉了。连日的行军打仗，由先来的主动进攻，到现下处处败退。这种败退还美其名曰“战略转移”，仗打到这个地步，许世友要骂娘了！眼下部下的情绪又影响他，他心明如镜。但作为一团之长，他粗中有细，又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向部下发泄。这几天他的情绪不好，实是闷得慌啊。尤其是全国的“大肃反”，肃掉了多少好同志啊！想到这里，许世友潸然落泪了。男儿有泪不轻弹。许世友心疼啊！什么“大肃反”，纯属是要搞垮这个部队，拱手让出这块由红军亲手开拓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由此他又想到了他的爱妻朱琴，是死是活，情况不知。攻打麻城时，他又派警卫员傅家奎回家探听消息，不但没有音信，反而他最喜欢的凤妹也被抓起听“审”了。许世友的心碎了！接着，又想到偃月刀，战斗吃紧，他的偃月刀重新锻打又不在身边，一切都糟心透顶……

许世友似梦似睡，朦朦胧胧中，他又听到号响，便翻身起床，带领部队又抵达了新集以北。一年前，由自己和战友们亲手夺下的这座县城又落于敌手。仇恨的火焰，哪一天不是在心里迸发、燃烧着呢？多少次思念中，他想起新集失守时牺牲的战友，他哭了。好几回，在梦里他和战友一起把新集城攻下了，他笑了。每当他看到作战地图时，总是要把“新集”二字多看几眼。有几次，他不知不觉地把红色的箭头画到了新集城垣，总希望有一天把它夺回来，报仇雪恨。现在，这个机会来了。可是上级又让他们撤。

撤到哪里去呢？他们又冒着滂沱大雨向皖西转移。这时，敌人的各路“围剿”大军已云集根据地内。红军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重兵把守，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十几座城镇已全部沦入敌手。而那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张国焘呢，在严重的敌情面前，由先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转而为惊慌失措；徐向前总指挥的正确意见他听不进去，反而完全失去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信心。

悲剧啊悲剧！

许世友带领部队跟随总部，由金家寨至燕子河，经东西界岭南下，直趋英山县境，接着经新州、八里湾等地，于10月上旬重返红安地区，在根据地内兜了一个大圈。10月8日，他们十二师与十师在河口以东地区又同敌一师、八十八师遭遇，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张国焘沉不住气了，于10日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

会议在紧张地开着……张国焘手中的香烟几次灭火。木已成舟，大势已去。这次会议既是对张国焘错误决策的声讨，也是对中央当初对张国焘的暗里支持进行质疑。按总指挥徐向前今日的话讲：“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中央）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

“大肃反”令多少红军高级战将成为屈死鬼！

用战士生命换来的八百里大别山根据地重陷敌手，百姓重过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

张国焘由恃胜轻敌转而变成右倾恐
敌，部队一退再退，许世友要骂娘了

秋风无情！

一夜之间的猛烈狂袭，把八百里大别山的气色都改变了。树叶萎缩缩的，从枝头飘落下来，慢悠悠的，又好像不情愿离开枝头似的，坠入“桃花潭水深千尺”中；地上草儿黄焦焦的，像是被昨日的炮火烤焦似的。生机盎然的大别山，一下子变得凄凉，冷落起来。

许世友带着队伍，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平汉铁路边了。他吃惊地自问道：“怎么退到这儿来了？”

这时，一个英姿勃勃的骑兵通讯员拍马过来，许世友赶忙迎上去。

“报告团长，师长命令你们以铁道为界阻击敌人，天黑以前，随大军后撤！”

“往哪里撤？”

“铁道西！”

“具体地方？”

“不清楚！”

此时，张国焘由恃胜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草木皆兵，毫无重返根据地的决心，仓皇失措，盲目命令部队西撤。

追上来的敌人，如狼似虎地向十二师阵地扑来，他们心里也清楚，如果把红军赶过了铁路，就等于把红四方面军赶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他们的多年的夙愿。因此，敌人亡命进攻，都想抢这个头功。

“把敌人挡住！”许世友吼声如雷。

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坚韧不拔，顽强地把敌人阻击在铁路一线。疯狂的敌人把机枪大炮都抬出来，投入了战斗，狭小阵地，霎时变成了火海，淹没在硝烟之中。

“轰隆”一声，一颗炮弹在许世友身边爆炸了，巨大的气浪把他掀倒在地，警卫员傅家奎惊慌地跑上来，急切地喊道：

“团长，你……”

“打不死的！”许世友用巴掌从地上支撑起来，气鼓鼓他说，“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血！”警卫员小傅惊叫起来，连忙撕开他的裤腿，说：“团长，你负伤了！”

许世友侧着头，看了看腿上被划破的口子，双目圆瞪，说：“负伤？这样搞，不丢命才见鬼哩！”

“担架队！”警卫员大声向后边喊道。

“不要！这么多伤员！哪来那么多的人抬呀？”许世友说着，又命令说，“快吹号，撤出战斗！”

号声响了。

号音沉闷而悲切。娘的，兵败如山倒，连号音都变了调门！

夜幕降临，四处的景象都是愁惨的。湿透了的山道弯弯，映着微光。虽然夜风刺骨，战士心里却爆发着一座炽热的火山。人们暗暗地向这块流血出汗换来的土地告别，泪水涟涟。许世友拄着木棍，面对着眼前细雨濛濛的黑夜，和指战员一起，在坎坷不平、道路泥泞的山道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走着……

告别八百里大别山，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在我大军西撤的当儿，在另一条弯弯山道上，飞速行走着三个人。他们像是有什么急事，也好像在追赶前方行人。打头的是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头缠一条白毛巾，长脑瓜门，黑红的脸庞。出山后解下的毛巾缠夹在腰带里，赤脚穿着麻鞋，浑身上下，衣裳被山里的灌木刺扯得稀烂，完全一个山民打扮。人们从他走路的带劲和行动的敏捷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那强壮的体魄里，蕴藏着充沛的精力。后面跟随着两个青年人，一高一矮，穿着却很朴素，都是毛蓝衣褂，裤腿高挽在膝盖上。高个的胳膊窝里夹着一把闪亮的大刀，矮个的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裹。他们二人看来像是那长者的卫兵，跟随着他寸步不离。这三人不是别人，正是闻名潢川城的马铁匠和他的两个儿子。今天特为许团长送刀而来。

却说马铁匠马老汉，自从一个月前接到许团长的马家偃月刀后，又是心喜又是激动，爷儿五个就忙活开了，对照祖传家书，按照特殊工序，精心锻打起来。他们不分黑天白昼，整整锻打了四四一十六天，才把这偃月刀锻好。只见这刀系上红缨，新如当初。刀面也亮得很，映人头影。刀刃更加锋利，二十双鞋底擦在一起，一刀下去，果如书上所说，“鞋头鞋尾分两下，枣木板凳也分家”。

因战事吃紧，许世友和其部队已离开潢川城。马老汉不敢怠慢，决定按当时嘱咐说，连夜带领四个儿子，前去部队送刀，以表救命之恩。在穿越敌封锁线时，没料想两个儿子中弹身亡，马老汉没有悲哀，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埋葬完两个爱子，又几经周折，去追赶部队。当他们赶到麻城时，部队已经西撤，扑了个空，他们父子又继续西赶。来到平汉铁路线时，恰又被敌人封锁，父子三人险些丧命。他们化险为夷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父子三人，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战刀送到许团长手里。这时，他们三人不禁加快了脚步。越走路越暗，片刻下起了毛毛秋雨。渐渐衣服都湿透了，那湿衣贴在背上，透骨的凉。这时四周随处都是水，寒冷的、汪汪的一片水，包围着他们。

前方就是五里店。功夫不负有心人，父子三人终于在这个雨夜，在这个山村小店追上了红军十二师第三十四团——许世友的部队。

许世友刚行军来到这里，躺在铺上休息，一听说马铁匠带领儿子给他送战刀来了，惊愕不止，悲喜参半，他连忙从床上翻身坐起，一下地，他“哎哟”一声，这才想起刚才战斗时受了伤。

“许团长，您受伤了？”马铁匠急忙上前搀扶许世友，关切地问道。

“擦了点皮肉。没，没什么。”许世友接过刀道。他大眼一扫，见马铁匠父子三人，一个个被雨浇得像落汤鸡似的。立时吩咐道：“通讯员，快找来衣服给他们换上，通知伙房做几碗姜丝面条，让他们父子暖暖身子。”等这一切安排好后，许世友便架起柴来，点起火为父子三人驱寒。然后取出偃月刀，久久的端详着。这把战刀跟随他南征北战，感情深着哪！他看得认真仔细，刀锋、刀背、刀把，连那红缨儿全看一遍。最后凝视着铁匠，赞不绝口：“好手艺！好手艺！”

“许团长，好不好且不说，请您先试一试！”马铁匠道。

“那好！”许世友应了一声，忙找来一根碗口粗细的木棒。说话间，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棍棒分成两截。许世友收起刀，对老汉道：“刀口不错！”接着，他又叹道：“这战刀若是早一天到手，我不多劈斩他们几十

个狗头才见鬼哩！”

“许团长，都怪我们父子没有及时送到！”马铁匠略表歉意。接着，他又讲起了追赶队伍的艰辛以及两个儿子牺牲在封锁线上的情景……

许世友听后万分惊愕：“大伯，你为送刀负出的代价太大了！让我……”他声音有些哽咽。刚强的汉子，在流血的战场上，从没落下一滴泪。此时，面对战刀，是感激还是什么？泪水夺眶而出。多么好的乡亲啊！他们为了支持部队，连性命都置之度外。想起八百里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失陷，作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他有愧啊！

“许团长，您不要难过！”马铁匠立时劝道，“部队也不容易啊！您们在前方打仗，爬冰卧雪的，枪子儿嘟嘟叫，为的啥？还不是为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您们不怕牺牲，我那两个孩子的牺牲还算得了什么！这次来，我老汉也想好了。让这两个孩子也参加红军，我等着你们重返大别山，胜利归来！”

“那太好了！”许世友听完马铁匠一席话，揩了揩泪水，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民为我之父母”，红军和百姓，犹如鱼和水，永远不能分。以前，他曾给战士上过无数次政治课，他自己又听过上级首长的无数次政治课，怎有老伯此番话语更感人肺腑！

接着，马铁匠又将两个儿子介绍给许世友。许世友高兴地拍拍这个肩膀，又揉揉那个胸脯，无不感慨地说：“虎背熊腰，都是好样的，两个我都收下啦！”

“伢儿，还不快谢谢你们许团长！”君子之言，驷马难追。马铁匠立时吩咐两个儿子道。

“谢许团长收留！”

许世友笑了，又问：“快告诉我，你俩都叫什么名字？”

“俺叫马志强。”

“俺叫马志刚。”

兄弟俩都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字咬得很重。

“好，刚和强都是有骨气的名字！”许世友赞不绝口地开怀笑起来。他敛住笑声后，转首又对铁匠道：“大伯，您老为部队奉献两个好儿子，我许世友义不容辞，要培养出两个好战士是不是？”铁匠微笑地点了点头。接着许世友又道：“大伯，请您放心！回去您可以给乡亲们当面交代，就说我许世友对天发誓啦，不打回故乡，不打回大别山，我许世友就不配做他们的儿子！”

“许团长，一言为定。我们等着您和同志们杀回来！”马铁匠说此话的当儿，眼眶中滚动着泪水。许团长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啊！战争年代，军民与共，休戚相关，面对着大部队的撤退、根据地人民的遭难，他只能以汨汨泪水来表达他对许团长这番话的深情！

夜很深了。

风仍在呼啸着，讨人嫌的秋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穹下低矮的茅屋里闪着灯亮，像晴空中的一颗启明星。许世友与马铁匠仍在叙谈着……他们憧憬着风和日丽的明天，更哀叹着今日风雨飘摇中的大别山的失陷！

“娘的！说得好听，明明是我们被人家赶出了大别山，却美其名曰我们打出了大别山。放他娘的狗屁！”许世友满腔怒火，一刀斩断了脚前自己的一支拐棍。

马铁匠痛楚地长叹一声。

许世友本想再发作，一时又哑口无言。作为一员虎将，他清楚每一次失利的战斗的原因。他有火，而他面对着的又是持枪作战的战士。不是战士们不卖力，而是战略指挥的失误，他想骂娘，而冲着战士骂娘岂能算是英雄！好半天，许世友才喃喃地道：“乌云永远遮不住太阳。大伯，您老不相信吗？我们会打回来的！”

“我相信，我一百个相信！”马铁匠把目光投向许世友道。

第二天拂晓，许世友安排马铁匠吃了饭，并派手枪排把他送出了敌人在平汉线上设置的两道封锁线。感情如潮，泪眼相望。多好的部队啊，多好的乡亲！今日相别，何日还能相见。

再见了，马铁匠！

再见了，乡亲们！

再见了，八百里大别山！

感情催着泪水，泪水融着深情，在战士们的心房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只见八百里大别山默默无语，山峰高耸入云。如果说那高耸入云的山峰是祖国的脊背，而那缠在山腰的白云不就是战士们的缕缕情丝吗！

就在手枪排送马铁匠归来的当天傍晚，情况突然有变，二十万蒋军越过平汉线，向我军尾追奔袭过来。许世友命令号兵鸣号紧急集合。一阵号响，全团指战员列队在五里店东的打谷场上。许世友不顾伤疼，跳上队伍前的一个山包，面目严肃，望着一张张残留着硝烟尘土的脸庞，看着他们衣服上已经变黑了的斑斑血迹，对着大别山，也是对着战士们，好半晌才说出话来：

“同志们，我们要出发了。要说的就一条，不管革命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革命就一定会胜利！出发！”

队伍上路了。

当他们迈上西去的第一步时，怎么也没有想到，从这天起，红四方面军就离开了亲手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再也不能回头，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啊，悲壮的行程！

第三十章

蒋军野心

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和他的驳壳枪的来历

公元 1927 年的春天。

以樱花驰名于世的日本首都东京。夜间，市井街头刚下过一阵罗面似的细雨。清晨，朝阳跃出大海，霞光万道，使地面的雨水骤然化为白茫茫的雾气悄悄升腾，笼罩在楼舍、树木和整个城市的上空。

花花绿绿的城市成了白茫茫的雾海。穿透雾海的阳光，折散出七彩缤纷的金针，给这座大都市蒙上了一层神奇的面纱。

一辆挂有日本陆军学院牌照的越野轿车，像雨后的燕子穿梭于火一样红的樱花树下。车上与司机并排坐着一位中年军人，他高挑的个头，笔直的腰杆，一身戎装，目不斜视，兴致极高。从他那身戎装和胸前花花绿绿的佩戴上，懂行人一眼便会认出，他不是别人，乃是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总指挥，人称“蒋介石总司令”。

此时，他心旷神怡，随手拉开右侧的挡风玻璃窗，继而摘下他那沉重的大檐帽，去欣赏东京街头的迷人风光，尤其是那缀满樱花的树，远的近的，高的矮的，千姿百态，各有风韵，唤起着他心头的回忆，过去两次来东京的情景又浮在他的眼前……

那是 1907 年的阳春，年值二十、血气方刚的蒋介石，作为保定陆军学校的高材生，首次东渡日本留学。五年后（包括在日军特种兵部队服役），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振武堂。

他第二次来日本，主要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尽管好事多磨，他毕竟感动了先于他来日的宋美龄之母，不虚此行。

他第三次来日本，是昨天傍晚到达东京的。作为中国军政大权集一身的蒋介石，已不再是当年的留日学生，如今身价倍增。他一走下码头，就受到了预有准备的举着太阳旗的日本儿童的夹道欢迎，并把一束束象征着友谊的鲜花献给了他。当晚，山田佐野以当年师长的名义，邀请当年蒋介石的同窗好友，为他设晚宴洗尘。席间，杯光灯影，好不热闹。今日上午，按照事先安排，由山田佐野陪同，去拜访当年的军校校长、而今活跃在日本政坛的显赫人物川野秀成。

实际上，蒋介石这第三次到日本，并不是兑现访亲会友的心愿，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北伐战争时期混乱的中国战场，急需他寻找国际伙伴援助。这一点，聪明的蒋介石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川野秀成家的客厅地上铺着做工精细的榻榻米，四周镶着古色古香的壁纸。两旁列着表面上看来非常沉重的大柜橱，透过茶色玻璃，里面陈列着大堆的中国古玩，其中有蒋介石当年送给校长的唐三彩奔马。那马仰啸长空，似乎欲腾空飞起，巧夺天工。这件古玩珍品摆放的显赫位置，象征着他们间的友谊；左边壁还悬挂着中国名贵的字画，画的是一棵千年苍老的劲松，劲松枝头立有一只苍劲的雄鹰，显然是出于名家之手的“松鹰图”。在“松鹰图”后方柜橱里，由于阳光的折射，反射出熠熠生辉的光亮，那便是川野秀成的驳壳枪和刀剑等心爱之物。美丽的下女忙不迭送茶奉烟，步履轻盈。

望着厅内的许多中国摆设，蒋介石啧啧称赞道：“校长，到了您这里，就像回到了家里。日本不但是我的第二故乡，还是中国的强大后盾呐！”

“听了您这番话，我的心里也着实高兴哩！”川野秀成摸摸他那刷子般

的短胡须道：“老师最忌讳的是学生忘恩负义，看来您还没忘记我们。中日一家嘛，哈，哈！”川野秀成说着把手一挥，摒退下女，接着又道：“敢问阁下，这次驾临日本，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同在下商量的吗？”

“这次来贵国，主要是叙旧，看望校长和师长，寻回当年的师生之谊。”蒋介石的嘴很甜，接着话锋一转，又道，“另外当然还要谈一些我们共同关心的实质问题。”说到这里，蒋介石不免叹了口气，“我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也是大有大的难处。目下是中国的北伐已告结束，国共两党同床异梦，如果贵国愿助我一臂之力，使中国归于统一，那么今后中日两国的手足之情，一定会是水乳交融，和谐无比。学生就是为此专程来访，待老校长表示意见之后，学生再考虑美国之行有无必要。”

“友情为重，阁下做得对！”川野秀成露出一排高低不平的牙齿，笑说，“这个嘛，我们早晓得啦！阁下今天来寻友谊，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畅所欲言！”他顿了一下，“阁下，您现在是中国的总管，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阁下二十年前来日留学时，山田老师和我已经看出阁下的潜力，不光是我们有眼力，袁世凯才是慧眼识玉呢！说实在的，你来前，天皇裕仁已有指令，要我招待好阁下。目下，依我一孔之见，贵国同日本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美国则是靠不住的！”川野秀成说到这里，额上的青筋条条突起，显得有些激动：“美国是白种人，日支同是黄种人，支那（泛指中国——作者）有句箴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阁下在日美之间究竟选谁做伙伴，这可是关系重大，不同寻常啊！”

“对，我做梦都在想，想得睡不好觉了，特跑到校长这里。今有校长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语，一颗定心丸我吃了！”蒋介石说完开怀畅笑起来。他手中的茶杯抖得连茶水都洒了出来。

天皇裕仁，是日本第一百二十代天皇，也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他作为天皇，知天文，晓历史，对华夏这块有血缘的圣土，早有非分之心。人不可夺志，强取显然缺乏明智。他早有企图在中国培育一个可靠的代理人，可是又找准呢？这些日子听川野秀成说蒋介石要秘密来日访亲访友，他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时，他已来到了殿堂，专心致志地等待着蒋介石的到来。

蒋介石乘坐的车子驶进天皇宫院，蒋介石缓缓走下车，在老校长川野秀成的陪同下，步入日本国当代最恢宏最华丽的皇家宫殿。

天皇裕仁新剃了脑袋、胡须，满脸放着红光，正襟危坐。蒋介石虽然几次来日，见到天皇还是第一次，心里不免有点紧张。

“欢迎！欢迎！”天皇裕仁伸出手来。

“久仰！久仰！”蒋介石也伸出手来，刚才紧张的心跳稍稍平静了下来。

二人围着古香古色的暗棕色的圆桌坐下。这时，川野秀成把预先准备的蒋介石的亲笔题词呈送到天皇裕仁的面前，道：“陛下，这是蒋先生送给您的，请收藏。”裕仁展纸细瞧，“亲如一家”四个笔迹饱满、遒劲有力的大字映入他的眼帘，给他们的私下会晤平添了几分和谐气氛。“写得好哇！写得好哇！”裕仁赞不绝口，“日本是您的第二故乡，川野先生又是您的校长，日中本来就是一家嘛！哈哈

“写得不好，望陛下笑纳。”蒋介石得意洋洋，那得意之色从嘴角、眉毛上流出。他为自己的心计得逞而高兴。

“蒋先生在日本的佳话还是蛮多的，我也钦佩阁下的大智大勇！”天皇说完又是一阵开怀大笑。

“陛下夸奖，实不敢当。”蒋介石心里也明白，这是指他在日本军校留学时的轶事。那是在战术毕业考试中，身为校长的川野秀成出了一道让全体学生找不出答案的问题，而身为学生的蒋介石急中生智，对答如流，令在场的学生叫好，令川野秀成校长叫绝，最后给了他个满分。他是战术课目唯一满分的学生。

蒋介石显得很有风度，道：“自古中日是一家，这是我的心里话，只不过近百年淡薄了！要恢复亲如一家的气氛，还靠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啊！”接着，他又追宗溯祖，讲起中日两国的血统来……

叙旧、怀古，使他们越谈越近乎。

“远古的东西皆是传说，也较模糊，而对于阁下，我们了解得更为真切了。”裕仁挪动了一下身子，道：“尤其是这一次阁下决心与共党分裂，实令人钦佩！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是黄种人不可分。现在问题很清楚，日本对阁下有兴趣，美国人对阁下希望更大，如今美日双方，阁下的天平倾向哪一方？只待阁下表明态度。”

“表明态度？”蒋介石感到诧异，端起茶杯，呷了口酽茶，道：“我的态度还不够明白吗？”

裕仁稍停顿一下，若有所思，然后脱口而出：“阁下在对日本的态度上，似乎给人的印象还不够热。”

蒋介石立时辩道：“这次我远涉重洋，来到贵国，难道诚意还不够吗？和美国比，这个态度已经够热的啦！”裕仁慌忙改口：“有您这趟友谊之行，我心也就放宽啦！”天皇说到这里，望望川野秀成哈哈大笑起来。蒋介石也随之笑起来。接着他又敛着笑声道：“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你们给我多少帮助，我就有多少成就，将来便……”“好！好！”裕仁连举大拇指称赞。天皇裕仁笑了一阵，拍拍蒋介石的肩膀，道：“阁下”，他取出一叠文件来，“日本国同阁下之间达成一项君子协议，请过过目，签个名，好么？”

蒋介石接过天皇递来的那份字迹工整的协议中文副本，只觉双手微微发抖，上面写道：

“日本国天皇裕仁与中国蒋介石将军经过共同协商，特立如下协议：

一、日本国愿全力支持蒋介石将军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大业。

二、日本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以蒋介石将军为首的政府应尽力保障，并协助发展。

对上列条款，蒋介石反复默读了数遍，他感到了这条款的分量。他似乎看到了“总统的宝座”在向他闪光、招手。野心在他腹中骚动，“天下美事”何乐而不为呢！

“好，我签字！”说完，蒋介石便信手挥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蒋中正”三个大字。

“祝贺您！这次东京之行阁下收获大大的！”天皇裕仁伸出了热情之手。

当蒋介石离开日本回国时，日本天皇裕仁又将一支二十响的蓝幽幽光亮亮、并用红绫子包住的日造新式驳壳枪送给了客人蒋介石，权作为这场黑色交易的特殊酬谢。

枪，一支非同一般的枪！

蒋介石带着它回到了中国。

血腥屠杀，从“四·一二”开始。一支不寻常的驳壳枪引出一场不寻常的悲剧

风涛险恶的东海湾，一艘远洋客轮犁开碧色的波浪，无声地行驶在晨雾中。东海湾下面跃动的红日已经把它的第一缕熹微的晨光挂到了高高的桅杆顶上，照出了站在甲板上凝望远方的一个中年军人的身影，他就是蒋介石。

海风吹拂着他那面容古板的脸庞，顺利结束日本的密访，今天要回国了。与来时不同的是，他的腰间多了一支意义非常的驳壳枪。

蒋介石毫无倦意，固执地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水天相接的地方，是他的国家，也是烽火连天的战场。为了在中国独占天下，一个更大更不可告人的阴谋计划，已在他腹中孕育产生……

暮然间，仓顶上方的喇叭响了，惊醒了沉思中的蒋介石。原来，客轮经过四昼夜的航行，已从公海域驶入中国海区，上海吴淞口已隐隐约约显现在他的面前。

1927年4月，蒋介石回到上海的第一件要事是召集会议，安排杀人计划。于是，在上海道尹公署里，在孔祥熙、宋子文的公馆里，蒋介石所亲自召集的会议，以及围绕着蒋介石所举行的会议，在夜以继日、无休无止地进行着……

那些身穿戎装、长衫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如李宗仁、白宗禧、吴稚晖等，正聚在一起紧锣密鼓地阴谋策划。他们众星捧月，围绕着蒋介石，纷纷发言，仅仅等待着蒋介石最后一道命令。

刹那间，上海街头，警车轰鸣。

大街小巷，便衣跟踪。

大上海笼罩着恐怖的阴云。

突然间，在黑暗幽静的巷子里，响起了暗杀革命者的枪声。随之，枪声在上海街头爆响。在大白天，任何涉嫌的场合都会受到意外攻击。上海，死亡的钟声疯狂地响着，竟有十几岁的少女少男，也被认为是共产党而绑赴刑场，他们一边走一边高呼：“打倒蒋介石！”受难者喊得越响，蒋介石心头越高兴：“让外国人听听，我在大开杀戒！”

一时阴风四起，继上海大屠杀后的四月十五日那天，广东军阀也向革命分子开了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带病被拖曳入狱，施以酷刑，不屈而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在“四·一二”前夕被骗，自黄埔到达广州，遭到秘密枪决；黄埔军校与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被解除，工会、农会遭封闭。革命分子与共产党员二千一百余人惨遭毒手。

在福建，有国民党左派七人遭枪杀。

在北京，苏联大使馆被搜查、封闭。

在这期间，革命先驱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等也先后牺牲了。

“十块大洋一个脑袋！”蒋介石订出了暗杀的“公价”。

同时，蒋介石还一再吩咐道：“宁可错杀，不可错放！”

二十余年来的血腥屠杀，就从“四·一二”开始了。

一支不寻常的皇家驳壳枪引出一场不寻常的悲剧。

蒋介石剿共有功，日本天皇叫好

蒋介石在中国的大开杀戒，引起了东洋人的极大兴趣。为了配合蒋介石的行动，虎视眈眈的日本兵，在天皇裕仁的密令下，已经入侵我国东北、华北。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其主子天皇裕仁的效忠，在全国的范围内，仗其百万“国军”，向微乎其微的共产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在蒋介石眼里，消灭了共军，他就是中国理所当然的天皇。

有“围剿”就有反“围剿”。共产党人及其军队，高举反“围剿”的大旗，与蒋军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战斗，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先后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次“围剿”。

事情到了1930年12月，年末岁首，蒋介石面对着一、二次“围剿”惨遭失败，第三次“围剿”决定亲自出马，兵力增到三十万。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下面兵分三路：中路由他兼任司令，陈铭枢任右路总司令，朱绍良任左路总司令。以嫡系部队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五个师作主力军，每师九个团，共约十万人马。其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个师，共约四万人马。次为两万多人马的孙连仲部队。其余皆是杂牌队伍，力量比较薄弱，但在总攻击时都处于最前线或距前线较近的地区。

经过日、美、德各国军事顾问的建议，蒋介石满怀信心地改变了他的战略，他不再采用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一变而为长驱直入的打法，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一鼓作气而消灭之。他这次所以有信心还有一根据：红军在第一次“围剿”后获得四个月的休息，这次距二次“围剿”结束只有一个月，他以为红军在体力上将不堪一击。而且，二次“围剿”时红军仅三万多人苦战，这次红军不但没有休息，而且尚未补充，拿三万多人应付三十万人，蒋介石心里明白，这就像当年上海交易所里大户吃小户一样，他这次“围剿”赚定了。为了“剿匪”胜利，夫人宋美龄身穿旗袍裙、脸涂胭脂、嘴抹口红、脚蹬高跟鞋，打扮得风采动人，手提打字机，也来“从军”助蒋。

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9月初，庞大的攻势开始。红军那时已经绕道千里，又回到了赣南苏区西部山区，集中在兴国一带。但蒋介石三十万兵马已经分路直逼面前。红军当时的战略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蒋军后方空隙地横扫过去，置对方主力深入苏区无用武之地。尔后等对方回头北上必甚疲劳之时，红军便乘隙打其弱点。但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蒋介石发觉了，立刻调派陈诚、罗卓英两师星夜兼程地迎上去，满以为可以一举歼之。谁料想红军一个大转身，队伍又回到了兴国西部的高兴墟。蒋介石心想这下子你可跑不掉了，立刻下令大包围；但二十四小时以后情况突变，红军已离开高兴墟，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蒋介石、宋美龄以及一批外国顾问们正在后方上官云湘军中静待佳音，不料蒋鼎文、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几路兵马并未扼住红军退路。相反，红军乘夜暗通过了那几路人马中间的四十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便同上官云湘、郝梦麟两个师发生前哨战，这情况突如其来，上官云湘那个师挨打了一整天，接着郝梦麟师又挨打了一整天，把蒋介石、宋美龄吓得心惊胆战，彻夜不眠。宋美龄的《从军记》当然写不下去了，眼见炮弹雨点似地落在周围，耳听杀声震野，鬼哭狼嚎，欲进不能，欲退不可。宋美龄双手捂耳，欲哭无泪。蒋介石在屋内来回踱着脚步，右手紧按腰间，准备随时拔枪自杀。这场面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直待炮声稀落，红军打垮了上官云湘和韩德勤两个师之后，不等蒋介石的大兵增援开来，

已经矫若游龙，以三天的急行军赶到黄陂找到毛炳文师痛打了一仗。这三仗直打得日月无光，天地失色，蒋介石折兵损将三个师，枪枝被缴逾万，方脱重围，大骂一声“娘希匹！”立刻同宋美龄连夜夺路奔回南昌城，同时下令所有位于西方、南方的全部主力转旗向东，集中火力到黄陂，猛力开进，采取密集大包围

态势接近红军，准备狠狠地展开“围剿”。

且说正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红军突地又在蔡、蒋、韩军和

陈、罗军之间的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坳中偷越过去，由东向西再度回到兴国境内集中。那边厢蒋介石各路人马正步步为营，眼看着红军便可被一网打尽，待到时机成熟，一声令下，各路兵马不惜血本从四面八方杀将过去，不料想又扑了个空。蒋介石既恼且怒，下令紧追。于是这二十几万人马又掉头西进，可是红军已获得半个月的休整，人强马壮，准备迎击。蒋介石手下将领纷纷

向南昌的总司令诉苦，说人困马乏，不能再打，除了退却，毫无办法，如若再战，必然失败！

蒋介石当然不肯放手，但三军将领一齐诉苦，说队伍饥寒沮丧，无能为力，与其挨打，不如退却。退却之后，还可以养精蓄锐，卷土重来；挨打殆尽，那就连本钱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利息？蒋介石想想也不错，只好下决心退却。没料到红军又乘胜追击，消灭了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把蒋介石气得双脚直跳。“围剿”失利，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人马接连撞板，夫妇俩却几乎被红军俘虏，幸亏红军以少打多，不愿穷追细寻，终算逃过了一关。第三次“围剿”就这样失败了。

蒋介石手举驳壳枪：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 52、59 师失败的惨痛！我还要继续剿匪！立刻发动

蒋介石面对着三次“围剿”失利，决心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剿共”。正在这当儿，“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四十分，关东军特务机关板垣大佐通知日本领事馆，说柳条湖铁道爆炸，中国军队“侵害”了日本的重大权益，关东军决定武力应付，要总领事馆“共同协力”，于是激战发生。

日本军要强占东北，并把罪名强加在中国军队头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烟幕弹。蒋介石心中也十分清楚。

他获知这个消息，在三军面前，佯装吃惊不已，后来有人来报告，说东北军张学良来电话，问蒋怎么办？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戏园里看戏，回答他的秘书说：“区区小事，何以请示。告诉他，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都随他们占吧！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这句话不许声张。”

蒋介石身藏皇家驳壳枪，其意不言自明。

当时全国舆论都集中在张学良所说的“不抵抗主义”上，全国老老小小都痛骂张学良，骂他个狗血喷头，没想到张学良却是代人受过，哑巴吃黄连，有口无处诉。日寇占了辽宁省城奉天，在各地烧杀奸淫。就在两个星期中，日寇杀害的中国同胞几乎接近两百万，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蒋介石抗日，停止屠杀共产党。

但蒋介石置东北人民惨绝人寰的遭遇于不顾，却集中精力注意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暗盘交易”，同时坚持不抵抗。

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义愤填膺。9月24日上海数万大、中、小学生罢课，三万五千码头工人反日大罢工。26日上海十余万人民反日示威。全国各地反日情绪激昂，广州、香港等地日本工厂中的中国工人均自动辞工。28日京、沪学生群集南京政府门前，抗议蒋介石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政策。当晚上海七千余游行学生被强逼押回学校。

10月3日，湖南民众举行反日大会。开封中学等学校学生八千余名赴省政府请愿抗日。南昌中、小学教职员工四百余人召开抗日救国会，要求政府强硬对日。10日，广州学生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并检查日货，被军警开枪射击，死十余人。

中共中央的通电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第五天便发了出来，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当白山黑水间的义士前仆后继，同日寇作殊死战的时候，当这些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子孙饿着肚子喋血乡土，打击敌人的时候，南京政府蒋介石又手举驳壳枪，发动了对共产党的第四次血腥“大围剿”。

此役，蒋介石动员了九十个师，七十万人，兵分三路向苏区进发。事前他决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杨永泰的保甲制度、连坐法，以及成立地方上地主的武装保安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等等，十八般武艺件件都用上了，外加一个“三光政策”。第四次“围剿”终究也没逃脱失败命运。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全军覆没，两名师长也被活捉；十一师大部被歼。孙连仲、吴奇伟等部也被击溃。东路主力军，也是心腹部队又被红军吃掉一个师，让老蒋好心痛。

蒋介石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他抓耳挠腮，绕室彷徨，暗思道：“这回官长死亡之多，是自我带兵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我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惨败过！”他一拳打在沙发上：“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失败的惨痛！我还要继续剿匪！立刻发动！”蒋介石边说边喊，再一次举起了驳壳枪。

张灵甫“剿匪”有功，驳壳枪改姓张

一阵紧锣密鼓，第五次“围剿”便拉开战幕，蒋介石再次亲自出马，南京军队百万，飞机两百架，在“军事顾问团”设计下进攻苏区，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

这时，中央红军也发生了战略思想和路线方针的争执，无疑给国民党军队钻了空子。

蒋介石吸取了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新战略，预防红军再度与之周旋。这第五次“围剿”奏效了。蒋介石的心腹部队第十一师三十四团，团长张灵甫，据说是蒋的老部下，黄埔四期毕业。该团担任阻击任务，这次被围困的红军主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想采取第四次反“围剿”时所采取的战术——从蒋军的鼻子下溜之。没想到张灵甫为人机灵，亲聆过蒋介石的口授，加强防备。红军一下子撞到了张灵甫的重重堡垒上。张灵甫抢先开火，两军相战，打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最后红军主力不得不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改道向西突围。第一战役结束，蒋介石“哈哈”大笑，连忙将张灵甫“浴血杀敌”的战况通报三军将士，以资鼓励。蒋军的第五次“围剿”祝捷庆功大会是在位于南昌西郊的军工礼堂举行，下设三个分会场。当蒋介石把军功勋章别在张灵甫的胸前、又把大红奖状送入他的手中时候，张灵甫热泪盈眶：

“谢谢总座，没有您的栽培，也没有我的战功！”

镁光灯在闪烁。

“有言道：枪杆子打天下。你是战场上的英雄，”蒋介石说着，从腰间摸出那支用红绸缎缠包的驳壳枪，双手递给张灵甫，道：“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从今它就姓张了。要说是奖品也算一层意思吧！”

张灵甫双膝跪地，双手高举头顶，接过此枪，他已声泪俱下了……此时，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呢！用行动兑现主子的信任，用枪杆为老蒋打天下……

第三十一章

西征路上

一天清晨，许世友在师指挥所附近的
山坡上，忽听见嗡嗡飞机声，他当机立断

秋风无情！

一夜之间的猛刮狂袭，把山山岭岭的气色都改变了。树叶萎缩缩的，草儿黄焦焦的，生机盎然的川陕边区，一下子变得凄凉、冷落。

被蒋军赶出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向西疾进。人流，前边看不见头，后边望不到尾。几个战士汗流浹背地抬着一副担架，夹在队伍中间，飞快地跑着。跟在担架旁边的张青蓝军医不停地唠叨着：“不行，师长，你一定要去住医院……”

“哎呀，我的张医生同志，你看这种时候，我怎么能去躺医院？”躺在担架上的许世友师长，不停地跟医生打嘴巴官司。

敌人太狠毒了！他们把我军赶出革命根据地后，上有飞机轰炸，下有追兵残杀。战斗打了三天三夜，我军才算摆脱了“尾

巴”。战士们太疲乏了！他们到了独山，真想睡它三天三夜，可是就在这一夜，一帮地方土匪又偷袭了我军。若不是许世友睡得晚，伤亡还会更大。然而许世友也受了伤，子弹从左前肩胛打进，从右后肩胛穿出，伤势很重。他在医院呆了几天，就跑出来了。这时，上级要他担任二十五师师长，率部进抵川北。他率部出发，由于伤口未愈，加之天气转冷，冬季来临，又犯病了，只有躺在担架上行军。张医生一直盯住他不放，他只好一路放帐，说：“到了川北，我一定好好躺几天，行吗？”

“到川北再躺几天，”这显然是一句敷衍的活。因为，眼前敌我双方的形势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有利于我乘虚而入。而作为一师之长的许世友怎能躺下去呢！“活着是条龙决不变成条虫！”这是许世友的人生观。自从许世友献身于革命以来，刚强的汉子、铁打的硬骨还没被困难吓倒过，眼下负了点伤算得了什么？大敌当前，红军只有主动出击，没有退却的道路。川北地形、民情较好，是我红军生存并有待于发展的地方。总部战略何等正确，许世友跟党跟定了！

同年10月，红军到达了川北。

革命烽火照亮了巴山蜀水，革命惊雷回响在天府之国。

川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不仅严重地震撼了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而且使国民党头子蒋介石、汪精卫大为心惊。蒋介石在他任命的“川北剿匪督办”田颂尧被打垮之后，又于7月急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同时又拨给刘湘二百万元军费、万余枪支和五百万发子弹，督令刘湘发动对川陕红军的“围剿”。

敌重兵压境，我军面临着进入川北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敌人大规模围攻已经迫近的情况下，我军理应停止进攻，迅速转入反围攻作战的准备。出人意料的是，宣达战役于10月下旬刚刚结束，方面军总部就命令许世友率九军二十五师向开江进击。殊不知这是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幻想用“不停顿地进攻”，“粉碎敌人围攻于开始之前”。结果不仅未能如愿以偿，反而使我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

11月1日，许世友率二十五师进入开江城北的永兴场地区，与首先向我进攻的敌第五路第三师遭遇，揭开了反六路围攻作战的序幕。

王陵基的第三师是刘湘的主力部队之一，实力较强，装备较好，还未受

过我军打击，又刚在军阀混战中获胜，气焰甚为嚣张。我们的二十五师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装备较好。最近虽然连续作战两个多月，部队有些疲劳，但因连战皆胜，士气相当高昂。这样的两强相遇，就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激战。从11月1日开始，我们在开江西北的永兴场、天师观、回龙场地区与敌连续激战六、七个昼夜。敌人虽然被我杀伤三、四千，但后续部队却不断增加，战斗的发展逐渐对我不利。许世友找来陈海松政委反复思考和研究着整个战场的敌我变化，一致认为：刘湘的主力投入战斗，说明敌人新的围攻已经到来，如果继续执行进攻的命令，和越来越多的敌人拼消耗，后果不堪设想。两人把情况向方面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建议对当前的作战方针作出新的决定。

在日益严重的敌情面前，方面军力排张国焘的重重干扰，决定停止进攻，转入防御，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求得在收紧阵地过程中，大量消耗敌人，促使敌我优劣形势的转化，创造条件转入反攻。

根据新的作战方针，红二十五师和四军、二十军等部队由进攻转入防御，实行节节抗击，逐步撤至宣汉、达县、南坝场一线与敌对峙，一面作战，一面进行反围攻的动员和准备。这时，根据地党政军民也全力投入了反围攻的准备工作，动员民众，扩大红军，武装保卫赤区，消灭刘湘！

不久，川北的一次敌我双方大交战开始了。

一天清晨，许世友在师指挥所附近的山坡上解小便，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抬头望去，几架敌机正向我军阵地飞来。敌人的飞机来得这么早，是往日少见的，这预示着新的行动。许世友当机立断，跑回指挥所，命令作战参谋：“通知部队，迅速作好准备，敌人要渡河了。”接着一排排炮弹像飞鸟似地落在指挥所的前方，响起一阵爆炸声。

许世友在指挥所里，神情自若，静静地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一会儿，敌人在曾家山东南的东林河渡口附近开始渡河。有的乘船，有的坐筏，有的徒涉，成群的士兵在其指挥官的威逼下，像下饺子似的跳进齐腰深的河水中，边打枪边向西岸冲来。

“打！”敌人刚到河心，许世友把拳头猛地一挥，嘹亮的军号声骤然而起，各种兵器一齐开火，密集的枪炮弹暴风雨般地倾泻在河面上，平静的州河顿时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乱成一团的敌人在河中绝望地挣扎着：死伤的，在河水中沉浮；幸存的，狼狈地逃向对岸。清澈、冰凉的州河水，对王陵基之流似乎也特别无情，一下子就吞掉了他的一两千士兵。

第二天，气急败坏的王陵基又派飞机炸，又调大炮轰，组织了更猛烈的进攻。可是当他们渡过河时，我军已按照预定的计划向后转移数十里，进入双河场、北山场一带预定的新阵地。敌人得到的只是炸毁的工事和大量的我军宣传品。

转移新阵地后，我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迫敌逡巡不前。在这样的情况下，许世友关门不出，集中精力考虑着怎样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机会果然来了！

1934年1月中旬，连日大雪。阴沉的天气，棉絮般的雪花，使整个大地都变得混沌迷茫。话说这天，许世友坐在指挥所里，正在看刚刚送来的敌我情况态势图，思考着出击的方向。恰在这时，满身雪花的陈海松政委推门走了进来，他一边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边笑着对许世友道：

“师长，打一下吧！你不是一直在想出击敌人吗，现在可是‘天赐良机’

啊！”

“好！老天帮忙，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许世友一拳砸到桌面上。

“出击地点在哪？”

“你瞧！”许世友指着地图胸有成竹地说。

“大城寨，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

“对！张邦本第九旅的一支部队。该部不知天高地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二人会意地笑了笑，便把任务交给作为预备队的七十五团。

天近黄昏，部队出发了。战士们有的披着白被单，有的反穿着白布里子的棉衣，很快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之中。

夜色笼罩着大地，大城寨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逐渐沉寂下来，又过了一会儿，七十五团团团长韩东山浑身泥雪，满头大汗地跑来向许世友报告：“师长，我们摸到敌人窝里，敌人还莫名其妙哩！有的在抽大烟，有的在烤火，有的已经钻在被窝里睡觉了。我们很快就结束了战斗，歼敌约两个营，还抓了几十个俘虏哩！”

许世友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回去让部队好好休息，伤员要安置照顾好，需要送后方医院的赶快送！”

接着，我军又夜袭庆云场，把敌人一个团全部歼灭，搞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我军有计划的后撤，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当时，正值旧历年关临近，各军阀陶醉于表面上的某些进展，麇集成都，互相祝贺所谓胜利，并下令部队休整，准备“欢度新年”。身为第五路总指挥的王陵基也跑回万县老家，同其老母“团聚”去了。

乘敌休整之际，方面军总部决定抓住敌人松懈麻痹、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集中四、九、三十军各一个师，一鼓作气又吃掉了突出于马鞍山地区的敌人。

看来刘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他在换将调兵之后，又在三、四月份连续发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总攻，妄图在东线夺取万源，在西线进占通江、南江，尔后东西并进，合围歼灭我军。但又很快失败。

刘湘见对万源的几次猛攻，损兵折将毫无进展，焦灼万状。在智计穷乏之际，他颁布了一个严罚重赏的奖惩条例。宣布以三万银元作为夺下万源及其附近阵地的奖赏。并规定：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长、旅长在其所属两旅、两团上阵而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刘湘以为这样一来，他的部下们就能够为他争得寸土尺地了。殊不知，情况更惨。

刘湘像快要输光的赌棍，拿他的士兵作孤注一掷。

许世友从指挥所里向外看去，山坡上，山沟里，到处都是敌人，像蚂蚁寻食似地密密麻麻，拼命地向我阵地上扑来。快到阵地前沿了，许世友命令各种兵器一齐开火，猛烈的火力像一阵狂风暴雨扫向敌人，成群的敌人纷纷倒下。但是，后面的敌人还是往上涌，有的竟冲进了我军的堑壕。我们的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勇敢地跳出工事，和敌人混战成一片。大刀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两军兵械相接之处红花花的，也分不清是刀火，还是鲜血。敌人招架不住，纷纷向后溃退，但过不多久，又增兵压了过来。就这样，你冲过来，我杀过去，一直持续不断。坚守在青山阵地上的我七十五团三个连，在团长韩东山的直接指挥下，抗击敌人两个旅的轮番冲击。在最紧急的时刻，

他们把团二梯队投入战斗，并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终于把敌人完全打垮。在我军的阵地前，敌人留下的尸体像垒劈柴一样，一堆又一堆的遍布于鹿砦附近。战士们硬是奋不顾身，勇似猛虎，一个顶十个地左砍右劈，用大刀威力把敌人杀了下去，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当我军在大面山、青山与敌激战的时候，一股敌人乘机从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的接合部突了进来，先头已进至师指挥所右侧的山脚下，情况十分危急。

反击的号角响了。

许世友向陈海松政委交代了一下情况，带着师的直属分队参加了反击。我军势如破竹，如潮水一般压向敌人，枪炮声、喊杀声震天撼地。一个敌指挥官正挥舞着手枪大喊大叫，许世友飞身过去，劈头就是一刀，不知道是刀太快，还是砍得太猛，那家伙的头颅向山坡下滚出了好远，身子还踉踉跄跄地向前跑了好几步。一场血与火的拚杀结束了，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首……

战役结束，许世友所领导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分别获得了方面军总部颁发的“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两面奖旗。

万源防御战，我军挫败了刘湘主力十几万人的多次猛攻，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沉重地打击了刘湘的嚣张气焰，他如丧考妣，狼狈不堪。连忙向武昌主子蒋介石拍发电报：

“川北告急！请求支援！”

“共军西进！请求支援！”

“拦截不力！久攻不下！”

一怒之下，蒋介石派出了“剿匪大王” 张灵甫的第十一军

3月的武昌。

当北方还是冰天冻地的时候，这里已经柳绿花红了。蒋介石剿共的行营，随着“围剿”向西推进，已由江西的南昌搬迁至武昌。十天前，蒋介石还在南昌召开祝捷庆功会，会后他回到老家溪口，从溪口到南京安排一下，然后乘飞机到了武昌，修改了侍从室的组织，勘察了行营的位置。因为是行营刚搬迁，国内国外事情比较多，把蒋介石忙得团团转。今天上午，黄郛求见，商议中日友好亲善条约，同时提到毛泽东反对此事的声明，指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声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工农劳苦群众与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

“不理他们！”蒋介石冷笑一声：“毛泽东还敢说反对，他不知道红军快要给我们围剿得一个不剩了！马相伯他们也在乱嚷嚷，真可恶！听说史量才也在《申报》上抨击我。”他吩咐黄郛：“你给我分头警告！必要时让戴笠出面动手！”蒋介石于是抖擞精神，除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苏区之外，加派殷汝耕、陶尚铭、殷同配合黄郛同日本谈判，议决华北与伪满在6月1日通车一事。

送走了黄郛，蒋介石又去张灵甫的部队作“剿匪”动员。自从张灵甫在五次反“围剿”中立了大功，倍受蒋介石的青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灵甫也够机灵的，庆功会后，他便邀请蒋介石给他的部队作报告，老蒋二话没说，欣然应诺。

老蒋驱车来到张灵甫的营地，张灵甫早已把人员召集齐全。蒋介石开始演讲他“有名”的“三日亡国论”。面对着全体官兵，蒋介石道：“今天，我同你们谈一谈‘抵御外侮与民族复兴’这个题目，不过这次演讲为了不使日本方面发生误会，我目前不准备正式发表，你们先听着好了。你们要知道，现在我们中国境内到处有敌人，日本只要发一个号令，只要三天工夫，就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中国在如此情形下，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个国防，怎么抗日？有人要求抗日，不说别的，仅是临时添制武器也来不及……”

“校长！”人丛中有一个激昂的声音。

“什么事？”蒋介石一怔。

“报告校长，我是军校刚毕业的学生兵。”那军官说到这里已带着哭腔：“我的家乡松花江已经沦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虽然是个军官，但实在没有脸见人！刚才听校长说我们抗日来不及准备，事实上这是校长的顾虑，我们打红军都有这么大魄力，如果是打日本，一定是……”

“你回去休息吧。”蒋介石示意卫士把这个军官从人丛中带下去：“这位学生官真值得我们同情。”蒋介石叹口气：“一定是神经受刺激太深了，让他住院休息几天吧。刚才说到我们抗日真是来不及，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在这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的！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现在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

“就是日本人尽量让我们来准备国防，”蒋介石走到台边，“试问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所以，如果日本人一天不失败，我们中国的国防便一天建立不起来，我们的民族也一天不能保存！”

“我刚才所讲的，完全是肺腑之言。我们要抗日，只有依靠外国的帮助，没有外国的帮助，根本谈不上抗日！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虽把全中国占领了，但如太平洋问题没有解决，全中国是占领不了的。好了，我们的生路就在这里了！在什么地方呢？在于等待时机！我可以自信，如有六十万以上真正的革命军队，能够绝对服从我的命令，统一指挥，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倭寇！大家要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现在要把中国改做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想要同世界各国来决战，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国来决战，他就掌握不了东亚霸权，也就解决不了太平洋问题，也就不能并吞我们中国！”“所以！我明白地告诉大家，今日之下，只有努力剿共，消灭了赤匪，再得到了外国的援助，我们才可以谈到抗日！如果现在高唱抗日论调，那只要三天，我们就会亡国！——完了！”在台下马靴的碰击声中，蒋介石回了一个礼，匆匆回到办公室，指着侍卫官的鼻子大叫道：“把那个松花江人放哪里去了？”“报告委员长，现在在休息室，委员长说过请他休息。”侍从官回答。“混蛋！”蒋介石大怒，“把他放到禁闭室！限三天内把他送到南京军人监狱，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动！”“是！”侍卫官扭头就走。“报告委员长！”秘书推门进来：“你的加急电报？”“哪里来的？”“成都。”“啊，刘湘！”蒋介石展开阅读，“川北告急，速派兵增援！……”蒋介石不禁大惊。刚才他在大庭广众下的神态，不禁为之一扫。“娘希匹！我委任你这个四川剿匪总司令顶个屁用！”蒋介石跳脚骂起娘来。正在这时，杨永泰又推门进来：“报告委员长，您的加急电报。”“哪来的？”“刘湘。”“啊，又是刘湘！”蒋介石接过电报，连看也不看，撕个粉碎。接着他背剪双手，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使他焦灼不安。“事情已到这一步，想办法给他个答复！”秘书提示老蒋。

“快发报！”蒋介石止住脚步：“全力堵住！如堵不住，拿刘湘是问。”

当天下午五点，蒋介石又接到前方的电报，说红军部分已经北上抗日！共产党已发表《北上抗日宣言》。

蒋介石怒发冲冠，面色铁青，倏地起立，一挥手把送电报的陈布雷吓了一跳，倒退两步。蒋介石声音颤抖：“布雷，立刻下令，堵住这两个军团，任何代价，在所不惜！”他挥挥手：“赶快发报！”

“是！”陈布雷刚走到门口，蒋介石却又叫道：“回来！今天的围剿情形怎样了？”

“报告委座，”陈布雷定定神：“永新、安福之间，对方河西红军以地理之便，我军损失七百余名；宁泽方面，正同对方的东进军作战，情况不明；红四方面军实力不弱，与我主力军激战两日，据报我方六路围剿已告一段落，损失新枪千余支，阵亡士兵一万三千余人……”

“啊？”蒋介石一阵暴跳，歇斯底里地尖声叫道：“娘希匹！娘希匹！你为什么不早说！”

在盛怒的蒋介石面前，陈布雷兀自低着头，不开口。待蒋介石发过脾气，陈布雷这才告退，传令赣、闽、川一带兵力堵击红军北上抗日部队。陈布雷退后，蒋介石抓起电话直摇南京，指名戴笠听电话。半夜三更，电话铃响，戴笠从被窝里爬起，操起听筒。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蒋半夜三更来电。

“委员长这个时候还不休息，太操劳了。”

“是啊，”蒋介石怒气未消地说：“这几天要求抗日的声音越来越大，

红军已经北上，这怎么可以？我不抗日他抗日，这不是要我的好看？现在除了命令四处堵截外，我要你在京、沪、津放手于下去，凡是敢说抗日的，娘希匹你给我杀了！”

“是是是！”

“今天有人说到抗日吗？”

“报告委员长，这，这方面的言论多得很，委员长犯不着同他们一般见识，影响健康。”

“你说！”蒋介石咬咬牙：“挑几个有名的。”

“委员长别说了，我照做不行吗？半个月后我向您汇报。”

“好！”蒋介石大声下令：“你给我采取行动！还有，小心露了马脚。”说完便把耳机使劲一搁，蒋介石这才喘口气，满身轻松。但蒋介石认为还不能睡觉，事情只办了一半，还有怎样拦截红军北上。不行，还要动员全部兵力，投入“围剿”。好钢用在刀刃上。作为“剿赤”总指挥的他，接着又拨通了三个电话，再调三个军的部队开往川陕边界，配合刘湘等当地部队围堵红军，限三个月灭“匪”。话说这三个军都是蒋的嫡系部队，皆是王牌。其中就有“剿匪大王”张灵甫所在的十一军。以此不难看出蒋介石的决心之大。

一令之下，三军齐发！

万源保卫战，许世友一跃成为红四军 军长

光阴似箭，冬去春来。

嘉陵江流水哗哗，大巴山峰峦叠嶂，芳草返青，百花争艳，春意盎然，一派生机。川陕边区的革命斗争，也像雨后春笋一样蓬蓬勃勃，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红四方面军乘粉碎了蒋军六路围攻的胜利之暇，许世友又带部队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练兵高潮。

村村寨寨的打谷场成了部队的天然练兵场。有的连队在练队列，有的在练瞄准，有的在耍红缨大刀，有的在练投弹，有的在练刺杀，还有的在练对打格斗……阳光下，刀枪飞舞，银光闪闪，喊声冲天，威震敌胆。

许世友正指挥一队士兵练打拳劈刀，八个士兵轮流演练了一遍，战士们个个生龙活虎，一拳一脚，伸收有力；一招一式，准确熟练。许世友忍不住大声喝彩：

“对！就这样。不要小看这打拳劈刀，它能对付敌人的花枪。他们的拚刺追求姿势，讲究节奏，不如我们的拳头、大刀管用。”

士兵们一阵苦练之后，一位面色红润的小兵，名叫刘振良，立刻敛住飞刀，喊道：“听说许军长是少林出家，许军长何不露一手，让俺们也饱尝眼福，开开眼界！”

原来许世友在万源保卫战一仗，打得极为出色。作为一师之长，他率领部队，在右垭口歼灭李家钰部四个团后，跟踪敌第三路猛追，先占仪陇，再克阆中，歼敌三千，一直把敌人赶到嘉陵江两岸，协助方面军一举粉碎了敌六路围攻。战后，方面军总部为表彰该师战功卓著，授予“猛虎师”称号。许世友也由师长提升为红四军军长。职务的变化，更成了他杀敌立功的一种激励。于是在他任职军长那一天起，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刚才，战士刘振良的一句话，引得大家拍手叫好起来。

“许军长，你就露一手吧！”一战士接着催促道。

“你让我露什么？”豹头环眼的许世友，听到此话，莞尔一笑，道：“我还没有什么准备，你们帮我出个题目吧！”

“先是少林棍，后是少林刀！两样都要。”面色红润的刘振良，此时灵机一动，大眼睛一转道。

“军长，少林棍是你的拿手好戏，先耍少林棍吧！”一战士把一根棍子递给许世友。

“那好！”许世友手接哨棒，双手合十，向大家鞠躬道：“大家一定要看，恕我献丑。”

话音未落，抽出哨棒，在天空划了个半弧，一个“鹞子翻身”，接着又是一个“旱地拔葱”，身随棒转，“嗖”的一声就腾立在打谷场中心的青石碾上，似老君下凡，威风凛凛；又似苍鹰登枝，猎物在前。顷间，他怒睁圆目，只觉头顶蓝天，脚踏大地，渐进佳境，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红日初升，霞光万道。他慢慢地从腋下抽出哨棒，霎时间快速耍将起来，棒梢上的三尺红缨翻飞，光闪缨舞。且看那缨舞，好似一群追觅的蝴蝶，在他身前身后、身左身右上下翻飞，好看极了！待到激烈处，他还能一只手把棒打转。棒把直亭亭地立在他的手心里，像陀螺一样，嘟嘟噜噜地旋飞，……战士们为军长的技艺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

这时节，只见他一忽儿是“白云罩顶”、“枯树盘根”；一忽儿是“随风采莲”、“罗汉闪身”，尽是高难动作。眼见哨棒飞舞，耳闻“嗖嗖”风响，却不见棒是怎样飞打抽劈，而地面上的残叶碎屑，犹如飓风，被搅上天空。真把战士们个个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且说正当大家看在兴头上，而许世友突然来个见好就收。这时，还处在神魂飞驰的战士们才不知疼地鼓起掌来。许世友为了不扫众兴，接着又重新起棒，耍将起来……

说话间，振良又出了新点子，道：“许军长舞棒，向来是泼墨不染，如今没墨，何不就河水一试。”

战士们说做就做，于是战士们跳进嘉陵江，用帽头、荷叶端来江水，用手向军长身上洒将起来。只见水随棒飞，喷出一丈多远，整个打谷场上好像下起濛濛细雨。早晨的太阳平射下来，照得那水珠儿犹如连缀的珠玉玛瑙。“好啊！好啊！”在场的战士禁不住地喝彩起来。

许军长陡然收住哨棒，大气不喘一口。这时，只见打谷场上除了有一直径丈余的圆地未落一滴水外，其余全是湿漉漉的。大家又是一阵喝彩声。

突然间，面色红润的小兵刘振良又站出来点题，道：“许军长的少林刀更令人叫绝。再来试试，好不好？”

“好！”战士们拍手齐应。

许世友推辞不肯，大家不让。正在这时，俄见西北方向有青烟一缕，飞入云霄，接着是马蹄声“踏踏”传来，如同战鼓一般扣人心弦……

徐向前紧急召集许世友，再次谋划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之前，面临着新的形势。在“六路围攻”中惨遭失败的四川军阀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状。蒋介石气急败坏，责骂各路军阀“均畏匪如虎，望风而逃”，“犹复捏报战情，混淆是非”，“致任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他一方面连催刘湘“复职”，并将“奔逃”、“捏报”最甚，“不惟牵动全线战局，尤足动摇各路军心”的罗泽州“革职查办”，以图稳定战局；一方面令其嫡系三军胡宗南、上官云湘等部队相继入川，以贺国光等人组成“驻川参谋团”，乘机攫取四川大权，积极筹划“川陕会剿”，妄图对我军发起新的围攻。

在此期间，我方面军为巩固和发展反六路围攻的战果，加强部队建设，为粉碎敌人“川陕会剿”做好准备，各部队相继转入了整训工作。

1934年11月，继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之后，方面军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川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今后的作战方针，确定在部队经过一个时期的整训后，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和甘肃南部发展，使川陕根据地扩大成为川陕甘根据地。会议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坚决斗争，加强一切工作，充实自己力量，冲破‘川陕会剿’。”

恰在方面军整训期间，1935年1月17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毛泽东思想指引的胜利道路。同时，党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对红四方面军当前的战略行动给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电报指示。内称：“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大计，决定我野战军（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因此指示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

红四方面军在广昭战役之后，主力是集中的。接到中央电报后，理应按照中央指示，迅速准备，积极创造条件，克服客观上存在的一些困难，尽快打过嘉陵江去。但是张国焘却违背中央指示，按兵不动，直到中央再发电追问此事时，张国焘仍持反对意见。徐向前，人称徐总指挥，力排众议，坚决执行中央决议，协同中央红军，打过嘉陵江去，进而北上。

为尽快传达中央指示和方面军决议，徐向前带警卫员飞马来到第四军指挥所，恰赶军长许世友下部队督促训练，于是徐向前又催马来到训练场，身材高大的徐向前翻身下马，许世友迎上前去。

“老许，你让我好找哇！”徐向前道。

“司令员，看来有战事啦？”许世友双目凝视徐向前，心想总指挥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有急事相商。

“让你猜对啦！”徐向前“哈哈”一笑：“快走吧！咱们回军指挥所，边走边说。”

“好吧！”许世友应了一声，转身又向战士们：“你们自己练吧！有关少林刀改日再教。”

“许军长，有什么战事，可别忘了我们尖刀班的用场！”面色红润的小兵刘振良道。

“忘不了！”许世友连连摆手告辞，然后大步流星地跟了上去。

嘉陵江前，枪弹如雨。“军长，快躲一躲！”“前方在冲锋，我往哪里躲！”

汹涌澎湃的嘉陵江，是偌大的四川省的四大河流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江。传说当年魏、蜀、吴三军争夺该江，吴军兵亡三千，大将军康泽投江自尽，无颜见父老。该江起源于秦岭山脉，与长江汇合于重庆，中上游出没在高山狭谷之中，水流很急，对于缺少渡河工具的我军来说，确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

敌军为阻止我军西渡，以五十三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北起朝天驿，南至新政坝，约三百公里正面的嘉陵江西岸地区，纵深直至涪江沿岸。邓锡侯第二十八军的二十一个团，防守北起广元的朝天驿、南至射箭河以北的沿江地段，其中十五个团部署在一线，六个团位于广元车家坝和昭化西南的剑门关为预备队。田颂尧第二十九军的三十二个团，防守射箭河以南至南部县的新政坝，部署在一线的有二十五个团，总预备队七个团配置在阆中以西的思衣场地区。敌人布防的特点是正面宽大，兵力稀薄，纵深空虚。

经过反复勘察地形，主要突破地段选在哪里？胸有成竹的徐向前一拳砸在桌面上，然后指点地图道：“就在这里——鸳溪口至阆中以北地段。集中主要兵力兵器，重点突破，首先夺取沿江要点，尔后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至涪江的广大地区，为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

接着，徐向前抽了口烟，道：“我军选择的这一重要突破地段，江面虽较宽，约一百五十米至四百米，却是敌整个江防的薄弱部位。该地段正面宽约三十公里，敌人仅部署了一个半师，一线地区只有四个营。这些部队属田颂尧第二十九军，装备较差，又因屡遭我军打击，士气低落，是薄弱而好打之敌。从地形条件看，东岸一般高于西岸，便于我军隐蔽待机和组织火力掩护。水文条件也是有利的，江水流速平缓，水深只有三到五米，岸滩比较平坦。”徐向前一字一板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又道：“要渡过江去，困难还是不少。嘉陵江上没有桥，所有的船只不是被敌人劫持到西岸，就是被击沉、烧毁了。没有渡河的工具怎么办？我决定：动员一切力量，自己动手造船。”

接着，徐向前又把方面军的兵力作了部署，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充分发扬民主，会议于半夜鸡叫时结束。

根据地人民听说红军要造船渡江，从人力、物力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有的把自己用来盖房子娶新娘的木料扛来了；有的把点灯或油漆家具的桐油也送到了工地。许多船工、铁匠、木匠带着工具，跋山涉水，赶到工地参加造船。军民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造出了可以同时运载三个团的船只，还用毛竹扎了三座浮桥。

与造船的同时，各部队在思想动员、敌情侦察、组织计划和渡河训练等方面，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3月28日黄昏，各部队按预定计划推进至嘉陵江边。

29日凌晨三点钟，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沉寂的夜空，我军的渡江突击队，像离弦的箭，在苍溪以南的塔子山附近，以神速的动作乘船飞驰对岸……

“哒哒哒”，敌人突然发现我军突击队已到对面岸滩，立即开火，封锁岸边。就在此时，突击队尖刀班的面色红润的小兵刘振良，中弹身亡。

许世友闻知刘振良阵亡，不觉一阵心痛：多么可爱的战士啊，今年他刚

刚十七岁。作为一员虎将，战场上的“暴君”，他爱他的聪明，他爱他的灵机，更重要一条，他爱他敢在他这个堂堂一军之长动怒的时候，跟他直言抗辩，他爱他据理力争的勇气、胆量和见识……说实在的话，许世友最讨厌那些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人。他本想这次仗后把小刘调到自己身边，做自己的警卫员，如今一切都化为泡影，他怎能不心疼……

许世友在前沿指挥所来回踱着脚步，此时他要发疯。一发不长眼睛的炮弹，落在指挥所前方爆炸，掀起一股冲天气浪。

“军长，快躲一躲！”急得警卫人员直跳脚。

“前方在冲锋，我往哪里躲！”他熊了对方一句：“谁要往后躲一步，我就枪毙他！”

这时敌人的机枪“突突”地扫射过来。许世友立即命令：“奇袭不成，改为强渡。命令部队，火力全部展开！”霎时间，我军的数十门迫击炮和几十挺机关枪一齐向敌前沿猛烈射击。密集的火力构成了道道火网，自天而降，映红了嘉陵江的夜空。

在我军强大的火力掩护下，突击队又重新跃起，高喊着“为战友报仇雪恨”的震天价响的口号，前仆后继，一举突破对方的封锁，胜利登岸，全歼守敌一个营，击毙敌团长陈登朴，随后又击退了左右两翼敌人的反击，占领了李社坝、老君堂、胡家场一带的登陆场。

紧接着，渡江冲锋号吹响，方面军第一梯队分三路渡江，如数把钢刀直插对岸。偌大的河面上，人头钻动，战士们手端上了刺刀的枪，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了强攻。子弹在长空飞舞，枪声震耳不绝。

一队队士兵有条不紊地进入浮桥。军长许世友站在桥头，像一座黑色的铁塔，面目铁青。此时他的声音有些嘶哑，不停地挥手招呼部队：“快！快跟上！”

竹扎的浮桥受江水冲击，时起时落，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敌人的几架飞机，带着“哭泣”似的声音在上空盘旋，不时扔下的炮弹在浮桥两侧江面掀起一股股水柱。战士们顾不得这些，迅速而有秩序地向对岸冲去。

渡过江，许世友又指挥大军配合友军一举攻下南部县城。守敌在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与此同时，各路劲旅猛向敌纵深及其两翼发展战果。三十军与九军一部，在年轻有为的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领下，攻克剑阁县城，又向北疾进，协同副总指挥兼军长的王树声同志率领的三十一军，攻打敌江防纵深要点——剑门关。

剑门关、鬼门关，嘉陵江的天险。当年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这样地描述剑门关的险要地势：“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剑门关确是险要，两边峭壁如利剑砍成，中间只有一条人行道南北穿过，成为出入川陕的必经隘口，过山如过关。敌第二十八军的宪兵司令刁文俊率四个团把守此关，构成了江北纵深要点。

“拿下它！”方面军总部一声令下，三军齐围。敌据险顽抗。王树声同志决定集中使用火力，掩护突击队对敌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四月二日午时，攻击全面展开。敌拚命反扑，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双目圆瞪，甩下戎装，露出赤臂，手拎大刀，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上次没有来得及在战士中表演的少林刀术全用上战场了。只见他吼叫一声，如猛虎下山，抽出钢刀，

径照那“大檐帽”的军官劈去。“大檐帽”不敢怠慢，轻轻一跳，也从腰间抽出了钢刀。

“往日，老子练武就缺活靶子！”许世友一个“野马跳涧”，真是上山虎碰到了下山虎，云中龙碰上了雾中龙。许世友一刀劈去，那军官躲闪不及，削下了半拉脑袋，“唉呀”一声没喊出一半，便倒了下去。

敌人也是前倒后涌，人头越来越多。许世友那管这些，只见他手中的单刀便一路紧似一路，一路快似一路，一口气耍了六六三十六路，劈倒了六六三十六个敌人。那真是风雨不透，点水不漏，比他的少林棍更显威风。激战半日，守敌全部被歼，无一漏网，红旗终于插上了敌人狂称为“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

许世友大吼一声：张灵甫，你还往哪里逃

红军过了河，
羊子奔索索（四川土语，形容杨森欲逃不能），
冬瓜遍地滚（田颂尧绰号冬瓜），
猴子摸脑壳（邓锡侯绰号猴子），
矮子挨鞭打（李家钰绰号矮子），
刘湘怕活捉，
请问委员长，
看你又如何？！
这是四川人民在我军突破嘉陵江后流传的一首歌谣。读者细品，余味无穷。

且说我大军突破敌沿江防线后，残兵败将溃退盐亭、梓潼，龟缩江油（现武都区）、中坝地带，企图构成新的防线，阻止我大军西进。方面军总部为取得战役全胜的目的，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中坝地区之敌。赋予许世友部队的任务是：攻克梓潼县城，阻击绵阳方向可能增援之敌。

善打恶仗、大仗的许世友接到命令，立即通知号兵吹号发令。在一块开阔地上，许世友对先头部队第三十一团作了简要动员：

“同志们，嘉陵江是过来了，摆在我们面前还有一百五十多里山路。我们要拿出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劲头来，追歼逃往梓潼的敌人！”

将强兵勇。像他的指挥官一样，指战员们听说还有仗打，连日作战的疲劳一扫而光，换上新草鞋，又迈开了矫健的步伐。

4月的川北在温煦的阳光之下，田野里一片片都是菜园。芥蓝开满了白花，白菜簇生着黄花，椰菜在卷心，枸杞在摇曳，鹅黄嫩绿，蝶舞蜂喧，好一派江南春早。几千人马排成一路纵队，沿

田间泥路，不停息地飞速前进。没有人说话，咳嗽的人用手捂着嘴，闷住声音。一路上，只有人的脚步声和马蹄声，夹杂着沿路村庄的狗吠和田里的蛙鸣，打破这田野的寂静。

再看行军路上，到处都是敌人遗弃的枪支、弹药、被装、大烟等物品，还有从老百姓那里抢来并来不及带走的粮食、布匹、牲畜等。沿途村落集镇，被敌人洗劫一空，焚毁的房屋仍在燃烧，惨遭蹂躏的妇孺在哭泣……看到这一切，战士们怒火满腔，宣传队员们不时对部队大声疾呼：“快，追上敌人消灭他，为乡亲们报仇！”

大军翻山越岭，很快兵临梓潼城下。经过激战，以许世友为首第四军很快拿下了这川陕大道上的重镇。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第九军也乘敌不备渡过涪江，强攻硬打占领江油外围的观雾山、公子坪、阵塘观、塔子山诸要点，对江油守敌形成了合围之势。以李先念为首的三十军也把红旗插上了中坝、彰明的山巅。

再说江油、中坝地区是川西北的富庶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中坝还有“小成都”之称。该地区在军事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为成都的北方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末期，魏将邓艾亲率精兵三万，自甘肃阴平翻山越岭七百余里突袭江油城。蜀军守将马邈毫无准备，来不及组织抵抗。江油城一丢，蜀军防线全面崩溃，魏军长驱直入成都。蜀汉后主刘禅见败局已定，只好派侍中郎张绍带着皇帝的御旨向魏军投降。

由于这一地区特有的地位与作用，我军的攻势对成都构成了重大威胁。

成都市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以及反动官僚惶恐不安，纷纷变卖财产，准备逃往重庆、武汉、上海、香港等地。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刘湘为保住其四川省的统治大权，不遗余力拼凑了十八个团的兵力，加上蒋介石新增派的援兵八个团，由邓锡侯率领，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江油、中坝反扑，妄图解江油之围，除成都之险。

连日作战的疲劳并没有消磨掉许世友的锐气。许世友黄昏时分接到方面军总部的命令，连夜与政委王建安、副军长刘士模、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以及几个师长到鲁家梁子勘察地形，打敌援兵。

说话间，他们登上了海拔近七百米的鲁家梁子主峰，凭高而眺，江油和中坝隐约可见。鲁家梁子和塔子山似一道巍峨的城墙，把江油与中坝拦腰隔断，山东侧有涪江，西侧有八家河南北向流过。控制了这道山梁，就卡住了中坝入江油的唯一通道。

许世友指点着江山，边安排兵力边下命令道：“就在八里长的唯一通道两旁埋伏兵力，设置‘口袋’，引敌上钩，然后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许世友又下达了各师阻击地段和兵力部署。末了道：“黎明前大部队进入指定位置，抢修工事，做好伪装隐蔽。”4月17日晨，金色的太阳爬上山巅。川陕的要道上，突然传来电驴子的吼声，声音越来越尖锐了。随着这个家伙的降临，不一刻，黑压压的敌群沿公路向我阵地的“口袋”里冲过来了。东南上空突起的一片乌云，也跟着敌酋的军车滚滚压过来。气压大大增强了。由于四周围异常的沉默，时间像是停顿不前了。

怎么办？战士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军长许世友，只见军长许世友在大敌面前，神情自若。他把目光又投向号兵，那意思非常明白：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网开一面，放他进来！

战士们如吃一颗定心丸，继而又把目光投向公路上黑压压的敌群。只见敌群纵队大踏步往前行进，不可一世。行军纵队中间有一高头大马，马背上驮有一位将军，俨然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一身黄色戎装和枣红大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使此人威武几分。且说此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江西第五次“围剿”中建立“功勋”的新任师长张灵甫。他斜挎着蒋介石赠送的驳壳枪。川北告急，为了“剿赤”灭共，阻止红军北上，蒋介石又把这条“鹰犬”放了过来。张灵甫率部队昨日入川，恰是时候，因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被红军击败，溃不成军。张灵甫见“邓猴子”失败，连连骂娘：“娘的，都是熊包一个！”于是，他拔出驳壳枪，对准“邓猴子”的逃兵，一梭子打过去，十二个逃兵成了他的枪下鬼。接着他向自己的部队吼叫一声：“跟我上！”于是便带领自己的部队冲了过来，孤军突出，谁知却进了我红四军的“口袋”。长长的队伍在公路上慢慢蠕动……

“打！”待张灵甫的先遣分队进入我军“口袋”底部，军长许世友下了命令。

随着许世友的一声令下，我大军首先断敌后路，然后拦敌先头，中间开花。一挺挺机枪、步枪向敌人扫去；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不可一世的敌人进无进路，退无退路，已是进退两难了，顷刻间，倒下一大片。刚才还气宇轩昂的张灵甫，见势不好，忙跳下大马，命令部队伏倒，原地负隅抵抗。

“嘟嘟嘟——”一梭子子弹扫过去，张灵甫若迟下战马一步，也会和战马一样中弹身亡。困兽犹斗，张灵甫多次组织反扑突围，均被我大军打退。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突然，一股敌人突破了我军左翼阵地，那里是我军十一师与十三师的接合部，如不能制止敌人的连续突破，将会给战局造成极其被动的局面。

军长许世友与政委王建安耳语一番，当机立断，决定使用预备队第二十八团，夺回丢失的阵地，封住“口袋”。

二十八团是个善打硬仗的老部队，团长王近山，人称“王铁人”，是位勇敢善战的骁将，交给他们的任务没有不能完成的。

在王近山的带领下，二十八团迅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击。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在山谷中回荡，复仇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响，寒光闪耀的钢刀砍向敌人，火红的战旗重又飘扬在三十四团的阵地上。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我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敌人最终没能冲出“口袋”。

面对着我军的四面合围和强大攻势，急得团团转的张灵甫黔驴计穷，他像一只无头苍蝇在“口袋”里撞来撞去，眼睁睁的看着全军覆灭，最后他拔枪准备自杀……

“师长，你可不能扔下我们！要死我们一起死！”警卫员的劝说打消了张灵甫死的念头。他心想也是，天即将黑下来，再作一次突围。

“嗒嗒嗒——”正在此时，许世友眼见天要黑下来，立即命令号兵吹起了冲锋号。

残阳如血，勇士们跃出战壕，上了刺刀，像离弦的箭，直扑敌阵，与敌人展开了刺刀见红的搏斗……

前来参战的人民群众遍布山头，手摇红旗，呐喊助威：

“抓张灵甫啊！”

“别让张灵甫跑啦！”

“缴枪不杀！”

“我们宽大俘虏！”

喊叫声在山谷中回荡，敌人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

我军逐渐缩小包围圈，不少参战群众也手拿扁担、锄头和鱼叉从四面八方涌来。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残敌纷纷缴械投降。至下午六时左右，战斗胜利结束，敌七十四师基本全军覆没，余部数百人溃逃塔子山而去。

当许世友带敢死队赶到塔子山下时，只见一棵独立树下，一个头大肚肥的大胖子被人群围在中间，此刻他身穿黄呢子国民党将军服，头上的大檐帽滚在地上，双手抱脸，耷拉着脑袋，颓丧地坐在草地上。

“捉到张灵甫啦！捉到张灵甫啦！”人们争相把这一特大喜讯报告前来的军长许世友。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许世友拨开人群，来到那人跟前，躬身一把抓起那人后脑勺的短发，那人“哎哟”一声仰起头来，连声道：“我投降！我投降！”

“娘的，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你不是张灵甫！”许世友一顿手，那人疼得呲牙咧嘴。“快说，张灵甫跑到哪里去了？不然我宰了你！”

“他，他，他从那边跑了。”

“快给我追！”许世友说完便带敢死队向塔子山方向追去。

再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面对大兵压境、四面楚歌，几次突围不成，部队伤亡严重，作为一师之长，他从来还没有打过这样的惨仗。本想再次趁夜

暗突围，死里逃生，不料想对方吹起冲锋号，杀声连天。张灵甫一面命令部队拼杀，一面准备换装潜逃。两军相战勇者胜。正在两军短兵相接之际，他瞅了一个“空儿”，携带警卫连——一个个膀宽腰圆的卫士，一路掩护，一路拼杀，终于来到塔子山脚，最后攀悬崖上了山峰，逃之夭夭。

张灵甫在塔子山峰巅，喘了口气，最后清点人数时，身边只剩下三十八人了。好死不如赖活。张灵甫暗暗庆幸，庆幸这不幸中之大幸！恰在这时，山下一路青烟滚起，许世友带领敢死队拍马来到山脚悬崖下。不一刻，他们弃马上了悬崖，追上了张灵甫望风而逃的“尾巴”。

“张灵甫，我看你还往哪里逃！”许世友大吼一声，如猛虎下山。敢死队的队员也个个是好样的，一个个跳将过来，冲入敌阵，接着又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拼杀。

军长许世友貌不惊人，耍起刀来，令猛虎惧怕三分。他黑色脸膛，两道又粗又黑的剑眉下有一双透人骨髓的眼睛。他勇中有谋，粗中有细，大眼一扫，便认出了那位不穿将军服的张灵甫，他一刀快似一刀，一连砍倒几个卫士，跳到张灵甫面前，拉开了架式。此刻，兵对兵，将对将地摆开了阵式。

“张灵甫，你虽乔装打扮，也逃脱不了这覆灭的命运！来，吃我一刀！”许世友“哈哈”大笑。

“你，你……”张灵甫面对着这一头猛狮，只见他双目喷火，心里不免胆怯几分。

“我乃许世友！”许世友说完一刀劈去。

张灵甫急忙闪过，随着从背后抽出单刀，照定许世友的脖子削来。许世友一猫腰躲过，接着抡起偃月刀，也称鬼头刀，照张灵甫腿上就砍。张灵甫使了个旱地拔葱，纵了几尺高，趁势来了个鸭子浮水，在空中举刀砍向许世友。

张灵甫的卫士见主子不是许世友的对手，忙道：“师长，我来战他！”话音一落，举刀便杀。

许世友举刀相迎。二人打了不到三个来回，卫士已力不从心，只有招架之力，无有还手之功，眼看就要败阵，张灵甫又纵身前去帮助。许世友大战两人全无惧色，一口宝刀上下翻飞，呼呼挂风，挡前遮后，封左避右，不时主动进招，砍这削那，又战了十多个来回没分胜负。

此刻，张灵甫心想，若要这样战下去，怕自己也不是对手，再者对方大兵在后，不能恋战。想到这里，趁卫士对付许世友之机，他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腰间拔出驳壳枪，举枪便射。许世友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早有提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个“鹞子翻身”，接着一个“空中摆莲”，一脚踢飞了张灵甫手中的驳壳枪。许世友举刀刺向对方。张灵甫一个纵身跃出圈外，他口喊一声“撤”！便带残兵败将望风而逃，连他那老蒋赠给他的皇家驳壳枪也顾不得拣了。许世友带勇士追了一阵，又劈死数人，眼看天色已暗，决定回兵。

败将张灵甫虽未擒住，许世友却意外的得到了一支上好的驳壳枪。许世友爱不释手，战争的升级，枪杆子出政权，他深知这枪比刀的重要！因此他也庆幸，庆幸这不幸中之大幸！

许世友手摸着这锃光闪亮的驳壳枪，想着这枪的传说，感慨万千：这支皇家驳壳枪啊！它刻着日本天皇的罪恶、蒋介石的血债，又有张灵甫的深仇！我许世友为穷人打天下，不除外贼内奸，怎能咽下这口气！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我许世友和他们拼了！

第三十二章

白山黑水

张灵甫兵败山倒、驳壳枪落入他手的 消息震惊了蒋介石

4月的重庆。

郊外风景幽美，青色的河流纵横交错，犹如蛛网。刺槐花香袭人，水杉遮天蔽日。绿树掩映下的通往机场的路一直延伸郊外很远的地方。公路两旁尽是果树、菜园和种植庄稼的田野。公路上，一辆日式吉普车在四辆摩托车的护卫下，从郊外机场缓缓驶向城区。在城心的街道两旁，警察林立，百步一岗。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位从武昌坐飞机来重庆的使者决非一般要员。

张灵甫兵败山倒、驳壳枪落入他手的消息，昨日通过电波传到武昌国民党剿共“前指”，蒋介石闻此消息，不觉一惊：

“重读一遍！”他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

陈布雷又重读一遍电文后，他大吼一声“心疼”，瘫坐在椅子上，豆大的汗珠从额前滚落下来，嘴唇发紫，心闷气短，吓得侍从们赶快唤来大夫和夫人宋美龄。好一阵子抢救，蒋介石方喘出一口长气来。

宋美龄如释重负，她把陈布雷唤到外间，以责备的口气，道：“这么大的事件，你不和我商量一声，就直接捅到他耳朵里，多险呀！你跟他多年，还不知道这皇枪（驳壳枪）在他心中的位置？张灵甫全军覆没倒没有什么可怕，而这皇枪可是他“剿匪”的资本，也是他的荣耀，他不能没有它或失掉它！”

“夫人，我知道了，”陈布雷再三解释：“当时接过电报，我也心急，没细想就送给他了，这是我的疏忽。”

“娘希匹！张灵甫，看你还像个人样，净给你戴高帽。可算我姓蒋的看瞎了眼，你不光全军覆没，又丢了你的驳壳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蒋介石高嗓门的骂娘声传到外间，宋美龄和陈布雷赶忙回到蒋介石身边，又是一阵劝慰。

“动怒伤身。事情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你要消口气。”宋美龄温存地劝道：“再说人家张灵甫对你还是忠诚的，也不是故意想打败仗。枪毙他还不容易，一发子弹便可以解决问题。问题倒不是那么简单！眼下团结一致、剿共要紧，可不能做出那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对张灵甫的处理，刚才我和布雷也商量了一下，最好的处分是，该将十年不用。”

蒋介石气消一半，点点头，显然他是同意夫人的意见。在他的家庭中，宋美龄是他的贤妻；在他的蒋家王朝的政权中，宋美龄又是他的高级参谋、顾问；在他的蒋家王朝的外事工作中，宋美龄是他的“外交部长”。此事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他对夫人宋美龄在诸多公开场合的称赞便是证据。

“气只可鼓不可抑”。陈布雷也接着宋美龄的话茬说下去：“总座不妨再听听别人的意见。五次围剿，我们把共产党赶出了江西根据地，把革命大大推进了一步，剿匪前指由江西南昌迁搬湖北武昌，这是最大的胜利。如今还有困难，乌云遮不住蓝天。只要我们内部精诚团结，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

“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把剿匪前指由武昌转迁重庆，你给准备飞机，明天我先去打前站，并发电通知成都刘湘。不完成剿匪任务，我死不瞑目！”蒋介石又激动起来。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在地上踱了个来回，命令陈布雷道：“快去准备！”

“大令，你办事太急躁了，总想一口吃个胖子。迟一天，等我处理完手头工作，我愿和你一起去。”宋美龄道。

“不用！”蒋介石摆摆手，道：“你和布雷先留下，我和杨永泰先走。布雷，你通知杨秘书长到我这里来一趟。”

“好的。”陈布雷告辞。不一刻宋美龄也通知侍从们为蒋介石收拾行装去了。

“总座，你唤我？”杨永泰风风火火地跑来，一进门就行个军礼问道。

“坐下。”蒋介石指一指身边的椅子道：“川北告急，共匪逞凶。我想把剿总由武昌搬到重庆去，准备明天走，你和我一起打前站。”

“这，这……”杨永泰听后，一时感到突然，有点为难，因为他正准备回家为老母做八十大寿。

“看来你还有什么事憋在肚子里，快说吧？我听听。”蒋介石见杨永泰面有为难之状，便问其缘故。

杨永泰以实相告道：“我是老母的独苗，明日是老母的八十大寿，我想回去庆贺。”

“噢，是这么回事！”蒋介石长叹一声，接着说：“你母亲八十大寿，作为下辈，我也应该送个寿帖吧。”说完就站起身，来到写字台前，铺纸提笔，写下了“天下为公”的题词。这是当年孙中山写过的题词。

杨永泰看看总座亲笔为他母亲祝寿的题词，思绪万千，很受感动，于是，就说：“总座，我明日去重庆。”

蒋介石看了看杨永泰，接着反问道：“你不是要回家替母亲庆寿吗？”

“公事要紧！”杨永泰响亮而坚定地回答后，欣然接受任务赴川。

蒋介石风尘仆仆来到重庆。刘湘心中不乐意，嘴上不能不敷衍。当下蒋介石一行分头同川中军政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接触，大谈“剿匪灭共”，笼络旧军阀。

川军总司令刘湘向老蒋透口气道：“前两天红军围扰川北，逼近省垣，局势严重！此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围剿前途，实在可虑！”蒋介石道：“红军目的不在四川，过了这一阵，大概可告无事。红军企图北上抗日，要拦住他们，消灭在川境。万万不可让其逃之夭夭。”蒋介石说到这里，又道：“听说那个在少林当过和尚的军长许世友很厉害，他还欠了我的枪债。首先要拿下他，以挫共匪锐气！”“是的，张灵甫已领教过啦！几乎全军覆没。”刘湘应道，其实他对“剿匪”并不乐观。“这一下总座入川坐阵指挥，我观局势会很快好转的。”“哪里哪里！”蒋介石摆摆手：“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能扭转被动局势。”接着他又打个比方：“比如那个许世友，我们给他硬的，恐怕他不吃。我们就来软的……”“什么软的？”刘湘迫不及待地问。“比如派 AB 团、蓝衣社打入他内部，造谣中伤，离间他们。让他的上级不信任他，最后吃掉他。”蒋介石说到这里，洋洋得意地说：“这件事不麻烦你们了，我已派人这样做了。五次剿匪时，此法已用，共产党吃不消了，一下杀了他们将领一千余人。还记得那个许继慎军长吗？他就是张国焘杀的。”“妙！高！”刘湘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不几天，武昌的“剿匪”总部彻底搬家，钱大钧、晏甸樵、陈布雷、吴稚晖、宋美龄等一行纷纷坐飞机赴重庆，浩浩荡荡。接着，蒋介石又召开了“剿匪总动员”大会。末了，蒋介石道：“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调遣主要兵力，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共匪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我的部署是：以刘湘为主力，王缙绪部十三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二

十八军和孙震第二十九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两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纵队的夹击；广元以北的邓锡侯一部南下，向我剑阁推进；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防敌东返；邓锡侯另一部封锁土门及北川河谷，防敌西进；李家任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军南下。”

蒋介石阻止我大军会合的企图终成泡影

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期间，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又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区，经西康（今属四川）东南部继续北上。

然而，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的红四方面军，却由于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四川各路军阀以及胡宗南部又从东、南、北三面逼来，处境极其被动。在此情况下，方面军为摆脱不利处境，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会师，决定继续西进，向岷江地区发展。

离开江油、中坝地区的那一天，许世友军长走在大队的后边，望着这前来送行的乡亲们，望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他的心情十分沉痛。联想起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艰难，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联想起根据地人民对我军的深情厚谊和我军撤离后人民将面临的灾难……许世友不觉潜然泪下。越向川西北和西康地区行进，藏民越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为了发动藏民，团结藏民，部队派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使部队第一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有了概略的了解。当地有句俗话：“官住平，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所谓“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每寨是个小小的社会单位，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民房用石头砌成，一般三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家有二三十条牛以上的为“发财人”；有十多条牛的为中等人；仅有二三条牛或没有牛的为穷苦人。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十多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其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像牲口一样，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划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划地为牢”。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汉官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以物换物”的原始交换形式，依然保留，许多藏民甚至以经商赚钱为耻辱。出口货物以毛皮、麝香、鹿茸、贝母、金子为主，入口货物以茶叶、布匹、油、盐、糖等为主。离部队驻地不远的杂谷脑，就是一个出入口货物交换的地点。藏民性情朴实、慊悍、直爽，善骑射，喜着皮衣、革履，食物以牛羊肉、青稞、糌粑、酥油、牛奶为主。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叩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喇嘛教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我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即组成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党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民劳苦群众、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项纲领、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这是我军第一次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切要从头做起。

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

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尽管如此，由于我军抓住了汉、藏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打倒反动土司，分田分粮，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因而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许多藏民分得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各县、区、村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当家作主。藏民地方武装组织，也逐步建立。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党、团支部。总之，党和红军的影响，已经在藏族人民中日益扩展开来。

前线的战斗，相当激烈。北面的胡宗南部，东面和东南面的川军，频频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凭借山险和工事固守，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许世友最担心的是灌县、汶川方向的来敌，因为那一带是从川西平原通向川西北的大道，敌人运输方便，增兵容易。我军利用山险河谷，布下了几道防线扼守。敌攻我防，部队

每行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两个方面军相距益近，会师已指日可待。

这一即将来临的伟大事件，激起了全军无比高涨的热情。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积极筹集粮食，捐献慰问品，准备迎接远征而来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且说1935年6月14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终于来到。

四方面军的第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在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了。蒋介石阻止我大军会合的企图终于成了泡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部队驻地一片欢腾。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

当天，红一方面军在四方面军同志的热情安排下，吃了顿团圆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马铃薯片，饭是青稞、玉米面糊糊，大家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全都忘掉了雪山途中的疲劳。

晚上，双方在大维村的大坪上召开了会师联欢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指战员脸上闪烁着的欢乐笑颜。大家同声欢唱着宣传队刚谱写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一方面军百战百

胜英勇兄弟！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噯！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

得伟大的汇合！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噯！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往前进！

歌声震荡，欢声雷动。

一阵热烈的歌声之后，是具有江西、四川风土味的节目表演，四川民歌、兴国山歌，一个接一个，间隙中连续爆发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掌声。这歌声、欢呼声不仅道出了红军战士心头欢腾的情绪，而且仿佛是在向全国人民宣布：反革命要把工农红军南北分割的局面已经结束，红军的两大主力已汇合成一道巨大无比的洪流，这洪流要荡涤旧社会的渣滓，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次联欢会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战士剧团演出的独幕剧《烂草鞋》。这个剧目歌颂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英勇机智，辛辣讽刺了国民党军队

的愚蠢无能，剧情大致说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劲儿地吹嘘着如何如何追、剿、堵、截红军，实际上是一路跟在红军屁股后面拣烂草鞋。由于红军战士剧团演员亲身经历长征，有深切的感受，丰富的生活体验，演得十分逼真，他们诙谐幽默的动作，不时博得在座的同志哄堂大笑。……那一夜晚，可热闹啦，令人终生难忘。

许世友骂娘：怎么我这个苦大仇深的
汉子，为穷人打天下，一夜之间竟成了军阀、
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我要告到毛主
席那里去！讨个公道

中国有句俗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且说蒋介石的强攻未能阻拦我红军一、四方面军的大汇合，他的软攻，即派 AB 团、蓝衣队等特工人员打入我军内部，挑拨离间，却起了一定效应。比如张国焘，他在四方面军身居要职，大敌当前，红军能否冲破围剿？他却表现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严重干扰了中央的统一部署。两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开始于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决定向北打，张国焘却主张向西打，致使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雁过不落脚的草地，数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进行了长达十七个月的长征，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路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于雪山草地，成了他这种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张国焘并不是孤掌难鸣，和他一唱一和的是红四方面军另一要员陈昌浩。

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西征后，连连碰壁。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的两河口开会；28日，正式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张国焘表面上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率部队北上。背地里却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同时煽动一些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有兵八万，而一方面军只有三万，指挥权应归四方面军，建议中央要徐向前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同时，唱双簧的陈昌浩也致电中央，要求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任总参谋长，等等。

张国焘对上要权，对下则散布不利于两军团结的话。有些话很难听。他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云云，据说他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与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拼命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是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毛主席和一、三军团的态度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对于这种复杂的局面，许世友也缺乏思想准备，左右为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觉悟。听吧，感到事头不对；不听吧，张国焘、陈昌浩是他的上级。后来他只好找徐向前同志交换意见，可是徐向前正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

许世友从徐向前那里回到部队，恰逢部下正在三两一群地议论一方面军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等。许世友当面批评道：“你们

不要瞎嚷嚷，一方面军有一方面军的长处！今后不准乱议论！”

对于干部、战士的议论，许世友开始是堵。树欲静而风不止。

后来，随着教条主义者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四方面军，矛头不光指上，也指向了下层干部。作为一军之长，许世友也骂了娘：“怎么我这个苦大仇深的汉子，为穷苦人打天下，竟一夜之间就成了军

阔、土匪了，又是落后，又是逃跑？！我要告到毛主席那里去！让他给我们红四方面军评个理，说句公道话！”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此话果然被人风传到一些人的耳

中，这给后来这些人猛整许世友落了个重要口实。然而，悲剧是被整者并不知内幕。徐向前以爱护部下著称，他为此打抱不平，当时曾找到彭老总。彭老总暗暗告诉他说：“这是某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徐向前叹了

口气道：“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一切就好了！”

8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徐向前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不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作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经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部署既定，部队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察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沙窝开会，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党的北进战略方针，是要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苏维埃在西北和全中国的胜利。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彻底击破蒋介石的包围与封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则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条件。“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都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与攻击、分散相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巩固和争取胜利，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

沙窝会议下来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找到徐向前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他们似乎以势压人！”徐向前又做张国焘、陈昌浩的工作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吃饱了，你们再吵好不好啊！”

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许世友所在的四军和党中央机关走右路。两路大军分别采取梯次队形，交互掩护，浩浩荡荡，蝉联北进。

有人密报：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左路军先行一步。

8月21日，右路军陆续出动。一军团先行，继后是党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三十军、四军，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徐向前、陈昌浩和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

当时，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根据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正通过草地边沿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行进，他们来电说，已从查理寺派董振堂率五军主力探查北进道路。阿坝地区粮物较丰，比芦花、毛儿盖要好得多。主力占领阿坝，很有必要，既可解决财源给养问题，又可作为战略后方，开辟北进道路，必要时还可协助左路军行动。8月20日，先头部队即攻占了阿坝。

鉴于毛儿盖会议已决定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8月21日，徐向前和陈昌浩连电朱、张，告以中央的新决定，即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向西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接着中央政治局亦发电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精神，告诉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但是，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徐向前又找到陈昌浩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二人在8月24日，又致电朱、张，陈说利害：“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而张国焘呢？把中央的决定和同志们的劝告都当作耳旁风。

从8月22日开始，右路军进入毛儿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辽阔的草原，起伏的山丘，湛蓝的天空，交织成一幅壮丽而神秘的画卷。行进的队伍，逶迤蛇行，忽隐忽现，像是飘泊在浩渺无际的绿色海洋里的浮舟。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既显示着大自然力量的凶猛无情，更表现着具有高度觉悟的人——红军指战员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中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少顷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冻得人们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生命就会终结。水塘不少，但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田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

再向前走，困难就更多了。最严重的是全军普遍断粮了。

由于许世友所领导的四军是殿后部队，能吃的草根野菜早被先行部队采光了，连飞禽走兽的踪迹也被大雪掩盖得严严实实。饥饿使病号不断增加，断粮使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在当时情况下，粮食就是生命，就是战斗力啊！

在这危难之际，许世友想起了心爱的战马。在当时的红军里，为了便于工作，团以上的干部都配有马匹。出鄂豫皖后，每逢行军，许军长的“白旋风”一直驮着年幼体弱的同志。现在，他不得不掏出那只崭新的驳壳枪，把

墨色的枪口对准了这匹在战斗中立过功劳、在行军中作出贡献的战马……

经过七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穿过草地，进入了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

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由胡宗南部扼守。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山高路险，森林密布。守敌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坚守的防御阵地。胡宗南得悉我军行进消息后，急调其驻漳腊的伍诚仁第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妄图扼住红军北进的通路。

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之前，强占包座，出师甘南，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丧失战机，我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8月26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8月29日，右路军二六四团向大戒寺一营守敌发起攻击，打响第一枪。在此同时，许世友率领红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两营守敌发起猛攻，歼敌一个多营，残敌继续凭险固守。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许世友在求吉寺前沿指挥。那间寺庙的院墙又高又厚，敌在庙后山上筑了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很不好攻。部队前仆后继，伤亡不小。

“停止攻击，围住残敌，待机歼灭！”许世友挥手命令道。

后来，四军在三十军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全歼守敌。战斗中四军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一颗子弹射来，他不幸中弹牺牲。战后，部队将他与其他烈士的遗体，一起掩埋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下。

三军易得，良将难求。对于王友钧的牺牲，作为一军之长的许世友心情十分悲恸。

王友钧是湖北广济县人，原红十五军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历任班长、特务队长、营长、团长，屡建战功，是全军著名的“夜摸将军”。他所带领的二七一团，善长夜摸、夜袭，神出鬼没，经常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带着三十名手枪队员，夜间从西线偷渡小通江，攀越几丈高的悬崖，摸入敌后方牛角嵌团部阵地，砍死敌团长，摧毁敌团部，带着缴获的武器、文件、俘虏，安全返回，受到了方面军总部的通报表扬。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令人十分难过。许世友在第二次北上路过那里时，曾去王友钧和其他烈士的坟前，献上一束野花，以示哀悼和缅怀之忱。

包座战斗，四军立了大功。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虏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八月底。然而左路军那边却不见动静，毛泽东急得团团转。他先找到徐向前、陈昌浩，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迎上来。徐向前献计道：“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一拳砸到大腿上：“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了！”接着，即以毛泽

东、徐向前和陈昌浩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许世友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带领部队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9月3日，他来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路全部赶回阿坝”。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右路军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右路军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再说张国焘那边，他接到毛、徐、陈三人签名、催他北上的电报，在左路军，他又耍起了在四方面军搞过的一手遮天的家长作风，背着朱德、刘伯承，向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发了电，命令二人率右路军迅速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这份电报是陈昌浩先看到的，他感到为难，尔后拿来与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徐向前感到棘手，考虑了一番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好吧，我去一趟。”陈昌浩立时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

晚上，陈昌浩来电报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徐向前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周恩来在床上摆摆手道：“就等你来来了。”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接着，周副主席念了全文。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表示没有什么意见。陈昌浩道：“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也同意中央的意见。

接着，中央即以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电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

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

稼祥

九月八日十二时九日，张国焘电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不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这时，陈昌浩见电一反常态，同意南下。徐向前也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四方面军的意见，回来时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道：“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徐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催徐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机立断，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干

10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徐、陈二人方才知。那天早晨，徐向前刚刚起床，还没洗漱，就有人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徐向前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四军军长许世友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徐向前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原来在红军大学的何畏也来电询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急了，连忙对着话筒道：“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徐向前也愣了神，呆呆地坐在床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里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此时他只觉得很受刺激，心里闷得很，脑袋麻木得很……

“铃——”电话铃又响。

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表现不错，当时完全同意徐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像是开了锅，师长、军长们，包括许世友都来了，人来人往，乱哄哄的。许世友，这个直言快口的军长，还是战场上的脾气，开始就跳脚骂起了娘：“娘的，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搞什么突然袭击！”

其他几位师长也附和着，你一言我一语，数叨个没完……

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作为总指挥，自己的情绪会感染部队的，使部队思想工作无法收拾。陈昌浩可不管那一套，心情十分激动，尽说难听话，并且还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头蒙被子，让泪水汨汨流出，他心里堵得慌。一方面几年来他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心里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他曾向陈透过风，想去中央做点具体事情，这的确是心里话。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说实在的，四方面军是他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他对这支队伍格外有感情，真要是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他都难以接受。眼下，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决心南下。到底是跟谁走？师长、军长们都在等着他发话。那时，陈昌浩的威信决不低于徐向前，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党领导一切，他不点头，徐向前一个人是带不动部队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想来想去，不如决定与部队一起走，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这样，也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后来，徐向前在认识这个问题上曾讲：“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務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

引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引自《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当时，作为军长的许世友，他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南下就南下，真正痛苦的在上不在下。9月中旬，四方面军以及左路军的五军团和三十二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返，再次穿越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草地。那苦那累甬提啦！

张国焘另立“中央”来得这么突然。朱德说：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啊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蔓蔓，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许世友军长走在大队后边，一路无语。

部队抵毛儿盖稍作休息后，旋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的羊肠山路，向阿坝、松冈开进。月底，右路军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同左路军会合。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已来到这里。朱总司令面目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见到右路军的指战员，有说有笑，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有放在心上一样。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许世友等军以上干部大约四五十人。会址在一座喇嘛寺庙里。就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的代表”，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怪话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第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此时他知道朱德的地位重要。朱德

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抽了一口烟道：“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老蒋看我们的热闹！”

继而，张国焘又叫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又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临时中央”主席，自然由他担任。这样，张国焘的反党行为，就发展到了高峰。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

许世友，战场上的一员虎将。他从会议下来后，回到军部，当夜就失眠了。分裂不得人心。大敌当前，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所在。张国焘愈是公开制造分裂，煽动分裂，广大指战员就愈加渴望团结，珍惜团结。张国焘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一个个斗大的问号在质问他。他虽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对张国焘的盲目崇拜心理，却开始动摇……

第三十三章

巧计立功

张国焘挤出几滴眼泪的一哭，倒把许世友哭愣了

张国焘另立中央，遭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有力抵制，便恼羞成怒。思前想后，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依仗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势力，根本没把朱德总司令放在眼里，但是他又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干群关系和举足轻重的影响，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一大障碍。他恨啊恨，决心拔掉总司令这颗眼中钉。一个阴谋的计划，随着他扔出的烟头，在他的胸中已孕育成形。接着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雾，恶狠狠地道：“有你无我！”随之，大脚踩灭了地上的烟蒂。

夜很深很深了。

天黑得像锅底。青藏高原和西北草地刮来的冷风摇撼着大地。红四方面军的三万多名红军战士分住在喇嘛庙的四周，多日的行军劳累，他们在寒夜里已经发出了疲惫的鼾声。

喇嘛庙里，张国焘的卧室还亮着灯光。此刻，他的脸色阴沉得像窗外的乌云。他反剪双手在快速地踱步，宽阔的眉心凝起的疙瘩，仿佛一只爬在肉皮上的大蜘蛛。

“一阵风声，门“吱”地一声开了。张国焘神经质地拿起桌子上的“勃朗宁”手枪，对准来人，惊恐地问道：“谁？”

来人对张国焘平时装腔作势，而一遇情况就胆小如鼠的举动感到好笑。

“张政委，你找我有事？”来人立正，双脚一磕，向眼前的这位红军总政委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张国焘干笑了一下，将“勃朗宁”手枪放在桌子上，拉过一把椅子，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谦恭，道：“噢！我当是谁呢？是世友啊！请坐。”说着从一个精制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克罗蒂”牌雪茄香烟，递给许世友军长。那是今年3月在北川战役中从邓锡侯司令部缴来的战利品，足够他抽一年的。许世友将雪茄扔在桌子上，抽起了自带的毛烟：“洋货没我这玩艺儿解瘾。”

张国焘欠一欠身子道：“世友啊，记得我到大别山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大概还是个连长吧？在短短的五年里，你已成为军长，进步很快嘛！”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许世友心里明白，张国焘是要他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光知道英勇善战是不行的，还要有人赏识嘛！”张国焘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嘿！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以及你们大别山土生土长的王树声、李先念、王宏坤，哪一个不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嘿！可是你们有些人竟然同朱德、刘伯承串通一起，要求北上。你们还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嘛，你们对得起谁？”他说着说着，竟感情冲动，挤出几滴眼泪来。

“张政委，你……”他这么一哭把许世友军长给哭愣了。

“世友，”张国焘擦着泪说：“无怪叫人伤心。唉，四方面军这些干部都是我一手提拔的，他们当面叫我张主席长张主席短，背地里却要把我的部队拉给毛泽东，实在可恶！”张国焘的大肉掌重重拍在桌子上，谁知夹在指缝间的雪茄震落在手背上，烫得他不住地叫唤。好在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在下级军官面前的失态，干笑了一下，用那只被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说：“我很信得过你，喏，方面军的陈昌浩就是个好同志嘛。驻在红原的先头部队如果不是他，恐怕早就被他们拉到北边去了！”

许世友军长是个急性子，不知张国焘深更半夜叫他来是什么用意，便问：“张政委，你……”

“不要急嘛，我想听听你对北上的意见。”

“我？”许世友军长说：“我觉得北上的方针……”

“什么方针？”张国焘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老长：“那是彻头彻尾的逃跑主义路线！世友哇，你应该学会在斗争中识别真假，他们总司令、总参谋长算是哪一道上的人，哼！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两万多；而我们四方面军呢，从大别山出发时不足三万，现在已发展到十万雄师，谁的路线正确，谁是英雄豪杰，谁伟大还要让人明说吗？实践已作了证明。如今他们借着中央的名义，打着吞并我们四方面军的算盘，不说我，你能愿意吗？”

许世友知道，张国焘正是利用这一点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中大肆吹嘘，很是迷惑了一些人，而自己也深信不疑，支持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几天以前，在阿坝会议上，他已经看出了张国焘的狭窄气度和出尔反尔的险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表示同意北上，会后就变卦，而且居然当着团以上的军官拔出手枪逼着朱德与他联合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朱德大义凛然，严辞拒绝，并向红军将领阐明了红军北上的正确方针和他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许世友深深地被朱德同志的钢铁意志和大海般的气量所折服。会后他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到重大损失，是由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王明、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所造成……这时，他抬起头来看着张国焘那张磨盘似的大方脸，这位一向自诩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党的化身的张国焘，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他不想在这里久留，稍欠了欠身说：“张政委，我‘慢！’”张国焘的脸马上表现出不悦，他认为对待这位武将还没有达到攻心战的目的，他用手在许世友肩上按了一下，说：“我有一件重要任务交给你，成功之后，你就是我们四方面军的总司令。”

令。”

许世友军长吃惊地望着他：“不……这……”

“我准备与朱、毛誓不两立，你看怎么样？”张国焘双目紧紧盯着许世友。

许世友军长大吃一惊，但他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人，表现得异常镇静，毛烟抽得“滋滋”响，蓝色的烟雾弥漫着这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这是张国焘排斥异己的一贯伎俩。他清楚地记得，在大别山时张国焘借肃反名义杀害了著名的红军将领许继慎、周维炯、徐朋人等，前不久又在卓克基大森林里秘密杀害了著名的军事指挥家曾中生，现在又……许世友虽然是身经百战的武将，经他的手砍掉过无数敌人的头颅，但对张国焘这种残杀红军将领的毒辣手段感到不寒而栗，也感到无比愤慨！

“张政委，我觉得这样做不妥。”许世友依然平静地说。

“为什么？”张国焘仰靠在藤椅上，强压心火，用一个指头缓缓敲着桌面，斜视着许世友，阴阳怪气地道：“你是怕承担责任吗？”他从鼻孔里“哼哼”了两声，这是他叫人的习惯动作。哼一声是叫警卫员，哼两声是叫保卫局的人。这时门“吱扭”地一声开了，进来一位瘦高个、长马脸的年轻人。许世友大眼一扫，认出他是政治保卫局的马煌。此人是张国焘身旁的一条狗，是一个好事不会做、坏事能做绝的家伙，尽干捕杀红军将士的勾当，知道他的人他都叫他“马狗子”。

马煌向许世友点了一下头，然后向张国焘行了个军礼，傲慢地坐在一旁。张国焘说：“这事不要你许军长亲自动手，由保卫局的马煌同志去执行，只需从你的警卫营抽出三名政治可靠的神枪手，配合马处长行动。”

许世友听了不禁倒抽了口气，为了掩饰自己，不露声色，随之又抽了一口烟，浓烈的烟味呛得只会抽纸烟的马煌不住地咳嗽。许世友这位战场上的一员虎将，在人们印象中，他的名字和性格有些“虎”气。因此，人们往往知道他粗率严厉的多，知道他精细温情的少；知道他尚武的多，知道他崇文的少；知道他严肃的多，知道他浪漫的少……总之，不少人只把他看成是雄赳赳的一介武夫，实在是天大的误解。此时，他清楚地知道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家长作风，如果不答应张国焘，他今天是出不了这个十几平方米卧室的，他当然不会用所学的少林功来对付像张国焘这样的人。过于鲁莽，只能表示不明智，只有爽快地答应下来，才能有希望保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性命。于是，他说：“张政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服从！”

“好，不愧为血性军长，爽快！”马煌说着走了出去，一会儿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方盘，里面放了三碗酒，看来是要许世友军长对天盟誓了。张国焘佯装不知，说：“呃，马处长，共产党人怎么能来江湖义气这一套？”

马煌连忙说：“张主席，许军长的脾气我知道，说一不二，这是我同许军长表示一下对主席您的忠心，这事暂时只能有我们三人知道，对于以后的保密我自有办法。现在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第三碗酒您就不必喝了，我与许军长代喝！”他说着将另一碗酒分在两只碗里。

许世友二话没说，重复着马煌的动作，率先喝下那碗酒。

“好样的！”张国焘的脸上浮起一丝奸笑。

马煌下意识地知道自己的命要完了，
“扑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求饶：张主席，张
主席，我跟随您多年，您就……接着又转向许
世友，连喊许军长

许世友从张国焘住室里走出来，已是凌晨一点了。高空中闪烁着几颗星星，像是鬼怪的眼睛。许世友看见朱德同志住的那间屋子里还亮着灯，并隐约看到有岗哨在缩着脖子走动。张国焘实际上已把朱老总给软禁了起来。

许世友绕了一个弯，来到朱老总的房角处，这里离张国焘的住室大约百十米，他看了一下房檐，离地面约有一丈五尺高，运了一下气，气到丹田，纵身跳了上去。他的轻功的确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俨然是落在瓦片上，无有响声。这时，许世友轻轻地扒开瓦片，看见朱德同志还在灯前看书就读，时而拿笔写着什么，躺在他身边的警卫员已发出轻微的鼾声。

许世友心想，事不宜迟，必须赶快把这件事告诉老总，后天无论如何不能到红原去，明天看来是没有机会了。于是他从兜里摸出一张纸片和那支他特别喜爱的前不久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特大号英国金笔，摸索着在纸片上写下几个大字，那便是：“后天千万不能到红原，阿依拉山有埋伏！”写好后包上一个瓦片正准备往下扔去，忽然他又觉得不妥，老总如若不去，张国焘必然生疑。现在只好将计就计了，他已经想出了另一个妙计。于是，他将欲出手的纸片又收了回来。

回到军部，他把睡梦中的警卫营长喊了起来。这是一位很有才华和胆略的年轻小伙子，是仰慕他的武功才来当兵的，称得上是他最可靠的心腹。他如此这般地向警卫营长低语了一阵，然后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警卫营长“啪”地敬了个军礼，低声道：“请军长放心，保证依计而行！”

马喀山的上空格外晴朗，高大的乔木和不知名的灌木丛只生长在山的一半，山顶上的嶙峋怪石，像一只秃顶公鸡的头突出着。在一些有土的地方生长着一丛丛、一片片开着粉红色小花的甘松，散发着浓烈的香味。

这时，张国焘、马煌，以及许世友军长带来的三名神枪手正站在山头上寻找着射击的目标。

真没有想到今日的天气这么晴朗。按唯心的说法，这也是一个好的预兆。许世友凝视着远处的挡格哈里玛山，隐隐可见山头上的长年积雪，他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他是一个爱兵如子的将领，一年多来，他的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历尽了千辛万苦，伤亡近乎过半。特别是在7月份的荣经战斗中，由于张国焘等人的瞎指挥，让薛岳部搞掉他的一个整团，团长牺牲时还大喊三声许世友的名字，这在他的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耻辱。他不希望再见到他的士兵伤亡，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的种种磨难，他真的想劝一劝张国焘改变主意，率军北上。当他看到眼前的张国焘是一尊顽固不化的盘石，他的心就凉了。

这时，一只雄鹰从黑尔玛草原上空飞了过来，在这里等待它的是三名百步穿杨的神枪手。

三人同时举着枪。许世友目视雄鹰，要求部下以他挥手为号。

“叭！叭！叭！”

三颗子弹同时出膛，枪响鹰落，雄鹰跌落在一片茂密的甘松花上，一动不动。马煌不敢相信地拾起雄鹰，看到三个正在向外渗血的窟窿。

“了不起！了不起！”张国焘满意地笑了。

这时，一只惊恐不安的兔子从密林里窜了出来。手疾眼快的许世友抬手一枪，兔子只向前窜了两步，便躺下不动了……

茫茫的黑尔玛草原已开始由深绿色变成金黄色，一些耐寒差的草已开始枯败，而那些生命力顽强的苜蓿、雀青、防风等依然开放着艳丽的花朵，把草原点缀得十分美丽。

蓝天下，一支马队在轻快地前进。

朱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轻松愉快。他不知道张国焘突然改变南下的决定是否包藏着什么阴谋，但张国焘让他去红原率领先头部队北上已经成为事实，他毫不怀疑，张国焘能够及时改正错误依然是个好同志。

他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很快要见到毛泽东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会师，他被比他小了整整七岁的毛泽东的英才所折服。他有时不敢相信，仅仅读过湖南师范的毛泽东具有政治家、哲学家、军事战略家和诗人的全才，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人。特别是在遵义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面对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中央在打谷场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要求保住遵义，与敌人血战到底，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但会议还是通过了多数人的意见。会后，毛泽东找到他和周恩来等商议，希望重新开会讨论，考虑他的意见。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周恩来首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同意放弃遵义。后来，这支红军队伍在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指引下，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几年来的战斗交往中，他同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等同志建立了深厚友谊，朱毛不能分，真有点三日不见心切切的感觉。

他看了一眼同他并排而行的刘伯承，脸上同样闪现着兴奋的光采。这位八一南昌起义就同自己在一起，后来在苏联红军大学受过严格训练的刘伯承将军，如今是红军指战员中不可多得的帅才。中国革命有这样一班人，何愁不能成功。

“驾！驾！”马队急速地向前奔驰。

两个小时之后，又有一支骑兵部队出现在黑尔玛草原上。

张国焘暗暗为自己的心计得意，对身边的许世友说：“世友同志，你看到了吗？中国的前途将是一股势不可挡的红涛席卷全国。哼，昔日明太祖取得帝位时不是梦见过天下有红涛奔涌吗！哈哈……”许世友虽是武将，对张国焘这种露骨的表演实在感到可笑。

张国焘和许世友率领的骑兵队伍来到阿依拉山口，远远望见前方有一道斜长的峡谷，那是设下伏兵的最好地段。张国焘十分兴奋，他催马向前，希望能在那里看到共产党一代元戎的尸体。

大山里静悄悄的。落日的余辉照耀着阿依拉山脉的峡谷和密林，一群群鸟儿飞向峡谷两边的丛林里，喊喊喳喳叫着，仿佛在合唱着一首美好动听的歌。

张国焘看到这个情景，磨盘脸一下子拉得老长，“难道……”

倏然间，一个瘦长的身影，在前面不远处的一座破庙前向这边招手呼喊。张国焘和许世友催马向前。这时，马煌从破庙前跌跌撞撞跑过来：“张主席！张主席——”

“怎么回事？”张国焘阴沉着脸。

“我，我们……刚到山口，就遇，遇上了一群藏族土匪，他们是从侧翼冲下来的，没等我们还击，他们就，就先我开了枪

“其余的人呢？”许世友问。

“他们都负了伤，被捆绑在庙里，我也是刚挣脱绳索，土，土匪把我们的枪都抢走了！”

“饭桶！你坏了我的大事！”张国焘说完急三火四地向庙里走去。

30多名身穿国民党服装的红军战士有的伤了手，有的伤了脚，但都是轻伤，一个个都被捆得结结实实。

张国焘转过身来，怒视着马煌，道：“你为什么没有受伤，嗯？”说完便拔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

马煌下意识地知道自己的命要完了，“扑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求饶道：“张主席，张主席，我跟随您多年，您就……”

张国焘一脚将他踢开，眼中射出可怕的凶光，马煌又把目光转向许世友军长，绝望地呼喊：“许军长，许军长……”

“砰！砰！”两颗子弹射了出去，马煌倒在一片乱石堆上，双目绝望地看着张国焘，嘴唇蠕动着：“张主席，这……里面有……”他的头偏向一侧，闭上了眼睛。

许世友微微一笑，他凝望着那斜长的峡谷，仿佛看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在疾速地向前奔驰的背影。

张国焘眼见自己的阴谋破产，转身对身旁的参谋道：“快通知先头部队，停止北进！”

“是！”参谋催马欲走，许世友不解地问：“张政委，这是为什么？”

张国焘“哈哈”笑道：“许军长，难怪你要发问，前方敌情有变，不能北上！懂吗？”

许世友一拍大腿道：男儿有泪不轻弹，
他张国焘的眼泪值个屁钱！让他哭吧，哭够了
也反省好了，这样就不耽误大军第三次过草
地了

我军分裂，蒋军高兴。正当蒋介石围堵我军连连失利、黔驴计穷之际，蓝衣队有人来报：“报告委座，红军内部分裂，一部北上，大部南下。”“好好好！”蒋介石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口称快：“我要给你们记功！”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的蒋介石立时又鼓胀起来，他顿觉眼前柳暗花明、升起一道希冀之光，急令三军，不惜一切代价和力量，要拦住他们！消灭他们！千万不可让他们逃出川境。他鼓吹四川“不愧为我们中国的大省，天然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随即派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入川“建设四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改编。整编后的川军，紧缩约三分之一的名额，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战斗力和士气都有所增强。这时，蒋介石急令川军集中力量对付我军：胡宗南部北向甘南，对付中央红军；吴奇伟部南下，对付二、六军困；李抱冰部则扼守西康一带。

我军南下川西南作战，正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碰个正着。战斗一接火，敌人即集中强大炮火，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成批敌机盘旋上空，疯狂地施行轰炸。整营整团的敌军，轮番着向我阵地猛攻。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战火硝烟、刀光剑影，是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是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

战局还没拉开，蒋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了上来。敌我力量悬殊，持久相峙对我不利，我军只好放弃原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敌军重兵压境，战斗不止。我军处处挨打，处境日趋艰难，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极其错误的。

正当我军南下碰壁，处境困难的时候，党中央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团结对敌的方针，及时传来，给全军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力量。

我军南下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露骨侵略，我党《八一宣言》的发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白区地下党组织的英勇斗争，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其势波涛汹涌，席卷全国，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这时，共产国际已派张浩同志（林育英）回陕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不久，即将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和张浩回国的消息，向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张国焘虽然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

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再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人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之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老总就和他唱反调。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对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手抓斗争，一手讲团结。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进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朱老总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

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张国焘南下的碰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陈昌浩这个时候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老总和大家趁热打铁，积极做他的工作，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的同志提出，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亦表示同意。

这当儿不久，转变了态度的陈昌浩，在岷江会议上也与张国焘干了起来。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统一，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这是张与陈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的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异常激动，还掉了眼泪，道：“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你陈昌浩干的！”说完又是一阵大哭。许世友也到了会，看到了张国焘这副狼狈相，心里好笑又不敢笑。出了会议室的门，许世友一拍大腿道：“哎，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张国焘的眼泪值个屁钱！让他哭吧，哭够了也反省好了，这样就不耽误大军第三次过草地了！”

第三十四章 骑兵风采

工农红军第一任骑兵师师长许世友 8月中旬的一天。

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三千多骑兵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嘹亮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和铁蹄声，交织成一支动人的乐曲。驰骋的战马，威武的骑兵，耀眼的马刀，构成了一幅万马奔腾的画图。

万马奔腾一马领先。为首那马既高且大，四蹄如驼，毛白如雪，名叫“雪里滚”。嘶叫起来撼山震岳，奔腾起来风驰电闪。此时“雪里滚”背上驮着一位携枪佩刀的英雄。

那人三十多岁光景，浓眉毛，豹眼睛，紫脸膛，黑胡须。头带八角帽，一身淡灰色戎装，腰系三角皮带。目光灼人，威风八面。那慍悍劲儿不亚于他的坐骑“雪里滚”。细瞧他身上佩的刀名是少林偃月刀，那枪名是皇家驳壳枪。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红军骑兵师师长许世友。可能有人要问，这许世友原不是红四军军长吗？为啥变成了骑兵师师长了呢？问得有理，这里不得不多交代几句。且说张国焘分裂红军失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为了北征迎接新的任务，党中央对所属部队进行了

整编。整编后，共五个军四万余人。四军军长由陈再道接任，许世友改任新组建的骑兵师师长。要说这是为什么？笼统他说这是革命需要。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立志为穷苦人打天下，许世友没有多想，服从命令听指挥。部下有人吹风、抱打不平道：“军长啊，论战斗，我们四军净打恶仗；论杀敌，你军长并不比其他军长少。当军长的谁还参加敢死队，在方面军你是第一人。他张国焘另立中央，与你军长有屁关系！军长，你应该去找找！”许世友“哈哈”笑道：“你跟随我多年，我的脾气秉性你还知道吗？握手一笑泯恩仇，温故永志前车铭。我许世友寒素之家出身，党对我恩重如山，必当涌泉相报，职务升降，何足挂齿，只有那投机者才把它看作泰山一般。”将军一笑了之。因此，骑兵师在甘孜成立那天，从来以旧衣缠身不修边幅的许世友，破例穿了一身新军服，多日未刮的胡须剃了个光。他满面红光，英姿焕发。他和他的骑兵们接受了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检阅。朱老总还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了他很大鼓励，同时又对他提出了要求，为保障方面军顺利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作做出贡献。

许世友向老总敬了个军礼，道：“保证完成任务，党指向哪里，我许世友就打到哪里。请老总放心！”

接着，朱老总又交定了三项任务：打敌骑兵、侦察道路、筹集粮食。许世友一一点头，然后飞身上马，绕场一周，一声令下：“上马！前进！”随着这命令的声浪，激起了暴雨般的马蹄声，整个骑兵师，下属三个骑兵大队，像三股山涧泄下的激流，冲向西北的山道上。尘土飞扬，三千余骑兵向卓克基急驰。

许世友骑在奔驰的马上，思考着如何完成筹粮任务。他深知北上征程的艰险，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两次过草地的经历，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许世友暗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筹到更多的粮食，保证主力部队顺利通过草地。

骏马配英雄。再说许世友身下的坐骑“雪里滚”，端的是匹好马。许世友爱他的马胜过爱自己的生命，而他爱他的战士又胜过爱自己的战马。长征途中，许世友曾有四匹马，前三匹马，皆被他宰杀分给战士吃掉了。说起这匹“雪里滚”的来历，简直是一曲军民情歌。这里面有一段小小的故事哩！自从方面军总部首长向许世友透露要组建骑兵师的喜讯，许世友便开始了在部队驻地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选配战马。这“雪里滚”便是千里挑一的骏马。许世友为选战马，不知吃了多少苦，跑了多少路，串了多少村。甘孜大捷后，他沿包座河岸北行，一天他和他的部下来到了通求吉寺。恰赶这天正是蒙古族节日的盛会，名叫“那达慕”大会。许世友特为这盛会慕名而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恰是“那达慕”大会开始的第二天，精彩的骏马比赛被当做大会的压轴戏还没开始，许世友和他的部下暗暗庆幸着。为选战马，许世友决定在这里过夜，第二天观看富有魅力的大会压轴戏——“骏马比赛”。

草原的月夜，在这盛会中不再像往常那样幽静安谧了。许世友向这里的牧主乌力吉问清了大会的日程安排，刚一走出毡房，就被裹在喜悦欢腾的气氛之中了。座座毡房里，飞出欢声笑语；条条村巷里，飘满琴声歌声；近处的草坪上，人们在欢歌曼舞；远处的山峰上，铁骑在嘶鸣飞驰……

在这欢乐的气氛中，许世友和他的伙伴们足足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便早早起了床，去观看骏马比赛。

早晨，和煦的太阳放着万道光芒，如同万缕金线织成的轻纱，照耀着绿

色的草原。草原新的一天开始了。

许世友站在观众之中，目光一直盯着气宇轩昂的巴图和他那匹长鬃飘曳的骏马。只见他迅速整理好骑士的“一字”队形，待命出发。

忽然间，观看赛马的人群里走出一位穿着紫袍的年迈老人，手端一只大碗，走到马队跟前，依次把碗递向每个骑士。骑士们纷纷接过大碗，一饮而尽。

“是出征酒吗？”许世友问身旁一位老者，他点头称是，随之补充说：“不过，这是一种养人的泉水！”

那位年迈老人对巴图他们说：“喝完这养人的泉水，使出你们的力量和智慧，好好赛，看准争得第一，那射击的靶子，斩劈的小树，就是霍利吉，给我狠打，猛劈！”

“霍利吉是谁？”许世友问身旁的老者。

“草原上的恶棍，残暴的老牧主！”老者愤愤地说：“这小子，其坏无比！咱这儿本来有水，叫他一害，整整二十年成了无水草原。”

老者告诉许世友，原先这里有条清水淙淙的小溪，是从山腰淌下来的泉水。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小溪干涸，泉眼不见了！辛勤的牧民，曾顶风冒雨地奔波寻找，所得的结果不过是失望连着失望。从此，这里成了“无水草原”，人们用水，牲畜饮水，都得跑出十里之外。

“现在呢？”许世友着急地问。

“泉眼又咕嘟咕嘟地往外喷水了！”老人捋着银须自豪他说。随即又问许世友：“你知道咱们的草原上的鹰——巴图吗？”

许世友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原来巴图找到的水就是这眼山泉。

老者跷起拇指，称赞道：“他可是个英雄啊！”经过老者的介绍，许世友才晓得，为了寻找泉眼，巴图吃尽了千辛万苦。满山满坡，碎石覆盖；拨开乱石，又是坚硬的石面。他，手掌不知震裂多少次，鞋底不知磨穿多少双。前年，一个星光闪烁的月夜，在这未经开发的荒地上，他在一块狼牙石下，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坚硬的石面当中，有一块坚硬的混凝土。他操着锤子，尽力凿打。这时，机警的巴图只听见身后传来一串细碎的脚步声。他猛地回过头来，借着月色一看，几步之外，站着面目狰狞的霍利吉，牵着他的“雪里滚”。原来这只狡猾凶险的老狼，近日发觉巴图常到狼牙石附近，穿凿打石，探寻泉眼，唯恐揭破他的秘密，便尾随巴图身后潜行登山了。一旦巴图发现他，他便要行凶杀人。此时，巴图的锤子砸在那坚硬的混凝土上，就像万把牧鞭抽打着他的神经，他周身颤抖，自感末日临头，便操起一块巨石，猛向巴图砸去……

当时，巴图见飞石砸来，双手稳稳地接住，并反手击回。霍利吉躲闪不及，石头狠狠地砸在他的脚面上。然后他嗥叫一声，抽出短匕，像恶狼一样扑向巴图。巴图轻蔑地一笑，操起铁锤，三下五除二便结束了霍利吉的生命，夺回了他的那匹高头大马“雪里滚”。原来，混凝土下就是泉眼。霍利吉在国民党匪军撤退前夕，勾结匪军用混凝土盖住了泉眼，然后用炸药拼命炸山，炸得满山乱石横飞，埋没了这罪恶的痕迹。此时，巴图已经断定泉眼就在这里，当夜找来牧民，通宵达旦，凿开混凝土。嗨，一股泉水冲天喷起！……

“看，我们的英雄出征了！”老者突然转了话题，手指前方欣喜地喊道。只见三发信号弹腾空升起，整装齐备的马队踏过起跑线，疾驰而去，骑士们个个扬鞭催马，渐渐地“雪里滚”突出，巴图跑在最前面。快到终止线时，

巴图敏捷利落地摘下身后的钢枪，枪举弹发，一左一右，“啪啪啪，啪啪啪”，几个活靶一一击中。随即背起枪，操过大斧，劈向一株株作为假设“敌人”的枯树，树枝飞，横七竖八躺了一地。人们鼓掌、喝彩，掀起了阵阵声浪……

在发奖的大会上，牧主乌力吉把许世友军长介绍给了巴图。一问身世，巴图得知许军长原是少林和尚出身，而自己的长兄巴托还仍在少林寺当和尚。一根苦藤两苦瓜，两人相见，格外亲切。荣获冠军的巴图执意要把自己心爱的“雪里滚”赠给红四军军长许世友。许世友寻马迫切，也不推让，遂收下了这匹“雪里滚”。然后又付钱买马一百余匹。

许世友得了这匹“雪里滚”，如鱼得水。他高喊一声“驾”，“雪里滚”腾飞起来，三支骑兵大队，犹如离弦的箭，紧随其后，腾起一路烟柱……

许世友右手抽出驳壳枪，墨色的枪口

对准那人汗淋漓的脑门：快说！你的主人逃到

什么地方去了

马蹄踏踏，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了许世友的沉思，侦察兵向许世友报告道：“报告师长，前面不远就到色曲河。”

他们扬鞭催马穿过山沟，再越过两条河流，半个小时后，眼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景：蒙古包像繁星洒落在色曲河两岸；绿油油的草地恰似墨绿柔软的地毯，微风吹过，又如抖动起来的绿色绸缎；一群群牦牛和羊，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吃草。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那首古老的民歌来：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见到草原，同志们倍感亲切。一望无际，心胸豁然开朗起来。

“我们找到大粮仓了！”队伍中响起一阵欢呼声，战士们疾马飞奔向前，许世友也顿时高兴。

马蹄踏踏，扰乱了这偌大草原的幽静，惊动了正在吃草的牛羊，“哞哞”乱叫，四处奔窜。牧民们闻声走出蒙古包，以惊奇、疑惑、恐惧的目光，审视着这支头戴八角帽、身背钢枪和大刀的不速之客。

霎时，平静的草地慌乱起来了，牧民们有的慌忙躲进蒙古包，有的赶着牛羊向附近山沟里跑，有的索性向这支骑兵队伍举起了猎枪……

“停止前进！”许世友判断牧民们可能误会他们，立即下了命令。这时，骑兵马队倏然停住。许世友便叫几个给他们带路的通司向群众喊话：

“请不要开枪，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红军是救国救民的‘菩萨军’，主张穷苦人当家作主，反对压迫人民的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

“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提倡信教自由，保护藏回蒙民的利益！”

这个地方离甘孜不远，群众对红军早有所闻，一经通司的喊话说明，紧张的气氛很快缓和下来。牧民们不但放下了猎枪，一听说红军要筹粮过草地北上抗日，纷纷献出自己的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茶……。红军按当地的价格购买，许多群众不愿收钱，红军不得不再三向牧民说明：公买公卖，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是红军的纪律。

第一天的筹粮进行得比较顺利，沿色曲河两岸筹集了四百多头牛，一千

多头羊，还有一部分粮食。那里的羊很大，人骑在上面还跑很快。有些战士看着筹集到的那么多牛羊，高兴得马也不骑了，骑着牛羊返回集合地点。

深夜，奔波了一天的战士早已进入梦乡，许世友和各团的指挥员还在研究第二天的行动方案。从各团汇报的情况看，筹集的粮食远远达不到上级的要求。从一般牧民群众那里虽然可以筹集到一些牛羊和粮食，但数量有限，而占有大量牛羊和粮食的土司头人，大多不愿出卖或者只愿少量卖给红军。部队既不能强迫，更不能去抢，只能做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因此许世友作出决定：第二天再找土司交涉。

许世友开完会，刚刚躺下休息，骤然而起一阵枪声把许世友惊起。

“出了什么事？”许世友吼道。

“不好，反动土司派人袭击我们啦！”哨兵风风火火地跑来报告道。

鼾睡别忘槽上的马，无事别忘身旁刀。身不离刀枪的许世友急忙举起驳壳枪，朝天空“砰砰砰”连放三枪，向哨兵道：“还愣着干啥！”“快通知部队集合出击！”

“是！”哨兵转身跑去。

霎时间，我部队与反动土司接火，枪声四起，僻僻啪啪。这些人是反动土司豢养的武装，以能骑善射著称。但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不懂战术。许世友带着部队第一次冲锋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抓他两个‘舌头’！”许世友命令骑士们。

不一刻，一个五花大绑的“舌头”被骑兵带到了许世友师长的面前。许世友一步跃前，伸出左手一把抓起那人的脖领子，像老鹰抓小鸡似地使那人双脚离开了地面。那人两条小腿蹬踢着，口中连连喊道：“老爷饶命！老爷饶命！”

“快说，你的主子叫什么？”许世友右手抽出了驳壳枪，墨色的枪口对准了那人汗淋淋的脑门。

“乌兰吉！”那人道。

“他的牛羊转移到什么地方？”

“老爷，我说实话，他的牛羊已转移到大青沟！”

“你若说半点假话，我这驳壳枪可是不饶人的！你能给我们带路吗？”

“老爷，只要饶俺不死，俺什么都干！”

“那好吧！”接着许世友又向身旁的骑兵团长罗辉成耳语几声：“你去吧！速去速回！”

罗辉成带领部队连夜搜索，按“破坏抗日红军的一切反动分子的土地财产一律没收”的政策，把反动土司乌兰吉的八千多头牛羊全部收缴归公。

严守军纪，许世友挥泪斩“马谕”：你

身为团长，穿得整整齐齐像个人样！可是你给

革命队伍丢脸，我把你的衣服脱了，你还不是

一个光屁股的猴子

骑兵们在色曲河一带活动了三天，筹备了不少牛羊和军粮，出师大捷，功劳不少。可是就在这时，部队也有违纪现象天天发生，令许世友十分头痛。若不及时制止，这支新组建的骑兵部队，就很难带领。完不成任务且不说，还要毁于一旦。吹笛要吹到眼上，打鼓要打在点上。当晚，许世友把骑兵们集合起来，当场宣布了三条军纪禁令。哪三条？一不许赌，二不许嫖，三不许抢。许世友宣布完三条禁令后又厉声道：“如果谁犯了这三条中的一条，

我

要剁掉他的手指。”许世友说完这句话时，队伍中当时就传出一阵不在乎的笑声。许世友眉头一扬：“笑什么，军中无戏言，我许世友说话算数！”

过了两天，许世友带领骑兵们继续北上，三天后落脚在西倾寺、壤塘一带，又筹集了三千多头牛羊和五万斤粮食，比色曲河的收获并不小。由于多日行军，加上筹备军粮，队伍都很疲劳，许世友传令让部队早些休息。熄灯号吹过之后，许世友解下绑腿洗过脚，便披上衣服，来到外边，贴身警卫员对他说：“师长，天不早了，您还到哪儿去？”许世友回答：“我去查查哨。”那警卫员见许世友往外走，便随着跟了出来。

师长许世友冒着濛濛细雨，走了两个团，见部队已经歇息，便没有惊动。尔后又来到了第三团，只见团部尚有灯光。许世友刚要进去，只听屋内有人说道：“团长，咱们别赌了，要是让师长知道了……”接着是一阵洗骨牌的“哗哗”声。只听团长罗辉成说：“没事！师长这人我知道，我们是老乡，从小在一起放牛砍柴，还和我们捉过迷藏哩！他若是来到这里，说不定还要跟我一块坐庄呢！”

许世友在帐外听到罗辉成的话，肺都要气炸了，心说：“罗辉成啊罗辉成，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不是给我难看吗？难道你忘

了我的训话？我要是说了不算，往后这支复杂成份的部队还怎么带？！”再者，许世友又联想起前天夜里罗辉成调戏女人一事。作

为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老乡，怎能徇私枉法。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寺有寺规。我许世友杀人夺命，违犯了少林寺规，我好话说遍，求大师开恩，可是方丈执法如山，最终逃不出开除。如今我是人民军队一师之长，严与爱、法与情，岂能混淆不分！他这样想着，那双脚也没再往前迈，而是“咳嗽”一声，退了回来。

许世友“咳嗽”声传到帐内，传到了罗辉成耳中。其他几位同志推手不干，罗辉成竭力相劝：“他师长明知我们在赌钱，而不敢进来，他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只不过在队前说说讲讲而已。大树底下好乘凉。有我团长在这，你们还怕什么！”大家一听也是，一赌就赌到了大天亮。第二天，骑兵们集合的时候，许世友往队前一站，似铁塔一座，威风赛过猛张飞，厉声喝道：“同志们，昨天晚上，我抓住了几个耍钱的，大伙说该怎么办？”许世友把话说到这儿时，他目扫部队一周，只见那一双双眼睛都在望着他。那眼神里有反问，有疑问，有的并不在乎。可心里都在犯嘀咕：“你说怎么办？”这心里话许世友当然是听不到了，他虽然听不到，可也从那一张张脸的表情上看出了。只见这时，许世友那本来的黑脸刷地变得铁青，如果说先前还有点温情的话，此时已一扫而光，犹如铁面阎王一般。他吼声道：“咱们是军队，是要枪杆子的。‘三座大山’压身，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完成使命，唯有铁军。人不贪财，鬼都害怕。军中无戏言，当初我说过，有赌者、嫖者、抢者，剁掉他的手指头，现在有人犯了军规，我们要按军规办！”许世友把后面一句话说得很有分量。“同志们说，有没有不同意我的意见？”

“没有！”铁军一声吼。

这时许世友心血潮涌，上有军规作依，下有众兵支持，他向罗辉成扫了

一眼，那炯炯目光似利剑一般，使罗辉成不禁打个寒颤。接着他喝道：“罗辉成，出列！”

作为一团之长，罗辉成岂敢怠慢，立刻走了出来。众目扫去，堂堂团长，好大的官啊！不禁目瞪口呆。

许世友扫了他一眼，出语惊人，既辛辣又深刻又形象，叫你记一辈子。只听他道：“你穿得整整齐齐像个人样，可是，你给革命队伍丢脸，我把你的军装脱了，你还不是一个光屁股的猴子！”

大家既好笑又不敢笑，皆是惶惑不安。

雷霆盛怒的许世友，接着又道：“你身为一团之长，竟敢带头犯戒，来人，先把他的指头剁了！”罗辉成一听慌了，哀求道：“友哥，你……饶了我吧！”

许世友目不转睛他说：“还愣着干啥，施刑！”说过之后，急忙又补充一句：“剁他的左手小拇指。”说完他把脸背了过去，理智使他没把眼泪涌出来。左手小拇指用处不甚大，这也是他想得周全。罗应怀等几个能说上话的人本想说情，见许世友两眼喷火，也不敢说了。有一骑兵接过师长的少林偃月大刀，把罗辉成两只胳膊抓住，搬过一个切菜墩来，把他的左手按在菜墩上，随后，抡刀剁下罗辉成的左手小拇指，那血立时喷了出来，只痛得罗辉成“哎呀”一声，背过脸去。罗辉成的一声惨叫，使许世友的心不由一阵哆嗦。他对警卫员一招手：“快传医官去治疗。”接着，又剁了另外三个赌徒的手指。

看了这场面，不少人吐舌头，可把部队震了。大伙儿心里都说：“哎呀，这许师长真说得做得，不讲私情啊！那罗辉成自幼一块长大的，都不放过，得了，咱们往后可不敢乱来。”

一声令下，前卫连的骑兵们个个翻身上马，然后飞驰而去！接着许世友打马来到了罗辉成这个团。看到罗辉成脸色蜡黄，不由得眼里含泪说：“辉成，你原谅我吧。”罗辉成道：“友哥，你做得对。”这时候，罗应怀也来了。罗应怀说：“辉成啊，你受了苦，可也做了榜样，往后这部队就好带了。”他感叹他说：“兵犹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一支军队，没有严明的纪律，是打不了胜仗的。”行军第三日，部队赶到阿坝外围。立时，便同阿坝外围的土司武装交了火。且说这阿坝坐落在大草原的南部边缘，是方圆百里最大的村镇，同时也是我大军过草地的必经之地。这里的土司头目名叫墨桑，是国民党匪军豢养的一只看家犬，有枪有武装，极为反动。他获悉我军要经阿坝北上，一方面派武装前去阻挡，一方面阴毒地把当地的群众统统赶走，将粮食和牲畜全部转移到外地。

且说许世友带部队向阿坝走去，还没到跟前，就被敌人的轻重机枪压了回来。炮弹像雨点一般地往骑兵队伍中飞来。那许世友的骑兵师一来刚刚组建，从没打过这样的硬仗，二来没有配备重火器，怎能抵挡得住？这时，许世友的指挥所周围炮弹轰响，有的就在指挥所门前爆炸。罗应怀一见这情形，说：“世友，快撤吧，不然就撤不出去了。”许世友望着那炮火的烟柱，骂道：“让他炸，我看他到底有多少炮弹！”罗应怀着急他说：“不行啊，我们这样下去要吃大亏的！”许世友眉毛立起来说：“要下你先下，让子弹从后面追我，丢脸！”原来那墨桑指挥土匪大队冲锋过来，只见阵地正面黑压压的人群。就在这时候，突然从侧翼响起了稠密的枪声，墨桑的部队阵脚一下子乱了套。许世友一看，把驳壳枪一举，连放三枪，扬鞭催马，高喊着：

“冲啊！杀啊！”那号兵立刻吹起了冲锋号。号角一响，这一团人立刻冲了上去。墨桑的土匪武装丢了阿坝向东逃去。骑兵们进入阿坝时，镇内空荡荡的。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年长的藏民，了解到一些情况。藏民告诉红军，反动土司有好几千人的武装，武艺高强，横行无忌。夜间射击能打香火，三枪打不中者即被视为废物一个，装进麻袋投入河中。根据藏民提供的情况，许世友命令部队分兵搜索，找到了六百多头牛羊和一万多斤粮食，但未发现土司武装。7月15日，许世友带部队向东继续前进，到达麦加而康、觉儿黄、赛苟共巴地区时，红日西沉，突然发现千米开外火光点点，不时传来马叫声。经侦察，那是驻扎休息的反动土司武装，约四五千。这些土司武装屯兵在阿坝通查理的要道上，企图阻击我军。我们必须搬掉这一“绊脚石”。我们骑兵师经过长途征战，已经有不少减员，对这数倍于我的敌人，只能智取，不宜强攻。许世友立即命令部队停下，然后和参谋长召集三个团的团长开诸葛亮会，制定方案，决心乘敌尚未发现我军，毫无戒备之际，立即

发起进攻，以奇破敌。

夜色沉沉，伸手不见五指。骑兵们分多路迅速隐蔽地接近敌营。敌兵们围着为驱赶野兽而点起的火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马匹零零散散地拴在周围。

在许世友指挥下，按预定时间，部队发起了攻击的信号，指战员们首先向火堆甩出了一批手榴弹。随着爆炸声，燃烧着的柴

火腾空而起，火星直冲天空。敌人的马匹被炸惊了，嘶鸣着四处乱窜。敌兵们有的当场被炸死，有的被惊马踩得鬼哭狼嚎。骑兵

们高举马刀，左冲右杀，将敌大部歼灭。

这是骑兵师组建后打的最大的一仗，也是最顺利的一仗，缴获了近百匹马和一批枪枝弹药。

胜利来之不易，激励着骑兵们！骑兵们信心百倍，去迎接新的胜利！

第三十五章 驳壳“点名”

此役，许世友一人就“点名”一十七人

阿坝大捷，使战士们士气大振。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许世友又挥师前进。中秋节的前天便来到了查理寺。当天晚上，许世友洗了脚，听取了前方侦察分队关于此地民情、敌情的汇报……

蒋介石为阻止我军北上，到处搞白色恐怖。查理寺一带也是一样，地方反动势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在这里重重设卡，构筑碉堡，设立据点，为非作歹。先头部队进驻查理寺后，发现查理寺北两公里处还有一个大据点，实际是一个大炮楼，四五十个反动家伙驻扎在那里。为首的名叫王作帐，绰号“王大麻子”。此人好事不做，经常偷鸡摸狗，骚扰群众。前两天，蒙民的女儿其其格在草原放牧，还被“王大麻子”抓去轮奸。此人民愤极大。

怎么办？

许世友燃着了一支烟，狠吸一口，吐出的烟雾在他头顶徐徐升腾着……按照侦察员的汇报，中秋节是民间大节。照往常习惯，查理寺的人们要搭台演戏，几十里的百姓都要来这里看戏凑热闹。许世友心想，既然有演戏的，炮楼上的那些家伙肯定坐不住，准会溜出来作威作福的。于是，许世友便制定了一个奇特的歼敌计划。这次，他决定亲自出马，于是向侦察排的同志们作了具体的战斗部署，要求每个战士盯住一个民团匪兵，等他的枪一响，大家同时下手，任务一完成，就集中往安曲撤退。这一切布置完后，许世友命

令战士们撤出查理寺，兵退十里，诱敌上钩。

中秋夜晚，明月高悬。一片薄薄的灰云，轻柔地遮住月光，田野上仿佛笼罩起一片轻烟，朦朦胧胧，如同坠入梦境，灰云飘过之后，田野上烟消雾散，水一样的清光洒满天地之间。

侦察排的战士们在许世友的带领下出发了。查理寺周围人声鼎沸，东面灯光辉煌，西面锣鼓喧天，再没有比这更热闹的地方了。

耍龙灯的人手执撑龙身的竹竿，跟着耍宝珠的人舞动，飞舞的长龙摇头摆尾，翻滚飞腾，阵阵锣鼓为它伴奏助威。

扮装成长者的许世友，这时扯了扯他“女儿”小花的衣襟，道：“闺女，那边戏热闹，咱们到那边去看看。”

那扮装小花的名叫陈兰松，应了一声，忙跟着“父亲”而去。其余的同志分成五个组，也都穿着便服，扮成来看戏的百姓，夹杂在人群之中。

“让开！让开！”这时，绰号王大麻子的民团团总王作帐果然钻出炮楼来看戏了。他们大部分带的是短枪，只有三个是拿长枪的，子弹都上了膛。这伙敌人一登场就分散开了。台上演的木偶戏是《王金豆借粮》，他们不好好看，却大摇大摆，贼眼溜溜地寻找标致的大姑娘。侦察排战士们各自盯上了一个“对象”。

许世友和战士小陈继续往前走，他们是去找民团团总的，来到戏台旁边卖羊肉串的地方，就见那儿围着不少人，密不透风，里边好像吵得很凶。许世友分开人群一看，只见民团团总王作帐手提短枪，抹着腰，腰间还插着一支左轮枪，一个团丁在指手画脚地大声叫嚷：“我们团总吃东西给不给钱，你管得着吗？我看你这个人准是赤色分子！”

“你不要血口喷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脸上腾着热汗，圆瞪双眼，怒容满面地盯着团总和那个不讲理的团丁。

原来，这小伙子向小贩卖酒喝时，那团总来了。团总是个贪馋的家伙，看到摊上散发着诱人香味的羊肉串，顺手抓起就吃，一边吃一边离开，卖羊肉串的人向他要钱，团总王作帐不但不给，反而打了他一耳光。这小伙子看在眼里，打抱不平，上前和团总评理，才吵了几句，就围上来好多人。团总王作帐下不了台，恼羞成怒，用短枪指着小伙子说：“你再罗嗦，我就毙了你！”

正在危急的时刻，只听有人对着团总大喊一声：“吃肉不给钱，还要什么威风！”话音未落，猛一掌击中团总王作帐的头脸，一个“鹞子翻身”，又踢飞了他手中的短枪。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师长许世友。许世友未待王作帐从腰间拔出左轮枪，就手握驳壳枪，对准团总王作帐开火，带头“点名”了。其他的团丁也先后被我侦察兵“点名”。有的枪口对着敌人下巴往上打，有的枪口对着敌人脖子往下打，那些看戏看得津津有味的团丁，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死在红军的枪口下了。

听到枪声，北面炮楼上敌人的机枪响了，但他们不敢离开楼门追赶，枪声像鞭炮一般欢送侦察排的战士胜利回营。此役，许世友一人就“点名”一十七人。

独臂王道：你说许师长功夫深。我摆个擂台，以见高低。若破不了我的擂台，一个也别想飞出；若破得了，我以礼相待，送红军过山

这一天，夕阳沉下、红霞满天的时候，战士们来到了一座高望不到顶，远望不到边的雪山脚下。

好一个琼玉世界！片片白云绕着山腰轻轻飘过，银装素裹的雪山，在夕阳的余辉下显得分外妖饶。路已被大雪覆盖，上山无路可辨。许世友命令部队停下，然后他展开地图，细细辨认方位。好一阵子才确认：前面便是党岭山，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主峰海拔五千四百五十米，山上空气稀薄，积雪终年不化。此地为汉藏杂居，情况复杂，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较深。山上为藏族居住区，山下为汉族居住区，二者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且说这山上有个村寨，名叫云雾寨，又名锁山屯。为啥这般叫法？一是说寨建在山上，终年云雾缭绕。二是此寨凭险而居，是通往甘南的必经咽喉之寨。该寨建在两山坳之间，全寨有百余户藏民，以打猎为主兼种青棵作物。寨中一条路，直通甘南。此寨藏民原在山下，后来汉藏矛盾激化，藏民被汉民赶到山上，因此，藏民的封闭意识相当强。汉民若要上山入甘，没有“进山虎”的指令，插翅也难飞过。“进山虎”原名叫桑坦巴布，是云雾寨的山大王。此人为寨中长辈，五十挂零，身强力壮，智勇双全，只不过当年汉藏两族人民的械斗中，被汉民削去了一只胳膊，故又称“独臂王”。虽剩一只左臂，仍能骑善射，那枪法之准，无与伦比。不管天上的飞禽，还是地上的走兽，只要闯到他手下，皆能化作盘中餐。为预防汉民的侵扰，经过他的严格训练，他手下有百十名能骑善射的勇士，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这天中午，“独臂王”狩猎回来，还没放下猎枪，忽然巡山卒进门来报：“报告大王，我们抓到了一个汉民！”

“把他带上来！”“独臂王”一声吼叫，随手把马刀插入腰间。

“是，大王！”巡山卒转身而去。不一刻，便把一个五花大绑的汉民推到了“独臂王”的面前。

“独臂王”审视了他一眼，只见此人年龄不大，二十来岁，面庞清秀，双目有神，一身戎装，头戴八角帽。说实在的，“独臂王”人活五十，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汉民。

“你是干什么的？快说实话！”“独臂王”霎时间从腰里拔出马刀，两眼怒视，那刀尖对准了那汉民的脑门。

“大王，请不要误会，我是红军。”那人面对马刀，脸不变色心不跳，神情自若地道。

“红军”这对“独臂王”又是一个新名词，从来没听过。只见他眉毛一抖又喝道：“红军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大王，你不知道，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也是藏民的队伍。我们队伍中有不少的同志就是藏民和其他民族出身。”那人见大王打破沙锅问到底，便觉得是个宣传机会，于是又道，“这个队伍以解放天下穷人为己任，不管是汉族的坏蛋，还是其他坏蛋，都是我们打击的目标。尤其是汉族的败类、人民公敌蒋介石，他对外投降日本，对内欺压国民。我们要北上抗日他不让，用飞机大炮和重兵阻拦，万不得已，我们才来到这里，然后从此寨路过，北上甘南抗日。”那人说到这里，稍一停顿又道，“大王，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寨，我们红军是守纪律爱藏民的部队，决不会扰乱您们的生活。大王如若不信，可留我作人质。如有为非作歹者，可拿我的人头是问。”

“嗨，你好大的口气！”“独臂王”听到这里，方才敛回了马刀，又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长官是谁？快说出来！”

“要问我吗？我叫李苗学，是红军的先遣队队员。家住湘西，是彝族人。阿爸因抗粮，被寨主捆绑，欲要投河时，被红军救出，然后带我一起投奔了红军。你如问我现下的长官是谁？我也如实告诉您。我的长官名叫许世友，他和我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他是大别山人。八岁家贫去少林寺当和尚，在少林八年，学了一身好武艺。后因官府欺压他的兄妹，脚手重了些，打死了二少爷，被少林方丈开除回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了红军，现是我们红军师的师长。”李苗学一口气说到这里，“大王，您若要想见见他，我可以让他前来拜访！”

“那好！那好！”“独臂王”听到这里，立即通知左右，道，“还不快给松绑！请您鉴谅，我们也是为了山寨的安全！”

“大王，只要您能理解我们红军，我倒没什么。”

“你们红军队伍有多少人马？”“独臂王”转头又问。

李苗学翻了翻手臂道，“不瞒大王，我们红军少说也有十万人马。”

“都在哪里？”

“都在后边。”

“喔！”“独臂王”若有所思，他在屋里踱了几步道，“这样吧！我很想见见你们的许师长，看看他的少林功夫。我摆个擂台，以见高低。若破不了我的擂台，一个也别想飞出；若破得了，我以礼相待，送你们过山，好不好？”

“那好，那好！”李苗学说，“大王，为验证我的话，我仍作您的人质，您速去派人通知山下部队。”

“也好！也好！”“独臂王”哈哈大笑。原来都是爽快人。

许世友赢了独臂王，独臂王当即道：我

认输，今晚我请客，宴请红军破擂英雄，宴请

少林豪杰许将军

山下，师长许世友正在着急。眼看天色已暗，云霞消失，先遣侦察队没有音信，道路不明，敌情不知，怎不令他心如火焚！

许世友正在担心，一个侦察员飞马来报：

“报告师长，不好了，侦察员李苗学被寨大王劫去了！”

“啊！”许世友一愣，刚要发火，理智提醒了他，于是他又镇静下来，问道：“快说说情况，他是怎么被劫的？”

侦察员喘了口气道：“今天中午，我们登上了山，到了山寨门前，恰碰上寨大王巡山大队。几句话没说好，他们的马队便冲了过来，为了避免误会，我们没有开枪，只能躲闪后撤，李苗学在后掩护，便被他们抓了去，生死不明。”

说话间，又有两骑兵奔来，两个藏族老人给红军送来“战书”。许世友拆开一看，只见上面毛笔字体苍劲，内容是一首打油诗，正是：

党岭山上擂台低，

有种请来比一比！

方圆百里吾称王，

红军难放我心里！

台上滚到台下时，

正是尔等天亡日！

台下滚到台上桩，

吾送红军过山岗！

白纸黑字，下面落款是云雾寨王桑坦巴布。

许世友阅毕，立刻血往脑门冲，怒向枪膛生，他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正巧空中从雪山顶飞来两只觅食的苍鹰，“叭！叭！”两枪，枪响鹰落，把两位送书人吓得面如土色。

“告诉我，你们抓获的那人怎么样了？”许世友吼道。

“大将军，那人好好的，大王还管他饭吃哩！说等您破擂后就放人。”

许世友听罢，脸色由怒转喜，亲切他说：“我们汉、藏两族人民历来是一家。红军此番从贵地经过，不是占领你们的领地，而是为了北上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信寨王是深明大义的。你俩回去告诉他，红军明日登擂台向他请教！”说毕，又留二人用饭，并将秘书写好的一封回书递给他们。两人无比感动，跪拜道：“谢大将军盛情款待之恩！”然后飞身上马而去。

接着，许世友安排了部队宿营，并又把此情况向徐向前总指挥作了汇报，徐总指示道，“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通过比擂，要让藏族同胞知道红军是有人才的，有能力的，长征是会胜利的！”

当天晚上，许世友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讲了这次破擂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尊重民族风俗。然后挑选了十二名武功底子深厚的人，组成一个“红军破擂敢死队”，他自己亲任队长。

第二天早上，红日初升，许世友带着破擂队登上了党岭山，穿过一道关，再走三里多路，就到了云雾寨。这寨子住户不少，房子顺着山坳展开，排列在道路两旁，四面环山。当许世友带领破擂队到达寨南时，远远望见村头草坪上早已人山人海，站满了上千名藏族观众，看来邻近村寨的人也闻讯赶来凑热闹。草坪的一头，连着一座馒头形的小山，就在这小山下搭着一座高三丈六尺的擂台。别的不说，单台柱子就有一抱粗。台柱上还贴着红红绿绿的汉字对联。右联是：“破擂放你走”；左联是：“倒擂命遭殃”；横批是：“后果自负”。红军将士看了，不禁打了个寒噤。因为不晓得寨大王的功底，谁心中也没有底数。

许世友一行十三人坐在台下客位上，人生地不熟，再加上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场合，自然免不了一阵心跳。

在一阵紧锣密鼓之中，一个白胡子长者上台宣布打擂开始，接着宣读了规定：一是打擂禁用刀枪，禁用暗器，违者以输论处，并处以死罪；二是打擂中，死责自负，不得纠缠对方；三是云雾寨输，则给红军放行；红军输，则不能通过云雾寨。

白胡子长者话毕，旋即从后台跳出一个铁塔似的人物，五十多岁，熊腰虎背，豹眼狮鼻。他向观众自我介绍道：“吾乃云雾寨寨王桑坦巴布，别号‘进山虎’。”接着，四个人从后台抬出一块青石板放在他面前。进山虎，又称独臂王，吼叫一声，说时迟那时快，轻轻一抓，就把青石板单手托起，往上一抛，将它甩上三尺多高，然后用头接住，伸手拿下然后用手作刀，“嗨！嗨！嗨！”三声，将青石板劈成四块。上千名藏民观众齐声喝彩。喝彩声中，“独臂王”跳起了藏族舞，显示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

这可把红军战士气坏了！座上一青年跃上了擂台。这人名叫王勇，二十来岁，是大刀王五的后裔。个头虽然小点，但武功不错，尤其以轻功为佳。

“独臂王”大眼一扫，“哈哈”笑出声来：“红军就这么个小孩子？”王勇没有被激怒，只是静静地等着对方的进招。

独臂王正要上前，台后跳出一个虎头虎脑的年轻人，叫道：“大王，杀鸡何必用牛刀？来，让我‘落地龙’吃掉他！”

“也好。”独臂王当即退在一边，让落地龙与王勇对阵。二人年龄相仿，个头相似，一样的瘦削，一样的轻灵。落地龙拉开架式，先施一招“旋风铁腿”，王勇一个“空中飞凤”，紧连一个“跟头云”，双脚刚好踩在落地龙的头上。落地龙就地一滚，翻身来个“大鹏展翅”，王勇则以逸待劳，试以“鱼翔深渊”，急翻身，一个“倒天柱”，落地龙措手不及，被王勇的双脚击下擂台。只有三个回合，干脆利落！顿时观众场上一阵骚动。

“娘的，一个娃娃逞了凶！”这下可气坏了台下的独臂王。他一声大吼，犹如猛虎下山，一个腾跃，扑上台。王勇见寨王上台，脸不变色心不跳，沉着应战，避急就缓，避尖就钝，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口气打了二十多个回合，最后，王勇终因身单力薄，败下阵来。

红军的郑洪飞一个“鹞子翻身”，腾上台去。他同独臂王打了七七四十九个回合，不分胜负。但也终因体力不支，被独臂王击下擂台。

紧接着，红军又先后跳上十人，场场皆输，俱败而下。其中有一人被踢成重伤，据说是脑震荡。

时间已近傍晚，许师长心急如焚。这时，通讯员小张送来总部急电：四川刘湘配合贵州军阀正星夜兼程，追袭红四方面军。明天通不过党岭山，我们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许世友迅速看完电报，急忙送入衣兜，心想：时不我待，必须急速拿下擂台，通过党岭山。

此时，许世友这位战场上的英雄，武场上的豪杰，热血沸腾，甩掉戎装，“呼”一声腾身飞上台去。你看他头戴红星帽，身穿对襟褂，脚踏练功鞋，好不威风！他抱拳向独臂王施礼，又向观众们频频致意。

许世友正要与独臂王对阵，突然，“呀！”“呀！”几声叫喊，从后台跳出“四龙”，这便是：滚地龙、出山龙、跳涧龙、卧洞龙。独臂王退在一边养精蓄锐，“四龙”占据擂台四角，张牙舞爪，向许世友步步进逼。许世友考虑：劲敌在后，对此四龙，必须速战速决。于是，他站定擂台正中不动，暗中却运足“倒海翻江”之功，待“四龙”近身，说时迟那时快，他手脚齐起，四肢出击，将四人同时击出圈外，半天爬不起来。这一手，令人眼花，好不厉害！台下藏族同胞个个瞠目结舌。

“四龙”未曾爬起，独臂王大吼一声，一个“猴子翻身”，落进擂台站住。一场触目惊心的恶战开始了！两人各自施展出平生技艺，一个如猛虎下山，一个似蛟龙出海，二人斗了六六三十六回合，难分难解。许世友看天色已晚，久战恐与己不利，于是变换拳路，使起了少林真传“十八罗汉拳”。他拳起脚落，有板有眼，凌厉至极，一拳快似一拳，把个独臂王打得眼花缭乱，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台下藏族观众的心都悬在嗓眼。

忽然，许世友收招敛势，独臂王以为有机可乘，飞步向前，抡起左拳向他击来。许世友乘势把身一偏：左手抓住他右腿，来个“顺手牵羊”，顺势把他举起来，在台上旋了十多转。藏族观众纷纷跳向台前，准备接住将被抛下来的寨王桑坦巴布。然而许世友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轻轻地将独臂王放在擂台上，抱拳向他致歉：“大王恕罪，晚辈多多冒犯。”此情此景，怎不令独臂王感激涕零！突然，他向许世友下跪道：“多谢许将军宽宏！”他清楚，

若是被抛到擂台下，丢人现眼不说，今生便再也不能当他的寨王了。许世友扶起他，二人拥抱一起，互道客气。

当即独臂王向上千名藏族观众宣布：“我输了，今晚我请客，宴请红军破擂英雄，宴请少林豪杰许将军……”

“慢来！”就在此时，从后台跳出一个蒙面人来。他大声叫道：“大王休得认输，看我如何撕了这和尚！”他舞拳踢脚，直取许世友。许世友避开他的紧三招，然后来个“八仙出洞”、“云鹰扑地”将蒙面人打出圈外，撞倒在台柱上，直把擂台撞得晃动了两下。蒙面人只觉得天旋地转，半天爬不起来。

蒙面人自知不是许世友的对手，乘其不备，向他连发两枚“燕尾镖”。可是只听得“叮叮”两声响，“燕尾镖”在离许世友胸

口一尺处掉落擂台上。而许世友早已使出“仙女飞天”的绝招，跃到擂台的一角。好险啊！低头一看，打落“燕尾镖”的，竟是两支“金凤箭”。这“金凤箭”是谁人所发？

这时，台下的藏族观众已嚷闹了起来。有人大叫道：“赛规在上，发暗器，罪该万死！”“发暗器，卑鄙可耻！”“有能耐上台把人家赶下擂！”……

许世友跃上前，正欲撕开那蒙面人的遮羞布，蒙面人却如鼓上跳蚤，立时跳下擂台，匆匆逃走。许世友正要跟踪追捉，独臂王拦道：“许将军，他是我的师弟，看在我的面上，饶了他吧！”许世友尊重桑坦巴布的意见，遂不再追，回身向藏族同胞们致谢。独臂王命令立即释放红军侦察员李苗学。

这天晚上，寨主独臂王在洞府举行隆重宴会，宴请红军破擂英雄。独臂王把十三名红军安排在大厅正中，由四兄弟作陪；把许世友推上首席，由自己同白胡子长者相陪。酒过三巡，菜过八味，独臂王立起身来，把手一挥，对大家喊道：“诸位红军英雄，父老兄弟姐妹，今天，我在擂台上比武输给了红军，借机我要在宴会上摆酒擂台，与许将军比酒。诸位意下如何？”

“好！”藏族乡亲们一齐鼓掌喝彩。许世友站起身来，拱拱手，笑说：“多谢大王和藏家父老兄弟姐妹们，小弟愿意领情！”

“痛快、痛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哈哈，哈哈哈哈哈！”独臂王把许世友和自己的小碗也都换成了海碗。这一碗起码要盛一斤啊！

许师长端起那碗青棵白酒，“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顿时举座四惊。当他喝完第三碗的时候，整个宴会厅里轰动了：

“海量，英雄！”

“英雄，海量！”……

从不在人前夸奖人的独臂王这时也竖起大拇指赞道：“红军里有人才！红军里有英雄！我寨王甘拜下风。”他遂向许将军作揖，请求原谅他的鲁莽和失礼。

接着，司宴官卧洞龙朗声高叫：“欢迎红军将士歌舞开始！”顿时洞内乐曲齐奏，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藏族姑娘纷纷跳起了欢快的迎宾舞。一位面容俊秀、穿着红衣长裙的姑娘还邀请许将军伴舞，其他姑娘也各自找红军战士作舞伴。真是军民同乐，鱼水情深！

且说方面军首长徐向前总指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长征前，他曾特地向部队下了一道命令：每个红军战士都要学会少数民族的几句方言用语、或一两首歌曲和舞蹈，并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和爱好。如今，学到的东西真的派上用场了。他们不禁暗暗感激总部首长的先见之明！你看这些红军战士打仗

那么勇，可跳起舞来，有板有眼，豪放洒脱。尤其是许师长把少林武术动作溶进民族舞蹈，显得柔中带刚，潇洒奔放，美不胜收。

舞了一会，宾主又重新开宴，酒酣之际，独臂王说：“许将军，有一事相求，不知将军肯不肯帮忙？”

许世友爽朗地笑起来：“红军、藏民是一家，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全力相助。”

“好，够朋友，够朋友！将军可要一言为定啊！”

“当然当然，君子言出，驷马难追！你就说吧！”

独臂王端起酒碗，道：“喝下这碗酒才有发言权。”接着他一仰脖喝下了这碗酒，然后叫过刚才同许世友伴舞的红衣少女，对将军道：“这是我的三女儿，名叫小露珠，今年一十八岁，尚未婚配，小女略懂武术。若是将军不弃，愿随你从军，早晚为将军铺床叠被，平时为将军牵马端菜，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许世友一听，着了慌，这可不同于比武、比酒，怎么回答？独臂王和“小露珠”都拿眼盯着他；全桌的人都在看着他。只见他笑了笑，说：“大王爱女聪明伶俐，武艺高强，年轻貌美，我是求之不得……”许世友说到这里，独臂王笑容满面，“小露珠”更是心花怒放，喜形于色。可是，许世友却话头一转，说：“遗憾的是，我已娶了亲，我不能骗你。再说，我们红军未来的道路还漫长曲折，作为一个军人，随时都可能一死，我怎能让露珠小姐担惊受怕呢？”他越这样说，父女俩就越看重他。独臂王正要开口，白胡子长者扯扯他的衣襟，抢先说道：“将军之言差矣！据我们知道，汉族人三妻四妾多的是，更何况你是一位堂堂的将军：我们也知道军人生涯有冒险性，但越是有险，越需要人帮助啊！小露珠身体强壮，武功扎实，在长征中当将军的帮手，我看最合适，将军若是不嫌，就莫要推辞了！”不容许世友回答，独臂王霍地站起来，对全体与宴人说，“来，大家端起碗来，为我们汉藏两族的团结和

睦，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为许将军和小女的婚事，大家一起

……”独臂王的“干杯”未出口，洞外突然响起了“哒哒哒”、

“砰砰砰”的密集枪声，顿时宴会厅内大乱，“四龙兄弟”则“呼”地跳出大厅。

许世友叫大家镇静，并派王勇、郑洪飞出去察看。他俩尚未

启步，一位藏族青年浑身上下血淋淋地跑进来，向独臂王报告说：

“大王，不好了，我们中了红军的奸计了！”话音一落，两个藏族

青年拖进一个受伤的自称是红军的人。独臂王一听是红军，大吃

一惊，“霍”地抽出大刀，对许世友大叫道：“红军！你们红军是这样的吗？！谁动一动，我就对他不客气！”他派出四兄弟带人抵抗，然后将左手一挥，立即一张大网从天而降，将十多个红军通通罩在网里面。但他接着又把手一挥，让网缓缓升起。这大网是藏族人用以自卫的一种工具。红军见此状，暗暗吃惊，佩服这寨

王粗中有细。

不一会，洞外枪声停了。落地龙进来向独臂王报告：“有两个

红军押着一个蒙面汉，要求见你。”独臂王大吼一声：“带进来！”

两个红军押着蒙面汉进了洞府。独臂王一把撕开那人的蒙面

罩，一看，众人都惊住了！他不是红军，而是在茂县被红军抓住

而又逃走的那个形迹可疑的人王龙飞。独臂王当即赏给他两个扎实的巴掌，骂道：“原来是你这个畜牲捣鬼！我宰了你！”他“唰”地抽出了大刀，向王龙飞劈头砍去……

慢说王龙飞的性命如何，先介绍一下他的来历：

此人真名叫赵龙，汉族人，武林中外号“入云雕”。这一年，他三十多岁，在四川峨眉山跟欧阳真人学了五年武功，是独臂王的师弟，曾和他有一面之交。出山后，被四川军阀刘湘收买，充当刘的保镖。前不久，刘湘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红四方面军正蠢蠢欲动，企图北上抗日。为了配合蒋军“围剿堵截”，阻挠红军的战略转移，他特地把赵龙派到党岭山，借师兄弟的关系，妄图把红军阻挡在党岭山之南，然后，配合川湘黔滇兵马，把红四方面军就地消灭。当时那里的藏族还处在奴隶社会的后期，由于历代的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他们对汉族人恨之入骨，因此赵龙的游说如火上加油，以为汉族红军兴师数万“侵犯”他们的地盘，他们怎能容忍。但用枪用刀不是红军的手，”摆擂比武”，他料定红军中没有什么武艺人，就是许世友也不过

只在少林寺做过八年的杂役，没啥本事。他清楚红军的民族政策，红军破不了擂台，那就过不了党岭山。如果红军用刀枪解决，那国民党就赢得了舆论。现在，只需拖得两天时间，刘湘的部队便会赶到，那时，红军就是瓮中之鳖，笼中之鸟。

可是，许世友的惊人武艺和民族团结和睦的精神，打破了国

民党的美梦。“入云雕”在离间计失败时，只好蒙面作孤注一掷的尝试。他被许世友打撞在擂台柱上，发出的暗器又被人用金凤箭击落，慌乱出逃。可是，他贼心不死，夜里，趁村寨里军民同宴

的时候，带着十多个原先埋伏在山林中接应的亡命之徒，冒充红军偷袭村寨，想借独臂王之刀杀红军的头。

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许师长为防意外，早派红军

在寨外巡逻放哨。“入云雕”一进村寨便落入了红军的罗网，十几个狂徒无一漏网。赵龙双脚受伤，也被红军押进独臂王的洞府。

当即，独臂王举刀向赵龙劈头砍去，却被许世友挡住了。独臂王提刀在手，横眉怒目：“许将军，你莫拦我，我今朝就成全了他！”刀起头落，将“入云雕”送去见了阎王。

独臂王当着众人面宣布：“红军是我们藏族的真正朋友。明天一早，我们派人护送红军翻越党岭山，通过藏族云雾寨。”

接着，许世友说：“为了使藏族同胞能自卫，不再受歹徒们的欺侮，我们决定送一批枪支弹药给你们。”话音一落，宴会厅内欢声雷动。

小露珠拦着许世友：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婚姻之事，你答应不答应……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在村头草坪上，独臂王和藏族乡亲们欢送红军奔向新的征途。十多个藏族小伙子带着独臂王的亲笔信分往红军各个师团作向导。许世友在马上同独臂王依依话别……

就在许世友命令部队出征的时候，突然从左侧丛林中冲出一骑白马，那马上人大叫：“不许走！”眨眼间，白马已跃到许世友面前，一把利剑，寒光闪闪，横在他的胸前。许世友抬眼一看，只见来人眉清目秀，头戴毡帽，身穿绿袄，脚套高靴，腰佩剑鞘，好不英豪！她正是独臂王的三女儿小露珠。

“露珠，不得失礼！”独臂王大声训斥道。

“是我无理，还是他无理！”小露珠指着许世友道：“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婚姻之事，你答应不答应？你敢在众人的面前让我丢脸，不讲出个一三二四来，你休想走脱！”小露珠怒气冲冲，发出了连珠炮，把青铜剑在许世友胸前晃了几晃。

许世友不慌不忙，笑着回答说：“一切都已向你父王说清楚了。”

独臂王拿出一支小巧玲珑的手枪，抛给露珠，说：“这是许将军送给你的，他说，待长征胜利后，他一定把你带往红色根据地，让你读书识字，让你参加革命工作。”

小露珠收起了青铜剑，捧着小手枪，爱不释手，咧着嘴笑了，说：“那还得依我一条。”

“不知露珠小妹有何要求？”

“你要收我作向导，带你们走出险山恶水。”

许世友看看独臂王，不知该怎么说好。独臂王说：“许将军，你就答应她吧！翻过党岭山后，就让她回来。”

许世友点点头，欣然同意。

姑娘高兴极了，手一扬，发出了“嗖、嗖”两声响，许世友把手一挥，接住了两支金凤箭。小露珠说：“给你留个纪念！”

许世友看着金凤箭才恍然大悟：原来打擂时击落燕尾镖的就是她！他正要向她表示感激，露珠却已策马奔向前去。她“咯咯咯”地洒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然后回首叫道：“跟我走，可以不下马绕过锁孔石、鹰翅岩，抄近路通过鬼愁峪。”

小露珠声音未了，天空突然响起“隆隆”的声音。“飞机！大家赶快散开！”许世友指挥藏族乡亲迅速钻进山洞，然后向独臂王拜别，纵马向部队赶去。待三架“青天白日”的轰炸机在党岭山上空打圈时，红军已全部进入丛林，像一群破浪前进的鲸鱼畅游在绿色的海洋中……

第三十六章 “红大”学潮

李德生手指那位壮汉告诉许世友：

三军会师好不热闹。瞧，那耍龙的是咱们的陈赓师长

1936年10月上旬，位于甘北六盘山区的会宁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街面上处处悬灯结彩，主要街道的墙上还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那标语的大意是：“喜迎三军会师！”“欢迎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停止剿共，共同抗日！”“打倒蒋介石！打倒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迎接抗日新高潮！”……

喇嘛寺前的空坪，正举行着盛大的会师演唱会。开演前，朱总司令发表了富有诗意的讲演……

庙门口，头戴八角帽的红军战士和村民们拥进拥出，好不热闹。

街道上人潮汹涌，万头攒动。

许世友和他的战士们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锣鼓咚咚响，人群向道路两旁分开，玩耍的队伍过来了。

锣鼓的队伍走在最前面，领头人挥舞着鼓槌，指挥着变换鼓点。紧跟着的是耍龙灯的，一个年轻的壮汉在前边耍戏龙珠，一条花龙，随着戏龙珠上下左右舞动。

“瞧，那耍龙的是咱们的陈赓师长！”李德生手指那位壮汉告诉许世友说。

“不错，就是陈赓。”许世友差点儿喊出了声。

陈赓原来是鄂豫皖时期红十二师师长，后调一方面军工作，此次重逢格外高兴。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向许世友他们望去，许世友和战士们“哈哈”地笑起来。他们这支组建不久的骑兵部队，一路上经过七十二次大小战斗，虽然只剩下了二百多人，但为大队筹集了二三万头牛羊和大批粮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光荣任务。两个方面军胜利走出草地，连续突破敌人在甘南设置的层层封锁线，实现与一方面军的会合，是与他们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们笑着，为胜利而笑！

会师之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彩球升起来了！久别重逢的三个方面军指战员，手捧着印发的党中央的贺电，个个喜笑颜开，脸上挂满了激动的泪花。他们的心情正如方面军政治部下发的讲话提纲中写的那样：

“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的眼睛都望穿了。

“现在我们会合了……不论从任何人的眼睛里看起来，这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我们已经一致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为执行当前的伟大政治任务而斗争，再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我们的团结。”

会宁大会师，标志着我们红军结束了历尽千难万险的长征，也标志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伟大胜利。“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全党全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抗日民族斗争的最前列，朝气蓬勃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为了迎接新的任务，这时，许世友接到党中央和军委的入学通知，要他进当时设在保安的红军大学（后改抗日军政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早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三方面军会师前，他便派在党内极有威信的任弼时同志亲临甘孜，即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的军、师干部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了解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思想状况，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

那是一个雨夜，四方面军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的当晚，任弼时同志连夜找到了徐向前同志，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徐总指挥的意见。二人开诚布公，促膝相谈，直到翌日雄鸡高唱。

任弼时同志说：“我已向中央建议，适当时候，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

“君之见与我略同。请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是好主意。”徐向前接着又道，“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听不进。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他思想包袱很重，免得引起新的争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我们从参加革命起，

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你讲得很重要，有些情况我也是不大了解。”任弼时同志道，“原则问题要分清，但枝节问题不必纠缠，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的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本着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好效果的小问题。”弼时同志做的这些工作，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有重要作用。

另外，徐向前又谈了张国焘的思想包袱。接着又谈到了陈昌浩，说：“陈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不亚于张国焘，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弼时工作很细，后来他又找了不少同志座谈，包括许世友，也都谈了诸如徐总指挥所谈的思想情况。弼时同志抽了口烟，心想：看来四方面军指战员思想包袱都很沉重。有的虽然没有直接反映，但从谈话的语气上已经表露出来。说坦率一些，他们渴望三军会师又怕三军会师。他们对中央还不十分了解，怕日后难处。想到这里，弼时同志决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如实汇报：如何把张国焘的错误与下层执行者的问题区分开来，以及如何把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与教条主义者的过激言行区分开来。这倒是一个颇令人头痛的大问题，真正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会师后的第七天，接到离职到红军大学学习命令的许世友，作为一名军人，雷厉风行，背包一打，挎包一拎，步行来到了保安城。

这地方一向地瘠人稀，物产不丰富，交通不发达，人民文化是很低的。工农民主政府虽刚成立，但已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今年天旱，近日幸而下了一些毛毛细雨，庄稼不那么黄了；快干涸的小河，也开始流动起来。

城廓原来是很大的，由于历年来不断的战争，特别是汉回民族间的战争，城市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房子已不过百间，少得可怜；加上近年来国民党军的反复烧毁，现在所留下的只有几栋木房和几座石砌窑洞而已。全城人口不到四百人。

好在城外山边还遗留下来许多依着天然石壁凿开的石洞，这是敌人不容易毁坏的。学校就选了这些石洞作校舍。这就是抗日根据地的最高学府——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二科的所在地。

这些石洞好似蜂巢一样，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而已。很简单，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而外，什么也没有。

一切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建设起来的。用许多小洞作为卧室，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间，睡的都是石炕；一个较大的洞作讲堂，以石壁作黑板，用石头砌成桌子和凳子……总之，绝大部分的用具是石头做的，就好像人们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

许世友住在这里的第二科（第一科离这里四五里路、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的学员大多数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只有几个是团级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多年斗争锻炼的，差不多每人都负过多次伤，大多数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上下的人。

许世友报到的第二天，集训动员就开始了。作为红军大学名誉校长的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开场白，主要讲了这次集训的指导思想、全国战场的形势以及我军所面临战略任务的转变，要求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在组织上建立统一的最高集体领导，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为迎接新任务而做好理论、思想、组织准备。毛主席的讲话不时地激起了大家一阵又一阵的掌

声。

开始理论学习、掌握武器阶段，大家都还很认真、自觉、积极。因为这个机会实在难得啊！尽管讲义是用过的废纸背面印的，有的还是红绿纸，又印得不清楚，但每天晚上，坐在石凳上，俯首石桌，在蜡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可是在后来的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研究历史，分清是非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尤其是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包括许世友在内，开始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的认识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实质的过程。这时，有些人借“帮助爬坡”为名，在那里咬文嚼字、背诵词句，举起了“棍子”，严重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绪。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清算不够，而把此棒打在那些下层执行者的身上，双方感情一度对立，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瞧不起

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

怒火，采取超然态度

在双方情绪对立的时候，时间已跨入了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一声哨响，红大学员被紧急召集到操场，大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校长林彪已走上讲台，此时他面目严肃，声音低沉，开始传达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面对着这个残酷的事实，大家心里怎么也接受不了。文件没传达完，会场已被哭声淹没。尤其是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儿一般。林彪敲着桌子要求“安静安静”，可是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

要知道西路军的失败太惨了，几乎是全军覆没。这些死难者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先前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通，转战川康，三次穿越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有苦同受，挤身而眠，一块糌粑分着吃，一壶清水让着喝，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会散后，许世友被搀扶到宿舍，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大哭。炊事员小阚把饭菜几次热了端来，许世友视而不见。王建安、陈赓同志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殊不知在那个环境下，红大的一些人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一起批。尤其是西路军的失败，无疑又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状，给一些人提供又一枚重型炮弹。暴风雨要来了，他们将被连带批斗，有口难辩，人人自危。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的心底，不光流泪，还在暗暗流血，有的人甚至说，活着的还不如死了的强。

果不出他们所料，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达后第二天，一些人有计划有组

织的借全面揭发张国焘而整治四方面军干部的行动开始了。其速度之快，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那些风云变幻、蒙冤受屈的日子里，风言风语很多，像雪花纷纷飘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使他们躲也躲不开。低人一等的四方面军的学员被整得灰溜溜的，一个个抬不起头来，不敢在一起聚会，不敢在人前高声说话。他们认为，在张国焘手下当差，是错投了娘胎。

这时的许世友，见“下面干部非常宗派，瞧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心里非常生气，可是他强压怒火，采取了超然态度，他坚持“只要你不点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不问。”他每天晚饭后，不是去河边散步，就是去女友雷明珍那里谈天说地，以解除心中的苦闷。然而我们的许世友，这员战场上的虎将，把这场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不几天，他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漩涡，使他不能自拔……

有人呼喊：许世友，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许世友道：呸！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呢！

事情接下来，那是三月底的一天，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一天。

这一天，阴转晴，早晨下过一场濛濛细雨，城隍庙前的广场上，萋萋青草挂着晶莹夺目的露珠儿。吃过早饭，雨停了，红大师生便列队进入广场，席地而坐，学员队之间拉起了歌，歌声嘹亮。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儿一支接着一支。同志们心里都十分明白，今天的“鬼子”不是别人，而是犯路线错误的张国焘。“张国焘斗争会”就这样地开始了。作为批斗对象的张国焘坐在前排，面向大家，耷拉着脑袋，一扫昔日威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都来了，并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会议八点开始，毛泽东同志首先做了指示。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的教导，开始后的一个小时秩序井然，有问有答，弄清问题，找出症结，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文明。可是后来，一些人出来干扰，尽提些枝节问题，一下子把会议方向弄偏了。许世友正想举手发言，纠正会议方向，还没容他站起来，只见有两个人突然闯入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住其头便进行认罪批斗。主席及时站出来制止，那两个人弄了个无趣，走下了台。会议恢复了平静。

这时，许世友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主席允许后，钱钧润了润嗓子，接着揭发了张国焘的一件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

钱钧说：“我们军部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接着便有血有肉他讲了事情的经过。末了说，“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把她及时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共搞了十几次化……”

这时，许世友的心情难以平静。他了解钱钧，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作为共产党员，为穷苦人打天下，最忌讳的有两条：一是爱财，二是贪色。没想到张国焘这位高级干部生活如此糜烂透顶，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一个人的政治腐败首先从生活腐败开始，张国焘算是应了这条规律。接着他又想到了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严重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同志……这些错误不可原谅。

大会结束后，开始分小会批判。

第二天上午，在红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扯在一起，上批张国焘，下连干部战士，尽讲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许世友听着听着，再也坐不住了，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许世友红着脸呼地站了起来。

“世友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作为在鄂豫皖曾当过许世友所在师的师长的陈赓队长，熟知许世友的秉性，他见许要放炮，含而不露地劝道。

可是直言快语的许世友并没有理解陈赓队长的一番好意，他匆匆走到队前，着着实实地放了一通“横炮”：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嘛？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许世友的话，落地有声。在别人眼里，这些胆大包天的言论，像一颗颗重型炸弹爆炸，敲击着人们的耳膜，又像竹筒倒豆子，倒出了他和四方面军同志的心声。

许世友的讲话足足持续了一刻钟，算是把多日埋藏在心里的疑虑和愤懑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了。

“许世友，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有人呼喊。

“不准你胡说八道！”许世友回敬对方。

“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

“你是托洛斯基！”

“你是大别山的土匪！”

“打倒张国焘！”

终于有人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坐在队列里振臂高呼，呼声盖过许世友的发言，气得许世友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手指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斯基，我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闷得很，双手紧捂胸口，口中喷出一股殷红的鲜血……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左思右想，终于
作出了一个符合其个性的选择

许世友住进了医院。

红大的斗争会照常进行，一天比一天开得频繁、厉害。斗争趋向白热化，刺刀见红。

恰在这当儿，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导火索发生在黄克功身上。黄克功是红军大学的在校学员，小伙子二十多岁，人长得帅气，不少姑娘围着他转。而他却正在追求他的心爱人。这心爱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投奔革命的女青年。这女青年也是美人，眼下也有小伙子追她，她在爱情的港湾里，脚踩两只船，犹豫不决。这天，黄克功把她带到郊外谈心散步，二人话不投机，黄克功感到失望，当场就拔出枪来，对准美人“砰砰”两枪，这位女青年倒下了。

悲剧，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当时，有关部门给党中央打报告，鉴于以上情况，除一些警卫人员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运动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红军大学当然也不例外。由于某些人作祟，本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对立情绪较大，再加收枪运动这么一搞，作为四方面军的许世友，带头拒绝缴枪。他把收枪者当场弄个无趣。这时，某些人借机抓住许世友的“辫子”，说他老子天下第一，是大别山的土匪恶霸；说他反对党中央，跟随张国焘贼心不死；说留枪是为了暗杀中央主要领导人等等。还有人偷偷打了黑报告，还有的写了匿名信，官司告到了中央。矛盾一下子又激化了起来，大有你死我活之势。许世友躺在医院，心情难以平静。他在往事的回忆中这样写道：“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来看我的，没有一个不哭的，这样一连三天，尤其军级、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触动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一起为穷人打天下，眼下大家都感到没出路。”许世友睡不好觉了。在这泪水洗面的三天中，他身躺病床，眼望房顶蜘蛛网。这时，他看到一只蚊子向蜘蛛网飞去，撞到了网上，眼看要被蜘蛛捕住，可是它挣扎几下飞走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左思右想，终于作出了一个符合其个性的选择。第二天上午，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来看望许世友，又是泪流满面。许世友开门见山：“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大家心里一愣，“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到哪？”“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多日不见的笑容重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许世友后来回忆说：“到第三天时，有20多个团职干部、2个营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他们都要骑马。我们计划准备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图也是我画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为了安全顺利实施计划，4月4日是星期天，夜间10点正是人们熟睡之

时。作为制定计划的许世友，他把每个细节都想得周全，他不想伤害那些把守城门的哨兵，决定从北城墙下的一个下水道里出城。

时间过得飞快，一切都在顺利之中，转眼到了4月4日这天，准备出走的学员不动声色地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这时的许世友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红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提前携枪出城，准备夜间在北门外一一接应。

一切都如平时。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使许世友对这次行动充满自信。他相信成功，就如他相信这些忍辱负重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一样。可是，许世友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意外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信任的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身上。在这关键时刻，王建安幡然醒悟了。对此次行动，他开始动摇，后持否定态度。下午3时左右，王建安正式报告了红大保卫处长。这位处长看了看表，大惊失色，赶紧报告了红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不敢怠慢，急忙又找到校长林彪，这时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后，显得异常冷静，当即指示道：“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林彪说完，径向毛主席的办公室走去。毛泽东听了林彪的汇报，先是愕然，然后挥手下令：“这还了得，全部给我抓起来！”

下午4时，一阵尖刻刺耳的哨声，划破红大一、二队驻地上空。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在院子中央站定，口中连喊：“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话说此时，许世友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计划不会泄漏。于是，他十分沉着地和一队学员走出宿舍，进了一间教室。他也注意到，二队学员也走进了另一间教室。几乎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团的一队官兵，荷枪实弹地冲进校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了红大警卫连的枪（该连原是红四方面军红大的警卫连），接着又迅速包围了一、二队的教室。一支支黑洞洞的枪管，从每一扇窗口直指室内。这一切都干得干净利落，显示出组织者的艺术高超。继而，两名彪形大汉抱着一捆麻绳走进一队教室，又“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许世友见状，方感到大祸临头了……

这时，早在教室等候的红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走上讲台，面目严肃他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宣读被捕名单。喊一个，绑一个，一连绑了30余个。包括透露风声的王建安同志。

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喊出列的。只见他目不斜视地走上前排，在离绑人者几步远的地方站定。

“你们来啊，上来绑吧！”许世友冷笑一声音。

两名彪形大汉听了，不禁有些寒颤，他们知道这位“武以寺名，寺以武威”的少林和尚出身的将军，不同别人。既然是执行公务，又不能不上，连连给自己打气壮胆，雄赳赳地走到许世友身边，一边一个，像刚才一样，熟练地抓住许的双手，欲向后拧。许世友佯作不动，气归丹田，轻轻运气，刹时，双手一揽，将两个大汉撞了个头碰头。继而双手一压，将其撂倒在地。学员大哗。

“你们来捆吧！”许世友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无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

霎时间，八个膀大腰圆并经过严格训练的警卫战士一齐上前许世友纵有一身少林武功，在这突然变化了的情况面前，也无奈何，先是双手被扣，继而被绑。

“娘日的，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土匪！我许世友不死，总有报仇申冤的一天！”许世友对着这些执行命令的警卫战士破口

大骂。

“快堵上他那狗嘴，别让他满口喷粪！”

一声令下，战士们急忙掏出手绢和布什之物，又堵住了许世友的嘴。

就这样，警卫部队用同样的方法，不到半个小时，抓获了四方面军 30 多名中高级干部。

同志的误解，战友的“背叛”，妻子的 离异，使他骂娘，只求快死

男儿心如铁，有泪不轻流。闯一番天下，写一段春秋，青山绿水就是人的追求。当这 30 多个手脚被绑、嘴巴被堵的干部被推进牢房的时候，惟一能表现心态的眼睛，相视一下，那泪水像一串珠子一样扑簌簌地从心底涌出眼眶……他们的心在流血。

被五花大绑的许世友，这位在革命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将军，直挺挺地躺在石炕上，因捆绑太紧，连喘口气都很难，但是这绳索怎能捆住坚强汉子的心！许世友一夜没能合眼，思思前，想想后，越思越想越难过……二十多年的军人生涯，从和尚到战士，从班长到军长，从大别山打到大巴山，又从大巴山战斗到陕北，打了多少大仗、恶仗？多少敌人成了他的刀下鬼？直到当军长时，还身先士卒。翻越大巴山，坚守万源城，鏖战江油镇，两次围麻城，三次过草地，四战刘湘军，五次反围剿，那险那恶，那苦那累。想到此，两行热泪从他的脸颊上滚下……

说到张国焘，许世友双目喷火，心想：不是我处逆境说他不好，我作为下级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但是我压根就对他看不顺眼。众所周知，张国焘这个人道德品质不好，喜欢出风头，说大话，摆架子，耍军阀，领导作风简单粗暴，独断专行。打仗没什么本事，搞阴谋是个里手。红四方面军几遭挫折，都是他从中作梗。作为下级执行者，不能很好抵制，自己是有一定责任的。但要把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都划在张国焘的同一条杠上，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算起来，这是许世友一生中的第三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吴佩孚部队服役期间，他因一脚踢死了一个为非作歹的老兵痞，被关进了北洋军阀的铁窗；第二次是在国民革命军中，连里的两名班长抢劫民财，因管理不善受株连而被关进国民政府的监狱；这一次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三次入狱三种味道，辛辣苦咸，他都尝到。

晚饭后，许世友被押进一间审讯室，接受了第一次审讯。

“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树有根，水有源。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了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些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出一块革命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我不是 3 岁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人负责。”

“你口气好大啊？”

“口气大不怕，好在正气在身。”

“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之流。”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想走？”

“谁告诉你们，你就去问谁吧。”

“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

“是，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这时，许世友从上衣

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给，这是我给毛泽东留下的信，是我写的，拿去吧，权作证据！”

审讯足足两个多小时，许世友有问有答，不隐不瞒，像个竹筒倒豆子，毫不保留地陈述了他对党中央的意见，对张国焘的看法，对红四方面军的正确评价，以及对红大部分学员过火言辞行动的不满……，等这些全说出来后，他才感觉到心情好受些。

审讯结束，许世友回到牢房已是十点左右，正遇上同班同学小张给他送行李来了。

“谁让你送的？”许世友冷眼相问。

“陈赓队长。”小张回答。

“我原以为今晚要睡凉炕了，没想到还有人关心我。”落难中的许世友心中涌出一股感激之情。然后又问：“外面有什么风声？”

小张咬着许世友的耳根道：“陈赓队长让我转告你，要你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好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去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等。”

许世友听后，像被蜂蜇了一下骂道：

“娘的屁，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许世友顿了一下，道：“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雷明珍，叫她来一趟。”

“那好。”小张说完匆匆离开了许世友。

许世友自从到达延安地区后，经人介绍，与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雷明珍订下百年之好。那时雷明珍住在延安等待中组部分配工作，这使他们间有了更多的接触时间，随着爱情的与日俱增，不久便结了婚，每周总要举行一次“爱的会餐”。落难之中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是人之常情。此时此刻，许世友把一切都看得很灰很暗，别人不能理解他，而作为妻子总是可以理解他的。虽然他没有把这次出走的计划告诉她，但他相信妻子是会原谅他的。

在度日如年的铁窗生活中，他盼着雷明珍的早日出现。先是一小时一小时的盼，后是一天一天的盼，可是半个月过去了，雷明珍没有来。他并没有失望。他强烈要求见妻子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要当面向她陈述这次事实真相，当面告诉她，他要为不能陪她白头偕老向她道歉……

恍忽间，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是她来了！”他凭着自己的感觉从石炕上坐起来。门开了，来人不是雷明珍，而是上次来的小张。

“这是陈赓队长给你送的一条烟。”小张开门见山。

许世友接过烟，压低嗓门问小张：“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没有？”

“捎到了。”小张叹口气道：“雷明珍已提升为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红大，交给我一封信，让转给你。”说完，小张便把那封没有信皮的“公开信”掏出来，递给许世友。

“信？”许世友接过，迫不急待地展读，只见映入他眼帘的又是一个意外。信中写道：

“许世友，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

许世友看后如五雷轰顶，自己所爱的人竟是这么不理解他。“我许世友

今生今世看瞎了眼！”他抖动的手，连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烟，若有所思地深吸了一口，那升腾的烟雾，使他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想骂娘，骂这个世上没有好人！“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哩！”许世友说完掐灭烟蒂，在雷明珍的原信上，用力唰唰地写了起来：“坚决离婚！”落款“许世友”三字还没写完，“格崩”一声，笔尖断了，然后把信交给了小张。

许世友送走小张，关上门后竟痛心疾首地哭了。同志们的误解，战友们的“背叛”，老婆的离婚，难道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许世友心凉了，他把这一切都记到了毛泽东的账上，他想到了死，想到了快死。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他经常在“思想上大骂中央”，并且“亲口骂了两次”。他认为这样骂了，一定有人报告中央，自己就能快死。然而，人们似乎把他遗忘了，既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来探监。

毛主席在纠正扩大化时曾诙谐地说：

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许世友等被捕后，党中央为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经过初步审讯，一些大的问题基本上澄清了。可是在这些人的处理上，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案，尖锐对立。有人认为枪毙算了，少了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一些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毛泽东主席这时开始清楚，许世友的问题决非是他个人的问题。特别是他看了许世友出走前致他本人的一封信，更改变了他对这事件定性的认识。许世友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

用，把事情做绝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为此他曾批评过不少人，眼下在潮流面前，要掌握政策、摆平关系、力排众议也难啊。

一天，红大警卫连在清算“国焘路线”时，有几名战士围绕“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政治觉悟极端不高的表现，遂对那些认为“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判。

此事传到善于举一反三的毛泽东耳中，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和警觉，毛泽东诙谐地说：“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在批判毛泽东时，没有批战士，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却连战士都批了。”

于是，他立即着手纠正反对“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问题，“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事关全局。恰在这时，毛主席有些睡不好觉了。

常言说，捕人容易放人难。他想先做一做红四方面军被捕同志的工作，冤家宜解不宜结。他掐灭烟蒂，拉开窗帘，天色还灰蒙蒙的，那颗启明星特别亮，似乎给了他些悟性。他急步走到门前，开了门，对着门外的哨兵道：“通知司机出车！”

“主席，这天还不亮，你要到哪里去？”哨兵不解地问。

“到红大。”毛主席吐出三个字。

哨兵见主席这么着急，也没有问下去，转身离去，去通知司机和主席的秘书及警卫团长。

黎明前，第一声雄鸡高唱、红霞碎开时，主席的车子缓缓开了出去。

许世友喋喋不休道：你们捆吧，捆得越结实越好！你们杀吧，砍头不过是碗大的疤！
反正我许世友这口气非出不可

许世友似睡非睡，一声鸡啼，他睁眼一看，天将破晓。这时，外面又隐隐约约传来了脚步声。脚步声消失，接着是掏钥匙开锁的声音，片刻门“哗啦”一声开了，走进来两个持枪的战士。一高个战士道：“许世友，让你自由了。”说完两人又为将军松了绑。继而那战士又道：“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事情发生在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不提毛主席还罢，一提毛主席，许世友怒发冲冠，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见！”将军一动不动，丝毫没有离开此屋的意思。

两个小鬼还算机灵，只好转移同屋中其他的人。话说四方面军被抓起的30多名干部，许世友可称是职务最高的。转移工作很快结束。小鬼们又从外屋搬来了两个凳子，那分明是给中央首长准备的。

再说红大值班室的值班员刚接到毛主席要来的电话，还没来得及通知校方主要领导，只见主席的车子已经驶进了校园大门。值班员风风火火地迎过去，敬了个军礼道：“主席，您早！”

“电话接到了吧？”主席问。保卫主席安全的罗瑞卿也紧随主席身后。

“接到了。校方领导我还没来得及通知。”值班员略有歉意地问答。

“不用惊动他们啦，过后通知他们一声。我来看看许师长，他住哪儿？”主席笑道。

“就在那儿，不远。我给您们带路。”值班员用手一指那边的一片丛林道。只见两位战士口喘粗气地跑来，一见是身材魁伟的主席，忙敬了个军礼道：“主席，我们已经通知许世友了！”

“不，你们应该叫他许师长。”毛主席立即纠正那位战士的话语。

“是，主席。”两位战士吐了吐舌头，脸一下红到了脖根。

天渐渐地明朗起来，大地、树木也渐渐地袒露出它们的轮廓。在东方，一道霞光，一片桔红色的光亮，越来越大。毛主席步履矫健，在值班员带领下，沿着小河往东北那片丛林走去，缥缥缈缈的晨雾，润润湿湿的泥土气味，不住地扑在主席的脸上，钻进他的鼻子。小河水清得一眼望到底，岸边到处是浅浅的牛蹄印儿。

“到了，那就是许师长住的洞屋。”值班员向主席指点道。接着，他紧走了几步，先主席进了洞屋，向许世友道：“许师长，主席来看望你来了！”

许世友拿大眼扫他一下，双目充满敌意，并无表情地说：“他来就来呗，何必大惊小怪。我许世友乃被抓之人，还有什么看不看之理！”

说话间，毛主席低头进了石屋，立在了许世友面前，道：“许师长，让您吃皮肉之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您和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站着的主席，接着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在他看来，这是虚假和做作。他在想：你既然批示抓我，让我受尽皮肉之苦，难道两片嘴一巴喳，赔个礼道个歉，就算拉倒，没这便宜的事！我许世友也不是那种可欺的人！想到这里，许世友强压怒火，把拳头紧攥、紧攥，霎时间，那感情如潮似在他心扉上拍打，犹如欲决岸破堤一样，使他难以控制地抬起紧攥拳头的右手，

要打毛主席，还说：“可惜我手中没有枪！要有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

“还愣住干啥？还不快给我抓起来！”没容主席发话，在一旁的罗瑞卿立时命令道。卫士们一齐动手，三下五除二又把许世友捆了个“四蹄倒栽葱”。许世友还喋喋不休地道：“你们捆吧，捆得越结实越好！你们杀吧，杀头不过是碗大的疤！反正我许世友这口气非出不可！”说毕，像个斗牛士的许世友，又是一阵狂笑。

某些人插手，事情闹得复杂化

许世友居然要打毛主席，有个人事后诸葛亮地笑说：“看来我们没抓错吧！当初主席还批评我哩！若不是老许要打他，说不定我还要背一辈子黑锅哩！”

还有个人接着说：“当初我们写文章批评四方面军的土匪作风，军阀作风，主席还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说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缺点，不看成绩。唉！”

二人正在议论该怎么处理时，康生走了进来。

“不请诸葛诸葛到。你是我们中的诸葛，你也发表发表看法？”

“莫谈国事，我是一心只读马列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康生世故地说道，言毕，他停顿一下，显得很有主见地道：“我们山东诸城有句俗话，打蛇不力尚有罪，窝蛇放蛇罪更深。我要是主席的话，我就……”言下之意，他作个手抹脖子的手势。

一个人担心地说：“主席要是不这样看呢？”

康生道：“他要打主席，就是谋杀主席之举。他反毛主席，就是反中央。难道还不是杀头之罪吗？！依我之见，他不亚于张国焘的罪过。张国焘虽分裂红军，还没有发展到要打主席的地步。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按法按纪办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看秉公执法，少数服从多数，咱们一起干，对毛主席负责！”

康生的一席话，使另二人无话可说了。

他们又谈了半天，于是一份有关许世友的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行录，连同他们的处理意见，便起草好了，趁热打铁，很快就呈报到毛主席处。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同志，刚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毛主席深刻地分析

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的形势，提出在内战基本结束后的新阶段内，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强调地提出了在新形势下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王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主席的报告，同时批准了党中央自1935年以来的政治路线。

会议结束后，主席的嗓子已经有些哑了，进过晚餐，回到办公室坐下来，已经是深夜二点了。这时，他才发现桌子上关于许世友一案的处理意见。

主席认真阅读了这份上报材料，阅毕又把它不屑一顾地放到桌上。然后点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实在的，胸怀全局，运筹韬略的主席，他太累了。在大敌当前、任务转变的紧急关头，有多少工作在等待他去做、去布置、去运转，这些内部问题他早

已丢在了脑后。虽然许世友感情冲动，要动手打他，大海胸怀的他并没记在心上。许世友原在四方面军，对他的情况若明若暗，说

心里话，也不甚了解，只从徐向前同志的口中得知他善打恶仗、硬仗的气魄，这点主席是很欣赏的。他给主席的初步印象是：敢做敢当，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断。文化低了些，是一位义气式的农民英雄。这一次他要动手打主席，更加深了主席的这种看法。不过，风言风语传说他与张国焘的勾结，到底是什么情况，他还不甚清楚。

秘书走过来，对主席道：“康生同志要来见您。”

“让他进来。”

康生来到屋里，主席用手指一下凳子，示意他坐下。

“主席，您还没休息。”康生边坐边道。

“事情太多，休息不下啊！”主席道：“你有什么事？”

“关于许世友的材料，主席看了吧？”康生欠了欠身子道。

“看了。”

“此案以尽快处理为上。不知主席有何意见？”

主席沉思片刻道：“这几天会议很多，还没最后收尾。对此问题也考虑不周，要问我的意见，还是团结为重，四方面军被抓的干部要尽快放。许世友还是一名有影响的将军，还是不杀为好。具体意见拿不出，你们看着办吧！”

“那好，那好。”康生连连点头道，“主席实在太忙，我们具体办吧，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再来请示主席。也请主席尽早休息，我告辞了。”

“不远送。”主席向他摆摆手。

夜色更深了。

月牙儿像把梳子挂在半空。虽说只有半边，但它一样地把温柔和清澈的光辉洒遍了人间。保安的山峰、树木、田野、石洞、篱笆和草垛，各有备的颜色和形态，在银白色的月光下，似乎都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毛主席有心要保虎将许世友，急忙对
小张道：快让他来，我等他，越快越好。许世
友拜见主席，扑咚一声跪在了地上

常言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许世友再度被抓被关禁闭，然而他心里反倒平静多了。

心情平静下来的许世友，这时仿佛回到了当年青灯木鱼、坐禅习武的少林生涯中。他不觉在不足四平米的屋内，练起了武功。他把屋内惟一一只木凳舞了起来，左盘右转，疾如旋风；上下翻飞，宛如盘花。舞完板凳，他信步走到炕边，气纳丹田，平伸出两条胳膊，练起梅花拳来。只见他右拳风起，左拳雷生；双拳盘旋，左右梅花。那动作快如飞鸟，静如潜鱼。练完梅花拳，又练罗汉拳，步伐、掌式、张弛、伸缩、吞吐、起伏、开合都一丝不苟。远看无迹，近观有形。慢慢的，他忘记了禁闭室，忘记了人世间的烦恼事，也忘记了自己，进入了那个他向往的清静无为的世界。

“砰砰”一阵门响，继而门被人推开。正处在清静无为世界的许世友好一阵才收过功来，向仁立在门旁的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吼道：“你们来干什么？”

“你已死期临头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祭日！”一战士道。继而，一队警卫战士跑步而来，迅速立在门口两旁。那带队的不是别人，恰是康生。且说康生其人，关于许世友一案，他请示主席后，断章取义地向另外二位有关干部作了简要介绍：“主席工作很忙，拿不出具体意见，委托咱们去办。”二人听了很高兴，感到主席很相信他们。

康生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道：“我们先起草公文，白纸黑字，盖上红印，造成既成事实。”

“就这样办！”二人一致同意康生的意见。

康生不到半天工夫，文件从起草到打印便出来了。又很快呈送到主席那里。毛主席很快阅毕，觉得事情有误，问博古的秘书道：“此件下发没有？”

“已经下发执行。”

“此件不妥，你快跑步回去，通知他们停止执行！”主席命令博古的秘书。

“是，主席。”秘书说毕抬脚走出主席的办公室，直奔红大而来。

再说，康生这位“执法官”，带着警卫部队来到许世友住处，向许说道：“这是正式文件，请你签名吧。”

许世友接到文件，扫了一眼，道：“杀头不过碗大的疤。我许世友打了上千次仗，没有一次想活着回来。今天要死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临死前，与毛主席见上一面，我要当面与他理论理论。请你快去通知主席，看他是否同意？”

“你先签名再说。”康生道。

“你不通知主席，我是高低不能签名的！”许世友那口气说一不二。

“那好吧。”康生说完，立时派一战士飞马去禀报主席。

且说战士张明义飞马来瓦窑堡毛主席的办公室前，恰好与奉命而来的博古的秘书撞个满怀。

“小张，许世友那边情况怎么样？”秘书火烧屁股地急问：“还没有执行吧？”

“许世友拒绝签名，要求见主席理论，我特来请示主席。”小张口喘粗

气地回答。

“看来还没砸锅。”秘书松了口气道，“你快去请示主席，咱们一块走。”

小张连忙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道：“报告主席，许世友死前要求见您一面，并要当面与您理论。”

“他现在在哪儿？”主席着急关心地问。

“他现在红大，拒绝签名，还未押赴刑场。”小张一五一十地回答。

毛主席有心要保虎将许世友，急忙对小张道：“快让他来，我等他！越快越好！”

“是，主席。”小张因着急，连个标准的军礼也没敬，转身就旋风般地跑出了主席的办公室，与博古的秘书飞马而去。

马蹄扬起一路烟尘……

这场戏的策划者康生，本想先下手为强，不料许世友拒绝签名，非见主席不可。他不时地看表，遥观远方的大道……

突然远方大道先是传来了马蹄声，接着他渐渐看到了骏马飞驰的身影，他的心忐忑不安，急忙迎上前去，只见那高头大马上驮着小张和博古的秘书。

“主席有什么指示？”康生未容他们下马，急切地问道。

“主席让许世友快去！”小张气喘吁吁地道。

秘书这时也紧走两步，附在康生的耳旁，低语道：“主席认为此事不妥，命令收回。”

“喔！”康生一听心里凉了半截。但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不便发作，马上镇静下来，并对秘书说：“知道了。”

“许世友，你准备一下，主席要见你。”康生的话也不像先前那么硬气了。

许世友听到此活，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要见我，看来并没有杀我的意思？！难道这是一场阴谋……”他的思想在急骤地变化着，如今在事实面前，他却挪不开脚步，粗中见细的许世友，此时突然变了卦，连在场人听了他的话都感到十分震惊。只见他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道：“既然主席给我面子，我领情。请你再派人去问一问主席，我许世友乃军人出身，能否带枪去见？”

许世友话一出口，不要说康生，就连其他人也惊出一身汗来。他们心想：上次与主席见面，他要打主席；这次若是带枪去，他不把主席毙了才怪哩！

“此人太野，还不把他捆起来再说！”有人向康生建议。

“此事不能让他得寸进尺！这是计谋！”

“不能再去请示，尽快处置为上！管他签不签名！”

“不能这样做！”刚才那位去主席处的张明义提出了抗议：

“主席自有处置的办法，先请示主席后再说，如果大家谁都不愿去，我愿再跑一趟。”

此时，当事人康生也感到棘手，若不是刚才秘书有话在先，恐怕他早已下令了。

“到底怎么办？你快拿主意吧！”大家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康生。

恰在这时，红大值班员赶到，说主席来电话，让康生去接。

却说主席打发了博古的秘书和前来的小张，他还不大放心，又抓起了电话接红大值班室。

“你是康生吗？”

“我是康生。主席有何指示？”

“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请你谈一谈。”

“是这样，主席。”康生清一下嗓子道，“这里情况有变！”

“什么情况有变？”主席有些发急。

“许世友变卦，说要带枪见您。”康生见主席久没讲话，又进言道，“主席，你就死了心吧，到什么时候啦，你还一个劲儿团结团结，人家都把枪口对准我们了。你的性命安全决不是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大问题。依我个人意见，还是当地处置为上，以免后患无穷。”

“不要讲了！”主席立即制止了康生的话语，声音提高八度，如同雷霆，命令康生道：“请你立即转告许世友，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主席，这……”康生还想说服主席，不料主席又道：“就这样办了！”那语气不容人辩驳，放下了话筒。

康生放下电话后，感到事情重大，他立时又挂电话，找到了负责党中央首长安全的罗瑞卿同志，向他说明了此事，并嘱咐他做好主席的安全工作。然后，他才来到许世友的住处，向许世友如实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你可以带枪去，按主席的意见，也可以装子弹。”说完便让部下取来他的驳壳枪和子弹，还给了许世友。

此时，许世友接过驳壳枪，他的手竟发起抖来。此问题的提出，他本想给主席出个难题，试探一下内幕：若不答应，那此事一定有鬼；若能答应，说明主席光明磊落。没想到主席竟能应允，这决非是一般常人的心胸。许世友也是血肉之躯，此时，他不觉落泪了。只是那泪水没有涌到外面，而是汨汨流入心底。是对伟人的感激之泪还是佩服之泪，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他是被这伟人之举感动了。许世友决非那庸流之辈，要他佩服哪一个人谈何容易，可从此，“毛泽东”三字深深埋藏在他心底，成为他崇拜的领袖。

许世友边想边把子弹推向枪膛。

“请你对主席的安全负责！”站在一旁的康生有点不放心地提示许世友道。

许世友拿豹眼扫了他一下冷笑了一声，并没说话。接着把驳壳枪插入腰间，阔步走出屋门。

再说罗瑞卿接到康生的电话，顿感如临大敌。关于许世友案的详情他了如指掌。尤其是上次许世友要搨主席的耳光，他就当场。对于许世友的粗鲁，他亲自领教过。这一次，许要带枪见主席，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此时，作为中央首长安全系于一身的他，心中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儿戏不得！于是他召集下属商量，在主席的办公室内外加强警戒，周密安排，以防不测。

日式吉普车把许世友送到瓦窑堡村头，康生便让许世友下了车。许世友向前方望去，只见毛主席办公室所在的院落中，哨兵列队两行，一直到街口；再看哨兵一个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这使他想起当年思母心切，要打出少林寺，方丈四门布阵……望着这阵势，许世友心想：“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啦？我许世友乃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你们把枪口对我，而我把枪口对准谁呢？杀鸡何用牛刀！”许世友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也把枪从腰间拔了出来，握在右手，形成了对峙局面。

闪亮银光的驳壳枪，束着红缨；墨色的枪口，闪烁着几分神秘！

许世友在两行哨兵中间缓缓行进，此时，他目不斜视，向着前方，向着主席的办公室，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许世友究竟要演出什么戏来，令人不敢多想。

此时，毛主席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准备接待许世友，同时也燃起一支烟，这是他一天的第十三支烟。他缓缓地喷了一口烟雾，神情自若，如同当年诸葛亮弹琴破敌一般。说话间，许世友持枪来到了主席的门前。

“报告主席，许师长到！”一警卫官双脚一并，转身向主席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道。

“请他进来。”主席心平气和，抽了口烟道。

听到主席的唤声，许世友心如潮涌，他一进屋，“扑咚”一声，就双腿跪在了主席面前，双手把驳壳枪高举，道：

“主席，他们缴枪我不给。我把此枪交给您！这枪刻着我对革命的忠贞，一千多个蒋军成了这枪下鬼！我丝毫没有谋杀主席之心，有的只是对您的歉意，请主席把兵退下去，这是对我许世友的天大之辱！”

许世友说完，泪如泉涌，低下了他那宁死不屈的头。

毛主席听了此话，也一阵激动，他赶忙上前接过许世友高举的枪，继而把他搀扶起来。接着，又向罗瑞卿嗔怪地看了一眼：“还不撤兵！我既然让他来，我就信得过他，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

罗瑞卿听到主席批评，忙把兵撤了下来。主席先让许世友坐下，遂又把一杯水放在他面前，道：“许师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处斩你之理！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旁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包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也应谅解。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无关。”毛主席这时很激动，“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主席，我就听您这一句话哩！”话明气散。许世友当时也很激动，“回去，我要向四方面军的干部讲，把您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不讲团结的人站不住脚！”许世友稍停一下，接着又道，“主席，我的错处，你能谅解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望你刻心铭记。”

“哪几句话？”许世友有些迫不及待。

主席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接着，主席又补充，“除我例外。”

“主席，真有你的。”许世友说完爽朗大笑。

接着，主席又谈起了党内团结，张国焘的错误实质、危害和根源。毛主席的豁达大度和恳切话语，使许世友茅塞顿开，倍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

最后，主席讲了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接着又把驳壳枪还给了许世友：“听说你这枪还有一番非凡的经历，是吗？”

“这枪原是日本天皇的皇家枪，他为了收买蒋介石，便把枪赠给了老蒋。老蒋从日本回国后，就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继而是五次围剿，

最后把此枪赠给了剿共有功的、也是他的心腹师长张灵甫，后来我们同张灵甫交战，击溃了该师，意外地夺得了这支枪。遗憾的是我没有击毙张灵甫。从此这枪就成了咱共产党的宝物。”许世友简单地向毛主席作了介绍。

“好故事。”毛主席笑道，“可以写一本小说啦。这枪供你继续使用，用日本枪打日本，那才够劲哩！现下我想派你到抗战前线、胶东半岛去打日本。你意下如何？”

“我许世友为穷人打天下，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许世友立时道，“什么时候开拔？”

“你回去准备一下，随时听我的命令。”

“是。”许世友起身欲走。主席又让他稍停，道：“听说山东有句俗话，山东的山，山东的水，山东的姑娘胶东美。等你们到那里打了胜仗，站住了脚，你这和尚也要给我领个媳妇来，我要喝你的喜酒啰！”

“我这傻大黑粗，谁家姑娘看得上。”许世友笑道。

“英雄自有美人爱，我敢打保票，信不信由你。届时你可不要重返少林寺啊！”毛主席说毕，二人相视一眼，“哈哈”笑了起来。

此乃为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此后，许世友对主席忠贞无二，交情甚笃。

第三十七章

转战胶东

许世友训话：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

1941年的春天，乌云遮盖着天空，国民党亲日投降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卷向全国各地。继“皖南事变”以后，华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在山东，国民党顽固派头子，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李仙洲、庞炳勋的策应下，大肆叫嚣：“一地反共胜利，各地全部进攻。”他们调兵遣将，向鲁西、滨海、冀鲁边和胶东我军发动了疯狂进攻。尤其在胶东，以亲日投降派的队伍组成了所谓“抗八联军”。他们公开宣布：“配合皇军打八路军”，“皇军驻城里，我们驻乡村，互助互让，互相帮忙”。国民党九区专员蔡晋康，首先趁日寇“扫荡”我大泽山地区之际，占领了我胶东军民坚持抗战的心脏阵地牙山，切断了我东西的联系。接着，他们又以牙山为依托，兵分三路，向我东海根据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妄图“把八路军消灭在东海地区”！严重地威胁着胶东我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

就在这时，党中央毛主席派虎将许世友来到了山东。山东分局指定许世友带清河独立一团，由清河地区挺进胶东，统一指挥我军第五旅和第五支队。分局指示：“以胜利的战斗粉碎投降派的进攻，收复牙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使根据地连成一片，改善我军阵地，为继续坚持胶东斗争奠定基础。”

许世友南征北战，第一次踏上胶东的土地。胶东是陌生的！陌生的土地很快使他产生了深情，包括他的人生爱情。从此许世友就战斗在这片土地上，直至全国解放。

在欢迎许世友的大会上，没容吴克华介绍，许世友就虎步有风地登上了主席台，自我作了介绍：“我就是新来的许世友。什么旅长不旅长的，大家就叫我老许吧。听说胶东有很多土司令，他们与敌为伍，亲日投日，专于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搞得我们胶东乱七八糟、人民遭殃。就因为这我才来到胶东。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

台下一阵掌声雷动。包括后来做了许世友夫人的田普姑娘，她也拍红了掌。没成想这短短的几句话，激起少女心中涟漪翩翩，她把许世友当成胶东人的救星崇拜！没有料到这种崇拜今后竟成了爱情。

90年代，笔者采访田普时，田普如实地道出了这一幕。

3月13日，许世友到达蓬莱黄泉泽南村，会见了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同志，林浩热情地接待了许世友，并把当时的敌情、我情、地形向许世友作了翔实的介绍。

这时国民党投降派在力量对比和态势上占着极大的优势，以赵保原为首的二三十个大小司令，共约五万人，分别占领着胶东的主要城镇。而我军约有一万人，五旅与五支队又被分隔在蓬莱、黄县、栖霞、招远边境和文登的崑崙山区。投降派继续压向我军，又占我鹤山、上朱东，局势危急。

胜利来自对情况的了解和作出正确的判断。许世友这员虎将一旦下山，就闲不住了。白天听完林浩的情况介绍，晚上又开起了夜车。他要收拾这几十个土匪司令，有多少工作要做啊！

夜已经很深了。

从林浩同志派通讯员送来的一些材料上，也可以看到投降派的另一面，这就是他们卖国求荣的思想不得人心，内部的利害矛盾极为深刻。赵保原本来是军阀张宗昌的一名小爪牙，“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投降日寇，被编为伪“皇协军”。抗战后，赵部随日寇侵入胶东，由于权力之争又投奔了国

民党，取得了整编十二师的番号。然而他与日寇仍然信使不绝，暗中接受日寇的番号：伪剿共第七路军。就连他们的臂章也两面是字：下乡抓丁、派款，戴着“国民党整编十二师”的臂章；遇上鬼子或者配合鬼子“扫荡”时，随手一翻，就成了“剿共第七路军”。另一个国民党的大头目李先良，挂着鲁东行署的招牌，却策动他属下的七区专员郑维屏，大部投敌，名为“留东支队”，还公开宣布拥护大汉奸汪精卫，说什么“非汪先生出任大计，不足以挽救此危局”，并兴办“反共保甲”，组织“反共保卫团”。盘踞福山的陈昱，竟公开向当地人民宣扬：“你们看我与皇军多亲善。他们不来‘扫荡’，咱专打八路军。”他们各霸一方，驻到哪里，哪里便“夜夜有枪声，天天添新坟。”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骂他们是“活阎王”，“鬼子的干儿子”。材料上还记载着这样的事情：反复无常的赵保原，依仗其兵多、武器精良，自立盟主，觊觎其他各部；其他各部也希图在联合向我进攻中，抢夺地盘，发展实力。蔡晋康占了我牙山之后，赵保原红了眼，急忙致电蔡晋康：“余在西方剿匪，虽颇多斩获，但亦疲惫不堪，因此愿以部队一部，开至牙山休息整理，以图再举。”蔡晋康大为吃惊，一面给赵复电，说什么“牙山地瘠民贫，不宜整军，请于西方休整……”一面急令所属部队：“赵保原企图进占牙山，我应严阵以待。”国民党七旅旅长姜黎川，本来盘踞海阳，与赵保原发生利害冲突，被赵赶走。他们虽然在反共方面是一致的，但内部争权势、抢地盘的斗争却时刻都在进行着。

区党委在 14 日开了一天会，充分研究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并根据分局的决定，成立了胶东指挥部，由许世友、林浩同志挂帅。大家认为：就胶东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投降派不仅“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而且有的已经明目张胆投靠在日寇卵翼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无原则地退让，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指出的“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的原则，也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改变胶东的局面，壮大我们自己。他们也分析了敌我力量。虽然国民党投降派的力量暂时较我军强大，但对方不得人心，内部矛盾重重，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各个击破的良机。我军力量虽然较弱，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弱军要胜强军，弱军的“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加上“优良的阵地”，“优良的人民条件”，是可以使我们从弱者的地位转变成战斗中的强者，并取得反投降的胜利。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和山东分局的指示，立即反击。

根据大家的发言，许世友道：“事不宜迟，趁投降派气焰嚣张之时，出其不意发起反击是有利的。盘踞牙山的是投降派中较弱的蔡晋康，且有兵工厂。首先夺取牙山，既符合毛主席的‘先拣弱的打’，又可以缴到大量枪械、子弹，利于今后作战。”许世友一拳砸到桌面上，又道，“牙山又是胶东的磨子心，夺取牙山之后，就可以居高临下，四面出击，打通东西两块根据地，控制胶东的心脏地区。然后再在海、莱边歼灭赵保原主力，解决李先良，全盘掌握胶东。”许世友说到这里，目扫一周：“对于这个方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补充。如果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就决定 15 日准备一天，做好政治动员工作，当晚就动手！”

“就这样干！”大家没有什么意见。

会散，又是一个星斗满天。

牙山飞奇兵，许世友用兵如神

15日夜，玉盘似的月亮，月光射向树枝，树叶闪烁，反射出银色的光辉。路面上交互闪烁着银色和黑色的斑点，空气里充满着一种神秘的甜意。许世友抬头望一眼月亮，心想：月色正好，老天助我成功！

我西路的五旅，东路的五支队和清河独立一团，像两个拳头，同时伸向蔡晋康和陈里部，开始了反投降的第一战役。

西路四个团由指挥部率领，分三路向牙山反击。部队从牙山侧右的山间小路直扑蔡晋康的司令部。16日全部占领了牙山，歼灭蔡晋康大部，缴获了大批的枪械、弹药。蔡晋康带领残部东逃桃村，我军跟踪追击。18日下午，桃村又被我军攻克。同时，东路五支队的三个团，也在18日歼灭陈皇大部，攻下灌水，控制了灌山。

牙山，又名锯齿牙山。山势险峻，峰峦矗立，犹如锯齿，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1648年（清顺治五年），于七起义抗清，就曾以牙山作为重要根据地。1662年（清康熙元年），清将济什哈带兵包围牙山，两军对峙两个月后，于七才突围而走。于七起义的这段历史，很少在满清官方的记载里得到反映，但却广泛流传在人民中间。就在区党委开会的间隙里，林浩、高锦纯同志和许世友一起在庄头散步，有个老年人还亲口向他们诉说了于七的故事，并且说：“当年于七所以最后离开了牙山，就因为清军抄了牙山的后路。”他的话启发了他们。我军也由侧后奇袭，一举成功。

我军初战得手，形势也就起了变化。敌军调动忙乱，指挥失当，一时就像被捣了窝的马蜂。赵保原看到牙山被我攻克，左路进攻部队也遭到反击，急忙将其主力三个团西撤郭城。区党委和指挥部根据这一变化，紧接着提出：“背靠牙山，南下海阳”，向赵保原部发起反击。于是我军便直扑赵保原部侧背，3月22日拂晓，五旅和清河独立一团，便将郭城包围。

五支队反击陈里部获胜之后，紧接着又向右边的国民党部队发起了强大的反击。他们首先攻克崖子，歼国民党顽固派六旅大部，生俘旅长苗占魁。这个由国民党警官出身、趁敌后混乱拉起了队伍的“麻子头”，欺压人民，进攻我军，自知罪行不小，因此被俘后，面如土色，言语木讷。在严辞责问下，他连称：“死罪，死罪。”并且表示：只要能够宽大释放，他再也不敢反共反人民了。为了分化顽固派军队中的头目，许世友向其进行了教育后，当即释放了他。继攻克崖子之后，我五支队又于22日下午，击退了继续向我军进攻的秦玉堂、郑维屏、安廷赓、赵汉卿等部，控制午极一带。至此，投降派的三路进攻便到了树倒猢猻散的地步，大小反动头目纷纷率部逃向海阳境内。26日，赵保原也率部逃窜，当即被我歼灭一部，郭城亦告解放。

攻克郭城后，我五旅与五支队便胜利会师了。这时候，赵保原和其他各部一面困守发城、吉格庄、玩底一线，一面派人向日寇和其他顽军求援。我军虽然已经掌握主动，但强行攻坚仍是不利的，而且其他顽军必定来援，只有再一次给予其歼灭性打击，才能彻底打掉其反动气焰。基于以上情况，重新调整了部署：以一部继续围困发城和吉格庄，另以有力的一部控制于山阵地，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果然，4月27日，国民党五十一军派部队自鲁南来援，其先头部队一个营到达发城地区；国民党地方反动部队厉文礼、张步云部，也伸到莱阳边境。赵保原等见有人撑腰，一时气焰又上升了。他们立时纠集了四千多喽罗，大举向我进犯，高叫“于山大会战”。五十一军这个营，不但起了为大小反

动头目壮大的作用，而且它也以“正规军”自居，非常嚣张。根据这个情况，如果能给这个营以严重打击，不但可以使其他援军不敢来援，而且会使全线顽军动摇。这天，这个营向我指挥部的阵地发动了疯狂进攻。这一动作，来得正好，许世友手举驳壳枪，“跟我来！”当即率一个营发起了反击。战士们手端刺刀，呐喊着，一个泰山压顶，便把敌人打了个稀哩哗啦，并缴获三挺机关枪和一门大炮。紧接着，清河独立一团、五旅、五支和各县的县大队，也全线发起反击，随军民工和附近群众，也手舞叉、锄和扁担赶来助战。激战数小时，其他顽军也被我军歼灭或击溃。“于山大会战”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伤亡惨重的五十一军先头营逃回沂蒙山区，不敢轻举妄动。赵保原见形势不妙，急忙在发城到玩底一线构筑碉堡，巩固防守体系。这一手，赵保原自以为是得意的一着。据被俘的赵部官兵说，他曾屡次讲：“土八路没有炮，看他们怎么办？只要皇军下乡‘扫荡’，我们就可以得救了。”

“是的，我们没有炮，但我们有无畏的战士！”许世友道。我们在敌军的碉堡之间，也修起碉堡，把他们割开，迫使他向我进攻，在运动中杀伤他们。

每当夜幕降落，机枪射手和狙击手们便秘密地进入阵地，各自封锁分工的敌堡枪眼。接着，战士们背着枪，推着装满泥土的木箱和柳条筐，从四面八方匍匐前进。敌堡枪眼火光一闪，我们的机枪手和狙击手便立即还击。战士们在敌人的碉堡之间，把木箱、柳条筐堆起来，再围上积土，于是一座简便的碉堡便筑成了。碉堡越来越多，敌人的防守体系被这些简便的碉堡分割得七零八落。战士们依托着这些碉堡，把敌人死死地围困起来，使他们不敢外出、不敢露头。同时，我军又大力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无数张油印传单，散发到敌军内部去；醒目的大字标语，贴在席子上，竖在敌人的围子前。每到晚上，我军政治工作人员便动员、组织顽军家属、顽军俘虏喊话，告诉顽军士兵们：“有血性的中国人，决不能随投降派头子去投降日本人！跑到八路军这边来吧！抗日是每个人的神圣责任！”

赵保原和他的大小头目毫无对策，他们自鸣得意的防守体系，不但防不住我军，连他们自己的士兵也防不住。每到夜里，顽军士兵就扔下碉堡，悄悄地跑到我军这边来。赵保原急了，他们又想出一个“绝招”，竟然把士兵们像拴螃蟹一样，五六个拴在一起。这样一来，本来是一个个地溜，后来竟一群群地跑。

在围困、分割、瓦解敌人的基础上，7月初，我军又逐步加强了对发城的军事压力。五旅、五支队分别攻占了发城外围的榆林庄、上坊坞、下坊坞、夏屋村、中村等据点，把敌人紧紧压缩在发城一隅。7月26日，十四团用火攻和集束手榴弹，一夜打下发城北山的三座大碉堡，摧毁了发城的最后屏障。

在我军长围久困、连续打击下，发城守敌退路被切断，阵地在缩小，上下离异，军心涣散，四面楚歌，精疲力竭，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敌人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冒在野外被歼的危险弃阵逃跑，除此别无它路。

敌人是要逃跑的。在此以前，赵保原就曾命令他的参谋长张起陆组织发城守敌突围外逃，但遭我军堵击未能成功。现在，敌人是必逃无疑了。

部队作好了歼灭逃敌的部署和准备，海、莱边区的党组织也动员人民群众配合部队共同消灭发城之敌。

海、莱边界人民倍受赵保原的祸害，他们对赵保原怀有刻骨的仇恨。现

在，几年来惨遭压榨和屠杀的仇恨要报了，几年来的欺凌和侮辱要洗雪了，投降派欠下的累累血债要清算了。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盼到了。

“向赵保原讨还血债！”

“彻底消灭发城逃跑的投降派！”

“夺取反投降的彻底胜利！”

海、莱边界的人民紧急地动员起来，积极地行动起来；青年小伙子们都参加了基干队；妇女、小孩、老人也都担负起站岗放哨的任务。人人都武装起来，土枪、土炮、大刀、铁矛、木棒、铁锹、粪叉成了最好的武器；烽火台、照明柴，布满了山山岗岗。人民群众和自己的子弟兵一起，组成了严密的天罗地网。

7月27日，夜越来越深，大地一片寂静，星星在天空中眨着眼，钟表在滴答滴答地响。人们都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着。

“叭！叭！叭！……”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的寂静，敌人开始逃跑，夜顿时沸腾起来，一个个烽火台、一堆堆照明柴把群山和平川照得一片通明，赵保原的反动军官们和骨干分子驱赶着被他们拴成一串串的士兵，像残云落叶一般，一堆堆、一簇簇，狼狈而逃。战士们、乡亲们手持各种武器向敌人冲杀过去，枪炮声、喊杀声、马嘶声、锣鼓声、军号声响彻四野。敌人溃不成军，一片混乱。在战士们的刺刀下，在乡亲们的刀叉棍棒前，原来气势汹汹的投降派们，现在却不得不在他们平素瞧不起和任意侮辱的“乡巴佬”面前低下头来，跪在地上缴了枪。赵保原“发明创造”的“绝招”，这一下可给我军抓俘虏提供了方便，一捉就是一串，这一次就捉了两千多。遗憾的是赵保原却跑了！

赵保原的主力遭到了惨重打击，其他的大小司令们，有的被全歼，有的带着残兵败将，纷纷逃出莱阳、海阳地区。这样，胶东心腹地，重新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军也在战斗中壮大了一倍以上，与顽军在数量上相等了，迫使投降派再也无力发动进攻。

牙山之战，胶东军民把它称为“五个月反投降”。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胶东的新局面，也证明了“斗争是克服投降危机、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许世友感叹人生：要说老婆，母亲当初
给我讨了一个，完婚三天，我就西征了，说不
定人家等不及，早已改嫁了。我说没老婆也不
是骗你吧

牙山战斗胜利结束时，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许世友命令战士们迅速打扫战场，准备撤离。胜利的佳音，伴着徐徐的晨风在胶东的大地上传播着、回荡着。战士们带着各种各样的胜利品，押送着一群群的战俘，挺着胸脯，昂着笑脸，迈开大步，走上了撤离的道路。每路过一村一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乡亲们，都放下手中的活计，有的熄灭灶火，有的放下织网，有的放下针线，还有的抱着孩子，拉着扯着，喊着叫着，纷纷涌向街头，欢迎凯旋的队伍。他们中有的提着水壶，有的端着大碗茶，有的拿着花生、水果，还有的拎着“拥军鞋”……那场面热闹非凡，令人热泪盈眶。

“同志们，辛苦啦！”

“喝碗水再走吧！”

“尝尝我们的饭菜！”

“还有我们清河的花生！”

许世友和吴克华并肩走在队伍中，只见他一身戎装，五角星红艳艳的，在头顶上闪烁。半月未刮的胡须又黑又密，消瘦的两颊颧骨突兀出来，细算起来脸也有几日没洗了，他昂首挺胸，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与吴克华不同的是，他脚上穿着一双草鞋，据说这草鞋还是长征时，毛泽东同志赠送给他的，没舍得穿，一直带到了胶东，许世友一边走，一边向沿途的乡亲们挥手致意：“乡亲们好！乡亲们辛苦啦！”

“报告旅长，这马您骑吧！”突然间，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驰到他的跟前，通讯员跳下马道。

“不骑，不骑！”许世友连连摆手。

正当这时，一个剪齐发的脸蛋如红苹果般的小姑娘，趁机挤了过来，钻过人群，把一双特号的“拥军鞋”塞到了许世友的手中。

“旅长，这双特号鞋送给您。做的不好，请提意见。”小姑娘说完莞尔一笑。苹果似的脸蛋红到了脖根。

许世友转过头来，凝目看她时，只见姑娘如花儿一样秀丽，她不光脸蛋红似苹果，那眼睛也格外有神，透出她那纯洁的心灵。再加上她那衣裤，颜色和谐，剪裁合体，身材虽不算高，却很匀称。他立时想起了当年毛主席和他开的那句玩笑话来……

“这鞋做得不错。好，我收下，你叫什么名字？”许世友俯下身子问道。

“田普。田地的田，普通的普。”姑娘说完又是一笑。

“今年多大啦？”许世友又问。

“十七岁啦。”姑娘低着头扯着自己的衣襟。

“看样子你是参加工作了吧！”许世友端详着她。

“去年刚参加的，在五支队被服厂。欢迎首长到我们厂参观。”

“你嘴好甜，有时间我一定去。再见。”

“再见！”姑娘一直站在小土丘上，向许旅长挥手致意，直到许世友消失在山梁后。

许世友向小姑娘招了招手，然后阔步赶上吴克华，两人唠起

了家常。许世友道：“我在延安时，毛主席曾和我说过，山东的山，

山东的水，山东的姑娘胶东美。此话当真，美女出在胶东啊。”

“老许，说起来你来胶东已有半年多了吧！”吴克华赶上一步，接过许世友的话头问道。

“哈哈！”许世友笑了一声道，“我来胶东到今天整整半年零一天！”

“说实在的，整天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我还真不知道你的家庭底细呢！”吴克华问道。

“要说我也和你一样是苦命之人。”许世友道，“我家住大别山深山区。家有兄妹七人，我属老三，父亲死的早，只有小脚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妹，那日子也是难熬啊！八岁那年因家贫我便出家到少林寺当了和尚。十六岁那年，因我不慎打死了财主的儿子，被少林方丈开除，后参加革命，一直到今。”

“说我苦，你比我还苦！”吴克华不无感叹地道，“你今年三十出头了吧？”

“你看，我这半个月胡子没刮，活像花和尚鲁智深一般。不少乡亲还喊我老大爷呢！殊不知我今年才三十四岁，真正连个老婆还没讨上呢！”

“老许，你又开玩笑了吧！”吴克华有点不相信。

“我不骗你。”许世友又道，“要说老婆，母亲当初给我讨了一个，全是父母作主，完婚三天，我就西征了。打1927年离家，至今已经有十四五年了，一封信未通，说不定人家早已等不及咱，改嫁了。我说没有老婆也不是骗你吧！”

“你说的也是。”吴克华也道，“你出家革命，一走十五年，音讯全无，眼下这个兵荒马乱之年，枪子儿不长眼，人家还寻思你早已不在人世了呢！”

“是啊！”许世友感叹地道，“她不改嫁才见鬼哩！”

“胶东这地方我和我老婆人熟地熟，有合适的，我们愿给你做个红娘，不知老许意下如何？”吴克华笑问。

“你瞧我这个熊样，猪八戒照镜子，人不人，鬼不鬼的，谁家姑娘下认我是妖精才怪哩！”许世友“哈哈”一笑了之。

“刚才给你送鞋的姑娘怎么样？”有心的吴克华进一步试探地问道。

“胶东这地方，山清水秀，气候湿润，空气新鲜，姑娘一个个长得水灵，没有说的，不像我们家乡大别山，山高坡陡，空气干燥，人长得黑不说，皮肤干皱皱的，没有一点血色。我就是标准的大别山人。不看姑娘，看我就行了。”许世友哈哈一笑，把话题一转道，“下一步，鬼子要进山‘扫荡’了，任务还很艰巨哩！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等一等再说吧。”

吴克华笑了笑，不过他已把此事放在了心上。当时吴克华的老婆也在胶东五支队工作，枕头风一吹，老婆便把电话打到了五支队的被服厂，几经查找，终于找到了那位名叫田普的姑娘。

田普风尘仆仆来到吴克华房间：

“首长，你找我？”

“你叫田普吧？”

姑娘“嗯”了一声，羞涩地低下了头。

“今年多大啦？”

“十七岁。”

“我已把你调到机关工作，有什么意见吗？”吴克华呷了口水道。

“谢谢首长的关心。首长叫我干啥我就干好啥！”田普看了一眼吴克华道。

“让你负责宣传工作。”吴克华审视了对方一眼，道，“目下，反‘扫荡’快要收尾。下一步准备召开庆功祝捷会，还要好好热闹一番。你抓紧时间，排练几个胶东歌舞，到时也拿到会上表演一番。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哩！”

“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田普信心百倍地回答。

“好啦，你回去准备吧！”吴克华挥了挥手，下了逐客令。殊不知吴克华的这一步棋，也是为战友许世友操心。他虽没把话点明，但已给他们之间关系的建立搭起了一座鹊桥。

庆功会上，心心相印

好一个热闹的庆功祝捷会。

打从五天前，由田普和其他同志组成的秧歌队、锣鼓队、唢呐队等就开始演练、吹打了。爱热闹的孩子整天价围着秧歌队屁股转。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山山坳坳一派喜气洋洋。锣鼓撼着人们的心扉，笑容从人们的嘴角、眉角间绽开……

欢乐来自反“扫荡”的胜利，胜利又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忆当初，不可一世的日军驻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茨从北平径飞烟台坐阵，调兵遣将频繁，车辆不断；各据点日、伪军纷纷出动，拉丁抓夫、抢粮、抢牲口；挖掘封锁沟的范围扩大，进度加快；烟台日军加强警戒，封锁消息；伪军驻守的一些据点，已经由日军接防，或由日、伪军共同驻防；日、伪军派往我根据地的特务增多，活动加剧；日军调拨大量武器弹药给赵保原等投降部队。冈村宁茨扬言“要三个月灭共，夺占胶东”，实现“大东亚圣战”的战略计划的首捷。

继五个月的反投降作战后，面对着日军的极端残酷“扫荡”的来临，我军立即进行了组织整顿，成立了胶东军区。许世友在危难之际被委以重任，任军区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吴克华任副司令员。

情况突变，十万火急。11月17日，敌人突然由青岛、高密派出汽车六七百辆，沿烟青公路、烟潍路向莱阳、栖霞、福山等地大量增兵。21日清晨，天色阴沉，朔风骤剧。蛰伏在莱阳、栖霞、福山之敌全部出动，在投降派赵保原、秦疏堂等部的配合下，多路奔袭栖霞、牟平、海阳、莱阳边区，“拉网”合围以牙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合围圈南北不过九十公里，东西仅七十五公里。日军出动一万五千人，加上伪军和投降派赵保原等部五千余人，总兵力达两万人，另有海、空军配合“扫荡”。敌人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白天摇旗呐喊，步步进逼，无山不搜，无村不抢，烧草堆，挖新坟，掘地堰，连荒庵、野寺以及巴掌大的小土地庙也不漏过；夜晚则野地宿营，烧起一堆堆篝火，岗哨密布，在山口要隘还设置了带响铃的铁丝网。冈村宁茨曾得意地夸海口说：“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胶东地区人民群众不愧为英雄，他们积极投身到反“扫荡”斗争中，各村普遍实行“坚壁清野”，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野蛮残酷的“三光”（抢光、杀光、烧光）政策。他们大力支援部队作战，当向导，递情报，送给养，挖地道，隐藏军用物资，掩护与疏散伤病员，表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和自我牺牲精神。

黄昏降临了，险峻的牙山峰峦，渐渐隐没在苍茫的暮色之中。“抗大”胶东分校趁敌人合围圈“网口”欲收未紧之际，一举跃进到敌人背后，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大破烟青路栖霞、福山段，并三次袭击福山城，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

在海、莱边区活动的我军第十七团一部，夜晚被敌人围困于朱吴北山。夜色茫茫，寒风刺骨。四周山梁上，簇簇火堆，层层叠叠，仿佛一条条吞吐着烈焰的凶恶的火龙。待到黎明将至，天愈黑风愈狂。日军人困马乏，一个个东倒西歪。该部指战员隐蔽贴近敌人的封锁线，朝着篝火堆猛然甩出一批手榴弹，把昏睡中的日军炸得蒙头转向。大家趁势一跃而起，破“网”而出，只伤了一名战士。

敌人的“网”愈收愈紧了。我军坚持牙山、马石山地区的各部队和地方武装率领一部分群众突围，有的部队由于指挥不够灵活，二千多名群众被围困在马石山上。五旅第十三团一个交通班，在执行任务后途经马石山，毅然决定留下来带领乡亲们连夜突围。他们和地方干部、民兵一道，往返数次冲破敌人的“火网”，护送群众一千多人。拂晓以后，当他们再次杀进重围抢救群众时，被日军团团包围在山峦上。全班十名战士燃烧着复仇的怒火，奋勇杀敌，七名战士阵亡，三名战士弹尽路断，紧紧拥抱在一起，拉响手中仅剩的一颗手榴弹，英勇献身，血染马石山岗。

在马石山反合围的激烈战斗中，许多地方工作人员、民兵和群众纷纷以树棍、石头与日军拼杀，宁死不屈。日军攻占马石山后，露出极端凶残的本性，将被抓捕的五百多名群众全部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

许世友带领的胶东军区指挥机关率第十七团一营，在敌人开始“扫荡”的时候，就反其道而行之，由西向东，隐蔽穿越敌人的合击圈，一气插到日伪据点附近，接着东行冯家，绕道棘子园。等到敌人回师向东拉“网”之际，许世友判断继续向东进则必中敌人的诡计，遂改奔西北方向，飞插鹤山后。这里临近胶东日军的大本营烟台，紧靠牟平、福山之敌东、西“扫荡”的主要通道。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胶东军区指挥机关敢于钻到它的鼻子底下来，加之日、伪军几乎倾巢而出参加“扫荡”，所以它的据点附近反倒成了我军活动的“安全地带”。把敌人的行踪摸清以后，许世友率军继续向西跃进，抵达烟青公路时，正好碰上大批日、伪军自莱阳、栖霞向烟台开进，我军隐蔽在距烟青公路不足一里地的柳家庄，安然无恙，不久，胜利返回根据地。在整个穿插行动中，我军行程二百多公里，未损一兵一卒，保存了胶东军区指挥机关，实施了对反“扫荡”斗争的不间断指挥。

凶狠狡诈的敌人合围牙山中心根据地、企图一举“剿灭”我抗日武装的阴谋破产后，又施展新的花招。他们扬言再度合击马石山，并以部队的频繁调动造成假象。接着，日军再度集结的重兵突然掉头向东，对昆嵛山及文登、荣成一带进行梳篦式的“铁壁合围”。日、伪军五千余人严密封锁烟青公路，北起渤海，南至黄海，成一线密集平推，并以兵舰六艘、汽艇二十余艘分别在渤海、黄海游弋封锁，以图彻底围歼由牙山、马石山突围东进的抗日部队。敌“扫荡”至荣成山区，残酷杀害被围群众三百余人，制造了又一起血腥惨案。我驻荣成县的一个警卫排，英勇抗击日寇，毙伤一百多个敌人，因弹尽援绝，全排同志高呼“共产党万岁！”抱枪投海，壮烈牺牲。

“敌人向东我向西，山峦沟壑任纵横”。敌人由西向东寻歼我主力，又一次扑了空，急得像疯狗似的四下乱窜。接着，日军再次张“网”西进，接连合围牙山、磁石山和蚕山、崮山地区。坚持牙山区斗争的抗大胶东分校，协同民兵广泛开展地雷战、麻雀战，炸得敌人胆战心惊，草木皆兵。在伪军中流传开了这样一句话：“到了牙山，进了鬼门关！”在蚕山区，被围群众一千多人，由部队掩护突围。

在冬季反“扫荡”行军中，五旅主力驰骋在烟青路以西地区，灵活巧妙地从侧背狠狠打击敌人，炮击平度，袭扰招远，连战夏甸、驿道、朱桥、日庄等日伪据点。接着，我胶东军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结合，在南、北、西海区相继举行大破袭，炸桥断路，伏击敌人，多处切断烟潍、烟青公路交通。当敌人于12月中旬越过烟青路，西进“扫荡”平、招、莱、掖边区时，五旅

主力适时跳到外线，在福山猴子沟、莱阳北孔家等地成功地部署了伏击战，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鬼哭狼嚎。

敌人精心策划的冬季大扫荡，损兵折将，疲惫不堪，不得不于12月底收兵回窜。胶东抗战史上日军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扫荡”，终于被胜利地粉碎了。

胶东抗日军民以反“扫荡”战争的新胜利，跨进了新的一年！

胜利连着欢乐，欢乐连着胜利。

庆功祝捷会这天，热闹非凡。清晨，天还蒙蒙亮，方圆十里二十里的群众，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手持庆贺胜利的三角小旗，便向设在青河沟山坳里的主会场赶来。他们三五成群，有的抱着孩子，有的骑着毛驴，有的推着老人，像赶庙会一样，脸上笑着，嘴上唱着，胜利使他们敞开了心扉。

上午十点，会议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开始，作为胶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破例穿戴一新，新刮的胡须，四方圆脸，容光焕发，他首先走上主席台，在军民齐声欢呼下，代表军区党委宣读了嘉奖令。尔后，他和军区领导给获奖个人戴上了红花并检阅了抗日的军民武装队伍。接着，秧歌队在田普同志的带领下，手执彩绸，翩翩起舞，在军民的掌声中，通过主席台前。此时，田普同志的心情十分激动。旧社会像是大黑天，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无边的黑暗，无边的痛苦，田普这个胶东最底层的农村姑娘，体会得最深刻！作为土生土长的她，七岁死了大（爹）。妈是个瘦小女人，白天翻地、拾粪、种庄稼，晚上推磨。就这样，妈一面交租纳税，一面养活婆婆和她们兄妹。妈常说腰酸、眼花、肚子疼，用破被捂着脸抽泣。她把稀粥留给儿女吃，自己吃野菜，饿得直不起腰来。

租子越发重了，地越发薄了，连糠菜也吃不上了，全家人只好逃荒。在风吹得骨头疼的数九寒天，赶到了牟平府。也该着遭难，牟平也遭了饥荒，灾难啊，在胶东大地蔓延，听说有三百万人饿死了。可大户家却还囤粮聚财，熬穷人骨头。天，整日价灰蒙蒙，太阳不知躲到哪儿了！

那年的大年三十，奶奶硬起心肠，两斗租谷就把田普卖了。她说：“这年月，借粮不如减口！”妈一把抱住她，喊着：“好孩子，妈身上的肉啊！”妈的泪滴了她一脸，抽抽噎噎地又说：“乖乖去吧，一家人要饿死呀！”田普那年虽然才九岁，已经懂得两斗谷子可以让一家人熬几天命！背过脸，擦去眼泪，叫声奶奶，叫声妈，听往一位高个老汉引走。

当童养媳妇好比活人跳进了滚水锅。好难熬的日月啊！人们唤她“没尾巴的驴”。每天锅锅灶灶、针针线线、砍柴挑水、推磨滚碾，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还得挨打受气，比毛驴强不到哪里。眉打青，脸打肿，死去活来！这就种下了以后的病根——常疲劳，常筋骨疼，发起病来，手脚冰冷，全身僵硬，口吐白沫，全身哆嗦……那时呀，叫天天下灵，叫地地不应。

过不多久，妈被苦日子折磨死了，小妹妹也叫苦海吞没了！没棺没坟，放在陵坑合了口。后来田普偷偷地给妈烧了纸，真想跟妈去了。苦命的妈，苦命的孩子，苦蔓蔓上结的苦果果！

那年月，昏天黑地，看不到一点光，看不到一点亮。田普姑娘心里老是放着这句话：老天，我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太阳，你什么时候才能升起？

1939年秋，五支队来到她的家乡。八路军个个都穿着黄色衣服，女“宣传”唱起歌：“人人来宣传，妇女听一番，宣传的话儿好好听，放足闹革命，打败鬼子兵，保家保和平！……”田普终于冲出家门，跳出火坑，头也不回，

朝着女“宣传”，朝着八路军走去……

走啊走，走到了区政府。那女“宣传”名叫黄桂英，她见田普一片诚心，问清她的名字，道：“你也参加工作吧，把千百万妇女都叫醒！”

田普受了几个月的训，就被分配到五支队的被服厂去工作，穷人的女儿终于翻了身。

这次反“扫荡”大捷即将结束前，她又被调到军区机关工作，心里更是高兴，自己带领姑娘们第一次排练的节目要与大家见面了，尤其是要给军区首长看怎不令她万分激动！大量组织工作对她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来说是边干边学，说到扭秧歌，她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因此，多少个夜晚她不得休息。今天，她与姐妹们一起挥动彩带，一起翩翩起舞，她是秧歌队排头兵，舞姿柔中有刚，有起有落，节奏分明，干净利落，潇洒自如，略胜姐妹们一筹，给大会增添了不少色彩。观众们喝彩叫好，许世友也不自觉地轻轻地鼓起掌来。他边鼓掌边把头侧过去，向身边的吴克华副司令员，道：“老吴，排头的这个姑娘扭得好！与众不同，叫人开眼界！”

“你知道吗？这个姑娘是谁？”胸有成竹的吴克华这时反问许世友。

许世友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吴克华指了指许世友脚上穿的新鞋，不无风趣地说：“你把情人忘啦，她就是这双千层鞋的设计师。”

许世友恍然大悟：“啊，她就是田普，她这一身打扮倒叫我老许认不出来啦！”

这时，田普同志已经扭到主席台前，那彩带舞向半空，犹如一道彩虹，只见这时的田普把脸侧过去，向司令员投去一个笑靥。那笑靥落入许世友的心窝，泛起一阵阵多情的涟漪。他用手轻轻

一推吴克华，道：“老吴，今后不许你再開天方夜谭般的玩笑！”

“何为天方夜谭？”吴克华反问道。

“人家是小姑娘，我这是大老爷们，岂不是天方夜谭？”许世友直来直去。

“要是人家姑娘同意呢？”吴克华笑问道，“你不是常说婚姻自主吗？”

“这……”许世友挠了挠头皮，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他又把目光投向秧歌队的排头兵。

庆功祝捷会后，吴克华又把田普留下来道：“你们的节目不错，尤其是你的表演更为突出，连许司令看了都连连叫好哩！”

“真的？”田普忽闪着一双大眼睛，道，“如果首长满意，二十天的工夫总算没有白忙。”

“今晚七点，你到我那里去一趟，你大姐（指吴克华夫人张明同志）找你有事。”吴克华道。

“是，首长。”田普敬了个不伦不类的军礼，然后一阵风似的跑去了。吴克华望着她那窈窕多姿的背影，摇摇头笑了。

当晚七点，田普在机关食堂简单吃了两口饭，换上了一套崭新的军装，理了理腮旁的齐耳短发，就兴致勃勃准时地来到了副

司令员吴克华的住处。她刚要抬手敲门时，心中像是有只小兔似地跳开了，她不知道大姐找她干啥，于是她又重新扯了扯衣角，又取出怀中不离身的小镜子照了照自己的面容，理了理腮边的短发，直到满意，才开始敲门。

“咚——咚——”声音很轻很轻。

屋内有脚步声。门开了，闪出了一张相当好看的脸庞。她含着笑，长长的凤眼露着温柔，配上窄窄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显出自然的美丽，她的身材是那样的匀称，使她具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

“啊，是田普姑娘！”

“大姐，我没有误时吧？”田普淡淡一笑。

“你来得正好，我正等你哩。”吴克华的爱人张明忙把门敞开，“快进屋坐下暖和暖和。”

“大姐，今天你找我什么事？”田普坐下来，接过大姐递过来的茶水问道。

“没什么大事，有一份关于赵保原的敌情通报，你吴大哥看完了并签了字，让你一会儿送往许司令那里去。”张明边说边随手取出桌上纸袋里的那份材料，“本来我要亲自送去的，让你代劳了。”

“没什么。”田普笑着问道：“什么时候去？”

“现在就去。”

“那好，我现在就走。”田普说完就站起了身。

“好啦，我也不留你了。等你送完文件，回到我这里来，我们姐俩好好唠唠，好不好？”张明大姐说完也站起了身。

“大姐，你等着我，我马上就回。”

“好的。”

田普向大姐摆了摆手，拿起文件风风火火地离去了，直奔军区指挥部。

田普这个苦孩子，参加工作后，积极要求上进，靠近组织靠近党，她常说：“翻身农奴见太阳，党是俺的亲爹娘。”参加工作头一个月，她就学着春兰姐写了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书记牟建平找她谈话时，问她入党干什么？她答道：“赵保原作恶太甚，叫我们胶东百姓无法活，我要亲手杀掉他！”

牟建平书记“哈哈”笑了，道：“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要打倒的人何止他一个赵保原呢！你眼光应该再放得远些。不能很好回答我的问题，可入不了党。”

“……”田普低下了头，脸一下红到了脖根。她怨恨自己知识少，文化低。当下她回到那属于她的屋内，蒙起被头，痛哭了一场。第二天醒来，枕头湿了大半截，红眼睛肿得如核桃一般。姐妹们纷纷跑来劝说，还有的信口开河，问她“是不是失恋了这般痛苦？”羞涩、悔恨在她心头萌生。从此，她便把牟书记亲手送给她的党章，随时带在自己身旁，有空就背，一个星期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便能倒背如流。

共产主义的目标虽远，但她总把自己的工作与大目标自觉地联系起来。自己每于的一件事，都是在向大目标迈进。从被服厂调到机关工作，她认为这是最大的进步；如今，她又能给首长送文件，这又是前进了一步。她心里是多么地高兴啊！她边跑边想，一首山歌从她心底飞出：

太阳一出暖洋洋，
我把党来比太阳。
太阳普照我的身，
党的恩情难相忘。
生我的是亲爹娘，
培养的是共产党。

共产党给我希望，
亲爹娘比不上党。

歌声伴着她的脚步飞，一曲山歌未毕，她便跨过了山梁，登上了清水河上的月牙桥，河水潺潺，映出她那青春的笑脸。她对着河水当镜瞧，伸了伸舌头，作了个鬼脸，接着又向前方跑去，还没到许司令的办公室，姑娘的心房又陡然地跳动了起来……

她和许司令相见，虽不是第一次，每次相见总有亲切感。以前她曾听说过司令员的不少传说和故事，每次听完总使她心潮难平。尤其是听说他在阿坝保卫战中，孤身一人，直入敌阵，用他那传奇式的驳壳枪，击碎了一百二十三个白匪的头颅。接着又用少林堰月大刀，挥舞起来，刀舞头落，一气劈斩了白匪两个排五十八个血淋淋的头颅。若不是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他的左肩，还不知他要劈斩多少白匪的头颅呢！战后，他对着左肩的伤口，右手操刀，硬是用刀尖取出了那颗罪恶的弹头。田普听到这里落泪了。她对许司令充满着无限的敬意，渴望早日见到这位英雄。打从她给许世友献上自己亲手缝制的“拥军鞋”。第一次见到他后。说不清是什么感情，她的心始终惦念着他……她担心鞋小，挤坏了英雄的脚，好心办了坏事。今天，她和姐妹们的节目表演，受到许司令的夸赞，她高兴得连晚饭也没吃好。现下，她又即将见到他了，怎能不令她激动呢！

田普一把搂起大姐张明的脖子，用手
直捶她的后背：大姐，你真坏

庆功祝捷会后，许世友又参加了一个重要的作战会议，会后他又找了两位同志谈工作，在机关灶随便吃了点饭，回到自己的住所，已是星斗满天了。他上衣兜中取出怀表看了看，时针正指七点。眼下是段空闲时间，于是他把腰间的驳壳枪取下来，开始擦拭。他爱枪犹如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枪自己擦，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像一位机械师一样，十分熟练地把枪的各零部件卸下来，依次在桌面上摆好。恰在他要分部擦拭的时候，屋外响起了敲门声。他随口喊了声：“请进！”

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位眉目清秀的姑娘立在了门旁，面带笑容。

“噢，是田普同志。”许世友有点惊讶，“快，屋里坐。”

“大姐忙不开身了，让我把这份文件给您送来。”田普淡淡一笑，把文件呈送到许世友的手中，接着，她又道，“司令员记性真好，还没把我的名字忘记。”

“你的名字好记，正好与我们河南老家‘田铺’村同音，听起来很亲切，我怎能忘记呢！”许世友“哈哈”一笑。接着，他手指自己脚上的那双崭新的黑布鞋，道：“再说你给做的这双布鞋，不大不小，穿上正好，我得好好谢谢你哩！”

“首长不要夸奖，”田普望了许世友一眼，见首长这么亲切和葛，她那紧张的心情一下松弛下来，“我一直想听听您的意见，只是没有机会。如果首长认为合适的话，我回去再给您缝制一双。”

“要得，要得！”许世友大眼溜一下文件内容，然后把它放在了桌角，道，“赵保原这只老狐狸很狡猾，下步是看我们如何捉住他了！”

“赵保原对外投降日本，对内镇压人民，我们胶东百姓早就恨死他了。”田普也接着道。

许世友正眼打量了她一下，只见姑娘青春年华，花儿一般，她不但眼睛有神，那皮肤也白皙，惟一不足的是这套军装在她身上显得大了些，使她失去了些女性的柔和美。作为军区的司令，他有指挥大军的丰富经验，但在谈情说爱上，他还是个门外汉。特别是想起老吴上午的那句玩笑话，他不觉脸红心跳了。他不知老吴在搞什么鬼，晚上又让姑娘送文件，莫非姑娘心里也有意了……许世友极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慌乱，他说起姑娘身上的那套军装把话岔开了，道：“上次，你不是说你在被服厂工作吗？什么时候又穿上了军装？”

“首长，”田普莞尔一笑，“前一个月，吴哥已把我调到了机关工作。”

“负责什么？”许世友追问道。

“宣传队工作。”田普望了许世友一眼，“今天你不是看了我们的节目吗？”

“不错，不错，尤其是你的秧歌扭得特别好。我很喜欢。”许世友说着心里却在想：“看来老吴已向我进攻了。”

“首长莫夸奖了。”

“不要称我首长，叫我老许更自在。”许世友哈哈笑道，“今后我要以兄长的身份照料关心你，好吗？”

“那太好了。”田普高兴得几乎要拍起巴掌来。

“人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工作、战斗要强，今后我们起工作啦，

你可要多给我提醒着点。”二人谈了一会儿，气氛十分融洽。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田普怕耽误首长工作，主动告辞，许世友也没强留，接他的电话去了。

来电话者是吴克华副司令，他开口便问：“老许，接上火了吧？”

“老吴，你又和我开玩笑！”许世友突然敛住笑容，又道，“讨伐赵保原的战役马上铺开，谁还有心会谈情说爱呢！此事放一放再说吧。”

“战斗是战斗，讨老婆是讨老婆，我们要做到双胜利、双丰收。”吴克华不紧不慢、耐心地解释道。

“好吧，我听你的。”许世友放下了电话。在许多大战恶战中，镇定自若的许世友，此时却禁不住心潮起伏。“今儿个，我是怎么啦？”他不满地询问起自己。

爱情啊，一个撩人心乱的玩艺儿！这时已把我们的许世友推向了一个涟漪起伏的港湾！在这个爱情的港湾里，他要把小舟驶到哪儿？彼岸是可望的，但是可望中又觉得不可及。年龄的相差使他们有距离……

田普姑娘从许世友处回到吴克华处已是九点了，好在皓月当空，路面好辨，她并没怎么害怕。

“好不容易把你等回来了，文件送到了吗？”大姐开门问道。

“文件送到了。”田普接过大姐递过来的苹果回答道。

“司令员在干什么呢？”

“正在擦枪。”

“你们谈的时间可不短啊！”大姐故意问道。

“见到我所崇敬的人，心里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天真无邪的田普直率地说。

“傻闺女，大姐说句公道话，你是爱上他了。”张明大姐笑说，“如果你真的爱上了他，我给你做个红娘好不好呢？”

“大姐，你真坏。”田普一把搂起大姐的脖子，用手直捶她的后背。

“做红娘，我也报个名！”说话间，吴克华推门赶到，自告奋勇地道。

“你……”田普刚想发作，一见是吴哥，她又羞涩地低下了头。

“司令员那边的工作我包了！”吴克华哈哈笑道，“田普，我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呢？”

“吃喜糖还不容易，”大姐瞟了丈夫一眼，马上打圆场道，“讨伐赵保原的战斗马上就打响了，等胜利后我们一块操办，一起庆贺。田普，你同意吗？”

“大姐，你……”田普嗔怪地看着大姐，一阵碎拳又砸在她的背上……

这一夜，田普睡不着觉了。与英雄结合，是她的愿望。英雄代表着民族的希望，作为献身于革命的她，她要为英雄的有所作为做出贡献。为他，也是为革命。

爱情啊，一个撩人心乱的字眼，当它一注入姑娘的心房，田普便不能自己了。她辗转难眠，朦朦胧胧地过了大半夜，依稀一阵枪声闯入了她的梦境。枪声就是命令，她急忙穿衣起床。她还没有出屋，机关的老管理已叩响了她的房门，命令她快集合，新的战斗要打响了！

第三十八章

比翼双飞

反投降，许世友决定从河源西沟打起，
他把拳头狠狠地砸在桌面上：攻坚战就从这
开始

素有“胶东谷仓”之称的莱阳，在赵保原的罪恶魔爪下，连种子粮都被搜刮得精光。团旺周围三十里地内，地瓜叶也吃不上的人家占三分之一，有的村十之七八的土地没有地瓜秧育苗。人民群众啼饥号寒，成群结队地逃亡。在凄风苦雨的莱阳，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饱含着血泪的歌谣：

说莱阳，道莱阳，
莱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来了赵保原，
家家户户遭祸殃。

在赵保原盘踞的莱阳地区，已经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赵保原本性反动，他反日是假，反共是真。他声言抗日，仅仅是借以蒙蔽和欺骗民众的一种政治手腕，当他在胶东占据了地盘，扩充了势力，就一举毁弃抗日的招牌，露出了亲日、媚日和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

1939年初，赵保原在莱阳下令四则：一是禁止供给八路军给养；二是八路军下乡人员一律逮捕；三是刷掉八路军的标语；四是不准参加八路军，违者全家抄斩。不久，赵保原纠集胶东地区大大小小投降派头目，组成“抗八联军”，自任“联军”司令，残酷镇压抗日武装力量，并以大量粮款、物产和壮丁资敌，以换取日军的枪弹，乞求日军的保护。

要消灭赵保原这股反动势力，许世友决定从河源西沟打起。他把拳头狠狠地砸在桌面上，大声道：“攻坚战就从河源西沟打起！”

为什么选在河源西沟？原来河源西沟位于莱西北，是赵保原老巢万弟西北方向上的重要屏障。河源西沟据点跟其它据点不同。一般的据点修一个碉堡，有的二三个碉堡，河源西沟外围工事有鱼鳞坑、鹿砦、铁丝网等，四周有双层围寨，挖了双道壕沟，并跨沟建筑九座长方形的大碉堡，据点内挖有地道，构成了比较坚固的筑垒防御体系。一般的据点由一个连或一个营驻守，河源西沟据点兵力众多，有王子绍一个团，栾子超一个团，还有栖、招、平、莱反动地方武装等，近两千人。其中特别是王子绍，阴险歹毒，杀人如麻，是莱西北一带血债累累的地头蛇。赵保原、王子绍等凭借此深沟高垒，控制莱西北产粮区和三十多万人口，扼阻我胶东中心根据地与南海的联系，并与莱阳、马连庄的日伪军犄角相依，多次共同进犯栖、招边区，夹击我军。

河源西沟战役半夜时分发起。

这一晚，恰巧赵保原派剧团来河源西沟唱京戏，据点内守敌看完戏后，连吊桥都忘了吊起，一个个安然进入了梦乡。我军第十三团从水岔出发，犹如一把利剑，穿透浓重的夜幕，直刺河源西沟。夜静更深，守敌睡意正浓，鼾声阵阵。第十三团迅速勇猛地发起进攻，大量使用炸药连续爆破，一举突入四座碉堡。敌人猝不及防，退守西沟西北角的三座高堡。我军干部战士骁勇善战，夺堡克敌，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赵部四团团长沙子超被当场击毙。赵保原连夜派五个连前来增援，被我军第十四团二营击溃。据点内残敌向东南方向逃窜，遭我北海军分区独立团一部截击。王子绍侥幸漏网之后，给莱阳伪军中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活画出河源被歼的实况：“河源之役，一败涂地，伤亡惨重，突围者不及二百余人。弟也是从枪林弹雨中爬出来的。惊火复发，请兄设法给购买大烟土二两……”云云。

黎明时分，河源西沟据点被我大军彻底摧毁，守敌几乎全歼。我部缴获兵工厂一座、机枪十四挺、长短枪八百余支及大量物资，新开辟了莱西北根据地，孤立了赵保原的老巢万第，一举改变了我南海分区腹背受敌的形势。

这一战役的胜利，对沆瀣一气的日、伪、顽反动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动摇了敌人依恃坚固筑垒地带据守顽抗的信心，标志着胶东我军攻坚能力和战术、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对胶东军区所属部队，而且对整个山东部队的攻坚作战，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此，许世友又代表军区首长向第十三团颁发了嘉奖令。

就在这天晚上，田普的身影又出现在许世友的面前，她把又一双新鞋送到了许世友手中，那脉脉含情的眼睛使她欲言又止。不过许世友已经从吴克华处得知了田普的心意，他立时对田普道：“打下河源西沟，这只是兴师直捣匪巢的第一步，等彻底打败赵保原后，用胜利的场面为我们的婚礼增彩！你说好吗？”

“我听你的。”田普向许世友报了个甜甜的笑脸，接着又羞涩地低下了头。

“你赠我新鞋作纪念，让我送你什么作纪念呢？”许世友边想边道，“一无所有，只有这颗小小的弹头可以给你作个纪念！”许世友掏出弹头送到田普手中，道：“请你收下。这是万源保卫战中，敌人给我的纪念。我许世友不死，乃是苍天保佑！”

田普接过弹头，放在手心上。只见弹头闪光锃亮，熠熠生辉。姑娘的眼睛湿润了。这哪里是一个弹头呢，这是将军献给自己的一颗心！

赤心，可映五洲明月；

爱情，可鉴人间真诚！

讨伐赵保原，群情激昂

许世友送走田普后，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一个紧急的军事会议，会议一直开到大天亮。会议明确指出：胶东区应以赵保原为主要作战对象，赵保原死心塌地卖身投靠日军，已经成为胶东军民坚持抗战与准备反攻的重大障碍！

是时候了，该捣赵保原的老巢——万弟了。

会议考虑，这次战役行动必须打得早。此时，赵保原所辖兵力总计一万八千余人，在胶东大大小小的二十多个伪、顽“司令”大多被我军打掉以后，赵保原依仗这支队伍，称霸一方，成为山东全境最大的一支投降队伍。这支反动力量的存在，不仅经常分散与牵制我军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使我军不能集中全力对日军作战，而且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长足发展，对于我军争取最有利的反攻阵地。并进而转入大规模的对日反攻作战，是一个重大的威胁。赵保原不除，后患无穷。

讨伐赵保原必须打得狠。赵保原是日军统治胶东的主要帮凶。以往，虽然每次敲掉他的主力一部，但是并没有全部歼灭他的主力；每次都打痛了他，但都没有摧毁他的反动巢穴。如果我军打不掉他的有生力量，他还会卷土重来。

那么，能不能打歼灭战呢？单从军事实力上看，赵部兵力多，并且大部分是日式武器装备，一个班有一挺机枪，战斗力也不弱，且有坚固的工事。而我军参战部队一万余人，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可是，除了总的形势对我有利之外，还有：我军指战员对赵保原恨之入骨，士气高昂，又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作战；我军可以选择其要害位置予以攻击，在一点或几点上，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形成压倒优势；经过留格庄、滕甲庄、蛇窝泊，尤其是河源西沟等攻坚作战，我军指战员学会了运用炸药，而且组建了以迫击炮和钢炮为主的炮兵营，增强了摧毁敌人坚固碉堡和城寨的能力，这些都是我军打歼灭战的有利条件。所以，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则力求全歼，直捣他的老巢，彻底清除这个大祸害！

清晨的阳光是明媚的，空气是新鲜的。许世友走出烟雾弥漫的会议室，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他抬头望了望冉冉升起的旭日，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希冀；他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连打了几个哈欠，接着带领警卫人员向部队走去。作为司令员，他要把军区党委指示传达给部队，他要亲自动员。这已成了他的惯例。

许世友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人把他团团围住，问这问那。

“司令员有仗打没有？”

“这赵保原早该揍！为啥不下命令？”

“群众盼望共产党、八路军早早打垮赵保原，好过太平日子，请首长快下决心吧！”

还有的连排班送来了请战书。书中写道：“呈请司令体念民众呼声，拯民于水火之中。人民群众在同赵保原的严酷斗争中，认清了一条真理：命，是要自己动手从敌人手里夺出的，谁若向敌人俯首帖耳，谁就摆脱不了当一辈子牛马！”

许世友面对指战员的求战要求，在第十三团作了战斗动员。他大手一挥，道：“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讨伐赵保原的战役明晚七点打响！你们十三团在河源西沟的战役表现突出，受到军区嘉奖是无愧的！这次攻打万弟，直捣赵保原的老巢，再让你们当先锋。这次满意了吧？！”

全场立即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不少战士振臂高呼：“坚决完成任务！”“为解放莱阳几十万同胞而献身！”“为团结抗日、准备反攻扫清道路！”……面对群情激昂的指战员，许世友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解放万第，赵保原毙命

月色溶溶，原野上那些树木、山崖，仿佛蒙着一层薄薄的轻纱，可以看见黑黝黝的轮廓，却看不见那苍苍郁郁的雄姿，一切就像梦境一样缥缈。弯弯的山道上，蠕动着一支支队伍，既不打灯笼又不说话，像一支支离弦的箭，向万第——赵保原的老巢射去。

这次战役胶东军区共集中五个团、四个营和一个炮兵营的兵力，在地方武装、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积极配合下，开往作战地域。作为总指挥的许世友，也随前线指挥部前进。此次战役的胜利与否，关系到胶东的命运。虽然他指挥过不少大小战役，今天他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他最担心的是第十三团能不能撕开口子，河源西沟之战该团有些损失。再说由于时间紧，该团攻坚的方向侦察得还不够细致，万一情况突变，又怎样应付……许世友右手按注驳壳枪，快步去找作战参谋道：“快给十三团发个电，询问情况有何进展？”

“是，司令员。”作战参谋回答一声，转身跑向电台。不一会，那作战参谋又追上许世友，报告道：“十三团已准时按计划进入作战地域，先头已向敌人开了火！”

“正面敌情有没有变化？”许世友又问。

“没有变化。”

“快发电，通知他们狠狠地打，坚决撕破口子，为我军主力攻占万第打开大门！”许世友又道。

“是！”作战参谋又应了一声，转身去通知电台。

恰在这时，十三团来电：“敌人兵力有变，全团伤亡较大，三营营长阵亡，要求炮火支援！”

许世友听到报告后，怒火中烧，他一边通知炮兵营狠狠地打，一边翻身跃马，跟随进攻部队跃进了寨墙外的树林子里，审时度势命佯攻部队变为主攻。

第十四团接受任务，在我军炮火的强有力的支援下，从侧后方向发起了猛攻。一阵猛似一阵。

这时以城固守的赵保原，眼见城东南方向炮火猛烈，固城已成危城，忙调兵遣将，向东南方向增派兵力。“娘的，共军向来声东击西，原来主攻方向在这儿！打了半天，我还以为在城南呢！”赵保原脸色铁青，两眼放射着凶光，下巴骨突起一个小肉丘。接着，他又命令他的副官马长河快到城东南坐阵指挥，道：“如果城东南有个闪失，我拿你的人头是问！”马长河起身欲走，这时，一颗炮弹从空中飞来，落在钢筋水泥的敌指挥所右方，“轰隆”一声，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声浪，把指挥所震得四处掉渣落灰，震得赵保原目瞪口呆。敌人招架不住了，慌忙撤回内墙里。

接着，城北、城西、城东也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赵保原此时完全被我军的炮声震懵了，再也辨不清我大军的主攻方向。听听城北也像，看看城东南也像，正在他举棋不定之时，我主攻十三团一举突破城南城墙，接连爆破敌人钢筋筑成的八个碉堡，打了进来。

“报告司令，共军从城南突破，正向指挥所袭来！”一个通信兵慌慌张张、风风火火地跑来报告。

“给我顶住！”赵保原两眼喷火。

“是！司令！”那士兵见司令拔枪，连忙掉头就跑，生怕迟了一步，就

要落入司令的枪口。

怎么办？赵保原送走了那士兵，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正在这时，城北方向也来人报告：“报告司令，城北共军也突破了我防线，共军正要向这里运动！”“给我顶住！”赵保原眼睛发直，吼声如雷。“共军兵力太多，难以顶住啊！”那连副刚说到这里，狗急跳墙的赵保原拔枪撂倒了他，那连副胸前连中三枪，最后倒在血泊里……大局已定，八路必胜。殊不知那声色俱厉的赵保原也是一个怕死鬼，他见大势已去，一面命令部队紧紧顶住，一面带领两位贴身保镖，匆匆化了装，钻入地道，人不知鬼不觉地溜了。“赵保原叫我们给他卖命掩护，他自己却溜了！”敌群中不知谁喊了声，顿时炸了窝，乱了方寸……“娘日的！我们不为他卖命！”有人干脆扔下了枪。“他跑了，我们就投降共军！”有人跳脚甩下了军帽。“国有国法，军有军纪，谁敢投降共军我就毙了他！”一位小头目，原是赵保原的心腹，立即站出来反驳，说完他便推上了一梭子子弹。“叭！”

没容那小头目开火，枪声响了，敌群中一发子弹射来，正好击中小头目的后脑勺。顿时他瘫倒在地。

“谁敢再反对投降，就是同样下场！”开枪者主动站出来亮相道。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赵保原的勤务兵，名叫魏大山，此时他双手端枪，双目圆瞪，威如凶神。大家看后为之一愣。

“你们知道吗？！赵保原昨夜还奸污了三位姑娘！要说出他干的坏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魏大山继而又道。敌人顿时为之哗然。

“我们投降共军，谁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又有几个人站了出来，接着放下了武器。

“冲啊——”

恰在这时，我军十三团一营营长周文礼带部队冲了过来。“缴枪不杀！”敌人乖乖地作了俘虏。

“你们长官赵保原哪里去了？”周文礼问道。

“他让我们在这里卖命，而他却钻地道跑了。”魏大山回答。

“地道口在哪儿？”

“在那边。”魏大山说完，用手一指身后那间土屋。

“追！”周文礼又带队冲进那间土屋，发现敌人正往地道里钻，有二个伪兵还没有来得及跳下，被周文礼抓了俘虏。

“下地道！”周文礼又挑选了三名精干的战士，连同他自己下了地道，急急追去。

这地道不像外面，里面很暗，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屏着呼吸，睁大眼睛，寻找豺狼的身影。狡猾的敌人像是听到了声音，“叭”的一枪，子弹从周文礼身边飞过。

枪声暴露了敌人，周文礼手疾眼快，趁机还了一枪。在枪弹的掩护下，他们继续向前摸去……

走了一段，周文礼投石问路。敌人“哎呀”一声，向前跑去。趁机，周文礼端枪射击，那家伙惨叫一声倒地。接着，他们顺着黑洞洞的地道一直追到了尽头，却不见一个人影。

他们跳出地道口，原来这是敌人的队部。洞口就在一张床下，而赵保原呢？周文礼愣住了。

正在这时，许世友也带队进了村，问明情况后，他怀疑洞中情况有异，

要周文礼再次进洞侦察一番。周文礼下洞后，片刻又钻了出来。他对许世友道：“这地道中间朝村西拐了。”说话间，村西传来了枪声。

许世友判定地道另一出口一定在村西。他忙命令周文礼骑上自己的火焰驹，朝枪声方向飞驰而去。部队也紧跟追去。

村西的孤树下，停着两匹枣红战马。

不一会儿，树洞里钻出来两个家伙，一胖一瘦。那胖的就是赵保原，瘦的就是他的贴身警卫。二人鬼鬼祟祟，当听到马蹄声后，便急忙翻身上马，向西北丛林里逃去。

周文礼催马赶到孤树下，已不见人影，只见前面飞起一缕尘土。“叭！”他朝天鸣了一枪，给后面部队示意发现了情况。接着，喊了一声“驾！”火焰驹腾起四蹄，快如闪电……

周文礼屏着呼吸，在马上举枪射击，“叭”的一声，赵保原的贴身警卫一头栽下马来。赵保原丢下警卫，拼命奔逃。忽然他回身还了一枪，子弹贴着周文礼头顶擦过。周文礼举枪还击，赵保原的手枪被击落，仍催马向前。两匹大马，一前一后，撒开四蹄，奔腾起来。眼看距松林不远，周文礼紧抖缰连喊“驾驾驾”三声，他的火焰驹片刻跃过了枣红马，拦住了赵保原的去路。

“你逃不了啦！”周文礼鸣枪喊道。赵保原不甘失败，手举战刀向周文礼砍来。

“叭！叭！”两枪，赵保原从马背上跌倒在地。

这时，许世友也带部队赶了过来，只见赵保原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日伪队被歼灭了，万弟解放了，从此这里开始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胜利祝贺婚礼。许世友的第三次婚礼 更具传奇性，耐人寻味

万弟攻克，军民欢庆胜利。这次战役共歼灭赵保原八个团的兵力，总计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兵工厂、被服厂、粮库各一座及大量枪炮弹药和其它物资，基本消灭了赵保原的反动武装力量，摧毁了山东投降派的一个重要堡垒，剪除了胶东日军的羽翼，使海莱边区八十万人民获得了新生。自此，胶东大地坚持抗战与准备反攻，展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中国有句古话：“报应之来，迟早不爽。”恶贯满盈的赵保原，终究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

许世友和田普重逢了，他们互相问候着。残酷的战争使他们二人走到了一块。爱情的小舟经过风风雨雨，终于驶到了彼岸。胜利又将为他们的婚礼增添壮阔的场面。

1943年春天，许世友和田普举办了婚礼。婚礼仪式是简单的，没有燃放鞭炮，没有亲朋祝贺。有的只是喜糖一包，清茶一杯，生死之交的战友一帮。他们在一间稍微收拾、权当新房的破屋内，开了一个座谈会，吴克华和夫人作了祝福，大家也表示贺喜。许世友当场表演少林拳，为婚礼增添了喜色。接着，许世友在众位来宾的鼓励下，又拔出驳壳枪，表演了他的特技枪法。

许世友是少林出身，曾夺少林古刹桂冠，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对他的枪法却知之不多。要说他的枪法，经过战场多年的磨练，那枪法之准，并不亚于他的超群武功。“刀枪不入”是对他武功的称赞，“百步穿杨”却是对他枪法的形容。他的枪法之准，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进入他的视野，没有不落枪丧命的。他随身所带的驳壳枪，十年征战，击毙敌人头颅不下于一千个，相当于敌人一个团。

常言说，艺高人胆大，这次婚礼上的枪法表演更是别出心裁。只见他彬彬有礼地走到新娘面前，说：“来，请你给我当个助手。”

接着，他把婚礼撤到屋外场坪上。把来宾中献来的花卉分成三束，分别放在新娘的两肩和头顶，并亲切地安慰新娘说：“请你不要怕，咱俩也为来宾助助兴！”

田普点了点头，她理解丈夫胜于他人。只见她头插鲜花、肩佩鲜花，面带笑容，犹如花儿一般。这时，只见许世友离开新娘五步开外，冷不防地拔出驳壳枪，“叭叭叭”三枪，那新娘还未回过神来，花儿已从她的双肩、头顶纷纷坠下。不禁令众人瞠目结舌！

“表演不好，请提意见。”许世友“哈哈”一笑，随手把驳壳枪插入腰间。

来宾们禁不住地鼓起掌来，拍手叫绝。大家大饱眼福。

简单的婚礼，不简单；

平凡的婚礼，不平凡；

战争年代，一次别开生面的婚礼！

第三十九章

虎将下山

许世友带队，纵马急驰，直奔胶东。马蹄哒哒，踏碎了西天晚霞

婚姻对有些人来说，则是走向沉沦，而对以解放天下为己任的许世友来说，则是一种革命的动力。温暖的家庭，妻子的爱恋，并没有止住他前进的脚步，相反，他在妻子的鼓励下，睡床未暖，就投入了新的浴血奋战。渤海之滨的枪声，清河两岸的硝烟，便是他对爱情之曲的谱写。不久，田普送行，许世友又赴山东军区党校学习，一去便是半年未归。

1945年8月，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8月的一天傍晚，秋高气爽，半轮红杏色的残阳，斜嵌在大泽山突兀的乳峰口上，落霞氤氲给莽莽群山披上一层艳丽多彩的柔纱。一团团紫褐色的暮霭，从山谷中升腾而起，像能够泛波流动的琥珀溶液，它伴着那远村近寨中袅袅升起的炊烟，在蜿蜒曲折的峰峦涧谷中间缓缓地流淌着。山脚下的清水河，闪着波纹，吟着歌儿，悠悠地流向远方。一群“人”字形的大雁，长鸣了几声，掠过山崖，匆匆地飞向远方。就在这峰转溪回的小路上，蓦地驰出了一行马队。打头马是枣红赤色火焰驹，它昂首、纵身，奔驰如飞。赤色鬃毛似火焰随风飘动，那四只铁锤般的大蹄，敲击着地石，声如击鼓。它那两只机警的耳朵，总是在急速地转动着，好像是在急切等待着主人的命令。那马背上驮着一位心情急切、三十七八岁的壮汉，铁色的下巴和那深沉敏捷如鹰一样的眼光，像是告诉你：风雨严霜，岁月流逝，身经百战，使敌人闻风丧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名扬胶东大地的铁将军许世友。

许世友和他的战友们从山东军区党校学习归来。昨天，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在结业典礼上作了报告，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和命令，讲述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要许世友带领在校学习的胶东地区的干部迅速返回胶东，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向敌伪展开大反攻。罗荣桓同志还特别强调，要以高度紧张的工作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向敌伪进军，向青岛进军，解放全胶东。

根据党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当时摆在胶东党、军队和人民面前有两大任务：一是向一切残存的日、伪据点进军，消灭日伪，解放胶东；二是组织和输送主力部队渡海进军东北，配合苏联红军消灭东北境内的日军，接受日、伪投降，解放东北沦陷区的人民。

许世友带队，纵马急驰，直奔胶东。

党中央的指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在他脑海里急剧地翻腾着……

经过八年的抗战，全中国疮痍满目，百废待兴。饱尝战祸的中国人民多么渴望和平啊！中国本应顺乎民心，国共合作共商建国大计，成立有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走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可是蒋介石却是另一副心肠，他要从抗日军民手中抢夺胜利果实。他要凭借在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中积蓄的力量，趁着中国人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一切革命力量，建立起独裁的统治。这是一场新的极其严重的斗争……

许世友扬鞭催马，这时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的讲话又一次萦绕在他的耳边：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

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是过去了，但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又在新的形势下展开了。在这场大决战中，作为胶东地区的军区司令员，他深深感到了这副担子的分量！

许世友转身向后看了看，随即勒缰放慢了马速，见大伙跟了上来，他向伙伴们喊道：“抖抖劲，今晚无论如何要赶到目的地莱阳城，午饭、晚饭一块吃！你们说可以吗？”

“我们听司令员的，你往哪里领，我们就往哪走。不过，有一条，到了目的地，司令员得请客！”辛冠吾昂首回答道。

“没问题。”许世友回答一声，随即扬鞭催马，一溜马队犹如旋风一般，向莱阳城卷去。

马蹄哒哒，踏碎了西天的晚霞。

马蹄声声，迎来了夜天的星斗。

主攻方向选在烟、威两城。许世友拍板

定案。会议早八点五十分结束

处在胶东半岛中心区的莱阳城，又迎来了东方的朝霞。许世友所主持的临时紧急军事会议正在召开着……昨天午夜他们赶到莱阳城，随便吃了点饭，稍稍休息一下，五点钟会议准时召开。在莱阳城的军区常委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听取了许世友传达上级精神，结合胶东地区情况，作了认真的讨论和安排。

党中央的精神，使大家心明眼亮。

实际的计划安排，又使大家信心百倍。

经过认真的分析讨论，许世友代表军区党委作了结论，道：“日本投降，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形势。我广大军民欢欣鼓舞，群情振奋，斗志昂扬；敌人一片混乱，分崩离析，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远在大西南还来不及运兵胶东，这正是我军放手大反攻，彻底荡平敌伪一切反动据点，为民报仇雪恨的良机。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一有利的战略时机，抢在国民党反动派前面，解放全胶东，使八年抗战的胜利成果完全归于人民，与此同时，作好进军东北的一切准备，党中央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会议决定将全胶东军区的部队，按东、西、南、北四个海区组成四路反攻大军，分区负责，互相协同，向仍被敌人盘踞的一切大小城镇、交通要道展开猛烈的全面的反攻。

主攻方向选在烟、威两城。许世友拍板定案。会议早晨八点五十分结束。

北濒渤海，南临黄海的胶东半岛，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像一把利剑直刺海天，威严地屹立在祖国的东方。烟台、威海是仅次于青岛的胶东半岛东北部重要港口，北与辽东半岛的旅大遥遥相望，势成犄角，共扼渤海门户。尤以威海港，历来为兵家海上必争之地。明代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为抵御倭寇入侵设威海卫。清光绪五年（1879年）以后，设海军提督于刘公岛，从此威海港成为北洋海军重镇。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竞相争夺这一海上要地。甲午战争，日军消灭了北洋海军，侵占了威海卫。13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整个山东成为德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同年7月威海卫又被美帝国主义强行租借。要从敌人手中拿下烟台、威海，各部队作了动员。队伍正在作出发前的准备，马儿关了一天，好不容易到了空旷地方，伸脖子抛蹶子地撒欢。命令下来了，部队提前埋锅做饭，并给马喂足草料，晚八时行动。

负责解放烟台和威海的刘涌、仲曦东二同志从许世友那里领受完任务，骑马回到部队已是晚上八点。他们立即命令部队出发。于是东海部队兵分两路，仲曦东带部队攻打威海，刘涌带部队攻打烟台。二人马上握手告别：“胜利见！”两支队伍如两支箭头，弓开满月，分别向烟台、威海射去。且说仲曦东带队伍进抵威海后，当即占领威海市西、南两面高地，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并以武工队进逼市郊，侦察敌情，同时派人向敌伪送交促降通牒。敌人曾两次派人与我方谈判，探听虚实。我们则一方面造成军事上的声势，一方面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晓以大义，限令敌人三十六小时内投降，否则罪上加罪，并须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敌人一面伪装谈判，拖延搪塞，一面又用水上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同时不断向码头调集船只。我军判断敌人可能逃跑，遂于8月18日傍晚，向市区发起猛攻。霎时间，市区枪声密集，像热锅炒豆一样，紧接着手

榴弹爆炸声、脆生生的歪把子机枪声响了起来。

“注意！”锄奸部长严厉地下达命令：“骑兵连在前，通信连和电台跟随首长，骑兵二连负责掩护、收容，各部队保持间隔距离，不得超越，不准掉队，不许大声喧哗！”

夜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队伍在我炮火的延伸下，向里插进。

“共军打进来了！”黑夜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霎那间，敌营一片混乱，争先恐后地登船外逃。我军一面抢占海岸高地，用火力追歼海上逃敌，一面向市区突进，当占领日军驻威海头目的“公馆”时，只见衣物散落满地。

天刚拂晓，威海群众涌向街头，欢迎自己的亲人：他们拉着战士们的手，诉说日伪的种种罪行；他们包好饺子慰问人民子弟兵；他们带领部队搜查汉奸走狗，清查日伪仓库资财……解放了的威海一派欢腾景象。

这个倍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海港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山东军区发来贺电，指出：“这是我山东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和军港”，并授予攻烟部队以“威海卫兵团”的光荣称号。再说刘涌带领部队于8月17日攻占牟平县城后，当日拿下了烟台外围要点，察明情况，准备总攻。烟台市环山抱海，为胶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重要的商业港口。日军投降后，盘踞在蓬莱、牟平、福山等地的伪军先后逃到烟台，加上原烟台伪军，共约五千余人，还有日军一个大队。伪军依仗日军之势，再加兵多城大又有海上通道，虽被包围，仍顽抗拒降。

为了加强攻烟力量，许世友又把烟台附近的部队集中起来参加会攻烟台。

日军在其投降后，生怕再葬身于中国土地上，急于脱离前线，于24日晨从海上逃跑。不知死活的伪军虽然失掉日军这个靠山，仍以为可以得到蒋介石的支持，竟然于日军逃跑的当天向烟台外围我军阵地反扑。

为了严惩这些卖国贼，早日解放烟台，我军不顾夏日酷暑，于8月24日上午八时，分五路对烟台发起总攻，首战攻占南山要点，居高临下，直逼烟台。伪军垂死挣扎，竟化装成日军模样，打着“太阳旗”向我攻占南山的部队进行反击。这更暴露了敌人的虚弱本质和汉奸本性。战士们怒不可遏，一阵饥枪、刺刀、手榴弹就把这些二鬼子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烈日似火，大地蒸腾，血战数时的战士们口干舌燥，大汗淋漓。面对着满山遍野的烟台苹果，谁也不去碰一下。人民的军队纪律严明，群众十分敬佩。

夕阳落山，我军占领了烟台市区外围的全部要点。天黑后，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各路部队迅猛插向市区，敌人仓皇从海上逃跑。没有来得及逃跑的三百多伪军，统统当了俘虏。

黎明前的大海，气象万千，万顷波涛都在为我军解放烟台的胜利而欢呼。山东军区再一次发来贺电，授予攻烟部队以“烟台兵团”的光荣称号，称赞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断，坚决执行命令，协同配合，以疾风之势扫荡胶东半岛敌伪，取得连续不断的胜利。

正当烟台、威海军民欢庆解放，重建家园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一支舰队于10月初先后开到烟台和威海海面。开始，他们提出要到烟台察看美侨财产，到崆峒岛休息，到威海参加宗教仪式。“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显然这是借口。但是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在他们的真实意图未完全暴露之前，我烟、威两市民主政府同意他们的这些“要求”，并按照“盟邦”

的礼仪予以接待。可是紧接着他们就蛮横无理地提出在烟台登陆，要我军撤出烟台。这就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取代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许世友代表胶东军区对于美军的这种无理要求，当即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对于美军的种种帝国主义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

10月6日，我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表声明，严正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指出：“如未经与我军商妥，竟然在领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方负其全责！”

当时的胶东参议会和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坚决反对美军在烟台登陆的无理要求。烟台市数万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坚决拥护民主政府和八路军保卫烟台，并且要求武装工人、武装学生，和侵略者斗争到底。游行示威的群众，面对美国军舰高呼：“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坚决保卫祖国领土！”“侵略者滚出去！”

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美帝国主义见阴谋已被揭穿，无机可乘，慑于人民的正义力量，不得不灰溜溜地从烟台海面全部撤走。

这场烟、威争夺战，终以日、美、蒋的彻底失败，我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平度解放，六千多伪军全部被歼，无一 人漏网

烟、威内市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胶东我军在军区统一号令下，以破竹之势，在整个胶东半岛向敌伪展开了猛烈的反攻。军区主力部队在“向青岛进军”的口号鼓舞下，分兵三路直下青岛。沿途扫荡敌伪，突破青岛外围防线，占领流序机场、城阳车站，控制崂山山区的棉花山、抱虎山等要点，并于8月26日将据守即墨城顽抗拒降的三千多伪军全部消灭。青岛日军在美蒋指使下，竟然拒绝投降，并配合伪军向我反扑，阻击我军向青岛挺进。由于当时日军猖獗集青岛，兵力较多，我军决定先集中兵力解放胶东全境，然后再解决青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部队随即挥师西进。

与此同时，我南线、西线、北线反攻部队，接连攻克胶县、蓬莱、掖县、龙口、福山和华北第一大金矿——招远玲珑金矿，并收复招远县城。黄县伪军接受我军最后通牒缴械投降。至此，胶东内地只剩下敌人最后的一个顽固堡垒——伪军王铁相等盘踞的平度城。

此时，许世友率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进驻平度城北的东七里河。准备参加平度作战的十三团、十六团第三营、西海独立团、南海独立团、北海独立团等也相继调集平度城周围。

天亮，许世友带侦察班登上七里河西侧高地观察地形。居高临下，一切尽收眼底。北边是峰峦叠嶂的大泽山，那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南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现在也都成了解放区。平度就像一叶孤舟，完全陷入解放区军民包围之中。

平度是胶东西部的门户，纵横的公路把它西与潍县，东与莱阳，南与青岛，北与龙口、烟台联结起来。1938年，国民党军队张金铭部卖国投敌拱手把它送给日军。从此，平度就成为日军在胶东的重要屯兵场和蚕食、“扫荡”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据点。这里经常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和伪绥靖第八集团军王铁相的部队。经过多年经营，平度城的工事已经相当坚固，仅在四华里长的城墙上就修起了三十多个高大的碉堡。王铁相的三个团经过日军的训练，装备了日军“三八”式步枪，在当时来说，战斗力是比较强的。

许世友一边察看，一边思考着围攻平度城的作战方案。

回到指挥所时，打入敌人内部任王铁相部副秘书长的我胶东军区敌工科辛冠吾同志，正在那里等着向许世友汇报。

“司令员。”辛冠吾急忙站了起来。

“让你等急了吧？”许世友挥手让他坐下，道，“我正想听你的汇报呢！”

“平度的守敌情况是这样的。”辛冠吾坐了下来，呷了口水道，“伪绥靖军第八集团军王铁相三个团守内城，伪“人民自卫军”第十二师张松山部四个团守东、西、南关（平度城无北门，亦无北关），还有从掖县及四周逃窜到平度的伪保安团及其他杂牌部队，共六千余人。另有汇集到平度的日军六百余人，集中驻在城东南角的一所中学里。”

“王铁相的情况怎么样？”许世友问。

辛冠吾说：“王铁相这人很狡猾，经过上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在日军投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有投向我军的动向，对我也表示信任。不过，最近情况有所变化，前几天，蒋介石派人到平度给王铁相送了一封信，委任他为第九军中将军长，要他坚守平度，迎接‘盟军’和‘国军’在青岛登陆。”

还指使他保存力量，扩大势力，若平度不能坚持，可以撤到青岛。王铁相是一个见官眼红的家伙，一下子就变了卦。他马上召集会议，宣布改变番号，并且在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倒了大皇军，来了委员长，背后还有美国人，这是我王铁相的天命。’”

“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许世友关切地问。

“说实在的，不瞒司令员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辛冠吾欠了欠身子，道，“最近，有知情人告诉我，王铁相有准备暗害我的征兆，要我警惕。”

“在敌人心脏工作，你辛苦啦。”许世友目光直视辛冠吾，又道，“你要格外小心，我们这里正面也要狠狠地打击，配合你的工作。”

“是，司令员。”辛冠吾看了看怀表，又道，“司令员，时间不允许我久留，我要回去了。”

“那好。请你小心谨慎地工作，以防万一。”许世友站起身，送他出门，握手告别。

许世友送走辛冠吾后，转身命令部队：“给我狠狠地开炮，让王铁相没有喘气的机会！”殊不知这是许世友实施保护辛冠吾的第一步棋。

不一会儿，十三团张营长把一名俘虏带到许世友面前。许世友审视了他一眼，问道：“城内有什么动向？”

“长官，只要你不杀俺，俺说实话。”俘虏连连哀求道，“王铁相见你们的炮火猛烈，命令我们拼命抵抗，他和他的心腹部队正在打行李卷，准备逃跑。我们都骂他不得好死！”

“是真话吗？”许世友厉声喝道。

“全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俘虏一个劲儿地保证。

“给我带下去！”许世友转身点上了一支烟，让思绪冷静下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此时他心想，“不打，敌人逃跑了，那就会遗患无穷；打，在兵力对比上，我们并不占优势。”

许世友马上召开诸葛亮会，摆开问题认真讨论。

力量的对比，首先是军心士气的对比。我军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正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兵临平度城下，在声威和士气上已完全压倒了敌人。敌人已是树倒猢狲散，人心溃乱，毫无斗志，这样的敌人再多也是可以打败的。此外，敌人还有许多不能克服的弱点：一是敌兵虽多，但除王铁相部外，都是临时溃逃而来，他们战斗力不强，又无统一指挥，互不协调，矛盾重重。张松山的部队想进城，却被王铁相坚决拒绝；二是平度城区很小，整个城区不到两平方公里，兵多难以展开，反而会互相掣肘；三是平度已是一座孤城、死城，逃无出路，来无援兵，瓮中之鳖，只等挨打就歼。再说，党在平度城的工作有较好的基础。精兵锐师对溃军，兵少偏要打个大胜仗。

至于那六百多日军，确实是个难题。他们和伪军不同，有较强的战斗力。从我们当时的力量来看，要一下子把他们吃掉还是困难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也是本质的一面，整个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无条件投降，敌人已经成了亡国之师。从烟台和威海的情况看，敌人是不愿再替蒋介石卖命的，也不会为了伪军和平度这一孤城而战。这时，他们想的不是打的问题，而是如何保住性命，尽快逃跑，早日回国的问题。因此许世友判断，平度日军的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我军政治攻势与军事压力下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二是丢开伪军自己逃跑。不论出现那种可能，对我军攻歼平度伪军都是有利的。当然敌人也可能作最后的猖狂一跳，配合伪军同我军作战，这种可能性虽然

较小，我们也应作适当准备，并在打法、部署上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基于这种分析，攻城作战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占城关，消灭伪军张松山部，这样既可以孤立和稳住日军，又可以分化伪军，各个歼灭；第二步再集中兵力攻城。在部署上，先不攻南关，虚留生路，且看日军如何动作。

这时中海军分区司令员聂凤智、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贾若瑜都报告说：部队的求战情绪高得很，许多部队都和当地群众联合召开了诉苦、动员、誓师大会，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打下平度城，活捉王铁相，现在就等着下命令了。

“好！打，坚决地打，不打则已，打就要打个漂亮的歼灭战！”许世友挥着驳壳枪，对在座的人道：“我决定，从东、西关对打，以西关为主，采用钳形攻势，歼灭平度之敌。攻城部队组成东、西两个梯队，以西梯队为主攻。西梯队以军区十三团、西海独立团、西海特务营、军区炮兵营组成，由聂凤智、李炳令两同志指挥，主攻西关，并向城西南、城西北方向发展进攻，坚决歼灭城西关、南关之伪军。另以部分兵力，封锁城南门，阻击日军增援。东梯队，以南海独立团、北海独立团两个营、平南独立营组成，由贾若瑜、廖海光两同志指挥，主攻东关，并向城东北、城东南进攻，坚决歼灭城东关之伪军，监视封锁东关中学之日军，制止其出援。命令宣读完毕。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许世友审视了四座，又道：“没有意见，就这样定了！”

在攻打平度之前，我们向日、伪军分别送出促降通牒，限令他们立即投降，不得互相支援。

一切反动派都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王铁相公然拒绝投降，并且扬言：八路军的主力都过海到东北去了，来的都是土八路，平度城固若金汤，“土压五”（指我地方部队）是打不开平度的。还叫嚷要在平度城“二十里内外杀得人烟不留。”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9月7日晚上八时半，攻取城关的战斗开始。一时枪炮齐鸣，杀声阵阵。守关伪军不堪一击，大部被歼，一部逃往城内。西、东、南三关被我军占领。由于敌人内部矛盾，分崩离析，在我军攻击城关时，城内敌人竟未发一枪，未出一卒来增援。

城内日军见城关已破，惧怕被歼，于8日拂晓，丢下伪军由南门夺路向高密方向逃窜。我军一部跟踪追击至十余里之外。

许世友当即下令：十三团主攻西门，南海独立团主攻东门，十六团三营主攻南门，其他部队按原部署，准备当晚攻城。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本着宽大政策，再次给王铁相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其两小时内投降。可是王铁相死心塌地，自绝于人民，竟然下令开枪打死我军送通牒人员，不仅如此，敌人为了阻击我军攻城，还将靠近城墙、城门的所有房屋放火焚毁。一时，平度城四周烈焰腾腾，火光冲天。敌人这种伤天害理、倒行逆施的罪行，更加激起广大指战员的心头怒火。战士们都像小老虎一样，劲憋得足足的，准备向平度城猛扑。

9日晚8时，总攻开始了。

各种炮火首先向敌城头猛轰，胶东军区自造的一门土钢炮，一炮就把西城门的城楼炸塌了，消灭了敌人一个排。十三团尖刀连——第三连在炮兵和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在西门爆破成功，一举突入城内。这时敌人像疯狗一样从北、东、南三个方向不断地向三连反扑过来。三连用火力、刺刀、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像钢打铁铸一样，屹立在西门突破口上。

这时，在前线指挥部的许世友镇定自若。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拿起话筒，原来是西门指挥聂凤智打来的，报告说：“西门打得很激烈，王铁相亲自督战，拚命向我们反冲锋。一营营长王景昆、三营营长牛凤山负伤，夏侯苏团长带着二营进去了。”

“拚命往里打，把预备队投进去，我马上调部队加强你们的突击力量！”许世友命令道。

许世友刚放下电话，东门贾若瑜又来电话报告：“部队伤亡严重，东门久攻不下。”

“听从命令，除留少数部队继续攻击外，主力迅速调到西门，从十三团突破口，投入战斗。”

“是，司令员。”贾若瑜坚定地回答。

进入城内的部队，向敌纵深猛插，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十三团三营，随后突破了南门。突入城内的部队越来越多，巷战进入高潮。敌人依托沿街的短墙、地堡，配合反冲锋，反复与我争夺，人头涌动，杀声震天，到处是血和火的战斗。开始时敌人的火力很凶，但一到面对面拚刺刀，他们便害怕了、畏缩了、逃跑了，敌人的抵抗就这样被我们打垮了、粉碎了。

天快亮了，就剩下城东南的王铁相司令部和北城墙上的大阁楼还没有攻下来。

“捣毁敌巢，活捉王铁相！”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冲啊，交枪不杀！”

这时，聂凤智同志已进入城内，在第一线威风凛凛地指挥作战。

十二团二营向敌人司令部发起强攻，机枪、炮弹、手榴弹像一阵暴风雨横扫过去。敌司令部被攻占了，可是王铁相不见了。

原来王铁相见大势已去，带着几个亲信，化了装向东门方向逃跑了。战士们跟踪搜捕，在东门内一间屋子里把他抓了出来。这个曾经猖狂一时的中将司令，这时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软瘫在战士们的脚下。当他再次看到辛冠吾时，惊恐不安地喃喃地说：“早知道是这样，何苦打得头破血流！”辛冠吾同志说：“叫你投降你不投降，你这是自作自受！”

天亮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在平度城头迎风飘扬。这个陷于敌手达八年之久的古老城池，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平度解放了，六千多伪军全部被歼，无一漏网。这是我胶东军民大反攻以来歼敌最多、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至此，我军粉碎蒋、日、伪合流的阴谋，解放了除青岛以外的胶东全境，消灭了敌人，发展壮大了自己，锻炼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所有这一切，都为以后打败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烽火呼唤着虎将

前面赶走了虎，后面又来了狼。1946年3月，蒋介石悍然撕毁他自己签了字的“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纲领和协议，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一时间，中国大地乌云翻滚，腥风恶浪四起，战争像一片片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自以为有把握在三个月到半年内消灭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反动派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时候，毛主席向全国人民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彻底打败蒋介石的信心。

山东是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解放区的重点战场之一。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就派他的得力干将王耀武来济南统掌山东军、政大权。1946年5月5日，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以及顾祝同、王耀武等高级将领在青岛召开军事会议，策划进攻山东解放区。同年6月2日，蒋介石又飞临济南，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研究山东局势，部署打通胶济路，妄图分割山东，切断我南北联系，消灭山东的共产党部队。在此计划下，王耀武调集五个军十五个师的兵力压向胶济路。他们狂妄叫嚣：“半个月打通胶济路！”

在敌人大规模进攻的第一个浪头面前，我胶东军民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号召，按照运动战、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在胶济路沿线，与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着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第一个回合的大决战。

从1946年6月到1947年3月，敌人煞费苦心，付出死伤近两万人的沉重代价，只是占领了胶济路的一些点线。而胶东我军仅用短短半个多月，就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顽敌，收复失地，使胶济线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阳春3月，万物复苏。当许世友率领胶东子弟兵从莱芜战场胜利归来之时，他欣喜地看到，胶东大地充满着蓬勃的生机。田野里麦苗青青，一片翠绿；大道上，乡亲们扬鞭催马运肥忙。人民正用辛勤的劳动，耕耘大地，建设家乡。回顾胶东我军与国民党正规军第一个回合的大交战，许世友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我军尚处劣势的情况下，能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那么在第二、第三以至更多个回合的交战中，不管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和困难，正义之师也一定能取得胜利。

第四十章

新的征程

整编九纵，初试锋芒。莱芜战役，全歼 李仙洲集团七个师

1947年1月。

许世友从胶东军区所在地莱阳城，率领前线指挥部在天刚擦黑时来到掖县城。为了迎接新的战斗，胶东军区所辖的五师、六师正在该县整训。

三九天的掖县，滴水成冰。渤海湾里的寒风，掠过冻结成硬壳的土地。整个掖县大地被酷寒的威严吓得寂静无声。只有天空剩下的雪粉碎末，像霜渣一般下落，它遮蔽了太阳的光芒。

三天来，许世友驰马走遍部队所驻的大村小庄。当时，部队传达了华东局临沂会议精神，把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形势、任务和作战方针的指示迅速贯彻到干部、战士中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为了在华东战场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展开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山东、华中野战兵团合编为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五师、六师、三旅奉命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五师、六师、三旅依次改编为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纵队领导由胶东军区首长许世友兼任。

许世友走一路讲一路形势，号召师、团领导干部深入连队，逐一宣讲当前形势和任务。他用“爬山顶”的比喻讲解当前形势，既形象又深刻，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何为“爬山顶”？用许世友的话来讲：“自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我军在全国战场的战略防御阶段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共歼敌五十六个旅。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高度集中兵力，在一个半月至二个月内歼敌十个旅左右，以配合其他战场反攻，并为自己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目前的艰苦困难正好比是‘爬山顶’，要拿出全身的气力，要有拚命精神。”全纵上下在进行形势任务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放下包袱爬山顶”的口号。从很多连队的墙报上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漫画：画面上有三座大山（意指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两人同时攀登，攀了一座又一座，到了第三座，二人快要爬到山头，其中一个把思想包袱丢开后很轻松，另一个背着一大堆个人主义、家乡观念等包袱，结果累得满头大汗。当时部队中还传唱着这么一首“爬山歌”：

一百里路走了九十九，
剩下一里还得向前走。
擦把汗，加把油，
爬过山顶胜利在前头！

通过形势任务教育，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有了较深刻的领会，树立了全局观念，明确了搞革命不能守在家门口，不能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把区域作战的思想转变为大规模的运动战思想。大家响亮地发出了“上级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的钢铁誓言。

一月底，蒋介石在宿北、鲁南战役损兵折将后，急忙策划了所谓“鲁南会战”计划。为实现其全部占领华东解放区，消灭华东我军，或迫我军退至黄河以北的企图，蒋介石纠集华东战场所能集中的全部机动兵力共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夹击我军。南线以敌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二十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北犯临沂；北线以敌第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的三个军九个师组成的辅助集团，自胶济路南犯山东腹地；另以第五军、整七十二、

七十五、八十五师等部集结鲁西，配合鲁南作战。敌人这样的集中兵力，是解放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蒋介石亲飞徐州，面授机宜。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疯狂扬言：“党国成败，全系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气势汹汹，摆开了与我军决一雌雄的架式。

2月4日，北线李仙洲集团进占莱芜。南线蒋军判断我主力必守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则“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中央军委、毛主席料敌如神及时电告我军：“敌愈深入愈好，我打得愈近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华野首长全面分析了敌我态势，南线之敌右翼郝鹏举部被我歼灭后，敌主力后缩，密集不好打，而北线李仙洲集团已形孤立突出，遂决定以两个纵队于南线佯动并担任阻击任务，集结临沂附近的五个纵队隐蔽北上，以歼李仙洲集团。话说就在这时候，好钢用在刀刃上，许世友奉命率二十五师、二十六师西进参战。

2月5日这是难忘的一天。

清晨，启明星尚未隐没，东方露出淡淡的鱼肚白，周围的房屋、树木在晨曦中隐隐约约的显现。拂晓时分，号角嘹亮，纵队驻地的村口大道上就沸腾开了。凛冽的寒风里，战士们身着胶东被服厂赶制出来的米黄色的新棉军装，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许世友下达了出发号令，红旗在队前飞舞，战马昂首嘶鸣。乡亲们放着鞭炮，吹着锁呐，敲锣打鼓，欢送子弟兵踏上新的战斗征程。大道两旁，儿童团员抢着帮战士扛背包，大娘大嫂们拿出刚煮熟的鸡蛋往战士们手里塞，深情叮咛大家打胜仗。

在每个指挥员、战斗员的身上，都寄托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希望。

九纵这支生在胶东、长在胶东的子弟兵，第一次离开本乡本土，离开家乡的山山水水，免不了要掉几滴眼泪，但他们决不辜负胶东人民的希望！

2月16日，九纵到达南麻地区待命。从指挥部的电台里收听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大肆吹嘘蒋军“在临沂外围歼共军十六个旅”的“辉煌胜利”。其实，我华野已于2月10日主动撤离临沂，隐蔽挥师北上。南线蒋军在临沂正面八十里的战线上，用整整四十个团的兵力齐头并进，在大量坦克和飞机掩护下，以日行十华里的速度爬行，于2月15日抵达临沂，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

华野主动撤离临沂后，在济南遥控指挥北线蒋军的王耀武通过飞机侦察到我军部队北移的迹象，便急令李仙洲集团全线后缩。陈毅司令员胸有成竹，布置地方武装在鲁西运河上架桥、修路，对津浦路上兖州的蒋军采取包围态势，虚张声势要进军鲁西南与刘、邓大军汇合。这个战役佯动，果然起到作用，坐镇徐州的陈诚断定“共军已被打垮，不堪再战，现在要放弃山东，向黄河北逃窜”。他一面责令王耀武不能后退，一面又直接命令李仙洲确保新泰、莱芜阵地，“不让共军逃过黄河”。

三天后，我华野数路大军完成了战役展开，迅速向莱芜、颜庄方向逼进，包围李仙洲集团。此时，敌人方才如梦初醒，为使李仙洲集团摆脱被歼命运，急令该集团迅速向莱芜收缩，并派胶济线上的七十三军七十七师经博山南下增援莱芜。

华野九纵和八纵的任务，是在和庄、不动（村名）地区消灭七十七师这股援敌。和庄位于博山城城南三十里，距莱芜城北六十多里，周围层峦耸翠，一条大路贯通南北，是博山至莱芜的必经之地。这是九纵组建后第一次参加

的大兵团作战。2月19日，许世友受领任务后，对该纵团以上干部作了简短而有力的战斗动员，部队紧急出发，经过十个小时翻山越岭的急行军，夜间十一时，全纵抵达和庄附近地区，神不知鬼不觉地设下了伏兵。

伪装之巧妙，事后使人惊叹。

夜幕笼罩着大地，天空上布满了快活的星星，天河格外清晰。夜，静极了……

第二天九时许，敌七十七师沿青石关南下，如入无人之境，气势汹汹，先头进入和庄我伏兵之地。

根据华野指示，和庄战斗预定下午三时打响。但敌七十七师提前赶到。敌变我变，在来不及请示的紧急情况下，许世友甩下了帽子，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提前发起总攻，以二十五师主攻和庄之敌，二十六师担任阻歼南援及溃逃之敌。

十一时，指挥若定的许世友准时下达完命令，担任主攻的二十五师的七十五团，似神兵天降，首先打响第一枪，接着发起了猛烈攻击。

在李仙洲集团中，惟有七十三军是蒋军嫡系，而七十七师又是七十三军的“王牌”。敌人碰到我胶东健儿，一时乱了阵脚，慌乱之中，忙把老百姓的门板、桌椅、床架、板凳全部搬出来垒成简易工事，拚死顽抗，并组织班排到连营的反冲击。通过掖县、招远整训，九纵各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和战士们们的战术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七十三团的突击部队勇猛穿插分割，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把敌七十七师打得晕头转向，顾头顾不住尾。

十二点，许世友接到二十五师向纵队的报告：“我大军进展顺利，打起来和整训时演习差不多！”

“好！”许世友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按照原定计划进行，狠狠打，迅速穿插分割。彻底消灭七十七师，使他无一漏网！”

时值黄昏，从前指的电台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向莱芜惊慌求救的呼喊。

此时此刻，莱芜之敌已自顾不暇。李仙洲曾令第一九三师北上增援，当发现华野主力已逼近莱芜城下，亦匆忙缩回。当晚，华野五个纵队向莱芜发起了总攻。这时，和庄战斗打得更紧，敌我之间逐屋逐街逐巷展开了激烈争夺。二十三时许，二十五师报告：“冲进七十七师师部，击毙敌师长田君健！”随即以七十五团向和庄进攻，协助九纵围歼该地之敌。至21日晨，敌七十七师大部被歼。残敌纷纷向北逃窜，被我二十六师七十八团会合鲁中警卫五团在青石关地区兜堵歼灭。从博山南下增援的敌第二绥区特务旅一个团遭我军截歼。

23日下午五时，九纵接到华野通报，莱芜告捷，率部突围的李仙洲被活捉，另有千余人窜入吐丝口，伙同新三十六师部残敌向博山方向逃窜。

这一股敌人来得正好！我七十三团早在和庄地区张开了堵歼逃敌的口袋。许世友当即命令七十三团：“你们一定要坚决堵住，不让敌人漏网！”

当惊弓之鸟的大批敌人涌来的时候，我军迎头一排炮弹，截断了他们的去路；接着又一排炮弹，拦截了敌队的先头；第三排炮弹，射入敌队，使敌人分崩离析。接着，漫山响起了“缴枪不杀”的喊声，战士们端起闪亮的刺刀，勇猛地杀入敌阵。数千名敌人拥挤在一条干涸的大沙河里，完全无力抵抗，在我军的刺刀见红下，乖乖地把枪炮搁在一起，成群结队地当了俘虏。

在俘虏群里，许世友查到了敌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他哭丧着脸道：“共军厉害，许司令更是厉害！”

莱芜战役全歼李仙洲集团七个师，共毙伤俘敌六万零八百余人。此战役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南北夹击我军的计划，并迫使山东之敌一个多月不敢出动，控制了胶济路西段及其南北广大地区。使鲁中、胶东、渤海解放区重新连成一片。许世友率领九纵参战，是整编为九纵后初试锋芒，痛痛快快地打了个歼灭战，以很小的伤亡，换取了很大的胜利，共毙伤敌六百余人，俘敌六千九百余人，胜利地完成了阻敌增援、断敌后路的任务。出师大捷，许世友高兴，全纵队更是高兴。

七天七夜的白马关阻击战，许世友受到华野首长的通报表扬

莱芜战役把敌人打了个灵魂出窍。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企图在东、西两翼迫使我主力决战，各个击破我军，然后转兵进攻华北、东北。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把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共二十四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压向山东解放区。这次，敌人吸取莱芜李仙洲部被歼的教训，采取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以图首先打通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然后迫使我华野主力于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一线决战。

中央军委依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及华东当前情况，决定华东全军继续坚持内线作战，拖住敌人，创造战机，每月歼敌四至五个旅，到年底争取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并决定华野全军应在3月份休整一个月，以利尔后作战。正在此时，传来西北战场蒋军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消息，全军上下群情激愤，一致表示要在山东战场狠揍国民党反动派，打几个大胜仗，用战斗的胜利支援西北战场我军作战，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947年4月中旬，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三个集团军，共十三个整编师，约二十五万人，沿临沂至泰安一线向新泰、蒙阴地区进犯。华野首长为打破敌人的进攻，决定集中三个纵队吃掉敌之左翼、泰安守敌整编第七十二师。4月19日，许世友奉命带九纵赶至白马关、九女山一线阻击敌整编第十一师，策应泰安作战。

队伍又上路了，顺着西山大道向南驰去。快马加鞭急如星火，包裹马蹄的麻袋片、棉絮已经磨烂了，好在路面起伏不大，纵然快马急驰，马蹄声也不像走在平原上那样节奏有致。

傍晚，马蹄踏碎片片晚霞，部队来到殷堤口。突然，背后传来了急促的喊声：“司令员，请等一等！”许世友急忙勒缰收马，那枣红大马一声嘶鸣，仰起前蹄，收住马足。他转首向后望时，只见侦察员飞马驰来。

“什么情况？”许世友问道。

“敌整编第十一师驻扎在仲村附近，离白马关一线仅二十里，正在蠢蠢欲动。”侦察员回答道，“如果以此速度行进，我们将完不成阻击敌人的任务。二十里对一百里，情况很紧急，请司令员早下决心！”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许世友也心急如火。

“改走山道，缩短距离。再是加快行军速度。别无他法。”侦察员对答如流，显然也经过了一番考虑。“山路你们知道吗？”许世友又问。“知道。”

“那好，按你们意见办！快通知司号员吹号，通知部队改走山道，加快速度。”许世友目光炯炯。

“是，司令员！”

部队经过一阵紧张的调整，上了山道。一支红色队伍像闪电一样，挟着雷火，裹着疾风，直驰白马关。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于行动的迅速，谁先争取时间抢占白马关阵地，谁就能掌握主动权。二十六师不负许司令员厚望，五个小时行军一百余里，先敌一步，于拂晓前到达白马关一带。

白马关居蒙山要隘，地势险要。前有峰峰相连的天台山、黑山，西有突兀的云头山，东南有高耸云天的九女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二十六师以白马关为主阵地，在其它几个山头上，马不停蹄地布置了防御力量。这一带

山地，均是黑岩石，又坚又硬，难构工事。我阻击部队只能选择高大突出的岩石及自然石棚为掩体。

部队进入阵地，大汗淋漓，喘息未定，敌人的炮火已在二十六师阵地前沿炸响。

敌整编第十一师为国民党军队“五大金刚”之一，装备好，火力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部此时已卡住了交通咽喉。攻击一开始，敌人即以飞机和密集的炮火对黑山、天台山狂轰滥炸，顿时我阵地前沿炮弹呼啸，乱石纷飞，敌一个团乘着硝烟弥漫之际，发起集团冲锋。经过反复激烈的争夺，黑山、天台山、云头山阵地先后被敌攻占。情况十分危急。

“二十六师！二十六师！”听说几个山头被敌人攻占，许世友坐卧不安了，他连忙抓起话筒，像一头发疯了雄狮直呼二十六师。

“我是二十六师。”对方答道。

“要师长刘涌接电话。”

“我就是刘涌。”

“刘涌，我告诉你！你们要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阵地上，卡住敌人的喉咙，叫敌人吐不出，咽不下！”

“坚决完成任务，请纵队首长放心！”刘涌当即表示。

夜深人静，月色朦胧。

刘涌也动了真格，连忙组织两个团兵力，稍作动员，直插敌人的黑山阵地。从敌人的战斗组织和炮火看起来，敌人对我夜袭是早有准备的。两强相逢，一场恶战又起。我部战士们在炮火的掩护下，一鼓作气，像旋风一般卷上山头，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慌乱的敌军官兵四处逃窜，蛰伏在石缝里、壕沟旁，成了我军俘虏。

24日，敌整编第十一师向我军阵地同时展开了两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轮番冲锋。漫山遍野，灰压压的一片，尽是持枪冲锋的敌人。我部因黑山一带无法构筑工事，不利坚守，即主动将部队收缩至白马关一线。敌跟踪追来，更是猖狂。许世友立即下令，以一部扼守要点，吸引住敌人，以七十六团主力从敌侧翼出击，直杀过去。这一着完全出敌不意，敌人纷纷掉头向山下鼠窜。下午，黑山、天台山、云头山阵地重新飘扬起我军战旗。

连日来，敌整编第十一师遭到许世友部队的顽强阻击，伤亡累累，军心浮动。我军七十七团四连坚守在阵地上，英勇顽强，先后击退敌人五次进攻，并两次向敌反击夺回阵地，杀伤敌人四百余名，荣获“白马关战斗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在白马关七天七夜的顽强阻击战中，九纵以一个师阻击敌整编第十一师三个旅的进攻，在白马关一线组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圆满完成阻击任务，与攻占泰安的部队同时受到华野首长的通报表扬。

**大山掩护了大军，大军感谢大山的掩护。
沂蒙决战，敌人的汽车轮子赛不过许世友的飞毛腿**

1947年5月，蒋军侵占津浦线后，三个兵团一线摆开，向北席卷。企图同我华野主力决战于沂蒙山区。

在敌人气势汹汹的攻势面前，中央军委的作战值班室里，料敌如神的毛泽东同志正在一张展开了的地图前，分析敌情，研究对策。此时，主席认为，形势危机但存在于维妙之隙。从表面上看，敌军密集不好打，但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的机会。胶济路以南广大地区仍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灭，并不为迟。接着，主席又征求了朱德、周恩来二同志的意见，一封加急电报直接发到华野总部。电文如下：

“……蒋军攻势凶猛，我军不必急躁，以疲治急。一要有极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要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而要估计两种可能，在局势未定时，我主力宜位于应付两种可能之地点。”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及时纠正和克服了我军一部分干部中出现的焦躁情绪。大家胸有全局，比较清楚而深刻地理解了调动敌人、诱敌深入的妙处，教育部队运动作战，待机歼敌。

许世友所在的九纵和兄弟纵队一道，遵照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华野首长的指示，避敌锋芒，插进沂蒙山区。

且说沂蒙山区，周围数百里，峰峦层叠，气势磅礴，山势险峻，非常有利于我大军隐蔽行踪。正如陈老总在一首诗词中赞道：

临沂蒙阴新泰，
路转峰回不怪，
一片好风光，
七十二崮堪爱。

鲁中南的山，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和千万年的风蚀水浸，逐渐演变成了山顶平原、山底坡缓而中间突现陡峭山壁的地貌，这在地质学上称之为崮。

鲁中南有七十二崮之称，高者上千米，壁立千仞，矮者数十米，同样危崖陡削、峭峻奇耸。别看从崮下瞧时险峻峥嵘，上得崮顶却别有一番天地。崮顶平坦，大者有数百亩，小者有几亩。丰腴的，树木葱茏；贫瘠的，面坦骨露。宛如一个个面目各异的巨人，屹立在鲁南各地。

大山掩护了大军，大军感谢大山的掩护。许世友率领的九纵在沂蒙山区，紧紧地依靠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援，谱写了一首首军民情歌，缭绕在沂蒙山区。部队日夜机动在崇山峻岭之间，随山起伏，逶迤回旋。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前后两个山头，对面看得见人影，呼哧呼哧走上大半天，才刚刚爬上半山腰。可是，战士们心里都很明白，我们一进山区，忽南忽北，时东时西，就把敌人搞昏了头，使其始终摸不着我军的踪影，成了瞎子聋子一般。纵队每避过一次敌人的锋芒，都情不自禁地唱出一曲欢快的竹板歌：

运动战，方法好，
指挥敌人跟我跑；
今向西，明向东，
敌人错误犯得凶！

战士们自豪地说：“敌人的汽车轱辘，赛不过我们的飞毛腿！”敌人所吹嘘的美械装备重炮坦克，在山区不是开不动，就是拉不上，成了累赘。我

军在沂蒙山区牵着敌人鼻子转，行程数千里，无论山高、路滑、坡陡、石坚，都阻挡不住英雄战士们前进的脚步。

沂蒙山区的人民群众，在敌人进犯时，家家户户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一点粮食给养的补充。地方人民武装则神出鬼没，到处袭扰敌人，使敌人吃尽了苦头。当我军机动作战时，群众纷纷返回家园，烧水做饭，送信带路，竭尽全力支援人民子弟兵作战。

战争是残酷，残酷中又孕育着鱼水深情。

谁英雄，谁狗熊，孟良崮上碰一碰

5月10日，风云突变。

敌右翼第七军及整编第四十八师进至苗家区、界湖一带，并有进犯沂水趋势。11日傍晚，许世友率九纵与兄弟纵队奉命连夜东进，聚歼顽敌于沂水、苏村之间。此时，汤恩伯驱使第一兵团北犯，整编第七十四师进展较快，两翼出现空隙。孤军突出，大好战机。华野首长毅然改变战役决心，急令东进各纵火速回师，迎歼第七十四师于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

正在急行军途中的许世友从华野摩托通信员手中接到送来的命令。他一看要与张灵甫交战，顿时来了精神，不禁随手掏出驳壳枪，在手中抛了两下。好支驳壳枪啊！明日要与你的失主交手，怎不令他心中激动万分！上次两虎交战，许世友夺其枪，没能击毙其人，给他留下了无限遗憾。今日，狭路相逢，许世友决心用此枪报销此人。于是，他手举驳壳枪，连向夜空开了三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当即组织部队掉头西进。

战士们一边急匆匆地往回赶，一边兴冲冲地说笑开了。这个说：“好啊，陈老总的电报啪啪啪，咱们的飞毛腿嚓嚓嚓！”那个说：“咱们成了司马懿的大军——后卫变前卫，倒退四十里！”

“不！”有人驳斥，“咱们不是司马懿的大军，是诸葛亮的大军。陈老总神机妙算，你瞧着吧，敌人又在乖乖地听咱们调动了！”

部队越走情绪越高，往返一百三四十里地，于10月2日清晨赶到坦埠一线，顾不上吃饭休息，立即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战斗。百里回师，“灭此朝食”。

再说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系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号称“五大金刚”之一，由美国顾问长期训练，装备全套美式武器，担任过南京蒋家王朝的卫戍部队，自诩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林军”。该师师长张灵甫，不说别的，单说蒋介石亲自把“皇枪”授予此人，足以说明主子对其的信任。上次四川之战，张灵甫不但没有主动，反而又丢“皇枪”又丢兵，气得蒋介石连连骂娘。他下决心十年不用此人。然而张灵甫不庸庸人之辈，极有心计，决定负荆请罪。他在蒋介石的面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发誓大丈夫报仇，指日可待。哭完，又咬指饮血，赤心可鉴。胜负乃兵家常事。蒋介石看了，心中也倍受感动，遂把张灵甫扶起道：“本想狠狠惩罚，念你跟我多年，忠心为国，你且先回去执行军法，以安军心。事后，我自会有办法处理。”张灵甫听了这活，遂止住哭声，犹如心里吃了颗定心丸，说道：“我明白总座的难处，我先受刑。然后听从总座调遣。”

且说张灵甫反省了半年时间，蒋介石又招兵买马充实了七十四师，然后又委任张灵甫为该师师长。张灵甫也发誓决不再给总座丢脸，要干出个人样儿，来给总座看看，挽回以前的影响。这次张灵甫奉命向解放区进犯，事前蒋介石又通过汤恩伯向他面授机宜：“沂蒙之战，成败在此一举。这次就看你的啦！也是你给我长脸的时候。”同时，蒋介石又向他许了愿，如果此战成功，将要委任他为中将军长。张灵甫感激涕零，当即立下军令状：“以身殉国，不成功便成仁，不干出个人样，决不见总座！”这次他在汤恩伯的辖属下，孤军突出，傲气十足，正是他急于立功、报效总座的表现。他曾骄狂地宣称：“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他的部下也经常吹嘘：“如果共军打掉七十四师，那么打到南京都挡不住！”

许世友所属的部下指战员听说要打七十四师，个个精神振奋，摩拳擦

掌。战士们说：“别看七十四师吹乎得那么神，我们专拣硬的打，砸烂它这颗硬核桃！”“敌人是铁，我们是钢！”“谁英雄，谁狗熊，孟良崮上碰一碰！”

华野首长赋予许世友的具体任务是：（一）担任阻击任务两天，必须以一切办法吸引住整编第七十四师，坚决守住坦埠东、西两山口及要点，并以积极手段消耗敌人，但自己伤亡不能过大，以保持突击力；（二）阻击任务完成后，以主力配合兄弟部队出击，围歼该敌。

5月12日，晨雾刚消，敌七十四师五十一旅一部便用迫击炮向我九纵前沿阵地轰击，攻势异常猛烈。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伺机反击。在蓝宝石阵地，七十四团一个连打退敌一个团的五次进攻，最后弹尽粮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战士们用石头砸向敌人，扼守阵地三个小时。傍晚，我后续部队上来，毅然坚守阵地。

曙色熹微，敌五十一旅又以一个团为先导，兵分三路向马山进逼，遭到八十一团大量杀伤。敌五十八旅一个团，于十二时强行攻占我大箭阵地。黄昏时分，许世友又重新组织部队，一个反突击，又把大箭阵地夺了回来。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整编第七十四师仅前进三、四公里。按照华野命令，我守备部队白天坚守，入夜即要撤下阵地。这种打法，可以说是轻牵硬拽。从整个孟良崮战役意图看，这样可以牢牢拖住七十四师，使其欲攻不克，而又欲罢不能，以利兄弟部队实施紧缩包围。这天，部队反冲击后情绪很高，参谋长聂凤智同志请示许世友，问道：

“怎么样，今天晚上部队还撤不撤？”

“上级叫打就打，叫撤就撤，没有什么二话！”许世友斩钉截铁地回答。此时许世友作为一员虎将，他深深佩服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眼光。跟着党中央、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这是他一生数千次战斗的深刻总结，也是他从实践中悟出来的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就在许世友部和友邻纵队力挫顽敌锋芒，拖住七十四师之际，兄弟部队从两翼勇猛插入敌人纵深，斩断张灵甫师与左、右邻的联系，使张灵甫部更形孤立。

再说张灵甫原计划14日继续攻占坦埠，此时察觉我军有围歼该师的意图，这小子一下子觉得后院里失火着了慌，急忙部署部队向孟良崮、垛庄一带后撤。两虎相遇，智在用谋。许世友一看敌人要溜，当机立断，命令部队主力，与友邻纵队一起，咬住七十四师急追猛打。兄弟纵队不失时机，以凌厉攻势，夺下垛庄，断敌后路，终于将张灵甫部团团围困于孟良崮山区。

张灵甫部被围，蒋介石却不着急，他认为该师师长立过军令状，战斗力强，又处在有利地形，邻近有三个兵团大军云集，正是同我华野主力决一雌雄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一面暂令张灵甫不要着急，坚守阵地，吸引我主力；一面急调十个整编师增援七十四师，以图里应外合，夹击我军，决战一场。张灵甫也狂妄至极，自以为“中心开花”，有主子坐阵，一举改变华东战局不成问题。此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居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得意地宣称：“政府对山东之军事发展引为满意……国军已与共军主力接触而击破之。相信该省大规模战事，不久即可告结束。”

敌人的牛皮吹得越大，失败得越惨。

孟良崮及其周围山头，方圆不过数十里，全是清一色的石头山。山峰陡峭，怪石耸立，草木稀疏。敌七十四师近四万人马麇集在山上，饥无食，渴

无饮，工事无法构筑，人马无法隐蔽，处境极为狼狈。我军指战员们嘲弄地说：“瞧瞧蒋介石、陈诚的‘天才’指挥吧，又下了一着死棋！”“张灵甫呀张灵甫，这一下要演一出‘马谡失街亭’了！”

围歼强敌七十四师之时，援敌距孟良崮地区近者一两天，远者才三五天的路程。无论攻歼七十四师，还是打击增援之敌，都是艰巨的任务。攻者要快，赶在援敌到达之前；阻者要坚，保证战役得以顺利进行。华野决心以五个纵队围歼七十四师，四个纵队担任阻援。许世友所在的九纵编组在主攻集团中，主攻方向在东北。

用其枪毙其人，驳壳枪谱写了它传奇的篇章

总攻的前夜是沉寂的，空气是凝固的，凝固的空气好像要在沉闷中爆炸一样。

倏然，一发炮弹越过沉寂的夜空在孟良崮顶炸开，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霎时间，我全线指战员向孟良崮发起总攻，此时正是5月14日拂晓。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整个山地硝烟弥漫，山石乱飞。由于敌人密集拥挤，我军一颗炮弹落地开花，弹片夹杂着炸起的石片，一弹成多弹，敌人死伤一大片。

许世友拿出望远镜眺望着，乾皇顶那边的炮声，猛烈地轰响着，东边、南边、东北边、东南边敌人增援部队向我军外线阻击阵地攻击的炮声，也越来越猛烈起来，他仰首望望天空，东方已发灰白，敌机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在孟良崮周围，在我军扇形的阻击线上不停地轰炸、扫射。在他的感觉里，敌人已在竭尽全力作最后几分钟的拚斗、挣扎，当前的战斗，正在胜利的边缘上盘旋；歼灭七十四师的圆满的胜利和让敌人逃掉一部分这两个不同的结局，在他的眼前交替出现……

两军相战勇为胜。九纵当日攻占牧虎山、大老峪、西山一线，击溃敌人三次反击。入夜，被围之敌纷纷升火做饭，满山望去，星星点点，火光闪烁。我炮兵见火光就打，一阵炮火过后，整个山头一片漆黑，呈现死一般的沉寂。我大军各部不待敌人喘息，连夜猛攻。15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六师在许世友的命令下，强行攻占了敌主力扼守的要点雕窝峰。敌人不甘失败，疯狂反扑，我部指战员前仆后继，勇猛突击，与敌人在山头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几上几下，最终打垮了敌人的多路进攻。

连日天晴，火焰般的阳光，射到山川大地，干枯的黄土、岩石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天空浮云缕缕，没有一滴雨水。敌人粮尽水绝，饥渴难耐。而我二十五师控制的野猫圩沟，有一眼山泉。敌人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集团冲锋，与我争夺水泉。我二十五师七十二团，打垮敌人二十多次冲锋。敌人在野猫圩沟留下一大片死尸，却没有得到一滴甘泉。被围困的敌人忍不住饥渴，有的饮马血、吞马肉，有的连马尿、人尿也给喝掉了。敌全师官兵的粮弹给养，只得依靠蒋介石派飞机空投接济。

为了给飞机指示投落点，敌人在山头摆开识别标志。敌摆旗我也摆旗，敌人由红布换白布，我也由红布换白布。飞机驾驶员在空中无法分辨真假，空投下成包的馒头、大米、饼干、牛肉等食品和许多弹药，大部落入我们的手中，战士们吃到敌人从徐州紧急赶运来的馒头，还热乎乎的呢！敌机空投下的橡皮水袋，未等落地，就被我军战士击穿多处，袋中贮水流失殆尽。敌官兵好歹得到一点空投食物，各部之间你争我夺，以至发生内讧。正当我们

的迫击炮弹打光了的时候，得到敌机投落下的成箱成箱的迫击炮弹，大家更是喜出望外，随即填进炮膛，倾泻在敌人盘踞的阵地上。战士们眼看敌人挨了自家的炮弹，石块、鹿砦、铁丝网被炸得飞上半空，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满山歌声四起，欢唱着：

运输队长蒋介石，
我们打仗他帮忙。
没有弹药他空投，

没有吃的他着慌。

夜间我们去袭击，

白天让他晒太阳。

张灵甫见情况不妙，连连向蒋介石发报。5月16日，战斗进至白热化阶段。

一贯身先士卒的许世友决定转移前线指挥部，靠前指挥。许世友眺望着包围圈里最后几个山头，敌人在反复突击中伤亡很重，龟缩于狭小山地之中，人马混战一团，互相践踏。在张灵甫的威逼下，成群的敌人拚死向我军反扑过来，妄图杀开一道缺口，夺路而逃。我二十五师同二十六师合力攻击，奋勇冲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战斗异常激烈。有的山头经过反复争夺，拚刺刀达十五六次。

突然这时从孟良崮的东南、西北方向传来了隆隆炮声。通讯员风风火火跑到许世友面前报告：“陈老总来电话，让你去接，询问纵队进展情况。”“好。”许世友回答一声，接着大步流星回到指挥所，抓起电话，一一汇报了老总询问的情况。

“我告诉你们”，陈老总道，“敌人援军四面扑来，打援、阻援的部队打得很艰苦，很顽强。现在敌各路援兵已节节逼近。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能争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们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把孟良崮夺下来？”

“现在已经打成这个样子，还能让敌人跑了？！”许世友回答，“我手头还有一个师没有用上，七十四师不要想从我这里跑掉一个人！通通报销光，把它消灭！”“好！”陈老总以他特有的洪大嗓门说：“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谁打下孟良崮，谁就是战斗英雄！我给他挂红花！”许世友放下电话，意识到最后的突击时机已经到来，当即将陈毅司令员的指示传达下去，命令各部调整加强战斗组织，抽调机关人员补充战斗部队，并将所有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各部不断从电话中汇报战况。“通报单位姓名？”许世友道。“二十五师师长肖镜海。”“最后的战斗将要开始了！我命令你们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往上冲！”“请纵队首长放心！二十五师的同志个个是好样的！人人都当孙大圣！”

许世友手举驳壳枪冲杀在前，给师、团、营长作出了榜样；干部身先士卒，给部队以极大的鼓舞。有的部队建制打乱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多个人，但没有一个向上级叫苦的。在我军的勇猛冲锋下，先后攻占520、540、600高地，随即在许世友的命令下，猛攻孟良崮主峰。

在600高地上，我部缴获了敌人六门榴弹炮，一时寻不到炮手，最后在俘虏群里找到几个炮手，他们卷起袖口说：“长官，你放心，他们哪里有人，我们都知道！”接着，他们马上掉转炮口，向孟良崮主峰猛轰……

再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在我强大炮火的攻势下，被迫龟缩于孟良崮山顶的山坳里，眼见我炮火猛烈，四方援兵不到，心中已有三分胆怯。这时，蒋介石还在给他打气，要他坚守最后一刻钟，四方援兵即到。于是，他命令炮兵准备炮火，组织反冲击。

在这个盘形秃崮上，七十四师残部倾其全部火力，倚仗山势拚死顽抗。双方展开了你上我下的拉锯式的对攻。

眼看胜利在即，料敌如神的许世友瞅准契机，急忙组织了突击队，从右

侧陡壁攀崖而上，直捣敌人后窝。许世友也带精干的前线指挥部鱼跃跟进。

炮兵撼山震岳，一发发炮弹飞向崮顶，压得敌人抬不起头，喘不过气来。我突击队的小伙子一个个似猛虎赛蛟龙，早已忘记了几昼夜的饥渴和疲劳，乘胜突击，步步为营，越战越勇，似尖刀直插敌人心脏。傍晚落霞时，突击队在七十三团团团长孙同盛指挥下，经过一段拚杀，会同兄弟纵队，将红旗插上孟良崮主峰，其余各部亦先后冲上崮顶。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如惊弓之鸟，欲要化装逃跑，恰被许世友率领跟进的前线指挥部拦住了去路。

仇人相遇，冤家路窄。

“我军宽大俘虏！缴枪不杀！”许世友指挥战士喊话。

“你们也被我大军包围啦！赶快向我们投降！”张灵甫也指挥他的部下喊话。

“不好！张灵甫他们想溜！”许世友举起望远镜一望，接着拔出自己上满子弹的驳壳枪，扔给身旁的一名战士道：“从左侧上，用他这支枪把他击毙！”

“是！”战士接过许世友扔来的驳壳枪，带领警卫部队从左侧鱼跃而去。几乎同时，攻上崮顶的部队也都发现了这个意外情况，纷纷将张灵甫等包围，使其欲逃无路，四面楚歌。

“呸！”一声清脆的驳壳枪响，这名战士先敌开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将嚣张一时的张灵甫击倒，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

树倒猢狲散。许世友举起望远镜看时，只见偌大的山谷，敌人顷刻乱了套。前冲后撞，四面碰壁。我大军乘胜追击，乱军丛中，又将张灵甫的副手蔡仁杰等击毙。

至此，蒋军七十四师全军覆没。这次战役共歼敌三万二千多名，砍掉了敌人在山东赖以维持进攻的一支骨干突击力量，迫使山东战场的敌人在四十天内不敢贸然进攻。

驳壳枪谱写了它传奇的篇章！

蒋军震惊。我大军欢呼。相传蒋介石闻悉此情，“娘希匹”一声没有喊出，便昏倒了过去。醒来后，三天不吃不喝，遇事生火，逢人骂娘。他恢复理智后的第一道命令，便把陈诚革职查办，把他当作替罪羊，推托自己指挥失误的直接责任。

重返胶东，力战顽敌，许世友深知责任 重大

战争的风云变化莫测。

我华东野战军胜利粉碎蒋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以八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由陈毅、粟裕同志率领，向鲁西南和豫、皖、苏边区进军，配合刘、邓大军，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另以二、七、九、十三等四个纵队和两个师组成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由许世友和谭震林率领，在山东境内执行内线作战任务。此时，陈赓兵团由晋南挺进豫西地区，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也相继转入战略反攻。伟大的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在我各路大军的进击面前，蒋介石惊恐万状，为了尽快结束山东战事，拼凑了在胶济线上的整编八师、五十四师、九师、二十五师、六十四师、四十五师等六个整编师二十个旅的部队，组成“胶东兵团”，制定了进犯胶东的“九月计划”，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总指挥，在海、空军配合下，大举进犯胶东，妄图一个月内消灭我内线主力，占领烟台、威海沿海一线，切断我山东与东北的海上联系，破坏胶东内地兵工建设，摧毁我战略后方，以便尽快抽兵支援其他战场，挽回危局。

中央军委给予东线兵团的任务是：钳制和逐步消灭山东境内敌人，保障外线部队对敌进攻，保卫胶东后方，并逐步收复山东失地。

从全国战局来看，尽管我军已处于战略反攻的大好形势，但在胶东战场，军事上仍是敌强我弱，处于内线作战阶段。为胜利完成内线作战任务，东线兵团决心采取运动防御、节节阻击、适时歼敌的方针，首先以地方武装、民兵不断袭扰敌人，阻敌前进，消耗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力尽量避免过早与敌决战，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待时机成熟，集中兵力歼灭进犯之敌。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东线兵团各部于8月份短期休整中，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和掀起了红旗运动，进行战斗竞赛。这是战斗最高潮、最汹涌澎湃的时候，一切都卷入其中，战士都不知疲倦，更何况是掌握战斗契机的将军们。

同时，东线兵团也整顿组织，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和部署。谭震林政委率二、七纵队和从鲁南返回的独立师、四纵队第十师及滨海地区武装集结在诸城地区作战，威胁进犯胶东之敌侧背。许世友司令率九纵队返回胶东内地，会同十三纵队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

九纵队打出胶东去，已经半年多了，如今又踏上了家乡的故土，一切都是亲切的！重返胶东，力战顽敌，许世友深知责任重大。面对国民党反动军队进犯胶东的严重威胁，部队及时提出“保家保田，打垮敌人进攻”的响亮战斗口号，干部战士情绪高涨，精神振奋，只有一个发自内心的愿望，就是粉碎敌人进攻，保卫家乡，保卫胶东父老兄弟姐妹。

时值初秋，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日夜在濛濛细雨中行军，身上衣服汗浸雨淋，整天湿漉漉的。连续行军中，很多同志的鞋破了，脚上缠着布坚持走；有的没有鞋穿，赤着脚不停步；有的不仅脚板打了泡，还泡上加泡，稍不小心被碎石子硌着，疼痛难忍。虽然条件差，困难多，干部战士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行军队伍里不时响起欢乐的歌声：

雨淋精神爽，
脚痛斗志强；

官兵如兄弟，
齐心打老蒋！

8月下旬，敌人沿胶济铁路东段的潍县至胶县地区集结完毕，9月初大举进犯胶东。天上是飞机，地上是坦克、大炮和步兵，后边跟的是地主恶霸的还乡团。这支代表着中国最腐朽、最黑暗势力的反动武装，像一股凶恶的“泥石流”由西往东向胶东大地倾泻。敌人所到之处，一片血海，一片废墟，一片荒芜。还乡团屠杀人民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更是闻所未闻：刀铡、水淹、开水烫、火烧、绞刑、刀子割、断肢、活埋、剖腹挖心、用烧红的铁锅烙烤……种种酷刑无所不用。他们活埋群众时，还把人头露在外面，然后用铲刀铲去，美其名曰“平均地权”。井里填满了尸体，水塘被染得腥红，不少村庄成了“无人村”。

胶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胶东大地燃烧着复仇的怒火。

面对着敌人的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许世友义愤填膺。有蒋贼无人民，蒋贼一天不除，人民一天便不能安宁！

在敌人腥风血雨的浩劫中，胶东人民勇敢地挺起胸膛，拿起武器，在主力部队的支援和配合下，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村村布雷，山山阻击，到处兴起了人民战争。敌人每到一村，男女民兵就一边掩护群众转移，一边在路口、田埂、场院里、大门上埋上地雷，挂上手榴弹，使敌人到处挨炸。神勇的平度爆炸队在平度以东纵深四十里的地区巧妙地布置了地雷网，敌人一进平度县境，就连续遭到爆炸，前进不足五里连响三十六雷。当敌被迫分散前进时又陷入地雷阵，雷声四起，敌人血肉横飞。布雷队员还在敌人可能宿营的地方布置了地雷。敌五十四师进犯平度时，民兵们在三底村预埋地雷三百余枚。敌进该村后，炸成一片火海。随军支前爆炸队配合十二纵队及地方武装，展开了阻击敌人的阵前爆炸，以六百余枚拉雷、手雷歼敌五百余人。

坚持在敌后的武工队，在敌人大军压境疯狂“扫荡”中，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大显神威。胶、高武工大队神出鬼没，主动出击，不断歼灭小股武装匪徒，镇压反动的地主恶霸还乡团，成了敌后群众斗争的支柱。牙前县武工队在地方基干武装的配合下，在榆科顶布下阵势，一次歼敌百余人，焚烧汽车四辆，把敌人抢夺群众的物资截回。

在敌占区的边沿，广大人民武装攻据点，破交通，打伏击，处处袭击敌人。南海分区的基干武装和民兵、武工队主动向烟台、青岛、平度、莱阳公路上的敌据点展开全面进击，作战七日，歼敌一千二百余人，扫荡了还乡团，收复了广大农村，断绝了敌人交通，并一度袭入莱阳城。

广大妇女、儿童也都同仇敌忾，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牙前县两个女民兵一次埋了四个地雷，炸死四个敌人。长沙区青妇队员埋了九个地雷，炸死了十个敌人。莱西县索兰村三个儿童团员活捉了一个被打断一条腿的还乡团骨干，这家伙还乡一日，杀人上百，血债累累。三个儿童团员一边控诉，一边抡起砖头、瓦块朝这个坏蛋头上砸去，结果了他的狗命。

战斗在血泊中的胶东人民，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一曲响彻云天的保卫胶东的凯歌！他们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着人民子弟兵同敌人浴血奋战！

啊，不屈的胶东！

毛泽东致电许世友：你们一部应位于

胶东内线阻击，主力位于外线，待机破敌，只要你们打一、二个胜仗，敌人就不敢深入胶东，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就可保全

进犯胶东的敌总指挥范汉杰，在同共军的多次作战中使他“成熟”、使他更为老奸巨猾。他接受以往蒋军被歼的教训，无论其兵力如何优势于我，都不敢贸然突进。他以第八、九、二十五、五十四共四个整编师并列为前梯队，两个师紧紧尾随，采取了齐头并进、密集平推的“梳篦战术”，分四路向胶东腹地逼近。9月中旬，敌人付出惨重代价后占据了胶县、高密、平度、昌邑、掖县、莱阳等十五座县城，范汉杰得意忘形地吹嘘起“胶东胜利”了。

胶东三面环海，形同小姐们的脚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敌人步步推进，这时胶东根据地只剩下东西不到一百五十华里、南北不到八十华里的狭小地区。这里聚集了华东局和胶东军区机关、部队、伤病员、随军撤退的群众和大量军用物资，越来越拥挤，造成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敌人的进攻，夺取战场的主动权，就成了扭转胶东战局的关键。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蛮干，恰中敌人寻我军主力决战的诡计；继续在里面坚持，地域狭窄，回旋余地不大，且敌人部队越来越密集，也显然不是良策。许世友反复考虑，最好的办法是地方武装在内线继续与敌人纠缠，我军主力跳到敌人屁股后面，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战机，歼敌有生力量，才能搞乱敌人精心策划的进占胶东解放区的计划，粉碎敌人对胶东的进攻。

“报告司令员，党中央、毛主席来电了！”在此关键时刻，通讯员送来了电报。

许世友喜不自胜，从通讯员手里接过电报，展读：

东线兵团并许世友同志：

来电收悉。我们一部应位于胶东内线阻击，主力位于外线，待机歼敌，只要你们打一、二个胜仗，敌人就不敢深入胶东，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就可保全。

毛泽东

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粉碎敌人进犯胶东的作战方针犹如春风化雨，使许世友连拍大腿道：“真是一场及时雨！我和毛主席的作战指导思想又是不谋而合啊！就这样办！”于是许世友当即决定：各分区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在胶东内地坚持内线作战，兵团率领九纵、十三纵掩护着华东局机关向外穿插。任务明确后，各部队都进行了动员。

9月22日夜晚，部队开始行动，企图从敌九师、八师的结合部突出去。

月色朦胧，天空浮动薄云，星星、月亮闪出淡淡的光。几万人马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听不到一句说话声，看不到一点火光，只能听到蚕食桑叶似的沙沙的脚步声。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此举是从老虎牙缝里钻出去，如有不慎，完不成战略转移的任务且不说，还会粉身碎骨、全军覆没。快些再快些，莫要贻误战机。轻些再轻些，莫要惊醒“老虎”。敌人的封锁线越来越近，沙沙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轻，使微风习习的夜晚更加寂静。天快亮的时候，先头部队在大泽山东北方向与敌九师侧翼部队相遇，我军坚决突击，将敌击溃，几万人马化险为夷，安然通过。一夜急行军上百里路，从敌人的“牙缝”中穿越而过，转到了敌人后面的大泽山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和牵制敌人，兵团决定：十三纵留大泽山坚持斗争，九纵继续向西南跃进。此时，谭震林同志亦率二、七纵队由诸城北上。29日夜，二纵横扫胶济路潍县、高密段，

歼敌一千五百余人。10月1日，二、七、九纵胜利会师于高密以西的朱阳地区，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范汉杰之流企图聚歼我胶东部队主力的狂妄计划。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时，称“这一英勇行动，扭转了胶东的战局。”

胶东内线我军主力突围而出，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我军会从九师、八师的结合部跳出去。骄狂的范汉杰判断我军主力避战溃逃，不堪一击。所以，仅以九师、六十四师分两路尾追我军，其余敌人继续向胶东腹地进犯，结果扑了个空，好不伤心。跳出去打，这是我军的作战企图。10月2日，敌六十四师先头进至饮马附近，主力到达胶河东岸三户山、范家集一带。我二、九纵大军迅速出击，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经过激烈战斗，攻下三户山，包围范家集。行将就歼的敌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眼看危在旦夕，急得团团转，在报话机上用明语大声呼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被他们称为“避战溃逃”的胶东共军，会在他们的包围圈外杀他个“回马枪”，而且攻势是如此之猛，跑亦难跑，只能拚命固守待援。

这一着打到了敌人的痛处，果然有效，调动了敌人。范家集之敌六十四师岌岌可危，范汉杰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只得放弃进犯胶东的计划，急忙调兵遣将分三路回师救援。敌变我变。根据敌情变化，许世友同谭震林政委马上进行研究，决定围点打援，除留一部监视范家集之敌外，其余部队全部投入阻援作战。许世友命令阻援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垮敌人的增援，并相机歼敌一部。二纵首先迂回包围对我军威胁最大的西路援敌二一一旅，九纵的一个团南下配合。7日将该旅包围在山阳庄。二纵打得英勇顽强，经过一天多的激战，全歼该敌，活捉旅长以下官兵八千余人。从高密西援的一五六旅和二一二旅，刚刚进至张家庄和穆屯附近，即被我七纵分割包围在几个村子里动弹不得，歼其一个团。敌整九师一开始就被我七纵十九师、九纵二十七师阻击于红石山一带。敌人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多次对我军阵地发起轮番攻击，阵地工事几被摧毁。我军指战员众志成城，人在阵地在，坚守四昼夜，使援敌与敌六十四师隔山相望，前进不得。范汉杰此时急不可耐，又抽调进攻胶东内地的八师、五十四师火速回师增援。至此，我军调敌回援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从敌人进攻胶东开始到胶河战役止，我军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给敌人以狠狠打击，终止了敌人最后的绝望的进攻，扭转了胶东战局，受到了华东局传令嘉奖。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强调指出：“在这个战场上，我军已转入反攻。”胜利使敌人胆颤。胜利使我军鼓舞。

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就连敌总指挥范汉杰也不得不承认许世友的危害

且说全国战场形势千变万化，当范汉杰、又名“范大头”的敌胶东兵团在胶河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时，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的刘、邓、陈、粟大军和陈赓兵团已完成战略展开，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歼敌作战，严重威胁蒋军内线基地徐州、郑州、武汉。在华北、西北、东北等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也是连吃败仗。蒋军工朝大厦将倾，蒋介石急得火气攻心，嘴上起泡，四处调兵遣将，力夺中原，妄图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在胶东战场上，敌人经我沉重打击，被迫转入守势。敌以八师、四十五师、五十四师、六十四师等师，分散戒备在蓬莱、龙口、烟台、高密、莱阳等要点；以二十五师集结烟台，准备海运上海后再转运大别山区；九师则在

胶县、高密集结，拟经潍县、坊子空运增援徐州。这时军委指示东线兵团尽可能以歼敌一部的办法，延阻敌九师他调，以配合中原战场作战。

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许世友接受这项任务后，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他深知，一年来，我军一直在进行着频繁的战斗，部队十分疲劳。由于敌人的接连进攻和对其占领区周围的残酷“扫荡”，群众的物资被抢劫一空，生活极端困难。尽管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我军，部队的物资供应仍十分紧张。为了照顾群众生活，救济灾民，部队有两个多月每天只吃两顿饭，有时还得靠挖野菜来补充。山东地区立冬已过，天气逐渐寒冷，按照往年规定，已该是换冬装季节，但今年的棉衣大部尚未有着落，部队被单衣薄，极为艰苦。胶河战役后，部队经过短期休整，总结经验，调整组织，补充连队，开展较系统的攻坚学习，干部、战士军政素质都有较大提高。现在听说要打仗，马上精神百倍，斗志昂扬，艰苦、疲劳通通抛到九霄云外。同志们只有一个念头：紧紧拖住敌人，支援其他战场。指战员们也深深懂得，我们肩头挑的担子越重，对其他战场上的我军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作战就越有利，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贡献就越大。

再说敌九师是许世友的老对手啦。从它一开始进攻胶东根据地起，许世友就同它较量过多次。在胶河战役中，被我军歼灭二千八百多人，给予了一定的打击，但它倚仗着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反动气焰仍十分嚣张。

11月4日，我二、七、九纵由安邱、诸城地区出发北移，进至胶济路南潍河两岸，准备待机出击敌九师。对于这股敌人，许世友的决心是，他要西进潍坊空运，我们就坚决顶住，给以迎头痛击，不使其前进一步；他要是回头东窜，我们就猛追猛打。总之，就是要拖住它，扭住不放，迟滞它的西援时间，并适时歼其一部。

果不出许世友所料，11月6日，敌九师从高密出发，全部进至老匙沟、丈岭一带。我们以七、九两个纵队于丈岭、刘家埠、朱拂、塔尔埠一带截击敌人。遗憾的是，因敌情侦察不准，没有达到分割包围的目的。敌人遭到突然打击，被迫转入村落据守。我各部迅速分头发起攻击，歼敌一千多人。敌九师的西进路线被我军封死，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这下可急坏了范汉杰。范汉杰急于调九师南运，命令六十四师及一九八旅由高密沿铁路西援。敌九师在蒋介石所谓“不吃亏就是胜利”的思想指导下，西援惧歼，便掉头迎着援兵向东回窜。我二、七、九三个纵队紧追不放，敌人丢盔弃甲，遗弃辎重弹药无数。11月15日，敌人交替掩护，退到高密城，留下六十四师一九八旅一个团固守高密，凭借半永久性的城防工事，钳制迷惑我主力，掩护九师继续向胶县、城阳退却。

情况变化，许世友即令二纵攻歼高密之敌，七、九纵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沿铁路以北继续向东追击。

且说我二纵也是好样的，他们经过五天坑道作业，仅用七个小时，一举攻下高密，歼敌二千三百多人。敌空运计划失败后，逃到大沽河以东城阳地区，准备改海运南下。

再说胶东战场敌我处于胶着状态。在兵团主力迎击敌九师的同时，在胶东内地的十三纵，将敌人五十八师围困在海阳。敌为解海阳之围，又急令一九八旅东援。鉴于敌九师已靠近青岛，一九八旅又孤军突击。许世友不愧大将眼光，看准契机，当即令部队转兵北上，对敌一九八旅进行追击，以此调

动敌九师回援，或者将该旅吃掉。且说该旅进入上下仙游、岫子湾一带，被我九纵赶上，将其团团包围。

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果然，范汉杰一见海阳之围未解，援军一九八旅又被围困，只得又调九师的七十六旅复返增援，恰上了许世友的圈套。且不说许世友如何高兴，他立即命令九纵又将敌七十六旅包围于南阡地区。这时，敌人完全慌了手脚，到处是被我军围困的部队，到处是呼救求援的叫喊声。无可奈何之际，范汉杰面对着许世友这位智勇双全的虎将，不得不剜肉补疮，再调位于城阳掩护九师海运的六十四师北进，并将八师的三个团由烟台海运增援。敌以三个团被歼的代价，方才突出重围。

代价啊，沉重的代价！就连敌总指挥范汉杰也不得不承认许世友的危害。

部下称赞许世友：跟着许世友打仗不吃亏，他侦察心细，往往是深入敌后亲自摸敌情，打起仗来靠前指挥，始终掌握敌情，因而无往不胜

1947年11月底，胶东境内之敌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我胶东解放区的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12月初，刚刚胜利结束胶、高追击战的我东线兵团主力，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昼夜兼程，指挥北上，兵临莱阳城下。

纵观整个胶东战局，四个月前，范汉杰指挥的“胶东兵团”疯狂进犯胶东解放区，到今天已损兵折将，固守城镇，狼狈不堪。

敌人据守的莱阳这个胶东重镇，已形成孤立。

莱阳位于胶东半岛的中心，东濒五龙河，南临烟青公路，为联接四面八方的交通枢纽。抗战时，莱阳曾获得解放，为我胶东军区和政府机关所在地。1947年9月，敌向胶东大举进犯，我军退出莱阳，敌人则把这个胶东内地最大的县城作为楔入胶东腹地的主要堡垒，在城墙及四关修筑工事，设置明碉暗堡，构成绵密交叉的火网。城内驻有敌五十四师一个加强团，胶东各地还乡团、恶霸地主、伪杂土顽军大量逃入该城，守敌约万人。

在攻打莱阳前，为迷惑敌人，我们利用地方武装、民兵和游击队，化装成主力部队，在莱阳城周围大张旗鼓地展开活动，到处号房子，在门板上写明九纵的番号，以大部队名义筹集粮草，打击小股敌人，扬言要攻打莱阳。闹得莱阳守敌日夜不安，提心吊胆。经过一段时间的袭扰，敌人逐渐麻痹，以为我军不过虚张声势罢了。

就在这时候，许世友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攻城。先取城关，切断城内守敌与外围守敌的联系，然后再吃掉外围之敌。

12月4日黄昏，朔风怒号。

我七纵健儿以勇猛动作，直插莱阳城四关。一场激烈的城关争夺战开始了，战火照亮漆黑的夜空，我军无数英勇战士的身影在闪动、跳跃、冲杀；枪声、炮声和喊杀声震撼了整个莱阳城。城内守敌仓促应战，城外之敌惊恐万状。经过激烈战斗，七纵二十师全部控占南关，二十一师控占东关，十九师插入西关，并攻占城外马山、亭儿山。外围各据点之敌亦被扫清。

当我军攻击莱阳之战展开后，敌人急忙抽调第五十四师、第六十四师、第八师等部队共八个旅，由青岛经灵山分批北援。其第一梯队四个旅于6日开始北犯，遭我二纵和西海部队迎头痛击。为争取时间歼灭莱阳守敌，兵团

决定七纵不等坑道作业完成便提前攻城。

9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攻城部队勇猛扑向城垣。经一场激战，霞光铺天之时，我军首先由南门以东突破，紧接着又连续攻破几处，部队竞相冲入城内，同守敌展开激烈巷战。敌榴炮、山炮阵地相继被我军占领。

敌城防被我军突破之后，即开始收缩兵力，残敌在一六团团长率领下全部退入城隍庙核心阵地负隅顽抗。

城隍庙坐落在城东北角，是一座飞檐峭拔的大型建筑。背靠北城墙，东临大水塘，西面隔有一块空地，南面是一道宽街。敌人占领莱阳之后，即对此进行了加固和改建，其核心工事构筑坚固复杂，外壕内设有暗垒，并有盖沟、防弹壕相互贯通，火力组织严密，各种火器能相互支援，还配有夜间射击设备。地堡内储存大量粮弹，挖有水井。窜到这里的大部分是血债累累的还乡团等亡命之徒，与胶东人民有不共戴天之仇，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妄图凭借坚固的工事死守待援。

七纵健儿先后对城隍庙核心阵地发动了两次攻击，虽然一度攻入敌阵，但因敌人工事复杂，火力凶猛，攻击未能全部奏效。

范汉杰眼看着莱阳守敌危在旦夕，援兵被阻不能前进，因此一面严令增援部队夺下莱西南的水沟头，迅速进逼莱阳城；一面令莱阳城守敌死守待援。守城之敌，因我七纵攻击受挫，气焰相当嚣张；增援之敌则密集靠拢，步、炮、坦克协同攻击前进，步步进逼。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指出，如无把握，应及早放弃最后围歼该敌，以期掌握机动兵力，打击来援之敌。夜已很深了，许世友还在与谭政委反复研究作战方案，以期达到万无一失。莱阳残敌龟缩在城隍庙一处，难道还能让其跑掉不成吗？为了增援攻城力量，迅速歼灭残敌，尔后相机集中兵力打击援敌，他们最后决定，调十三纵三十七师前来攻克莱阳守敌这个最后据点。在我胶东军区领导机关驻莱阳城时，该部曾担任过莱阳城的卫戍任务，对城内地形熟悉。

不了解许世友的人，往往认为他是貌憨心粗之人。其实不然，打起仗来，他的心比大姑娘还细哩。难怪有人说：“跟着许世友打仗不吃亏，他侦察心细，往往是深入敌后亲自摸敌情，打起仗来靠前指挥，始终掌握敌情，因而无往而不胜。”话说许世友他们确定三十七师为主攻师后，他马上操起话筒，把电话要到了三十七师。

“三十七师吗？请你们师长高锐到前指来一趟，我要找他。”显然许世友要一杆子插到底，当面介绍敌情，当面授予任务。

直到高锐师长情况明决心大地走出前指时，许世友方感一块石头落了地，如释重负。

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当晚三十七师高锐攻城受阻。12日上午，再次攻击仍不顺利。这时敌人援兵攻势越来越猛，再不迅速拿下莱阳守敌这个据点，对全局影响很大。许世友坐不住了，当即决定13日黄昏对守敌再次发起强攻，并命令十三纵周志坚司令员率山炮连到该师具体指导，师里领导同志直接下到主攻部队的营、连，务必要消灭这一顽敌。

强攻在傍晚开始，炮声隆隆，惊天撼地，城隍庙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我军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上前去，见到敌人壕沟就往下扔炸药包，壕沟被炸塌陷，暗堡里的敌人被活埋，为后续部队越壕过沟铺平了道路。我军一个个突击连源源不断地冲进据点，顽抗的敌人终于全部被歼。

朝阳初升之时，被敌人侵占了两个多月的莱阳城，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艳丽的红旗在城关上空高高飘扬，这个胶东重镇在战火中得到了新生。

当我大军攻城正酣的时候，莱阳城外水沟头一带的阻敌增援的战斗也打得十分激烈。水沟头为青岛通往莱阳的必经之地，公路两侧丘陵起伏，有利于构筑工事。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向水沟头一带阵地猛扑过来，打援部队沉着顽强，英勇灵活，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敌人气急败坏，敌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疯狂扬言：“攻不下水沟头，愿将头颅送青岛。”敌人把成吨的炸药、炮弹倾泻到我军阵地上，硝烟弥漫，大部分工事被敌炮火摧毁，战壕也被填平。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与敌人反复厮杀，歼敌三千余人，水沟头一带阵地屹然不动，一直坚持到莱阳城被我军攻克。

我军攻克莱阳后，范汉杰仍不甘心，继续驱使部队向莱阳方向推进，妄图重占莱阳城。为了狠狠打击敌人，保卫我军解放莱阳城的战果，许世友与谭震林遂变更部署，以十三纵全部位于公路两侧担任正面阻击；九纵位于十三纵右翼，配合十三纵阻击，并阻击敌人由水沟头经河头店迂回莱阳城；又以七纵迂回敌后，配合南海军分区的部队威胁敌之后尾，切断敌人后路。敌人在正面攻击受挫，后路又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仓皇逃窜。莱阳之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

牛皮吹破、丢盔弃甲的黄国梁，被打得伤透了心，吓破了胆，从此退出军界，跑到广东去做生意去了。

1948年阳春，全国战场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摧毁解放区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的反革命计划，已经彻底破产。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春季作战。

整个山东战场的敌人，在我军的严重打击下，从“重点进攻”、“全面防御”被迫转入“点线防御”，以济南、兖州、潍县、青岛、烟台等城市为主，加强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上的防御兵力和工事，固守津浦路中段、胶济路的济南到潍县段以及青岛沿海一线。

敌人的意图很清楚，他们是想凭借这些坚固设防城市和设防地带阻挡住我军的攻势，以保持东北、华北集团与徐海集团的联系，支撑残局，维持蒋介石摇摇欲坠的统治。

历史是无情的。

党中央、毛主席洞悉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依据全国各个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向全党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不让敌人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要求山东兵团在1948年度的作战中，先扫胶济路之敌，再扫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之敌，然后内外线兵团适时会师，攻取济南，解放山东全境。

在党中央、毛主席战略方针指引下，山东兵团在许世友将军率领下，再接再厉，于1948年3月至7月，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先挺进胶济路，由西向东横扫胶济路五百华里；接着进军津浦路，由北向南横扫七百华里，连战皆捷，声威大振，歼敌十四万七千余名，解放了张店、周村、淄川、博县、潍县、邹县、兖州等数十座城镇及周围大片地区，完全孤立了济南，打通了山东腹地与鲁西南的联系，为我内外线兵团适时会师、解放济南创造了条件。济南，一座孤城。解放济南，指日可待。

第四十二章

虎啸泉城

**许世友这位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将
军，率部攻克过不少城镇，但攻克像济南这样
的大城，还属首例**

古城济南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全城人口突破七十万，位处津浦路、胶济路的连接点，北濒黄河，南倚泰山，地理位置奇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说徐、蚌地区是国民党老巢南京的门户，而古城济南则为卫护徐州的重要堡垒。因此，攻克济南，是对敌人“固守中原”方针的沉重打击。国民党决策人士曾经宣称：“济南万一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国都南京势必受到严重威胁，在国际上也将带来不良影响。”早在1947年2月，我军莱芜大捷，蒋介石便深恐济南受到威胁，在李仙洲部被歼的当天午后，就匆匆忙忙飞往济南，当面交代王耀武说：“济南是战略要地，必须固守。”1948年5月，在我军横扫胶济路后，王耀武又到南京向蒋介石禀报军情，建议放弃济南，向徐州靠拢。蒋介石骂他个狗血喷头：“你身为党国要员，不从大处着眼，鼠目寸光！济南乃是山东的省会和华东战略

要地，无论华东战况如何变化，济南决不可丢。若要给我丢了，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王耀武碰了一鼻子灰，扫兴而归。1948年7、8月间，蒋介石又在南京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被迫修改其防御计划，决定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加强包括济南在内的各战略城市的兵力和防御工事，妄图使我军“吃不掉”、“啃不动”，固守中原，把战争拖延下来，阻止我军过江，以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那是党中央的驻地。

夜深人静，只有虫声唧唧。

军事作战室里，眼观八方、胸有韬略、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同志，双手反背，正在偌大的全国军事态势图前踱着脚步。数不清的思绪，反复地交集在他的脑海里……此时，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我军已发展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在各个战场的战略反攻中，节节胜利，越战越强，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争的主动权业已掌握在我军手中。敌人虽然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和统治区面积、人口等方面暂时还占着优势，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不断被歼，他的总兵力已由战争

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三百六十多万人，其中能够用到第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人。敌军士气低落，其统治集团内部惶惶不安，处处弥漫着惊慌和失败的情绪……经过反复思考，党中央、毛主席已看到战略决战的时机已到。在部署东北野战军组织大规模的辽沈战役的同时，命令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这可以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除华东野战军后顾之忧，实行更高度的集中和更大规模的机动，会同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徐、埠地区展开新的战略决战。此时，他决心已定。济南战役作为他整个战略决战计划中的重要一幕，毛泽东已经从这个宏伟的计划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

想到这里，于是毛泽东伏案展笔，草拟了电报内容。然后传来了作战参谋，让其连夜发往华东野战军。

电报带着毛主席的厚望指出：攻克济南，时机已经成熟。此役关系甚大，

必须集中华东野战军全力，以二十天至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战役任务。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援敌一部，但要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都应一部兵力攻济南的同时，集中大部兵力于打援、阻援方向。还明确指出：攻济部队应以山东兵团全部再加外线兵团一部组成。

华野首长研究决定，以山东兵团加上外线兵团一部，占参战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共约十四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许世友和谭震林同志负责；以参战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六，约十八万人，组成打援兵团，归粟裕同志指挥。

许世友接受攻城任务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没叫攻城已想攻城，真叫攻城他便马上忙碌了起来。会议围住他这个攻城总指挥开，通讯员、作战参谋等围着他转，电台围着他发，一切该动员起来的都动员了起来。

许世友这位南征北战、功勋卓越的将军，率部攻克过不少城镇，但是攻占像济南这样的大城，还是第一次。因此他不得不认真，不得不谨慎。尤其对敌情的了解，可不比山地作战那么容易。可是毕竟还是有心之人，早在他“没让攻城已想攻城”的时候，也即是胶济路西段战役后，他管辖的山东兵团便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就开始了济南守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攻克兖州后，又进一步对济南地形、敌人工事构筑、兵力分布、活动规律和内部政治情况等，作了详细的了解。因此，接受攻城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紧张。

济南守敌由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统辖，共有九个正规旅和六个保安旅，连同特种部队，共计十一万人。济南市由内城、外城、商埠组成。整个守备区东自韩仓，西抵长清，南起中宫、张夏，北迄泺河、齐河。东守备区以整编第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辖五个旅，西守备区以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辖八个旅，另以整编第二师师长晏子风辖第五十七旅、第十九旅以及即将空运来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为总预备队。

敌防御阵地是在日伪原有工事的基础上，精心改建、加固，以内城为核心，外城、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设置了五道防线，修筑了密集的鹿砦、铁丝网、地雷区、交通壕、护城河、碉堡群、夹壁墙等，构成总面积达六百余平方公里的永备性防御体系。同时，还屯积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其它物资。王耀武预言：“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曹振铎更是洋洋自得地说：“我们的工事修好了，就怕共军不敢来！”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特拟定了一个大规模的“会战计划”，即以第二绥靖区十一万人固守济南，以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三个兵团，约十七万人，随时北援，内外夹击，打败共军。

敌人的狂妄吹嘘，并不表示他的强大。然而，强攻济南这样的坚城，对我攻城兵团来说，仍是一项严重、艰巨的任务，来不得半点马虎。再说王耀武其人，在国民党队伍中受过系统教育和训练，尚可称为一名佼佼者，此人极有心计，再加上手握重兵，工事坚固，弹足粮丰。对我军来说任何麻痹轻敌的思想，都会给战役行动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作为攻城总指挥，许世友力排众议，决定攻城前，亲临实地侦察，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话说这天清晨，冉冉升起的太阳给大地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色，晨曦把笼罩在天地间的灰褐色帷幕拉开。通往济南城门的大道上驰来了一架菜车。车老板坐在辕马侧后，扬鞭催马，精神抖擞。他头扎羊肚子毛巾，身穿粗蓝布对襟小褂，下身也是深蓝筒裤，脚踏黑色宽脸布鞋。衣着破旧，肩头和膝盖上都打了补丁。此人红脸膛，浓眉豹眼，那眼睛格外有神。车后还有

两位押车卸菜的伙计。他们穿戴都和车老板相差无几。一群群麻雀在路旁时起时落找食吃。路上的行人不多。

马车在大道上奔驰着。车把式一个鞭花在空中放响，马蹄哒哒，铜铃叮咚，清新悦耳。话说这车老板正是威震敌胆的将军许世友。今天他和两个主攻兵团的团长，化装进城侦察。有人说许世友打仗心细，犹如姑娘绣花，单说将军去侦察，在中外战史上也是空前少有。许世友又扬鞭催马，“叭！”一个鞭花，在空中炸响，打破了清晨的寂静。车子飞颠起来，不一会儿，便到了城门。

“干什么的？”城楼上持枪的哨兵出来盘问。

“你没长眼吗？我们给国军送萝卜来了！”许世友不紧不慢地答道，“假若你们不吃，我们就拉回去了。”

两名哨兵下得城楼，认真地检查了车上，又认真地审视了车老板，认为无疑，方下了通行令：“进去吧。”

许世友还真有心计，天下人谁还不吃菜？就这样许世友和他的伙计，连闯三门四关，哄得敌人高高兴兴，最后完成任务而归。

将军在决战前夕，不顾个人安危，去编织对部下的爱和对祖国的诚。所以有人说，“跟着许司令去打仗，情况明，决心大，不打糊涂仗，叫人痛快！”虽是一句平淡之言，却道出了战士的心声和对将军的爱戴之情。

许世友胜利回到前线指挥部，这时通讯员又把一封周恩来的加急电报呈送到他面前。向来以“稳健求实”著称的周副主席的音容笑貌又显现在他的眼前。“攻克济南，此役关系重大，正确的决心，来源于对敌情的周密侦察……攻打济南，既不同于打潍县，也不同于打兖州，这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打好这一仗，既有很大的军事意义，又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许世友展读到这里，当初那些帝国主义的预言家的言论又回响在他的耳旁。那些预言家曾嘲笑我军将在深沟高垒的现代化城防工事面前碰壁，就连我们的一些朋友，对我军是否有能力攻克国民党的一切坚固设防的城池，进而彻底摧毁蒋家王朝，也曾持怀疑态度。因此，敢不敢打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就成了对我军的严峻考验，在国际、国内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为了攻克济南，在攻城部署上，许世友提出了把攻城兵团分为东、西两个集团，夹击对攻。西线集团为主攻，东线集团为助攻。在攻城战术上，采用“牛刀子战术”。这个口号好懂好记。何为“牛刀子战术”？常言说，打蛇要打七寸，杀牛要杀要害。济南工事强固，纵深长，明碉暗堡成千上万。因此，在攻济战役中，强调打敌要害，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钻进去打，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因此他又强调东西对攻，不要在下面明确主攻助攻，通通都是主攻，关于真正的主攻，只要指挥员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恰能一举打乱敌人的部署，击破敌人的顽抗，把王耀武部十一万人全歼于济南古城。

此外，由于济南守敌兵力众多，为了能顺利突破敌人设置的多道防线，粉碎敌人的顽抗，许世友又特别强调树立连续作战的思想，对敌人实施不停顿的攻击。在总结潍县战役等攻坚作战经验的基础上，研究确定各部队根据外围、攻城等不同的任务，轮番使用兵力。同时，贯彻连续战斗准备的原则，边打边侦察，边打边准备，边打边组织，边打边补充，边打边教育，始终保持突击部队的锐气和有生力量，越战越强，后劲不衰。

战役发起前的准备工作是紧张的，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攻城

兵团集中了一二个月的时间，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同时进行了形势、任务和纪律教育。许世友作为攻城总指挥，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主攻单位亲自作战前动员。提出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成了参战部队的共同誓言。部队战前练兵热火朝天，阳光下，刺刀闪闪，杀声阵阵。各部队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针对济南城防的特点，专题研究了如何打掉夹壁墙，如何通过积水较深的外壕，如何登上高大的城墙，如何搞好步炮协同等等。同时，各部队还按照各单位的任务和专长，模拟济南的地形和工事，进行实打实的分工训练，有的专练扫外围，有的专练攻城，有的专练巷战。这样的分工，一直分到营连。士气高昂的部队，如弦上箭、膛中弹，拉开架势，只待一声令下。

蒋介石迫不及待电告王耀武，再三声
称济南万不可失，严令其“将阵地缩短，坚守
待援”。殊不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

1948年9月16日，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入夜，在天空里被灰白色的云块所掩蔽住了的月亮，渐渐突出云块的包围，露出自己皎洁的玉面来。云块如战败了的敌人似的，软绵无力地四下消散了，将偌大的蔚蓝的天空，完全交与月亮，让它向着大地散发着胜利的光明的微笑。高大古老的济南城墙，在月光下更显得陡峭森严。

半夜子时，三发红色信号弹升入夜空。霎时间我各路纵队炮火齐鸣，杀声震天。攻克济南的战斗打响了。

总攻开始后，我东、西线集团密切配合，在我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利用夜暗，从东、西两翼同时进击，像一把巨大的铁钳，把济南之敌紧紧钳住了。

且说我主攻的西线集团，犹如一把利剑直插敌人心脏。他们在开进途中，先与敌遭遇，歼敌一部后，直扑长清一线，威逼敌飞机场。这时，守城司令官王耀武如梦方醒。原来，我军在战役发起前，为了隐蔽战役企图，迷惑敌人，华东野战军在苏豫皖各纵及苏北兵团，推迟了北上打援、助援的时间，与位于鲁西南的部队，布成夹击徐州的态势，并以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袭扰徐州机场，破坏周围铁路。王耀武错误地判断我军将先攻徐州，后夺济南，王耀武原先要求调驻徐州附近的整编第八十三师空运济南增援，在空运一个旅后，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借故停运，以保徐州。当我军攻城和打援部队分别按预定意图展开行动，攻城兵团已包围济南时，王耀武尚判断我方的企图在于围济打援，对济南可能长围久困，如东北战场对长春、沈阳所采取的战法一样，未必真攻。直到我军以突然勇猛动作，一举多路突破济南外围防线后，王耀武头脑才真正清醒。他发现济南西郊我大军云集，先是判断我军主力在西，惟恐飞机场被共军攻占，斩断济南内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一面严令西守备区各部加强防守，一面连夜派预备队第十九旅和第五十七旅向机场西南古城驰援。

再说我助攻东线集团九纵，在下达作战任务时，把“助攻”改为“主攻”，要求所属部队发挥主动积极的战斗精神，全力以赴协同西线集团作战。战斗一发起，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战茂岭山、砚池山告捷。茂岭山、砚池山突兀而立，双峰对峙，共扼济南东郊门户。敌人极重视这两座山头的防守，除设置了大量明碉暗堡以外，特地环绕茂岭山主峰开挖堑壕，以混凝土和石块砌成盖沟式的夹壁墙工事。据战俘供称，夹壁墙工事修成后，王耀武曾经组织部队从山下用大炮试射三发，以示其坚。我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以主力两个营突击茂岭山，经两个小时激战，胜利攻占主峰。天亮后，砚池山亦为九纵另一部攻克。

敌人以为至少能坚守半个月之久的茂岭山、砚池山阵地，仅经一夜战斗就被我军攻破的消息，震撼着整个敌人营垒，引起王耀武的极大惊恐。这两座山头一失，敌人在东郊就无险可守了。济南守敌高级将领献策会议开了一半就停下了，被这个震惊的消息搞得乱哄哄的。有的说：“茂岭山、砚池山的阵地那样坚不可摧，怎么一夜就丢掉了呢？丢了这两座山，整个济南就有瓦解的危险！”有的说：“共军主力可能在东，要加强东区防备，不可大意！”还有的说：“丢了这两座山，得追究责任，当事人要绳以党纪国法！”……会议再也开不下去了。王耀武恼羞成怒，亲自下令枪毙失守这两座山头的少

校营长，立即执行。此时，被我打昏了头的王耀武又判断我攻城主力在东，急调西援立足未稳的第十九旅和第五十七旅，投入东线作战。弄得这两个旅的旅长，也当着士兵的面跳脚骂起了王耀武的娘：“娘的，真是白痴！什么玩艺，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这座城池非丢在他们手里不可！”

恰在这时，炮声轰鸣，我西线集团又加强了火力攻势。不久西线部队又在攻占长清、藤槐树庄、琵琶山、双庙屯等地后，乘胜向腊山、党家庄一线跃进。敌人飞机场直接受到威胁，再度告急。前线电话打到王耀武处，王耀武捉襟见肘时，再无机动兵力可调。正急得团团转之时，为了阻击我大军行动，他狗急跳墙，竟采取当年蒋介石炸开黄河花园口的办法，命令部队打开黄河水闸，将黄河水倒灌入玉符河，阻止我军行动。王耀武这一招棋走得厉害，果然使没有准备的我西线大军着了急。许世友立即命令：“不要被困难吓倒！火山敢上！刀山敢闯！闯出去就是胜利！”

在许世友的命令下，面对汹涌混浊的黄河水和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西线集团各部指战员毫不畏惧，奋勇抢渡，一举突破玉符河防线。接着，以猛烈炮火封锁飞机场，炸坏飞机跑道。敌原计划紧急空运整编第七十四师抵济增援，仅运进该师七个连，空运中断。满载七十四师后续部队的运输机，飞临机场上空，只见火光四起，烟雾冲天，赶忙掉转机头逃命。

这时，我东线集团在夺取茂岭山、砚池山后，继续向西挺进，连克燕翅山、马武寨、甸柳庄、马家庄等地。敌增援部队在强有力的炮火掩护下，拼命反扑，企图夺回已失阵地，未能得逞。王耀武又调刚刚空运抵济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七个连，增强马家庄方向。敌我双方展开一场血战，一个地堡、一个地堡的激烈争夺，敌人的反扑被彻底打垮，死伤众多。东线集团越战越勇，直插外城。

此时，济南成了一座地震城。

王耀武得知东郊阵地大部丢失，西郊机场又危在旦夕，心急如焚，一筹莫展。这时候，王耀武最着急的是搞不清我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一边，只觉得时间不够用，兵力不够调。他把部队调到西边，我东边打得凶；他把部队调到东边，我西边打得猛。敌人机动兵力无固定阵地，无喘息之机，左防右堵，疲于奔命，被我军打得完全摸不着头脑。被俘的敌军官哀叹：“我们好好的队伍，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只晃了这么几下，就晃完了！”

敌西守备区首脑、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在我军无坚不摧的强大攻势面前，胆战心惊，通过济南地下党组织联络人员，向我军接洽起义。许世友命令他立即率部撤出战场，开赴黄河以北集结待命。吴化文口头表示接受我军条件，但又不痛痛快快放下武器，撤出战斗，仍然占据着机场和公路两侧的地堡。西线部队坚决采取果断的行动，加强军事压力，吴化文眼看大势已去，覆灭在即，终于在19日晚率领所属三个旅，约二万人，举行战场起义，撤出战斗。西线集团各部乘虚而进，一部肃清机场残敌后，完全控制飞机场，缴获飞机三架，其余各部逼近商埠城下。

这一下，可击中了王耀武的要害。当晚，乌云密布，夜色朦胧。王耀武在东、西外围阵地均被突破，济南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惊慌失措，他首先想到了逃，于是便拉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妄图混出北门，一走了之。但在我军重重围困之下，四处布满明亮的眼睛和警惕的枪口，王耀武眼看插翅难飞，不得不缩回城内，一面匆忙调兵遣将，加强绥靖司令部的警卫；一面急电刘峙、蒋介石，再次请求准其放弃济南，率

部突围。蒋介石迫不及待电告王耀武，再三声称济南万不可失，严令其“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

殊不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

西线集团吗？我是许世友。目下我们疲
劳，敌人也疲劳。为了不让城内敌人获得休
整，我命令你们不等商埠之敌完全肃清，今晚
八点转入会攻外城

20日，天色微明，一抹玫瑰色的朝霞，染红了东半天，染红了战士手中的刺刀和将军手中的驳壳枪……

硝烟滚滚、炮火连天的济南城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攻城兵团的指挥所里，两眼已现出红丝的许世友，手操话筒，正向各部布置任务，他一声高一声低，声音都有些嘶哑了。通讯员送来的饭菜，摆在电话机旁，显然已经凉了。朝阳越过窗口，正好射在他那黑里透红的脸膛上，焕发出他那善打大仗、恶仗的气魄来。

“西线通报情况！”

“我西线集团全部占领商埠以西阵地！”

“东线通报情况！”

“我东线集团正在继续肃清城外残敌！”

“好，一切按计划执行！狠狠打，让敌人没有喘息之机！”许世友放下话筒，端起饭碗，正要扒口饭吃，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

由于我各部认真贯彻许司令的命令，打得凶打得狠，加剧了城内敌人的慌乱。大街小巷，不时传来忽高忽低的口令声和忽快忽慢的脚步声。身穿呢服革履的国民党官僚，长袍马褂的国民党特务，还有恶贯满盈的土豪劣绅，都不约而同地拥进济南府的青楼里，他们想从主子王耀武的口中探听风声。

“王总，济南情况怎么样？”

“万一济南保不住，我们怎么办？”

“南京蒋总座那里有没有消息？”

王耀武满脸铁青，望着这一张张惊恐不安的脸庞，哑巴吃黄连，他能回答什么呢！其实他也和大家一样，他所知道的大家都知道。济南已成危城，还用得他再说吗？南京蒋家王朝已经朝不保夕，“坚守待援”已经五天，音信皆无，岂不是空话大话吗？“请大家安定！”这是王耀武惟一能安慰大家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在不到一分钟，他就重复了十遍之多。身为总指挥的王耀武把大家劝说回去后，接着他又命令将城外一部分兵力仓促收缩至城内，在一片混乱之中，竭力稳定部队，调整守城部署。

攻城兵团指挥所里，许世友手握着驳壳枪，正在向西线兵团下达当晚进攻商埠的命令：“你们要利用王耀武在城内调整部署之机，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让敌人喘息，利用吴化文部撤离之际，勇猛跃进，加强攻取商埠的突击力量，我们决定将兵团总预备队第十三纵主力投入西线集团作战。”许世友用手旋着他那心爱的驳壳枪，他也如那枪膛里的子弹，随时准备射向敌人的心脏。

当天黄昏，夕阳的余晖透过云层，把晚霞映照得一片血红。西线集团第三纵、十三纵和鲁中南纵队同时发起对商埠的攻击，以猛烈的炮火和连续爆破，炸得敌城防工事土崩瓦解，前后仅花四十分钟，即多路突破敌防卫阵地。商埠守敌凭借高大建筑物，构筑了各种明碉暗堡，在街道上交织成密集的火网。一股股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恶狠狠地反扑过来。我各部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穿墙过街，分割包围，摧垮敌人的顽抗。十纵攻占

北门火车站后，大胆楔入商埠东部，抢占东天桥，截断商埠之敌逃往外城的通道。22日中午，商埠之敌大部被歼。

东线集团扫清地堡群后，在城外展开近逼作业。被围困于东郊王舍人庄之敌，在突围时被渤纵歼灭。

至此，我军已经连续激战六天六夜，虽然战果累累，但伤亡消耗也不小，部队处于极度疲劳。六天六夜没合眼，六天六夜没吃一顿应时饭。不到十分钟的战斗间隙，战士们手抱着枪杆就呼呼地睡着了。王耀武曾下断言道：“共军疲劳已极，要完成攻城准备，至少需要五天时间！”于是他接连下令调整部署，加强城防工事，妄图负隅顽抗。

对于部队的极度疲劳，许世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也是血肉之人，也爱他的部队啊！那些部队都是他一步一步带出来的，说实在的不容易。不消说部队，就连他这个钢铁之人，六天六夜，一百四十四个小时没合眼，这是人类史上最高极限。他也感到受不了啦，两眼跳花，头脑似要爆炸一般。真想一下子睡它个三天三夜。若不是警卫员搀扶，几次他都要晕倒。此时，他心想斗争艰苦，方显英雄本色。面对强敌，敌硬我更硬。眼下，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胜利在于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许世友想到这里，走到院子里，抱拳踢脚，摆首收腹，练了一套少林拳，顿觉精神抖擞，睡意全无。接着，他又从腰间掏出驳壳枪，连向空中“叭叭叭”放了三枪，击落了南飞过冬的三只野雁，顺手拣起，招呼警卫员道：“决去收拾，作为今天的晚餐。”许世友说毕，阔步走向指挥所，操起话筒：“给我接西线集团前指。”

“西线集团接通，请司令员讲话。”话务员不一会儿回答道。

“西线集团吗？我是许世友。目下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为了不让城内敌人获得休整，我命令你们不等商埠之敌完全肃清，今晚八点转入会攻外城！有什么意见吗？”

“司令员，坚决完成任务！”

接着，许世友又以同样的方式向东线集团下达了攻城任务。当许世友坐到餐桌上吃野雁肉的时候，东西集团攻城的枪声响起来，霎时间，激烈的枪声如炒豆子一般在济南的上空爆响。炮火在夜空中闪耀，犹如特制的礼炮，令人眼花缭乱。

在我炮火的掩护下，东西两线集团排成多路纵队，沿田间泥路或树丛墙跟，不停息地飞速前进……

话说济南外城城墙高七八米，厚四五米至七八米不等，内外壁以石块砌成，分设三层火力：城门楼和城墙上部设有高堡，城墙中部设有射击孔，城脚下筑有地堡。城外挖有壕沟，宽五至七米，深三四米。敌人为了阻挡我军攻势，将壕外几十米内民房拆除、炸毁，使壕外的广阔地带完全暴露于他们的火力之下。就在我各部向突击地域跃进之时，敌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同时还使用了毒气弹和火焰喷射器，顷刻之间，我军阵地前沿变成一片火海。毒气夹着浓烟，升腾翻卷，令人窒息。我突击部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冲过毒烟弥漫的火海，杀上外城。这时，特纵坦克部队也奉命前来参战，马达轰鸣，好不威风。我各部突入外城后，与守敌在街垒、巷道之间激烈拚杀。经一天一夜战斗，外城守敌大部被歼。我各部突击部队直逼内城，杀声连天。

国民党蒋介石眼看着济南之危，迫在眉睫，一面督令徐州各部迅速北进，一面派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临济南上空，用无线电向城内守官王耀武打气，并再次自欺欺人地说：“援军进展很快，

几天就可以到济南。你们必须坚守待援！”王耀武自忖济南的命运如“风中之烛”，但又不甘心束手就擒，还想以内城这仅剩的一道防线，同我军作最后的较量。他判断我军连续作战，已很疲惫，不经三至五天休整，根本组织不起来对内城的攻击，遂将整补后的第十五旅、十九旅、五十七旅及其他残部，重新部署，督令加修巷战工事，与我军决一死战。

此时，战场主动权完全为我军所掌握，作战时间表再也由不得王耀武支配了。在对情况的判断和我军意图的猜测上，王耀武又一次打错了算盘。为了粉碎敌人的最后一点侥幸心理，乘胜迅速歼灭济南守敌，许世友要求各部队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一鼓作气，当晚直取内城。

敌人连作梦也没有想到，我军的攻势来得这样快。王耀武瘫坐在沙发上，两眼发呆，久久说不出话来，差点儿昏厥过去。当他真正醒来，我军成百上千发炮弹，排山倒海般地落在内城城垣上。

直到此时，济南守敌一等再等、望眼欲穿的所谓“援兵”，又在何处呢？驻商邱、砀山的邱清泉兵团，察知迎面有华野强大的打援兵团严阵以待，侧翼有中原野战军集结牵制，胆战心怯，一步三顾，仅行至成武、曹县一带，离济南尚有数百公里之遥；而黄伯韬、李弥两个兵团，仍在所谓“集结”的幌子下，寸步未进。济南王耀武盼援无望，连连骂娘，而蒋介石刻意经营的所谓“会战计划”，只得告吹。

蒋军矛盾重重，济南已成孤城。

且说济南内城是守敌王耀武的最后一道核心阵地，通俗地说也叫“保命城”。城墙高十二米，厚十二米。明碉暗堡密布，除同外城一样设置三层火力外，在墙头上相距十米修一子堡，三十米修一母堡，七十至一百米修一炮台。护城河宽二十米，敌人堵住黑虎泉之水，引入护城河，水深二至五米。王耀武妄图依赖坚固的城墙工事，辅以复杂的地面防御设施，构成多层次的轻重火器组成的火网，作最后的顽抗。

内城，名副其实的保命城。

攻取内城，对我军将是严峻的考验。

八天八夜，攻克济南，活捉王耀武

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23日傍晚，我攻城兵团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全线发起了对内城的总攻击。大军首先集中全部炮火猛烈轰击，高大的内城城墙顿时隐没在硝烟之中，闪出团团火光，爆炸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接着，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各路突击队、敢死队穿过浓密的爆炸烟雾，奋不顾身架梯登城。

被围困的敌人完全明白，内城城墙一旦被突破，他们就无计可施了。王耀武孤注一掷，亲自沿内城城墙走了一圈，严督部队拼死抵抗。敌人居高临下，充分发挥火器优势，凶猛的火舌舔着地皮，席卷而来。

在东线，九纵一部先由东门南侧突破，一个多连登上城头。因后续部队接济不上，登上城头的指战员们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血战，全部壮烈牺牲，好不凄惨。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是九纵尖刀团，冒着敌人的炮火，连续突击三次，均告失利。

西线稍好于东线。在西线，十三纵尖刀团一九团发扬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先后有两个营攻上城头。敌人纠集数倍的兵力，从东、南、北三面，疯狂地压向我突破口。这两个营的指战员毫不畏惧，打光了子弹，就用刺刀、枪托、十字镐、铁锹、砖头、石块，在城头上与敌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除有两个连队突进内城，据守在少数房里坚持战斗外，其余指战员大部伤亡，坤顺门突破口重新落到敌人之手。

其余各纵都在自己的进攻方向，英勇顽强，反复突击，给守敌以大量杀伤，但也始终未能打开突破口。

在此期间，蒋介石频频调动飞机，昼夜不停地对被我军占领的商埠、外城等地狂轰滥炸。商埠西边一座大型油库被炸弹击中，烈焰腾空而起，火光把半个天空照得通明。敌机还扔下大量燃烧弹、照明弹，城里城外，如同白昼。我各路突击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网之下。

我突破部队全线受挫，被阻在内城城下。一场恶战之后，整个战场出现少有的寂静。

夜深了，月光如水，繁星闪烁。黑虎泉水静静地不停息地流淌着。内城城墙像一条黑色的巨蟒，依然亘卧蜷缩在那里，露出少有的阴森。

兵团指挥所里鸦雀无声。

许世友手握驳壳枪，那手心已攥出了汗。此时他心里清楚得很，全线千军万马下一步如何动作，全决定于他和他的战友谭震林同志的决断和指挥了。作为战役指挥员，这时候更加深切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幻想中，全军千军万马，包括那死去的战魂，一张张带有问号的脸庞，此时都在望着他，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许世友转过身来，双目盯着墙上的作战地图，一言不发。

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激战关头的每一秒钟，对于攻城部队都是极其宝贵的。一着有失，就会给整个战局带来莫大的损失。

“先开个诸葛亮会吧。”谭震林提醒许世友。

“也好。不过会议时间要短。”许世友补充道。

会上，有的同志认为，参战部队鏖战七天七夜，未得到休整补充，有些部队建制打乱，伤亡大缺员多，继续攻下去难以奏效。如果拖到天明，部队密集暴露于敌飞机轰炸和炮火压制之下，将会造成更大的被动。根据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还有充裕的时间，因此主张将攻城部队连夜撤出，进行休整，

尔后重新组织攻击。

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主张坚决往里打。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同志表示，他们还有五个比较完整的团，部队已经做好了再一次攻击的准备。

两种意见，各有千秋，但又针锋相对。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射到许世友司令员的脸上，显然让他表态。许世友也是利索人，此时他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攻城的决心不可动摇。气只能鼓而不能泄。从战场的情况看，敌人的四道防线尽失，被我军团团团围困在内城之中，慌乱不堪，败局已定。我军不少团、营建制尚且完整，仍具有一定的突击力。如果我们撤下来休整，外围阵地得而复失，前功尽弃。同时还要估计到，王耀武很有可能趁我部队后撤时来个反冲锋，使我们欲攻不克，欲撤不能，大大增加部队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打不能撤！同时，从战役全局着眼，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中央军委曾来电指出徐州方向援敌有蠢动可能。速克济南，争取的时间越多，我们就越主动。这样既能彻底打掉徐州之敌北援的企图，又能早日为我军南下作战开辟通道。许世友想到这里，于是他以他特有的军事指挥官的气质，全盘托出以上他自己的想法。

政委谭震林同志当即表态道：“老许对敌情分析颇有见地。我们的困难大，敌人的困难比我们更大！现在就看谁的决心硬过谁，我们要跟敌人比毅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钟取得的！因此我同意老许的意见，深夜下达命令，全线再一次组织攻击，由东、西线集团两面对攻，一定要把内城拿下来！”

大家见司令员、政委意见统一，也不再说什么。正当大家要起身离开之时，许世友大手一挥道：“诸位慢着！”说完随手取出一张画有王耀武的头像的纸，让大家瞧瞧。

“司令员的画技不错，只不过把王耀武画得太精神了些！”有人品头论足道。

“我让他不精神！你们快把它贴到墙上，我专打他的‘人中’，也试试我们今晚攻城的运气！”许世友笑道，然后从腰间拔出他那心爱的驳壳枪，紧握在手，“你们不要离开，给我验靶！”

常言道，艺高人胆大。许世友不慌不忙，走到屋角，离那漫画像足有三间屋远，拉开架势，不等大家安定下来，枪响弹飞。

“验靶！”许世友喝道。

“司令员好枪法，不偏不斜，正好‘人中’一点。”

大家狂欢起来。

“瞎猫撞了个死耗子，运气不错。你们回去吧，快传达命令！”许世友把枪插入腰间，然后送大家回去。

各部队接到兵团的命令后，指挥员纷纷下到第一线，进行深入有力的动员，及时研究总结前几次攻击的经验教训，加强了步炮协同，整顿补充了战斗组织。广大指战员勇气百倍，表示不打下内城不停止战斗。

24日一时三十分，各路突击队、敢死队像一把把永不卷刃的刺刀，直刺敌人的心脏。炮火又重新弥漫着济南城。济南内城，王耀武苦心经营的保命城顷刻成了一座危城。城内王耀武像热锅上的蚂蚁，欲哭无泪。共军连夜攻城这一招又大出他的意外……

夜风一吹，蜡烛灯光随风摇曳。

兵团指挥所里静极了。许世友踱着步，那脚步越来越快，他恨不得也亲

到战场，拚个鱼死网破，然而他是兵团司令官，理智提醒他不能这样做。突然，尖利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许世友一个箭步，抓起话筒，原来是九纵聂凤智报捷。

“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有两个营已突进内城！”

“几点钟突破的？”

“两点二十五分。”

许世友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有点性急地说：“怎么搞的？你们进了两个营现在才报告？”

“司令员，你别急，情况是这样的……”聂凤智连忙解释。

“好了好了！”许世友无心听下去，连忙打断他的话，“你们组织后续部队赶快往里突！我告诉十三纵快打！”

许世友放下了这部电话，接着又要另部电话：“给接十二纵，找周志坚司令员。”

电话接通。

“周志坚同志吗？告诉你个喜讯，九纵已经突进去了，命令你们快攻！突进后与九纵会合！”

同时，兵团还通报了其余纵队，要他们乘势猛攻。

拂晓前后，许世友燃起一支卷烟，刚抽了一口，报捷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整个指挥所更加忙碌起来……

最先报捷的是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二团，他们选择内城城墙东南角最高点为突破口，以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冲破敌人的火网，率先杀上城头，与猛扑过来的敌敢死队展开殊死搏斗，彻底摧垮敌人的顽抗，把山东全省人民赠送的绣着“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十个金字的红旗，插上了高耸在城头之上的气象台。

接着是十三纵三十七师一九一 团早先突进去的两个连队，孤军奋战在敌阵之中，趁天将破晓之际杀了个“回马枪”，与城外的突击部队里应外合，重新撕开突破口。

兵团立即下达命令，叫各纵后续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和扩大突破口，投入纵深战斗。

天说亮就亮，虽说几天几夜没有合眼，许世友却一点不感到困乏，心情特别振奋，只是头发成把成把地掉了不少。

济南西部的火光暗淡下去了，好像消融在晨雾之中。东边的天际却像燃烧起大火，越烧越旺，越旺越红。红彤彤的太阳，跃升出来了。阳光穿过那一缕一缕的云霞，辉煌地照耀着大地。

我东西线集团多路突入内城，势如破竹。守敌节节败退，纷纷就擒。指战员们追歼残敌，愈战愈勇。太阳还没有落山，济南内城战斗已经基本结束。据守外围几个孤立据点的敌人，也先后被我军解决。

9月24日，我大军完全攻占了济南。曾经耀武扬威一时的济南守敌十一万重兵，在八天里面就全军覆灭了。王耀武、庞镜塘等化装潜逃，然而难逃我们早就布下的天罗地网，被我军民——查获。

敌正在北上的邱清泉兵团，听说济南被克，未及与打援部队接触，即仓皇南窜。其余两个兵团，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八天八夜，攻克济南，实现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誓言。中央军委颁发嘉奖令，特授予七十三团以“济南第一团”、一九一 团以“济

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

迎着朝阳，红旗在古城城楼上飘扬。为庆贺这特大的胜利，许世友将军举起他那心爱的驳壳枪在空中鸣枪庆贺。清脆悦耳的驳壳枪声在古城上空回荡。许世友将军手抚着他那心爱的驳壳枪，举目东望，他仿佛看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曙光……他笑了，他由衷地笑了。

第四十三章

开国元勋

解放后山东军区第一任司令员

三月的济南。春风吹过，柳絮飞扬，桃花盛开。将军的儿子，十九岁的黑伢，一身粗布衣衫，一身征尘，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置身于军区大院的门前，他被警卫拦住了。

正当警卫询问情况的时候，一辆奶油色的轿车驶来。黑伢像找到见证人似的扑到车前，轿车戛然停下。车门开启处，健步走下了一位首长，他不高不矮，敦敦实实，一身军服，威风慑人。

“首长，俺要找爸爸，他们不让进。”年轻人向军人投去了乞求的目光。

“你爸爸是谁？”军人目光炯炯。

“许世友。”

军人迟疑了一下，问道：“有证件吗？”

“有。”年轻人急忙从怀中取出奶奶的信，展开，交给军人。

军人一目十行，阅毕，激动得竟忘了向门卫打招呼，便道：“孩子，俺就是你的父亲许世友啊，快上车吧！”

这天晚上，将军处理完公务，和儿子黑伢唠起了家常。此时，驰骋疆场的将军，他的每一句话语，都带着对故乡的深情，对母亲的眷恋。

“你奶奶扎实吗？”

“俺奶奶身体可好啦！每天忙忙活活不停闲，不是纺棉花，就是下地干活，插秧播种样样都干。临来时，奶奶说，她很想你，让俺问你好哩！”

“好！好！”将军陷入了沉思。许久许久，他没有问话。

将军又问起了孩提时的挚友和同龄人的情况。但将军提的都是小名，有些是绰号儿。黑伢想满足爸爸，可是那些小名或绰号儿又使他搞不清，只回答了陶万顷先生的情况，这已足使将军满足了。

一日夫妻百日恩。末了，将军又问道：“黑儿，你娘身体好吧？”

“她，她……”

“她，怎么样？”

儿子的回答不像先前那么干脆，变得有些吞吞吐吐了。在爸爸面前他羞于启口说娘改嫁了。在将军的追问下，他道：

“爸，你莫问了。她已死了。”

“啊！”将军惊叹了一声，忙问道，“她是得什么病死的？”

“这，俺就知道了。”

父子的谈话被电话铃声打断，就此结束。

不多日，将军打发黑儿参了军后，又接来了老母，在泉城欢度晚年，共享天伦之乐。在将军的心中，他是欠了母亲一笔帐的，而在母亲的心中，也有一腔对不住儿的心酸。

为迎接母亲，将军特意准备了一盆仿家乡的炭火，为母亲除去途中的寒意。

在这盆炭火旁，将军和母亲又接着先前和儿子的话题谈开了。

“娘，这次来，俺该对你老尽孝了。有些家中的情况，俺想问一问？”

“孩子，家乡变化了。你要问什么？娘都告诉你！”

“俺想问，黑儿他娘还在不在？”

许母也正为此事而来，没想到儿子却先于她问起了此事。母亲没有正面回答，这时，只见她把那双小脚，伸到了炭火盆上方，道：

“孩子，你看，俺脚上穿的，正是黑儿他娘做的鞋！”

将军愣了：“那她在？”立刻骂道，“这个黑娃儿，怎么他娘没死，说是死了。小子诓老子，天理不容！”

将军怒发冲冠，停止和母亲的谈话，随手操起身旁的话筒，要挂到儿子所在的连队，想狗血喷头地痛骂儿子一顿。

“世友，你不该骂他，应该骂俺！”母亲道。

“娘，你这话怎讲？”将军莫名其妙。

“世友，你莫急，听俺慢慢说。黑儿他娘，由俺作主，另嫁他人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你离家这么多年，不捎一字一信，谁知你是死还是活？娘还以为你是死了呢！没办法，娘作了主，要骂，还不该骂娘。”

娘说着说着，声泪俱下了。灾难的年代有多少心酸的往事！

“娘，你做得对！这怎能怪你？她嫁了，也不能怪她。”许世友说到这里，转而又道，“娘，儿也有一心事，想给你老说。俺没有来得及和你老商量，俺也另找了一个。”

娘擦把伤心的眼泪，说：“孩子，这也不能怨你。”

“娘，你说了。俺们二人是两不怨。”将军开怀大笑。

“对，两不怨！”母亲也会意地笑了。

母亲又讲起了儿媳如何好，如何孝顺她：“听说俺要到你这里来，连夜给娘做了一双合脚的布鞋。”

将军听了，感叹不已。历史留给他的遗憾将是永世难忘的。

“娘，你要好好在俺这里住下，俺要孝敬你白头到老。你一生为儿女吃的苦太大了。”

“孩子，你是个孝子。娘住下不走啦！”

这天晚上，新的儿媳田普同志，她理解将军的深情，亲自下厨掌勺，为婆婆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饭菜，庆贺婆婆的到来。

“吃吧，妈。这些都是为您老特意做的。”儿媳把一块鲜鱼夹到了婆婆的碗里。

面对这一桌味香色鲜的鸡鸭鱼肉，母亲感动得说不出一句活来。半晌，她抖动着嘴唇，发话了：“世友，俺问你，这桌菜要破费多少钱？”

将军没有答话，风趣地伸出了五个指头来。

母亲吃惊了：“五元钱，够我们山里人一年吃盐的钱了。你官当大了，也不要太破费了，天底下还有很多吃不上盐的穷苦人。”

“娘，你老莫算帐啦。你吃得好，咱全家高兴。”儿媳道。

晚饭后，儿媳又特意为婆婆买来了一身新衣，让母亲换下粗布衣衫。娘不依：“这衣裳，棉花是俺自己种的，线是俺亲手纺的，布是俺登机织的，俺穿上它舒适。”

第二天，将军的很多部下，听说司令员的母亲到来，纷纷来看望受人尊重的老人。可老人却躲在二楼上的阁室里不肯下来。将军上楼去请，母亲对他说：

“俺一个山里老婆子，干啥叫那么多人来看！在这个家，成天没活干，俺不能呆，还不如在乡下舒适。”

这位统帅三军、说一不二的将军，竟在母亲面前束手无策了。

母亲在泉城住了不到十天，就想到了走。她过不惯这里清闲的生活，使她感到别扭。第十天的早晨，泉城的第一缕朝晖映射过来，母亲终于忍耐不住了：

“世友，给俺打张车票送俺走吧！”

“走，到哪去？”

“回家。”

“这里是不是家？”将军发火了：“是俺还是儿媳没有照顾好你老人家。”

“不，你们全家对俺照顾得很好。生就受苦的命，俺享不了这份福。”

“回家干啥？”

“俺要种菜园，喂鸡喂鸭，还要纺俺的棉花。”“娘，这几天很忙，还要开几个会，俺没时间送你老，再等几天吧！”将军借故挽留。

母亲从这天起，开始失眠了。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眼皮像有个小针支着，怎么也合不上。

眼看着母亲一天天消瘦，睡不安眠，食不甘味，将军心疼啊！终于打发工作人员，把老人送回了大别山。母亲回到家乡后，身体竟奇迹般地好了。

许司令探母，乡亲自动以十里长队相迎

公元 1953 年中秋，将军决计要回家乡了。

弹指一挥间，他离开故乡 30 多年了。

这时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的共和国，已经安定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将军的思乡思母之情也与日俱增。他的多次请假报告终于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许世友心中涌起一阵激动……

经过南北转战，九死一生，唯有故乡儿时的朋友、血缘的亲情在他心中不时地泛起回忆，那是一片纯真的圣土。解放后，乡亲们也断不了给他来信介绍情况，合作社的领导也曾来泉城，向将军汇报情况。他也曾鼓励干部，为村里设计着蓝图和目标，国事、家事尽装他胸中。

记得 30 年前离开家乡那夜，他曾向送他、又不忍革命队伍离去的乡亲们，夸下海口，并说，这是一次新的战略转移，革命队伍走后，这里又将沦陷为敌占区，乡亲们还会遭些殃！不过，你们要有警惕和心理准备。战争并不以小失论输赢。等我们真正打垮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等我们在全国胜利了，我再回乡煮酒敬乡亲……30 年后，新中国建立了，许世友作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总之功勋卓著，但他并没忘记当初的诺言。他要回乡看望乡亲，履行当初的诺言。

人们敬爱将军，将军敬爱人们。这便是将军的情感世界！

于是在将军动身回乡之前，他特意安排，要带两个厨子（炊事员），要带够足够的积蓄，慰问乡亲，了却当年的许愿！

将军还曾讲：参加革命，就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如今胜利了，当年九死一生的战友，也应该庆贺一番。这不叫摆场！这是叫真情的庆功！悼念那些死去的战友，祝贺那些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乡亲。

将军出发了，将军在中央军委报告批准第二天就出发了，向着大别山，向着大山窝中的许家洼……

山道弯弯，秋风拂拂。

两辆苏式吉普车载着将军的随从，一前一后地山道驶着。将军的车在飞驰，他一身戎装，威风八面。此时，他目光炯炯，眺望着儿时熟捻的山野……

八月的大别山，山青水秀。

八月的稻谷，笑弯了腰，一派丰收在望。

八月的荷塘，一片蛙鸣声声。

金秋的八月，大别山风景如画……

当年大山掩护了将军，今日将军又指点着大山。

那沟沟坎坎，隐藏着多少令人激动的故事。

那山山林林，包含着多少乡亲、亲情。

路越来越难行，处在大别山腹地的许家洼便隐藏在莽莽的青山中。

车到河南新县，再往家乡便是原始森林，沟壑纵横，无路可行。

新县的县委领导得知将军回乡的消息，停止办公，纷纷迎了上来。他们看到将军返乡心切的情况，就没有多留，只留将军吃了顿便饭，就匆匆送别了。

鉴于深山老林，车不能通行，将军一行不再坐车，而是骑马，再现当年骑兵司令的风采。

马蹄哒哒，踏碎了西天的晚霞。

当将军回乡探亲的消息在七村八坳传开时，当将军在家门口，摆下几口

大锅，杀猪宰羊，煮酒慰乡亲时，七村八坳的乡亲闻风而动，像节日一样喜庆。

封闭的山村珍藏着独特的乡情。

乡情涌动，似山洪爆发……老人儿童，男人女人，有亲无亲，有面无面，全都来了，他们要亲眼目睹将军的风采。

多么壮观的场面啊！看望的队伍从将军的家院一直排出 10 华里开外。

许世友扶起老母：娘，我是你的孝子，
我听你的话，留他狗命不死

将军的家院不大，分正房和侧房。

此时，将军在正房接待男客人；将军的母亲李氏在侧房接待女客人；院里架起的大锅冒着腾腾的蒸汽，牛羊猪肉分列在案头，两个厨子在忙乎着……自动来帮忙的邻居也分头干着各自要干的事情，有条不紊。

喜气充溢着院落，院落流动着人群。最显眼的还是那条自动来拜访将军的“长龙”，他们蠕动着。前客让后客，被接见完的乡亲，从后门出来，一个个喜气洋洋，满面荣光。

就在这条“长龙”中，也有一位心态与众不同的人。他不是别人，正是许世友将军的亲叔叔许存礼。在烽火战乱的年代里，他亲手卖过将军的母亲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妹妹。他身为伪保长，为搜捕许世友，当年又刀劈了许世友的两个贴身卫兵。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拉锯战中，他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然而，革命胜利了，侄儿许世友，作为山东军区司令员，革命的功臣，锦衣还乡，他自然也感到风光，因此，作为叔叔他不能不见。同时，他又有无限的内疚，他对不起侄儿，对不起革命。这内心交织着的矛盾，使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站到了被接待的“长龙”中，等待侄儿的接见。

十里“长龙”在蠕动。

挨到许存礼进门了。此时他又犹豫了，在“长龙”的惯性催动下，他进了门。面对着前面一位乡亲握手寒暄的一刹那，他缩到了门后。许将军感到诧异，他大眼一看，就认出了“叔叔”。多少往事闪在眼前，多少仇恨冲上心头。将军停止了接见，他望着许存礼，双目喷火。

“你就是那个杀红军战士的许存礼吧？”许将军直呼其名。

“……”许存礼心惊胆战，全身颤抖如筛糠。

“血债要用血来还！共产党三反五反，怎么漏掉了你的人头！”许将军吼声震天价响，嫉恶如仇是他的个性。

众人皆呆了。

“今天，我代表共产党，来结束你的狗命！”许将军说完上前一步，抓起了许存礼的脖领子，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把叔叔拎了起来。然后又拔出腰间佩带的长刀……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也许有人呼叫，也许母亲李氏听到了儿子的喊声，忙停止接见，小脚颠颠地从侧房中跑了出来，直奔正房。她一见儿子手举长刀要杀叔叔的气势，立即惊呆了。

“伢儿，这是大喜大庆的日子，你可不能……，伢儿，听为娘一句话，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再提它了！”母亲惊劝。

怒从胸中起，恨从胆边生。将军似乎没有听到母亲的呼声，他仍没有放下举起的刀。知儿莫如母。许母深知儿子的脾气说一不二，说不好就要弄出个人命来。万般无奈之中，她急中生智，“扑咚”一声跪在了儿子的脚下：

“孩子，娘求你了——”

许世友一生参加革命，老母受累受难，他对娘总有说不尽的内疚，此时见娘跪下求情，他的心一下没谱了。他放下叔叔收下刀，急忙把娘扶起来，话语深沉地说：

“娘，我是你的孝子，我就听你的话，留他狗命不死！”

天晴了，娘笑了。

话说就在许世友款待乡亲后的第3天清晨，将军便要回部队了，那里还有千军万马在等待着他。田铺乡领导亲自来送行，询问许存礼之事如何处理？

“判刑。”将军吐出两字。母亲的求情并未彻底动摇他心中的“长城”。

将军走后，一双专政之铐紧紧锁上了许存礼的双手，许存礼被投入了河南新县监狱。直到1957年病死狱中，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

花开花落，乡情牵心。

共和国成立后，将军共回家乡三次。

第二次是1958年，他带一个工兵团开进了家乡，为封闭不通车的家乡修了路和桥，同时又将家乡百亩红松运出，有效支持了共和国的铁道建设。

第三次回家是在“文革”动乱中，他又为家乡通了电，使偏僻的家乡和共和国一样光明。

后来，将军军务缠身，官越做越大，身不由己，直到母亲去世，直到晚年，他的请假报告也没批下来。按他自己的话讲：这叫光打雷，不下雨。这不能不成为他一生的遗憾。他的临终遗言也包含着 he 深沉的感情世界。

第四十四章 晚年轶事

**退居二线，进入平静。关于定居何处的
问题，他和夫人、子女产生重大分歧，最后胜
利的还是他**

南京，历史上八朝古都的所在地。紫金山脉环峙东郊，石头城屹立西部，古人曾以“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称其气势之雄伟，这也许是帝王将相选都定居的原因吧。

在紫金山南麓，有一个小小的山坳。山坳里有绿绿的树，清清的溪水，鸟语花香。这里的土地肥得出油，地气暖得发酵，尤其是夏季的阳光，在万物孕育的嘶嘶声音之下，草木的液汁都喷涌得几乎听得出声音来。一道连绵数里的铁青色围墙使这小小的山坳与闹区隔成了不同颜色、不同生活的空间。

解放前，这里曾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的别墅兼书房，现它已经完全按照许世友的意志被改造成为“稻香村”了。你看，那扇门旁的金鱼池里长满了喂猪的饲料——小浮莲；那精美的后花园里种着水稻、蔬菜、山薯和高粱；那磨盘似的石地板上圈放着山羊和鸡鸭；那花房和苗圃旧址上矗立着臭哄哄的猪圈……只有那幢兼作书房的主楼依然如故，巍峨挺立，依稀可辨当年的豪华、富丽和氣派。看了令人有不伦不类之感。

1980年，也即是自卫还击战后的一年，随着中央军委命令的下达，将军把家从广州搬进了这座小小的山坳。七年前，将军在南京军区任司令员时，这里是他的领地，他是这里的主人。他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而这时，他已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被调到北京专任中央军委常委。此后，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将军还被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按照惯例，将军应该住到北京城才是名副其实，但他却执意不肯，一定要回故乡定居。回大别山又不现实，只好暂住南京。家属孩子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在激烈的家庭矛盾中，他几乎处于孤立之中，但他咬定青山，八头大牛拉不回。他有他的定向思维，他有他的内心世界。秘书无法，只得委婉地替他向中央领导写了一份要求在南京定居的报告，提出了两条堂而皇之的理由：一是长期在南方工作，身体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二是准备在南京写回忆录。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破例地批准了将军的这份报告。

将军胜利了，而夫人田普和孩子们却噘嘴了，气得夫人几个月不来南京看他。后来来了，许世友还是热情地招待了她，拿出自己亲手种的菜、瓜果，让夫人品尝，并说：“自己种的瓜果吃起来甜，自己养的鸡下的蛋吃起来香……”说得田普哭笑不得。

田普破涕为笑地说：“我不是不同意你定居南京的意见，这是家庭大事，孩子的意见你也得听一听啊！”

许世友心底平静地说：“我们都是农民子弟出身，喜欢田园风光，和孩子们不一样，他们是都市里长大的，眼高手低。他们的路由他们自己去闯，谁也不要强加给谁。你说是吗？”

田普理解丈夫也更理解孩子。处在新旧交替时期的田普，她的思想也具有了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不光表现在她的身上，也投射到将军的心底。远的不说，社会的变革足令他们吃惊。

1979年，正是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方案出台之际，退居二线、潜心田园的许世友没有更多的留恋外部世界。

冬去春来，花落花开，围墙外部的世界突然展现出五彩缤纷、变化万千

的图画。草坪上的迪斯科、太空舞、霹雳舞；公路上的皇冠、奔驰、仿古马车；茶摊上的矿泉水、粒粒橙汁、可口可乐、健力宝、果茶……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使人们体会着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新的刺激，新的欲望。就连许世友“稻香村”的四周名园胜地——那镶嵌在翡翠山野中的梅花山明孝陵、半山亭、中山陵、藏经亭、灵谷寺、美龄宫等等，这些多年封闭的人文景点，而今已修饰一新，喜迎南来北往的游客。唯独这座小小的山坳在大墙的封闭之下，始终笼罩在一种令人望而止步的神秘气氛之中。坚固厚实的围墙，密密匝匝的铁丝网，大铁门后持枪哨兵的警惕眼神，凡是经过这儿的游客，只能匆匆路过大门，向神秘的院子里投去探奇的一瞥。稍有迟留，便会遭到哨兵们喝斥。

院里面并没有什么新奇，它犹如世外桃源，仍是一个古老的原始“村落”。山坳的主人许世友是这“村落”的村长，每天戴着古拙的草帽，穿着红军时代的草鞋，在田野里播种、耕耘、收割；舞弄着古色古香的兵器一棍棒，习武健身；那担任警卫的士兵每天唱着古板的队列歌曲上岗下岗；进进出出的交通工具也是陈旧过时的北京吉普。虽然按照规定、规格，这个院子完全有资格配备当今中国最高级的进口汽车……戎马一生的将军，真正解甲归田，成为布衣将军了，包括他保存下来的那套军装仍是70年代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轰轰烈烈的一生平静了，不甘寂寞的人寂寞了，不甘孤独的人孤独了。在那最辉煌的时期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平静的时期。“世间无求品行商，丰衣足食是小康”——这便是将军竭力追求的境界。

一位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提供将军的晚年生活情况是这样的：早晨，打拳或锄草、种菜；上午，看文件、读书；下午，午休起床后，乘坐吉普车进山颠一圈。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散步”方式，不坐在车上颠一颠，浑身就不舒服。接着或打猎或钓鱼……晚上，看电视，主要是新闻联播，其它的电视节目基本不看。还介绍说：将军晚年嗜酒如命，一天一瓶茅台酒，就是病重时也不断喝酒。买酒用去了他大部分的薪水。他喝酒是公私分明的，因公宴请的酒，由管理员保管；平时自己喝的酒由他自己买，自己保管。幸亏将军逝于烟酒涨价之前，否则他的工资便不够用了。

退居二线的许世友，给自己搞了个自画像，激励自己：

宁静以致远，
淡泊而清心。
退休不发愁，
田园晒日头。
养鸡又种菜，
打猎交朋友。
偶间乡亲来，
顿顿有美酒。
肉食是猎物，
菜是池中藕。
丰衣足食乐，
能活九十九。

许世友常对来说：我现在是老百姓，一般活动不参加，也不给组织找麻烦，过平常人的生活。退下来就要有个退下来的样子。有时间还要冷静总

结一下，留下个东西，去启发后人。

在这段时间里，将军的长子许光，现任河南省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老家来看父亲。他对父亲的晚年生活是这样叙述的：

“我真不理解爸爸过的那种生活。1981年，我和定春（许世友的侄子）来看他。当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卧室里用一个盛过油的罐子，自制成木炭炉火锅。里面煮的是萝卜羊肉，外加粉条。我真是大吃一惊。我在部队工作30年，还没有见过哪个首长用这种东西烧饭吃。我说：‘爸爸，你不是有炊事员吗？’他说：‘他们不会弄，这样炖起来好吃，有滋有味。在老家，过年、祝寿才吃得上这样的菜呢！’接着，我们又发现了一件怪事。父亲的腿在长征过雪山时受过潮湿，落下病根，每逢天阴下雨时就浮肿酸疼。他自己用一个装满热水的塑料袋裹住膝关节，然后用麻绳绑扎起来。我问他为啥不上医院治疗，做做理疗。他说：‘我的法子灵，我们家的人一生不打针不吃药不进医院。中央领导中，凡是进医院的都会死，凡是不进医院的都死不了！’那天，我们离开这里准备回家时，想不到爸爸竟叫警卫员扛来一麻袋山薯说：‘你背回去吧，这是我自己种的比肉好吃。’我既为难又好笑，我说：‘咱家乡哪缺这个？’他说：‘这里便宜，只要七分钱一斤。’我笑了：‘家里只要三分五一斤呢。’爸爸沉默了，他摆摆手说：‘那就算了！’后来，他还硬是让我们带上他自己腌的一罐酸菜。”

月是故乡圆，情是故乡真。在这段隐退的时间里，将军还接待了不少故乡来探望他的客人。凡是来者必须先通报姓名。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很想家乡，是故乡的母亲生育了我，又是故乡的人民用生命掩护了我。解放后，官当大了，进了城，老乡来看我，再忙我也没有理由不接见他们。每逢过年过节，县里的县长、乡里的乡长、许家洼的村支部书记和乡亲们断不了来看他。每到这个当儿，许世友也最兴奋。乡情燃心，乡音萦耳，故乡的新闻和故事也最令他高兴。他操起浓重的故乡口音，问得很细，打听得很清。每逢到这时，他俨然像一位生产队的“红管家”。当谈到老区的困难时，许世友十分关注，他的脸色也严肃起来。有的说，深山区农民还没有脱贫，还有一家人穿一条裤子的现象，还有一家人吃饭没有碗筷的事，还有光棍村，还有得了重病等死……这并非天方夜谭，许世友也对此深信不疑。许世友说：“没想到，建国已经30多年了，老区人民还这么苦，我们官没当好啊！”他连连自责，然后又说：“我要向中央反映，对老区的政策要倾斜。有些人一讲全国形势大好，就什么也不顾及了。”联想自己退了下來，说话能不能管用，他又叹口气说：“人老了，不在台上，人家也不一定听咱的。”

后来，当他询问县里有没有电视机时，县长回答：“黑白电视机少数单位已经有了，但彩色电视全县还没有一台。”

“收听中央新闻很重要。有了电视也就可以不看电影了。”许世友说到这里，若有所思道：“我这台大彩电你们先搬去看，算作我给全县人民的一点心意。大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小问题我总有权决定吧。”

“司令员，这个事使不得。我代表全县26万人民谢谢您。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县长立即答话拒绝。

“自家人不说外话，你们就搬走它！”将军以战争年代的口气，说一不二。

“司令员，我们搬走，那你怎么看新闻呢？”刘乡长又出来圆场。许世友用手一指，说：“我那还有一台刚淘汰的黑白电视哩！”

乡亲们沉默了，收下了这台彩电，也收下将军关心故乡人民的一片心。如今那彩电使用了一年，经人建议便被政府收藏在新县博物馆里，供游人参观。

后来，将军家的那台黑白电视又送给了大儿子许光，奖励孙子孙女用功学习，争做祖国“四化”人才。

高风亮节的将军，你也是领工资吃“皇粮”的人，生活并不富裕啊！

当县长代表全县人民，要求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时，许世友欣然应诺了：“你们先回去，我马上打报告给北京，争取年内回去。”

可是，年终到了，新县人民时刻作好迎接将军的准备，将军许愿落空了。县委将电话打到南京，询问将军。将军说：“官当大了，报告不批，身不由己啊。好事多磨，我明年回去吧。”

新县人民过去了难熬的一年，一年时间又满了，将军的许愿又落了空。再次询问时，将军还是那句话：“等”。

可是新县人民等了五年，直到将军 1985 年 10 月“圆寂”南京城，这个给故乡人民的许愿也没有实现。

遗憾，终生的遗憾！

许世友给长子许光邨去了 50 元钱，让他给做个棺材，并说：人活七十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对于死并不可怕，参加革命就没准备活到今天……

1976 年 8 月 9 日，许世友的 70 大寿是在南疆广州城度过的。其实许世友是不讲究祝寿的，原因么，很简单，毛主席他老人家反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要给毛泽东同志祝寿，托王海蓉给毛主席捎信。毛主席对王海蓉说：“祝寿是‘四旧’，是帝王将相、封资修的产物。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破‘四旧’，立‘四新’，不讲究祝寿。”毛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无所查证，但作为大字报，白纸黑字，千真万确地贴到了南京街头和南京军区的大院里。许世友看到后信以为真。后来，主席接见许世友时，建议许世友读《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谈话的中间，毛主席偶尔提到了祝寿。毛主席充满幽默地对许世友说：“祝寿，祝寿，不一定长寿。历来帝王将相讲究祝寿，可都是短命鬼。后梁 16 年完蛋，后唐 15 年完蛋，后晋最少，只有 10 年。我不相信命是祝出来的。”

丈夫的心思妻子是最清楚不过的。头天清早，田普对许世友说：“咱们不是搞祝寿，就是全家人在一起会会餐，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许世友听后，笑说：“还是夫人想得周到，既然是这样，我得打只豹子犒劳犒劳夫人。”

“不，我可不吃豹子。”

“你不吃，还有孩子呢？”

“你不要管了，一切由我安排。”

“中，中，我听夫人的。”在妻子的温柔中，许世友显得像只被训服了的小鹿。多年相处，田普摸透了丈夫的暴躁如雷的火脾气，她总有办法降服他。如果说许世友的脾气是滚滚奔腾的江水，那么田普那温柔和冷静的理智就是拦挡这江水的闸门。经过闸门，即使是山洪也会慢慢变成潺潺的山间小溪。

许世友 70 诞辰这天，亲人们都来了。儿子、女儿，儿媳，女婿，还有孙子、外孙，足足坐了两大桌。这个叫爷爷，那个喊爸爸，亲切无比，许世友甚是高兴。革命战争中将军不知天伦之乐的含义，今天他真正领会了，读懂了。许世友一连喝了三杯酒，田普走过去把杯子“夺”过来，并扣在桌上，告诉他“吃菜”。许世

友也认了：那是对我的好意啊！若是在往常，他定要发脾气的。

听到喊姥爷的声音，许世友抱起了“虎子”，这是他最心爱的外孙，长得虎头虎脑，天真可爱。许世友对大家说：“人不服老不行啊！看到他们，我们已老了。以前我只顾训你们的爸爸，可你们的爸爸也是人之父了。”

许世友说这番话包含着内责，也包含着自己在家教中的反省。

其实，将军晚年的内心世界也发生着维妙的变化，这一点全家人心里都是明白的。他爱隔辈人，爱回忆童年，说教少于训斥，温情多于呆板。

将军晚年的生活是不富裕的。由于子女多，要吃的穿的多，因

而做一件新衣也是要认真计算的，再加上将军平时爱喝点酒，酒钱也是从工资中支付的。好在那时一瓶茅台才十几块，话说过来，工资也不高啊！

70大寿后，将军的大儿子许光因没赶上火车，在广州留住了两天。许光是前妻李氏所生，童年在奶奶膝前长大，没过一天好

日子。作为父亲，许世友感到有很多对不住他的地方。这天晚上，许世友处理完公务，与儿子唠起了家常。

“黑儿（许光的小名），你奶奶的坟修得怎么样？高不高？”将军深情地问。

“我和家属、孩子，每年清明节去扫墓，添添土。”许光回答。

“其它时间不去吧？”

“也去，去的很少。因为从县到咱家五、六十里，山路也难走。”

说心里话，将军是欠母亲一笔债的。那是感情债。母亲病重的电报发到部队后，将军军务缠身，日理万机。母亲埋葬那天，他又没能去与母亲告别，这更加重了他一生的遗憾。直到今天，他也没能到母亲的坟头拜一拜。

“我现在很想回家，看看你奶奶的坟头，培一锹土。他老人家一生太不容易了，我一生尽忠祖国有余，报孝老母不足啊！”许世友说到这里，竟动了感情，眼圈湿润。

“爸爸，那你就告个假，跟我们一块回去吧，别再让感情折磨你了。”许光央求道。

许世友摇摇头，不说话。

良久，他突然风牛马不相及地问道：“咱山里的松树伐光了没有？”

“没有。过去伐过的地方新植的松树也有大碗口粗了。”许光回答。

说伐树一事，那是50年代初期。许世友的家乡地处大别山腹地，属深山区，山高坡陡，原始林木参天，道路不通，几乎与世隔绝。家乡需要公路，但由于无钱维修，而部队需要木材，无路也难运出。在这时，许世友做了牵线“红娘”，派出一个工兵团，首先修起了公路，运出了部队伐下的100亩红松。这样，部队和家乡各有所得。后来，许世友又派部队为家乡扯起了线，通了电，结束了那种“点灯靠松明”的原始人生活。家乡人深深地感谢着将军，念念不忘他的恩德。

“如有红松，买它两棵。”许世友又道。

许光感到诧异：“买树干什么？”

许世友看了一眼儿子，回答：“人老了，得想后事了。爸爸今年70，和你爷爷35岁寿终相比，已是高寿了。”

许光明白了爸爸的心思，但他又想不通爸爸为啥还要土葬，于是又睁大眼睛问：“中央不是有明文规定，提倡火葬吗？据说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都签了名，是真的吗？”

“有这回事。”许世友回答：“不过，那是提倡，爸爸多了个心眼，烧死挺疼的，爸爸没敢签字啊。”

说起这段历史，将军还记忆犹新。

那是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

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绿肥红瘦，莺歌燕舞。

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举行。休息期间，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的毛泽东主席接过秘书送来的一份厚厚的折子。他微笑着展开折子，深深地吸了口烟，用浓重的湘音说：“书法不错嘛，真气派！”

这是一份正楷书法拟写的在全党倡导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倡议书有500字，末尾写道：“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

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行火葬的志愿。”

毛泽东看完后站起身，迈着大步走到一张大写字台前，拿起一支狼毫，挥笔在倡议书上面写下了“毛泽东”三个潇洒的大字。

这时许多中央领导都围上来观看，站在毛泽东右边的朱老总顺手接过笔，说道：“跟着毛泽东没错，我也签一个！”说罢，就在“毛泽东”后面签上了“朱德”的名字。

往后接着签名的是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张子意、谭震林、杨尚昆、柯庆施、陶铸、李井泉……

5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一盘棋，毛主席带头签字，大家也跟着签。于是，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领导都踊跃地在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字。许世友推说小解上了厕所。当时不在北京或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向中央表明死后愿意实行火葬的态度。

在潮流面前，据说只有一个人没签名。他，就是刚刚被增选为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许世友将军。会议期间，许世友还十分认真地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对于火葬的不理解。因是提倡，毛主席没有首肯，也没有批评，而是一笑了之。谁都没有介意这段小插曲，因为对于这批正值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共和国精英们来说，火葬毕竟还是一个遥远的课题。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遥远的问题成了现实。许世友等于自己给自己开了个土葬绿灯。

“两棵树能花上多少钱？”许世友十分认真地问儿子。

“我也说不大清楚。”许光回答：“爸爸，是这样吧，你不是要做棺材吗？这个事情儿子包下啦。”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也不富裕嘛，钱我得出，事情你去办。”将军语气十分肯定，说罢便朝兜里掏钱，半天，只掏出10元3角钱。他叹口气说：“我记性不好，昨天通讯员给我买了5瓶茅台酒。”

“爸爸，你身体不好，要少喝酒。”儿子提醒父亲。

“好，今后一定不喝了，省下钱买棺木。”许世友道。“你先回去，过几天，我让通讯员把钱邮回去。”

许光回到大别山老家后，不到半个月，果然收到了父亲从广州邮来的50元钱。

信中特意叮嘱：“倘若不足，我可再邮。”

许光取出钱后，心里有说不清的酸楚，泪水止不住往下流。他理解父亲，更理解父亲待儿的一番真情。父亲一生清白，从不以权谋私，占便宜与他无缘。

在采访中，许光向我叙说了这个故事，深有感慨地说：“我们也知道父亲手里没有钱，他身居高位，并不像人家想的那样。因此，我和孩子从没有伸手向他要过一分钱，说是这台黑白电视机，若不是他老人家执意要给，我也不会搬回来。他一生廉洁奉公，两

袖清风，遇事总怕给别人添麻烦。如果说这是父亲优点的话，那是他最大的优点。”

许光接到钱后，认真地筹办父亲交给的“任务”。

当时，许光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县里也是实权派人物。手

下工作人员说：“许司令为咱县建设做出了这么大贡献，理应县里解决，不行就交给我们办吧。”

许光没点头，直接驱车下到乡里看树买树。

中午的日头还比较毒，他来到了田铺乡。在乡公所找到了刘子柱乡长，刘乡长一见许光主任光临，问他干么？

“想买两棵红松，请你跟我到山里转一圈。”许光笑答。

“买红松干什么？”

许光吞吞吐吐，不想回答，最后说：“盖房子。”

“我们木材厂就有，明天拣两棵给你送到县里。打个电话就能办了的事，还劳驾你主任自己来跑？”

“不，我得自己跑自己选。”许光的语气肯定。刘乡长感到诧异，也不便多问，心想跑就跑吧。

森林里像搭了天篷，枝叶蔓披，鸟语花香。他们把车停在路旁，下车在森林里转游。他们一棵一棵地看，一棵一棵地用尺量。许光都摇摇头，因为他心目中的红松树还没有找到。他心目中的松树的真正形象是：头侵碧汉，森耸青峰，偃蹇形如盖，虬蟠势若龙。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四季常持君子操，五株曾受大夫封。

他们踏遍了大半片森林，满山皆是红松。直到太阳落山了，许光还在摇头，不是嫌气势不够，就是嫌树围太细。末了，跟在后面的刘乡长憋不住地问：

“许主任，你这么仔细，是盖龙宫，还是修什么金房啊？”

“既不是盖龙宫，也不是修金房，就是要两棵比较气派的树。”许光一边看一边回答：“不行，明天再选吧”。

许光不说还好，越说越使刘乡长感到诧异。“我看这两棵山榆杆挺叶茂，是建房的上等料，比红松要强。”

许光对他说：“之所以要红松，是因为有传说，松树所以四季常青不怕冬，是当年唐僧取经时路过山上，急着逃避妖怪的追赶，不小心被松树枝划破了胳膊，松树针上沾了唐僧的血，从此它就长生不老了。讲究吉利就要选红松。”

“原来主任是冲着这个说法来的，有意思。”刘乡长赞叹道。但他还对许主任这么认真的选红松，像找对象般地挑选很诧异。

刘乡长又是琢磨了半天，惶惑间他明白了什么，便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给许司令选棺木？”

许光笑了，道：“你还算聪明！”

“那得认真选，光在这一片选不行。”刘乡长一脸严肃。

他们刚要走出森林，突然一棵古老松树映入了许光的眼帘。孤零零的，像一个被遗忘的哨兵伸着它那忧郁的头和它那盘曲的丫枝和枝头扇形的簇叶，周身被西北风吹得枯干龟裂，但仍不失高大挺拔。

看气势不错。许光上前张了张臂，量了量，树围三抱粗，“我看这一棵足够了，就定这棵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松之高洁在于挺。这棵树气势非凡，很像老司令员，我看可以。”刘乡长也称赞道。又说：

“那明天我就派人给伐了，运到哪？”

“不要运到县里了，就放到许家洼老家吧。”许光说到这里，随手掏出

50元交给刘乡长：“这是司令员昨天邮回的50元，不够我再添。”

“这你就客气了。事可以办，钱一分不能留！老司令员为咱乡出了很大的力。这路是他派工兵团修的，这电也是他通的。要说，我们欠他的债太多了，这山里的一棵树算什么，再说他也是咱家乡人啊，一块板咱乡里还垫不起！我要是真的收下了，咱全乡人不骂我才怪，不撤我的职才见鬼哩！”刘乡长越说越激动。

“你说得很有道理，但这是司令员的旨意，不是我当儿子的非要给。他是我的父亲，我许光再穷，还掏不起50块钱吗？老人家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若要我许光贪污了这50元钱，他不扇我的嘴巴才怪哩！”许光也是实话实讲。

“……”刘乡长沉默了。

许光又道：“我看是这样，这树属于哪个村的，直接交给村里。不说明用途，交钱伐树，你我都可以解脱了。”

“那就这样定吧。”刘乡长有些勉强。

此树伐下了，又请来了特级木匠，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精心雕刻，很快做成了。

许光一封信发到广州，报告父亲，棺木做好了，请他回来验收。

许世友看了家信很高兴，写信告诉许光说，等他打完了对越自卫反击这一仗，只要不死就回来。若是战死了就用这口棺材，不需要再验收了。

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许世友由广州到南京紫金山“稻香村”安家。许光又亲自去父亲那里探望，询问父亲什么时候回家？父亲告诉他：“县长也请我回去哩，干脆一块捎带吧！”

春来秋去，花开花落。

将军几度许愿几度落空。直到他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逝世的时候，也没有见到他花50元买的棺木是个什么样子？这不能不成为他一生中又一大遗憾！

人或许是老了，回忆往事，注重感情，
成了我一大毛病。腿脚不灵了，还总想往外
跑。临汾旅，我跑了一趟，很开心

临汾旅，一个在战争年代立了大功的部队！它的名字与一座城市同辉，
与日月同光！

临汾旅，多么响亮的名字！

临汾旅，将军下连当兵的部队！

就是这样一个部队，在晚年将军的脑海里魂牵梦萦，它像故乡一样令人
不能忘怀，它像磁石吸引着将军的心！

他想回故乡瞧瞧生他养他的人民，看一看他那人生的最后归宿——50
元钱买的一口棺木；

他想回部队看一看天真活泼的战士，瞧一瞧他的那位老班长——一位与
他儿子差不多年岁的贴心人。

前一个愿望落空了，后一个愿望实现了。有所失必有所得，将军高兴了。

那是将军临终前半年的一幕。

凭着他那中央军委常委的头衔，借到基层考察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在一
个春和景明、阳光灿烂的日子，将军突然走出了围墙，来到了临汾旅——当
年他下连当兵的地方。一切如旧，一切已非。

27年前的往事萦在心头：那时新中国刚创建，作为新中国的精英，他还
年轻，毛主席一声令下——“将军下连当兵”，于是他便成为这个部队六连
七班一个普通的兵。他的老班长名叫孙承仕，1958年入伍。扛着三颗金星肩
章的将军，在老班长的眼里，是一个很听话的战士。有官衔没架子，有功勋
而又不居功，与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一位真正的军
人，一位标准的士兵！

一个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一刹那。

一个月，“当将军必须由一个普通士兵做起，”又有多少令他神往的故
事：

“我同战士们无话不谈，成了知心朋友。有的战士把未婚妻的照片拿出
来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战士们纯朴热情的阶级本质、组织纪律性和忘我
劳动的精神，教育着我这个下连当兵的同志。”

“战士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无微不至，有时夜间还研究如何帮助我们。当
我开始去站岗的时候，班长和战士却不让我去，经我再三恳求才答应。但他
们总有人悄悄地站在远处帮我站岗放哨。夜里，连、排首长和战士怕冻着我，
都来给我盖被子。”

“在休息的时间，年轻的战友团团围着我，攀着肩，拉着手，欢迎我讲
故事，说笑话。有的喊：‘欢迎老许同志打个拳吧！’”

“在我游泳训练后上岸时，战士们围在我身边，用手摸我身上的伤疤，
问我是什么时候负的伤，哪个伤疤是哪个敌人打的。当他们问清楚了以后，
天真的眼里流露出对老辈同志的羡慕和敬爱，心里燃起了对敌人的仇恨。”

“有一次，爆破试验时，老班长孙承仕主动坐在我前面，用自己的身体
挡住我，而不顾自己的安危，防止万一发生危险。”

将军在晚年中常常回忆那如同昙花一现的美好日子，想追回而又力不从
心，像梦幻而又不是梦幻！

大自然使得每一个新的日子的诞生，都充满了壮丽的庄严。

而今天，新时代的军营一切都变得陌生了——前面柳，后面杨，一排排新房新楼拔地而起，连部队的招待所也变成宾馆化了……将军目光炯炯，他竭力从这些时代的变化中寻找原始，寻找传统，寻找军队的本质！

大操场上正在练兵，那指挥员的口令声似乎是在唱通俗歌曲，将军走过去纠正。一个“立正”，犹如晴天响雷，山崩地动；一个“跑步走”，如万马奔腾……。

将军乘坐的北京吉普驶出小小山坳，在一栋新盖的还没有彻底完工的办公楼前嘎然而下，卷起一股风尘。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已恭候在楼前。因将军来得突然，几乎使他们猝不及防。

将军被迎进六连连部的会议室。

墙上挂着琳琅满目的花鸟、山水和书法条幅，草绿色的高档沙发围成了一椭圆形，沙发前的茶几上摆满了高级奶糖、巧克力、瓜子、苹果、香蕉……一张铺着碎花塑料台布的会议桌上摆着三盆花：梅花、菊花、月季花。虽然流光溢彩，却是没有芬芳的塑料制品。望着眼前的一切，将军皱皱眉头，连一口水也没有喝，说道：“去看看我的战友！”各级领导立即簇拥着他离开会议室，向班、排走去……

连长边走边介绍说：“我们连组建于抗日期间太行山区，曾参加过著名的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在老一辈的光荣传统指引下，我们连队以军事训练为中心，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圆满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二次、集体三等功三次，今年各项训练成绩均达到优秀指标……”

指导员也跟上来说：“我们连除了做好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外，还把改善士兵生活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炊事班把营养学、卫生学、烹调学、运动心理学引进伙房，饮食多样化，吃菜讲究色、香、味。不但保证士兵吃饱，还要保证士兵吃好

……”

“指导员讲的比连长好，有具体内容。那就先到伙房去，看看炊事班的同志。”将军建议道。

清晨刚下了一阵蒙蒙细雨，草地上沾满了晶莹的雨珠，踩上去湿润润凉酥酥的。他们越过草坪，穿过操场，来到了六连的伙房。炊事员正在准备午饭，袅袅的炊烟在房顶上面升腾……伙房内，被水洗刷的地面很干净；锅台案面一尘不染；锅碗瓢盆摆放得井井有序。两位正在淘米的炊事员，见到首长到来，停下手来，向首长行注目礼……

“很好，很清洁！”将军满意地笑了。

“小鬼，伸出手来，让我看看。”将军又对两个行注目礼的炊事员说。

两双手立即伸了过来。将军掰着手一只一只地看，看得认真，看得仔细，活像欣赏一件艺术品。

“还好，指甲不长。”将军评价道。

腼腆的炊事员笑了：“连队有规定，指甲不让长。”

“脱下一只鞋，让我瞧瞧，好吗？”将军和气地道。

“是，首长。”一个矮个炊事员先脱下一只，交给将军“验收”。

“鞋垫好漂亮，图案也好看，二龙戏珠，结婚啦？”将军别有一番情意地问。

“俺没结婚，是未婚妻做的。”战士立时红了脸。

“穿上吧，很干净。你做的饭保准干净。”将军鼓励着说。

“你的。”将军又指着高个炊事员说。一只鞋又到了将军手里。“好臭啊！鞋垫也黑了，简直是个粪坑子！你的饭不好吃。”

“是，首长，今后我要改正。”高个战士红了脸。

将军笑了：“臭不臭看鞋篓。表面文章谁都会做，可是看不出问题噢！”

在场的干部、战士都愕然，将军这一招真绝。可是在叫绝声中不免又对将军充满着几多崇敬。

谁说将军粗中无细，这就是最好的明证！

随后，将军又看了炊事班的战备储藏室、猪圈和菜地。在猪圈里，猪食槽里的米饭和馒头，引起了将军更多的注意。但他没吭气。

接着，他又到了各排宿舍看望了战士。将军很温和，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床铺下五花八门的鞋子上，将军还是没有吭气。

最后，他来到七班，坐了下来。他对七班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不光在这里当了一个月的兵，而且在这里也有他永远难以忘怀的往事……

“我和你们都是这个班的兵啊！”将军的感情大门打开了。一句话说得全班战士心里热呼呼的。

全班战士纷纷围着将军坐下，有的拿糖果，有的递香烟……战士们像是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将军也像真正地回到了家里。

“今天，团里、营里我都不去了，就在这里摆‘宴’，你们说好不好？”

“好！好！好！”受宠若惊的七班战士的眼眶湿润了。

“老许又到了我们班！”

“老许又陪我们吃饭了！”

七班的战士传诵着，消息像长了翅膀地在全营、全团、全旅传开了……人们又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已被遗忘了的七班和它那贵客盈门的宿舍。

席间，将军呷了一口酒，问七班班长：“老班长孙承仕现在在哪里？他可是一位好班长噢，你要好生学他哩！”

“不知道。”班长摇了摇头。

“酒不能喝了，你这个班长不称职。”将军怒发冲冠，站起了身：“我找你连长、指导员去！”

“我的老班长呢？”

连长、指导员木讷无言。

“我的老班长呢？”

营长、教导员哑然。

“你们把我老班长到底弄到哪里去了？”

团长、政委这才恍然大悟。将军在这个连队七班当兵时，有一位叫孙承仕的班长，和将军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他们连忙解释道：“报告首长，我们都是1968年以后才入伍的，首长是1958年在这里当兵的，老班长到哪里去了？我们确实不知道呀！”

将军沉默不语，一团乌云遮住了明媚的阳光。

将军本来在出发前谆谆告诉自己，要以退居二线的心态去接近部队，去缓和某方面对他治军过严的“抨击”，可是一到部队，他又控制不住那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个性来。

将军失望地回到了鸟笼似的围墙内。眼前一切如故：红灿灿的高粱、黄橙橙的稻谷、绿油油的蔬菜瓜果……田野上的士兵还在忙着收割庄稼。一股

淡淡的青草气息，不，那是田园气息、山野气息、乡土气息在空中飘扬、弥漫。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有人看到将军一直低看头在小小的山坳里蹒跚独步。

他似乎在寻找什么？

将军晚年的心情是复杂的，是失落还是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

他竭力保持心态的平静，也正像夫人田普同志劝说他的那句老话：“人老应该服老。未来的世界是年轻人的，我们的戏已唱完了，只要身体不出毛病，就是幸福。”

将军听了夫人的话，心里平静多了。可是平静中又涌出不平静的浪花，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不是将军所左右的了的。然而一个时期又涌出有关将军的种种传言……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一位中央领导人转告将军，他的一个儿子准备逃往台湾，已经被捕归案。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久，但是将军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因为在将军的领地里，谁敢在将军面前讲这个不祥的消息？将军果然怒吼起来：“枪毙，一定要枪毙！”据目击者说：“那表情，那神态，如果他儿子在场，他肯定会拔出枪来真毙！”事后，将军的心情很久不得平静，除了生气之外，他还纳闷：“你们不都说他（其子）表现如何好，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在南京市的一个军工被服厂里，一位服装师正在给许世友将军量身材，定做一套新式军装。将军问：“一个星期能做好吗？”服装师点头应允。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将军不但没有收到新式军服，还受到中央最高领导人不指名的批评。这个传说确实反映了将军当时的心态，因为在全军换发军装时，中央军委明确规定，凡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一律着便服，发服装费，任何人不得特殊。将军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不是为了钱。一位具有60年军龄的老兵，在晚年连套新军装都穿不上，其愤怒和凄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田普听着老军人的诉说，也暗暗流泪了。她也是一位老军人，她更理解丈夫啊！

**临终一语惊天：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
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
后尽孝老母。死后无有别的要求，愿与老母合
葬**

公元 1985 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犹如车的双轮，正在向深层次进展。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一下子裁军百万，正以新的辉煌，使共和国迎来了 36 岁的生日——10 月 1 日国庆节。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各地军民联欢晚会按惯例举行……

9 月 30 日晚，南京军民联欢会在地处闹市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晚会异常热闹，然而在前排党政军领导席上却明显空出了一个位置。这就是许世友的位置。可是他再也不能欣赏他所喜爱的中华民族传统节目了，已躺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急救室里。病榻上的他，医生正在实施抢救。

无独有偶，在北京市的军民联欢会上也空出了一个位置，那是田普同志的位置。留居北京的田普已乘机飞回了南京，照料丈夫许世友来了。

听到丈夫癌症后期的噩耗，那打击太大了，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使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早在两个月前，丈夫来北京看望孩子，然后去青岛开中顾委会，还是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亲口侃说：最近，他在南京看了三十几家工厂，大开眼界，照此发展下去，四化有望。随即又发感慨：“我已经老了，但愿有生之年，为党为革命事业贡献出全部余热……”

八十寿辰那天，丈夫竟雄心不减当年，欣然命笔，写下了豪迈的诗章：

八十回眸忆平生，
鼙鼓旌旗铺征程。
太行立马啸长夜，
五台金鸡报晓鸣。
冀南烽火壮士梦，
胶东青纱父老情。
伏枥老骥戎心在，
匣中宝剑紫气凝。

想不到这竟成了丈夫一生的总结。

田普在回忆和感慨中来到了南京总院。一切又使她惊呆了，丈夫的病情已急速恶化，与她想象的又是截然不同。此刻他面色灰暗，满脸胡须，头发散乱，两颊深陷，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发着高烧的光，眼前一片昏暗，不时地喊着胡话。

“老许，我来晚了——”田普呼唤着他。

“爸爸，你睁眼看看吧，妈妈来看你来了——”援朝也帮助妈妈喊。

许久，许久，将军睁开了眼，满脸充满着痛苦。

“天，天黑了没有？我去打猎。”

“天已经黑了。”田普告诉他。

“不，不，你们不要骗我？骗我是要杀头的！”

田普含着泪，走到窗前，拉开窗幔，“你看看，天已经黑了。”

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窗外一片黑暗。

“明天，明天去吧！”将军沉默了。

片刻，他又昏迷了过去，唠唠叨叨地说着胡话……

“我，我想回家……乡亲们还，还在……等着我，你，你不是说，会，会开汽车吧，把爷爷拉，拉回去……”

“奶，奶奶的坟，该，该培土了……我，我要回去……”

高烧，不退的高烧，一连三天使将军说着胡话。

室内空气像铅块一样凝重。

将军的万分痛苦也揪着众人的心。将军的保健医生高复运同志，在抢救组的授意下，明确地告诉田普：肝部已经被病魔彻底吞噬，生命已是在弥留之际，死神正在一步步逼近……

田普眼含泪花：“尽量用药物抑制他的痛苦。”

“现在一切药物对他来说，效果不佳”高复运向田普解释。

将军的病情报告到军区党委，向守志司令员叹口气说：“老首长怕是不行了，要抓紧时间抢救！重新制定方案，想尽办法，使他苏醒，听听他还有什么要求？”

军区党委的指示向田普传达，田普默默点头。

医生给打了一针强心剂，将军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略微动了一下身子，双唇轻轻启合着，似乎在说什么。亲人们立即围上去，静静地倾听、猜测、议论……

人们期望着一个辉煌的生命顶点显现——如叶挺在狱中写下：“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诗句那样壮观；如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向祖国山河大地那样坦诚；如老红军陈洛平要求把自己身上的三颗弹片取出，留给子女作遗产那样……

一生辉煌的将军，人们期待着、期待着他的顶点更加辉煌。

也许人们期望值过高，也许人们有先入为主的判断，也许人们以自己之心度将军之腹……然而将军遗言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辉煌”。难怪令人遗憾，令人失望。但笔者认为，他走向了平常人的辉煌。将军是人不是神。他吃五谷杂粮，有血肉之躯；他报效祖国，有尽忠之心；他孝顺老母，有尽孝之意。尽管他的遗言不合潮流，不符时宜，然而在孽子流传的今天，他是尽忠尽孝的楷模，中华民族美德的典范。

将军再次清醒过来。他张合着双唇，断断续续地表述着自己的忧虑和希望。他说，最担心的是上级领导能否批准自己的最后要求。在这项要求中，他表示不想将躯体火化，而希望组织上允许将自己送回故乡土葬。最后他还讲，“人生自古忠孝难两全。我一生自幼离家参加武装斗争，报孝老母不足。活着尽忠祖国，死后尽孝老母。愿与老母合葬。”

北京，当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接到中顾委转呈上来的关于许世友同志丧事安排的报告时，认真地看了下去。他的炯炯目光跳落在“回故乡土葬”一款上。邓小平很自然地想起当年毛主席倡导火葬的情景。自从那次火葬签名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穴的墓碑上，的确很难再找到这些名字和镶嵌着这些名字的照片了。这些名字的一大半已被镌刻在骨灰堂那精巧玲珑的骨灰盒上。他们的身躯按照自己的意志，或是化作白色骨灰送进骨灰盒里，或是被撒向江河湖泊山峦原野，融进茫茫的永恒里。当然只有毛主席例外，但这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如今又来了一个许世友，对于这位老部下的逝去，对于这位战功卓著的将军，邓小平同志深感痛惜。同时，他也诧异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在火葬的问题上，他怎么还不觉悟、还不开化，反而更加固执了呢？……邓小平陷入了沉思。如果同意死者的要求，那如何向全党全

国人民交待？如果不同意死者的要求，那又太不近情理了。因为我们倡导的火葬是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何况死者生前一直没有在火葬倡议书上签过名，39年过去了，遥远的课题变成了现实中棘手的难题。

10月26日上午，党中央派王震同志乘专机飞往南京向许世友遗体告别。此时对王震来说，百感交集。6年前，对越自卫还击战报捷时，王震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前去慰问许世友和他的部队，许世友告诉他：这是他的最后一仗了。想不到6年后，这竟成了他的遗言。

下了飞机的王震同志对当时在场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中顾委委员王平、陈再道等将军们说：

“昨天晚上，我去看望了小平同志。今天，我是受小平同志之托来向许世友遗体告别的。许世友同志60年戎马生涯中，战功赫赫，百死一生，是我军一位由士兵成长为将军的卓越的指挥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斗争也是坚决的，表现不错的。越南战场上又立了大功，为保卫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王震同志又这样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对许世友的事后处理意见：“许世友同志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许世友这次土葬，是毛泽东同志留下的、邓小平同志签发的特殊通行证，这是特殊的特殊！”短短的几句话，王震讲出了七个“特殊”字眼。

说到这里，王震拄着拐杖站起来，用手指指诸位将军们，不无诙谐地说：

“你、我这批老骨头，再也甭想领到这种通行证喽！”

1985年10月31日，许世友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军区礼堂隆重举行。

礼堂拆除了千把座椅，将军的遗体被安放在中央、在松柏围绕的万花丛中。他太累了，好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老式军装、军帽衬托着他那方正的脸庞。眉毛黑而短，眼睛细而小，两腮鼓起，如含橄榄。如同一块燃烧的岩石在水的冷淬中化为永久的沉默。

随着哀乐的低旋，黑幡高挑，花圈重重叠叠，人流缓缓移动……一千多名吊唁者，臂带黑纱，走入礼堂，默默地凝视着将军的遗容。将军晚年多梦，梦中的人物都来看望将军了，向他告别，为他送行……将军，有这么多人相送，你安息吧！将军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将军被安排在军区招待所中一间早已准备好了的特别房间里“休息”。房间四周安有四台功率较大的空调机，门口有4名士兵持枪把守。将军在这里“休息”了一个星期。南京军区的高级将领们，为了安排将军的故乡之行，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一个个问题，一个个细节，他们都认真考虑，作出处理的方案，像当年组织打仗一样，完全按照军事行动的秘密而进行着……

于是，一支神奇的车队，乘着夜幕遮掩，悄悄地驶出南京古城——将军23年工作的地方。

车队的序列为：北京吉普、三菱中巴和两辆解放牌卡车。车队半夜起程，没有按喇叭，没有亮车灯，没有人员相送。神秘的夜伴着神秘的月，像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如烟飘来，又慢慢消散。那声音几分苍凉，几分神秘，很像6年前将军在南宁那夜的撤退。

车队在八百里大别山区盘旋。

车队途经滁县、合肥、六安、新县……几乎都是夜深人静时通过闹市区，这是军事计划的刻意安排。经过两夜一天30个小时的长途奔波，这支神奇的

车队终于按照预定方案、预定路线、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河南省新县田铺乡许家洼——将军生前想回而没能回到的家。

叶落归根。80年前将军从这里诞生；80年后，将军又归入这里的茫茫青山，结束辉煌。

公元1985年11月9日清晨6时，随着朝阳的冉冉升起，一场鲜为人知的葬礼在青山的山腰揭开了序幕：

虽不隆重，却很别致。

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范志伦同志。身材矮小的他站在山岗的墓穴前，简单地讲了话，并宣布入殓仪式开始。全场肃立，向死者致哀。

这时，十多名特别能战斗的士兵和民工，个个似铁塔一般，手脚利索地用三根木柱在墓穴上支起一个三角架。八根粗大的尼龙绳从顶端挂下来，一口楠木棺材从解放牌卡车上被缓缓吊起，再慢慢移进墓穴。

这口楠木棺材，是广州军区党委赠送。而许世友吩咐家人自制的红松棺材只能当遗物存放在山下故居里，供人观赏了。在这副楠木棺材里，死者身着一套老式军装安卧在褪了色的黄军被上，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两边空隙处放着几瓶茅台酒。在所有的人绕着墓穴走过后，一位穿着便装的老妇人——死者夫人泪流满面地把手放在死者的前额上，后面跟着的子女也照样这样做了。

整个葬礼神秘、简单、匆忙。

没有鞭炮声，没有哀乐，不准拍照，不准录像，也不允许一个记者在场，总之不允许宣传。

被允许参加入殓仪式的人严格控制在200人以内，每人胸前挂着一朵小白花。虽然四周有警察和民兵警戒，但在葬礼进行中仍有不计其数的当地村民赶来向死者告别。进来的就进来了，进不来的或者胆小被警察拦下来的均站山巅路旁观看。

将军回来了，当地政府为表示心愿，送来了5个花圈，他们是中共河南省委、中共信阳地委、中共新县县委、中共田铺乡党委、许家洼村党支部送来的，还有两个花圈是死者的亲属和子女敬献的。

突然，轻轻的抽泣声变成了嚎哭。棺材盖盖上了，四位膀大腰圆的士兵挥着大铁锤，把有半尺长的钉子夯了下去，培土的士兵匆匆动手埋土，然后盖上钢筋水泥特制的墓丘圆顶……

当金色的阳光照亮整个大地，给群山洒上金辉时，葬礼已结束，人们开始悄然离去。此时，这座别具一格的新坟安然地躺在母亲坟墓的左边、青山的怀抱里。两棵挺拔的塔松树悄悄地矗立在两侧，如同两位履行职责的卫士。墓前一块一人高的藏青色花岗岩墓碑上，七个金漆大字在阳光照耀下反射着熠熠的光芒——

“许世友同志之墓”

八百里大别山，山峰高耸入云。

如果说那高耸云端的山峰是将军的脊背，而那缠绕在山尖的白云，不就是母亲的缕缕情丝吗？！

尊敬的将军，你从平凡走向辉煌，又从辉煌甘降平凡。你的伟大不正是在这里吗？！

尊敬的将军，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青山不会忘记你，

您可以安息了！

卷尾语 功过评说

公元 1985 年 10 月 22 日 16 时 57 分，许世友寿终正寝。轰轰烈烈的一生平静了。不甘寂寞的人寂寞了。不甘孤独的人孤独了。将军停止呼吸之际，笔者正在南京城。不早不晚，只见天空霎时浓云蔽日，黑得像黑夜一般。云层很低，罩在南京城头。军区总医院上空落下一片不祥的暗影，又听到一阵嘶嘶声，好像暴风雨的天使拦住急躁的雷神的嘶喊和咆哮。耀眼的电光每时每刻照亮着吓人的天空，威胁着大地。风大，足令南京街头上所有树木弯腰。笔者行走在暴风雨中的南京街头。许世友病逝的消息，随着这暴风雨的降临，在大街小巷传布，像这雨柱击打着地面一样，众所纷坛，反响不一……

有人说：“许世友坐南京，风调雨顺 23 年。南京的建设他是有贡献的。”

有人摇头，那是一个老汉，道：“23 年，应该减去 10 年。抓‘5.16’分子，搞扩大化，他伤了南京人民的心！”

有人中和道：“对于 10 年问题，不应全记在许世友身上，那是共和国的悲剧，毛泽东难道没有责任？！”……

在一个小候车亭里，我在里面躲雨，挤过来一位年轻小伙子，他以消息灵通人士身份向人们通报：“据确切消息证实，‘许大马棒’死了！”小伙子很激动很高兴，但对于他发布的新闻，人们反映平淡。只有一位中年妇女接道：“人生谁没有死，他许世友死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是每天上班、做饭、揽孩子，中国谁当官都是一样。”

“不一样，‘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许世友高官！”小伙子瞪圆了眼。

“问题看得全面些。没有许世友这批开国元勋，新中国还得退后 20 年！”一位老军人气愤了。

小伙子抬眼看了看这位威风八面的军人，沉默了。

在南京街头的一个小茶摊上，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妈妈向我叙说着：“听说许司令员死了，他可是一个好人啊！当年俺那儿子被红卫兵包围，打成重伤，若不是许司令员派部队，怕是一生一世也见不着俺儿子了……”老妈妈说着说着，泪水夺眶而出。最后，老妈妈揩揩眼泪，问我：“许司令员的追悼会什么时候召开？俺能不能参加？”……

在军区招待所里，我见到许世友的保健医生高复运同志，他是 60 年代跟随许世友的，一直到将军弥留人世，他对将军了如指掌。当我把街头听到的消息反馈给他时，他笑了，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谁也把握不住谁，正如我们自己一样。今天是明天非，像翻饼子似的没有好人。许世友也有受难的时候。”接着他便给我讲出了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

1967 年，一个烦躁不安的夏夜。

在一间雅致的小餐厅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许世友将军端起了一杯茅台酒：

“你们再好好想一想？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有幸参加这次酒宴的均是将军的随从——秘书、参谋、保卫干事、保健医生、警卫员、炊事员等。他们纷纷举起酒杯表态，虽然言辞不一，但意思是相同的——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决不离首！

第二天，当南京市的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包围军区司令部，把“打倒大军阀许世友！”“揪出张国焘的黑干将！”等标语口号贴到将军的官邸时，将军早已率领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马在大别山的一座野战医院安营扎寨下来。与此同时，将军口述了一份电报发给党中央，声称如果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冲

来，要我戴高帽子，我就开枪开炮，格杀勿论！

这是继兰州军区司令赵永夫、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打倒后，各大军区中第一个公开亮出反抗旗帜的声明。将军已经把自己置于死地了。他已经做好重上大别山“打游击”的一切准备。然而正是这一“武装反抗”的声明，却使将军的困境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不久，林彪委托陈锡联打来电话，劝许世友出山。不久，周恩来派人捎来问候，并对南京的造反派说：“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个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

不久，毛主席传令，要在上海接见许世友同志。

毛主席来到上海后，刚刚住下来，便问杨成武：“许世友现在在哪里？”

杨成武回答：“大别山里。”

“快把他给我接来！”主席下令。

“是，我现在就去！”杨成武回答。

“不——”杨成武刚要转身，毛主席挥挥手：“派张春桥去。你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主席哈哈一笑道：“张是反许的。”实际是毛主席多了个心眼。

许世友来了，一见主席便跪下大哭，委屈得像个孩子似的：“家被抄，儿子被打，老婆受气……”

毛主席扶他起来：“老许，没事，你的司令还是你的司令，回去好好干。”

许世友高兴了，他向在场的杨成武表示：“成武，我要打只豹子送给你。”他又对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说：“你们派车接我，我也要打只兔子送给你们俩。”

毛主席对在场的人说：“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了许，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皮定钧等都得倒。”

从此后，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在毛泽东的庇护下，许是唯一敢于拥兵反叛并从反叛中得到“好处”的将军。这一传说固不可信，它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许的个性。

高复运说到这里，无不感慨地说：“‘文化革命’初期，许受到冲击，吃了苦头。后来受到毛的保护，在稳定南京局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期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他又立了大功，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将军去世后，笔者又重回将军的故乡河南新县采访。在紧张的一个月的采访中，上至县长，下至田铺乡乡长，许家洼村支部书记，以及村民、三教九流，他们对将军的感情是深沉的，众口皆碑，一个个诉说着将军生前对故乡的好事，掰手指讲着令人泪下的故事，就连笔者也不能不为之感动。他们对将军的逝世，痛感惋惜。他们对将军回故乡安葬的遗愿表示举双手欢迎。

在许家洼，笔者专程拜访了许世友的老师——陶万顷夫妇。陶老夫妇已是90开外的高龄，但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硬朗，记忆力不减。他是许的小学老师，听说笔者来采访，激动得持着花白的胡子对我说：“没有想到，学生先于老师而去，痛哉痛哉！许娃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夫妇虽然腿脚不便，还是坚持到他的坟前看望了他。坟修得很阔气。许娃爱国，更爱家啊！他是我们家乡的大孝子哟！听说，你们上面人对他回故乡安葬不理解，俺们家乡人

理解，我这个当老师的更是理解。许娃是个好伢子，他说到做到，不虚伪，认真理，从他小时候开始，我就认定他是棵好苗苗，将来有出息。”接着，陶老先生又讲起将军 1953 年回故乡探亲时，又杀猪又宰羊的，把他请到上席。说到这里，老人落泪了：“我们大别山出这么多将军，我就认定许娃好。”

听着乡亲们的诉说，望着将军当年派工兵团为家乡修造的公路；以及公路两旁栽下的电线杆，还有村中那台虽老掉牙但还能发电的电碾子……许世友与家乡人民心连心啊！笔者也感慨万端。

在田铺乡政府，刘乡长告诉我：“那年乡里想添汽车，买新的又没有这么多钱，最后商量买部队退役汽车。我们跑南京找到了将军。将军本来正接待高级贵宾，听说家乡人来了，破例开了后门，直言相问我们有什么事要办？我说出买车的意思。将军略一思付，答应下来。临走时，将军告诉我，官当大了，反倒事情不好办了。超出原则的事我不能办，不超出原则的事，我还怕求人办。”

在县里的博物馆里，我又看到了那台 24 英寸的大彩电，这是将军送给新县人民的。讲解员感情深沉地告诉我们：“这台彩电可以说是我们新县第一台彩电。将军没送给新县的儿子，也没有送给亲属，而送给了新县人民。”

在新县县政府二层楼办公室里，新县一县之长接见了。县长颇有讲演才能和风度。一见面就发表评论，他说：“许司令员，说到底他是一位农民英雄。古今忠孝难两全。在忠孝两全上，他过于企求全面，以保持晚年心理的平衡。实际实行两全是古今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许将军敢说心里话，敢做天下人不敢做的事，是成功是失败，留给后人评说。外面议论纷纷，这是正常的。如果没有议论那倒是不正常了。人都有一个角度看问题，许世友将军当然也有角度。而许将军的角度，新县人民是理解的，并且是欢迎的。”

当我结束新县的采访，又回到许家洼，在将军坟墓前脱下帽子，向将军汇报、向将军告别。当我向将军行三鞠躬礼的时候，多日阴雨不开的天气，此刻云开日出，摄影师——河南省文联傅开沛先生及时抢拍了镜头。此时我好生喜欢，将军有灵，苍天有眼。

在北京西山公寓，我见了风度潇洒的李德生将军。李德生将军也是新县酒店人，离许世友的家乡只有一山之隔。李德生将军说：“我和许世友是老乡，家离得近，自幼都很熟悉。他这个人，经历坎坷，个性突出，作战勇敢。‘厚重少文’，应该说是毛主席对许世友的正确评价。1973 年，毛主席就曾对许说过：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建议他看看《周勃传》。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的中文本交给了许世友，让他转交紫金山天文台，并嘱咐许世友也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记得毛主席还问他，看过《红楼梦》没有？许说看过了。毛主席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二者要很好结合嘛。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许世友的期望，严格的说也是批评。”

罗应怀是位有头脑有文才的将军，他思路敏捷，记忆力尤其令我吃惊。在他海运仓的家里，我访问了他。问起对许司令员的评价，他很动感情地对我说：“我是许世友的部下，起初是当掌旗兵，司号员，后来在他连里当排长，在他营里当连长。他善打恶仗，喜打大仗。‘你给我冲，不冲我毙了你！’‘打不下来别来见我！’由于他真的干，真的杀头，所以部队都怵他，部队

也能指挥得动。有时，他亲自上前线督战，当了师长也不例外。这在那种兵器低级的战争中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他也立下了不少战功。但有的仗打得太简单化，牺牲过大，代价过大。有人认为他打仗一味是猛冲猛打，那是最大的误解。他非常重视了解敌情地形……胜仗也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他批评人有特点，批评干部不批评士兵，批评上级不批评下级。他常说，带兵不严不能打胜仗。为什么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强在严字上。在打仗时就更严了。你若怕死，他非当场枪毙你不可，在万源保卫战中，他就亲手毙了不听命令的团长。解放后，许司令下部队，一杆子插到班、排，下面干部就怕他这一手。他了解的情况，你当连长、营长的不了解，他不撤你的职才怪呢！“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台上保护老干部不够。当时，南京军区下属省军区的头头被‘火烧’、被抄家、还有的被打成重伤……很惨。当时我去南京看他，并告诉他：‘下面的同志对你有意见啊，你要出来讲话啊！’他说什么，‘咱们先看戏！’”

在郑维山将军的书房里，将军这样地告诉我：

“是的，将军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那些理论，对于他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遥远世界，而《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说岳全传》中的岳将军，还有杨家将，对于他似乎更近些、亲切些、实在些。毛泽东，很自然地成为将军心目中的刘备、宋江、岳飞……将军晚年病重时，不少人去探望，想不到他竟用老家的习惯，将一把扫帚倒挂在墙壁上，借以打鬼驱邪。将军谈起古代的那些英雄故事仍津津乐道。他的家乡，他的亲友，他的童年生活许多他都忘了，唯独他家门口贴的那副对联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二件事种田读书；一等人忠臣孝子。’将军一生重义气，严以律己，身先士卒，带兵是好样的，给人一种威严。”

从郑将军家出来，我又下山到了许世友夫人田普同志的居所。因多年的关系，我们彼此都很熟悉了。田普同志是胶东人。当年许将军在胶东歼敌六万三，连拔十余城，胜利祝贺她们的婚礼。田普同志告诉我说：“俺是八年抗战时期与许世友结婚的，共同生活40多年，直到1985年他在南京去世。他这个人很有特点，我体会最深刻的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灵活运用到自己的战场去，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俺是胶东人，当年许将军奉命由山东纵队总参谋长调到胶东任旅长时，也叫总指挥。那时俺们胶东地区国民党投降派势力很大，土霸王有二三十之多，什么赵保源、李先良、蔡晋康、苗占魁等遍布各地，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使人民不得安宁。许世友初到胶东时讲话很深刻，气派很大，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几句简单生动的话把大家士气鼓舞起来了。许世友走一地动员一地，胶东人民上下都沸腾起来了，说许指挥是个神人，枪法叫神，瞄眼不打眉；武功叫最，飞檐走壁，片瓦不碎。总之神乎其神，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我的耳朵眼里，我也对他佩服几分哩。那时俺们还没有结婚呢！许世友一到胶东，还没站稳脚跟，就贯彻毛主席灵活作战的战略战术，动员部队大化小，采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伏击战、迂回战等等。你叫我不安宁，我更叫你睡不着。你想睡觉我来骚扰，你想喘息我不相让。打一枪换个地方，能吃掉你吃掉你，吃不掉我就钻山沟去躲藏。你要睡觉我去放枪，打得鬼子晕头转向。当时胶东军民盛赞许世友，有句顺口溜：

‘许指挥，会打仗，

这里叮 ， 那里乒乒 ，
这里喊爹 ， 那里叫娘 ，
打得敌军乱放枪。 ’

于是胶东的根据地很快壮大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俺也参了军，和他相爱并结了婚，他要求俺和子女都是很严格的，要求继承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军事化作风。他不让我偏爱子女，提倡子女自食其力，不靠父母，独立生活。鼓励子女自己创业，不强调子女都调到自己身边来。我们的子女基本上分布全国各地，南京有，上海有，珠海有，北京有，改革开放后，国外也有。许的个性突出，其嗜好也很突出。平时爱喝酒，业余时间爱打猎。因工资不多，下酒菜基本上是野味，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野鸭兔子，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只要撞到他的枪口上就跑不了啦。吃不完的还送给朋友尝尝鲜。许将军艰苦朴素，衣着不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俺要给他做件新衣是很难说动他的。在这一点上，对子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到部队检查工作，一是严格训练，二是生产自救，提高部队生活水平，不光讲而要落实做。因此南京、广州军区的生产自救都搞得比较好的，深受部队官兵的欢迎。

他对家属和子女要求严，还表现在政治上的关心。三八作风歌，党章第三章中的十条，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要求子女会背照做。吃饭时，就让子女背，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子女们唱。子女唱不出，让我领着唱。有些条条记不准，就让我写到纸上，贴在墙上。现在子女都大了，分布在全国各地，各有贡献，确实应该感谢父亲教育的好哇。”

听到我们谈话，将军的正在中学读书的外孙许小岑、乳名“虎子”，也闯了进来，提示我说：“陈叔叔，你要写佬爷，多写战争年代，佬爷的辉煌是打仗。佬爷对全家人要求都是很严的，有时严起来叫人害怕。细想他晚年严格，多是道理先行的。这一点点变化，你也要写上。”

在北京采访的日日夜夜，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认为，将军是人不是神，瑕不掩瑜。他是一匹勇猛的有特殊性格的“战马”，但不是白马王子骑的纯白马，也不是关云长的座骑赤兔马。只有客观的多视角，才会使我们的认识步步接近真实。

将军一生的基调就是忠诚，尤其是对毛主席。将军对毛泽东同志的忠诚不像雕塑而成的圆形宝塔，而像高山一般单纯、坦诚、自然，不是为忠诚而故作姿态，或者为忠诚以外的其他目的。当他崇拜的对象正确、成功时，他是这种目光；当他所崇拜的人物错误或是失败时，他依然保持这种目光——一种始终不渝的目光。

忠诚是他一生的最大优点，相反又成了他的某种过失。

尽管如此，我讴歌许世友的忠诚。

翻过几位将军为《许世友传奇》三部曲的题词，我想人们也会得到某种启示。

1990年10月张震同志的题词是：

“与江河同光，与日月同辉”

1992年2月李德生同志的题词是：

“大别山的儿子——许世友”

1990年9月郑维山同志的题词是：

“忠骨赤心”

1990年7月罗应怀同志的题词是：

“一代名将许世友”

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评价是：

“许世友同志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英勇善战，出生入死，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宁和繁荣富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将军，有这些公正的评价，你应该安息啦！

后 记

春华秋实。

十月金秋，秋风拂金。这部书稿算是在秋风送爽、共和国在深化改革中取得丰硕之果的“秋天”，划上了句号。看万山红遍，红红的枫叶，多像将军军帽上的红五星，尽染着祖国的高山大河。共和国的历史是承前启后、代代相传的。没有昨天，也就没有今天，今天是昨天的继承和开拓。倘若许将军九泉有灵，那么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以新格局展现的新成果，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共和国日展新姿，国富民强，定会使将军欣慰的。

又是几个不眠的夜晚，笔者从头至尾认真审读一遍书稿时，心情是激动不已的，惶恐中又感到不安。此书只能是抛砖引玉。老实说，我写将军，只能是沾了将军英名的光，殊不知故事全是听来的，有些史料经过鉴别又是录自别人的，尽管自己作了加工整理，仍不敢称是自己专有的著作，借此出版之际，向我采访过共和国的历史见证人，向引用其史料的作者们，向给我提供图片资料的摄影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写作和采访的全过程中，许将军夫人田普同志及其全家，包括将军的外孙，年仅16岁的“虎子”，也参与了写作提纲的修改，并发表了真知灼见。对此，我也深表谢意。这部书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应该献给共和国热爱将军事业、关心“四化”建设的人们。也恳切希望读者和熟稔将军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得更趋完善。

作者陈廷一

1996年11月于北京黄寺寓所

附录一

许世友同志生平

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许世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在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许世友同志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今河南省新县泗水店区许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1926年8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于当年9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1927年8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班长、排长、营长、团长、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反“围剿”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1934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三个月之久，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8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红军右路军长征北上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该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许世友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倍尝艰辛。1936年7月，第三次过草地，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到达陕北后，他进红军大学深造，投入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同志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1938年10月，他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同年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进军冀南。1939年2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同志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俘八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940年9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同日、伪、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41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开辟了胶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42年2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10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带领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打得敌人心惊胆寒。1945年春，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许世友同志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常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1947年上半年，他在陈毅同志指挥下，率部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同年8月，他和谭震林同志一起，指挥四个纵队又两个师，接连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店）周（村）、昌（乐）潍（县）、兖州诸

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9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同志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同志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世友同志于1953年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他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这个战役在朝鲜金城地区突破敌人防线，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归国后，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此期间，许世友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国防安全和加强部队建设上。他奔波于海防前哨和纵深，深入基层和国防施工现场，带头下连当兵，抓紧合成训练，重视部队作风养成。1964年，他在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倡导下，积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1974年1月，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严惩了入侵的南越军队。1979年初，越南霸权主义者不断向我国边境挑衅进犯，许世友同志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四化建设，不顾年逾古稀，在广西方向指挥边防部队胜利地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人民再立新功。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造反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许世友同志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世友同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退居二线后，他仍经常深入农村、工矿、学校调查研究，关心生产发展和群众疾苦，向地方党政机关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还深入部队视察，关心部队现代化建设，教育部队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许世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勇善战，出生入死，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指挥过一系列的重要战役、战斗，组织过大兵团作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是我军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难得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之一。

许世友同志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的组织观念强，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伟大战略目标和全国党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决策。

许世友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开拓新局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病重期间，仍对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极为关注，对祖国前途充满着必胜信心，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进行全面改革的时候，许世友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那坚强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品德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新华社 1985 年 10 月 30 日讯）

附录二

本书征引的参考书目、资料

- 《毛泽东麾下的将星》（1993年2月出版）吴东峰著
《中越边境战争十年内幕》（1993年2月出版）闽力著
《民族魂》（餐桌旁的领袖们） 权延赤著
《为了保卫祖国》（1980年5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英雄画卷》（1979年9月出版） 工人出版社
《建国后四场自卫反击战》（中外军事历史博览）宋任远著

